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三三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僧篇第八此有四部

迷意部 引證部

敬益部 違損部

迷意部第一

夫論僧寶者謂其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弃世間而立法官禁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知道以報四恩首德以資三有高超人天重逾金玉辨為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言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則萬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止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知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效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一瞻一禮萬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災霧卷。自惟薄福

◎法苑珠林

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蔭金檀

銅素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

紙絹竹帛書寫玄言名為法寶

染衣執持應器名為僧寶此之三體

體相雖假用表具恭敬之永絕長流

儀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則響

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是

知斯風已扇遐邇共遵真法含識神

功因測儻有所虧猶罪彌大既許出

家理宜革俗如宋朝無識初信邪惑

駭動物情道俗驚怪後悟鍾璽還

申禮敬宋室則荆蠻醒江漢峙岷

詐得反比大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

介者不拜為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

鎖握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

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頓弃僧尼故

法不自弘弘之在人能弘道故須

齊敬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

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

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

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又佛本行經云輪頭檀王與諸眷屬

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

波羅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

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諸出家者次第

而禮

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賢聞辟支佛

法及大乘法毀皆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佛是奉佛故今乃

今禮五違佛教戒釋疑俗人即不信佛諸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眾不敢希求

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

禮拜以權損功德及壽命故

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律立護

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

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

迦葉自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

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

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

法苑珠林卷九

持戒

一

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者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恭敬供養

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所謂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者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者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為不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為不如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游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上不下也又美見律云輸頭檀那王禮佛已白

法苑珠林卷九

持戒

佛言

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為震動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二我出遊戲有耕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倖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園佛升虛作十八變如伏外道神力無異即為作禮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以竟唯王知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今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思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三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眾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法苑珠林卷九

持戒

合掌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禮  
今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眾  
最為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故使天三釋  
是必世間勝 東向稽首禮  
恭敬而合掌 天王所禮者  
我今亦當禮 佛告諸比丘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為自在王尚恭敬佛法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舍脂之夫故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復讚歎禮法僧者  
今時帝釋從常勝殿東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天帝釋從殿東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敬見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憐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曰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七 誦 內非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游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自具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為為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救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是必世間勝

天王之所敬  
當禮出家人

故我從今日  
又普達王經古時有夫延國王號名

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  
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民不

知三尊每當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  
著地稽首為禮國中目民怪王如此

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伏  
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儀百面

著地群目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勅  
目下使嚴駕當行王即與吏民數千

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  
車却蓋住其群從頭面著地為道人

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飲食遂不成行  
群目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

道路為此乞丐道人頭面著地天下  
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同

王便勅目下今求死人頭及牛馬豬  
羊頭目下即徧行求索歷日乃得還

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頭  
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目下即使

人高買之牛馬豬羊頭等皆售但人頭  
未售王言賤貴貴之趣使其售如其

不售便以丐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  
丐人又不取者頭皆腫脹臭處不可

近之王便大怒語目下言卿曹前諫  
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

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  
丐人無取者王即勅目下嚴漏當出

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群目人  
民莫不振悚王即告群目言卿寧識

吾先王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言不自

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  
所在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

此兒為人善惡何如對言目等常親  
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

法不言王告諸目今若見此兒在時所  
著衣服寧識之不諸目對曰雖自久

遠目故識之王顧使從急還內藏取  
前亡兒衣來須臾衣至曰此是不對

日實是其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為識  
之不自下皆默然良久目自弊聞幸觀

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  
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為道人作

禮目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叉手  
具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未願為

此國目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道人  
即為目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

先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  
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

尊貴皆由宿行目下大小莫不僉然  
曰吾等幸遇得親道人願遂哀愍乞

為弟子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身具  
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去此

乃六千里須臾頃道人飛到舍衛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法 魏 三

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廷國佛為王及百民等說法去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為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其殃雖暫為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為王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井及人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為常法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怒伽王見一七歲沙彌將至屏處而為作禮語沙彌言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漂瓶沙彌即入其中從漂瓶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入漂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去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法 魏 三

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殺人龍子雖小能興雲由興雲故致雨雷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

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眾僧聖眾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目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諸目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勸諸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眾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誦陀羅人夜叉羅刹去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今時被罵辱已來詣我所而白王言目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况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賣入市唱告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法 魏 三

眾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與不取反被罵辱况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夜奢答王人最為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使仰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眾僧仰若是吾具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晚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介時間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眾生聞者若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

又四分律云寶頭盧羅漢本是優填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參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佞見寶頭不起迎王惡心諫王王於後取佞且諫危欲殺之寶頭盧見王後來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席迎何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  
耶荅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

懷惡心來若不起迎恐當見親王歡

日善哉弟子愚慙妄受倭言不誠凡聖

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實頭盧記三

由僧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

如依記被他隣國興兵來提經十二

年鐵脚囚禁自外

述曰以是義故特須敬慎不得自高

恐損來報比見俗人微受官位不生

信心妄起高慢呵罵僧尼種種毀辱

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

取捷敗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

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省愧道俗

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

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

鬚髮身被法服觀相生善見者生恭

敬破戒僧尼亦能升座種種說法利

益群生前人間見修持六度展轉相

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近得人天遠

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

窮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明終不盡重

此無盡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

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須自慎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  
縱欺得百千萬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

毫之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

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

五不專門如後述之

又雜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旃檀羅左

毗聞別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

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目往造彼

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為王

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

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

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群目從

遠來相見唯願暫其衣服共相待接

尊者荅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信

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

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佳處

見尊者祇夜多觀其威德倍生敬信

即前替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

國王不見前進授唾器時尊者即語王

言貧道今昔未堪為王作福田也胡為

躬自枉屈神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

向者竊生微念已知我心自非神德

何能介也即便為王略說教法王來

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  
國至其中路群目怨言我等遠從大

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然空還國時

王報言向尊者為我說法來時道好

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

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殖王種今幸斯

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

誠我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群目

聞已稽首謝言目等下愚竊生妄解

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事

斯位群目歡喜言已而退

又十誦律云今時世尊說本生因緣

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

禽獸共住一鴉鳥二獼猴三象是三

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

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

供養尊重教化我等今時鴉鳥獼猴

問象言汝念過去何事時是處有大

華荖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

下過象鵝問獼猴言汝憶何事荅言

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到地

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為

我說法象獼猴問鴉鳥言汝憶何事

荅言彼有大華荖樹我啖其子於此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十 戒

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我所憶

獼猴語鴉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

當為我說法今時象恭敬獼猴從聽

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鴉鳥從聽

說法依四多律為略上律非此三禽獸

先喜殺盜淫妄語後相誠止即捨此

過命終皆生天上今時世人見獸廣

行善法不侵人殺各自相誠云畜生

尚能恭敬何況我等今時世人皆相恭

敬奉行五戒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

語比丘今時鴉者則我身是獼猴者

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

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

出家不相尊敬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訶罵 後世情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

丘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是

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第三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十一 戒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

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

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百千萬

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

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

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

寶除貪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

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

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殊好

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

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譬諸物

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

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

打磨練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

間八法所改故名為寶又具六意故

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能傳

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

時傳法不易請感加護故須敬三

為物主信業承故敬四示信尼敬事

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父住故敬六

為表勝相故敬故成論云三寶最吉

祥故我經初置

違損部第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十二 戒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

問貴賤不得極打三寶奴婢畜生及

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

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殺

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袈裟或有持

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遠俗或斷

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

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

大目諍覲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

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瘦弱疾病

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目自恃高貴滅

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

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

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又國王

太子攝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

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若相攝持

佛法不久

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眾生於現在

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眾僧彼

諸眾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

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

養一人為我出家及有依我除除鬚  
鬚者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  
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  
如是說若復有人為我出家不持禁  
戒鬚除鬚鬚者袈裟片有非法傷害  
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  
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眾生  
為我出家鬚除鬚鬚被服袈裟設不  
持戒彼等意已為涅槃印之所印也  
若復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  
惱亂罵辱毀皆以手刀杖打縛斫截  
若棄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  
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拋一切  
天人眼目是人為欲隱沒諸佛所有  
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  
墮地獄故為三惡道增長盈滿故  
余時婆娑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  
言若有為佛鬚除鬚鬚被服袈裟不  
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刹利王與作惱亂  
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  
今為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萬億佛所  
出其身血於意三何是人得罪寧為多  
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

無聞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至於阿  
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萬億諸佛身  
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  
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  
縛為我鬚鬚者袈裟片不受禁戒受  
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  
為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  
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  
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  
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  
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  
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群目諸斷事  
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  
大罪業大殺生大偷盜大行梵行大  
妄語及餘不善但擄出國不聽在寺  
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  
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譴罰者是  
人便於解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  
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  
況鞭打為佛家具持戒者  
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  
何等為四一第一義僧二淨僧三癡  
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

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  
人名為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  
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為淨僧諸有能  
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為癡  
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憐  
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問  
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為癡半  
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為自活命  
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僧不畏後  
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  
為無慚愧僧如是四僧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  
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自稱沙門形  
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  
劫彌勒為首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彼  
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  
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  
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  
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  
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  
所有白業得自報黑業得黑報若有  
淨心諸眾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  
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

佛親承供養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三十二 經部

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  
出家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  
護持戒不應譴罰閉繫別其手足乃  
至棄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  
敗膿壞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墮落  
聖道果證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  
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  
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者持戒若  
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天目宰相不得  
譴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  
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  
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  
雖死人故取之亦如石香死後有用  
能大利益一切眾生惡行比丘雖犯  
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  
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  
比丘亦復如是自悔惡道能令眾生  
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  
毀輕蔑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  
養不聽譴罰閉繫其身乃至棄命介  
時世尊而說偈言

瞻藟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猶勝諸外道

經部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鬪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為供養我

若能為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不退地

若有搥打彼

則為打我身

若有罵辱彼

則為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明燈

為財共鬪諍

刹利同生賤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三名曰福

德若人有犯罪過乃至繫縛三不欲

奪命將付任象余時任象捉其二足

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赤色衣故狂

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損傷共對蹲

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姓子象是

畜生見涂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

乃至未來世有游隨羅三見我法中

有人出家堪任法器及不成法器故

作逼惱或奪其壽命終之後必墮阿鼻地獄

頌曰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法苑珠林

經部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燈四引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曠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略引十驗

魏沙門釋曇始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弱

晉廬山大領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宗沙門釋慧金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其有神異常

坐不臥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

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

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

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

尼免死者眾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

色不改

西晉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

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

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腹山多

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鄰

周行邑鄆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

唐書卷九 第三十五 禮 卷

而已石氏將未與弟子來傳鄴又南  
羅浮遂卒山舍素彦伯興寧中登山  
禮其枯骸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  
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咸  
坐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眾  
升坐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  
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  
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  
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  
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  
句右三驗出  
果高僧傳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嶸其  
崖窮絕莫有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  
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  
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  
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  
藥數人皆共瞻觀當時能文之士咸  
為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  
凌雲以踞峯杪翳景而入真者也  
晉沙門竺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  
異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  
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

唐書卷九 第三十五 禮 卷

同侶即反果乃盜焉  
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與山谷起立  
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庠道人  
唯敬朗一眾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  
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  
已送知使弟子為具必如言果如其  
谷舊多虎常為暴害立寺之後皆如  
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調充其  
朝中至今號其谷為朗公谷云

晉沙門梁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  
精苦為猿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  
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  
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  
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  
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  
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遊游  
放蕩俳優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  
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  
之頗傾三鐘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  
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  
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甚  
咸縣有大社樹下有深神廟左右民

唐書卷九 第三十五 禮 卷

居以百數遺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  
嘗游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  
門閤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徑  
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  
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  
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  
去至旦村人進死者至樹下見安大  
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  
虎患遂息眾益敬異一縣士庶皆  
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  
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迁其牀前  
云此中有兩銅鑪便可取之安明即  
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  
一勸助餘一詣昌太守熊無患借觀  
之遂留不改宋孝明江陵長沙寺沙  
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  
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  
雖應為蒼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  
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  
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  
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  
寶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  
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

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

法苑珠林卷第九 卷五

說 子才

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香極甚異响曰遠公之契至矣尋亦神逝

宋沙門釋慧念涑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窓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徑到牀前謂全曰閻梨可見信來因曰閻梨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閻梨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切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敷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者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豫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

法苑珠林卷第九 卷五

說 子才

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安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老嫗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戲塔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若留不止於是資終發遣以建武之末年於山中春秋七十矣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時有行者咸見非一旦述三五用為實錄餘之不盡不可備論

法苑珠林卷第九 卷五

說 子才

屬父去去天台山有聖寺欲往尋之石橋跨谷青滑難度衡石斷路無由得達旬宿橋首聞彼行道唱布薩聲便

津肅自勵忽見衡石洞開欲便前度具親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中聽講夏罷自恣就辭去在竹林寺邀通過之通具問道經來年尋至在彼山東鄒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見門開房宇華嚴林木森大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為語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

近鄧州有沙門名道勤者於州北倚立山巖追訪具見周猶廢覽實為佳寺眾具皆備但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汝州東南介山抱腹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涼州南洪崖窟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壞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五上段  
跡納納示現然徒與眾不可見之  
述曰此  
三十卷法苑珠林卷十五卷中高僧傳四十卷及石  
宋史傳凡聖明出教下歸僧積功殊異述心所教  
或依配諸篇或文整不  
無且列少多不細律注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成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西明寺沙門經道世撰

致敬篇第九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普敬部  
名號部 會通部 儀式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上聖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導四  
生於寶所運三有於大車師弟異軌  
而同歸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表  
貞彝訓常俗寄指筌月出道常規坦  
以委著我人慳慢流隨葉漂淪無  
思悛革良由對迷累劫不識三尊愚翫  
頑執罕逢十聖是故命如風燭難可  
駐留形同石火豈容長久況復五濁  
交侵四蛇常逼而能安忍翫茲虛幻  
故使大聖慈悲適悲通化陶誘行中  
要切無過禮懺行道故龍樹十住論  
云菩薩晝夜各有三時於此六時禮  
拜十方諸佛懺悔勸請隨喜迴向善  
薩來至阿惟越地依此修行速成不  
退如念東方善德佛等十方諸佛本  
願力故若有眾生於先佛所種諸善

根聞是佛名即能信受便得不退若

提之心亦由愚識常聞惡聲今忽聞  
喚南無佛名欬然驚喜情慮欣奉罪  
滅福生故經云敬禮此佛能除百萬  
生死重罪或言能除千劫生死重罪  
若不依此階級以動凡心則負罪者界  
劫受殃但聞佛名無不踊躍我有何  
罪不見真容兩淚滂沱一心合掌我  
有何善聞佛名號欣喜加敬瞻仰聖  
顏愛聽無厭用此悲度信根日增如  
此通情識心無累則於敬禮常加歸  
命比見道俗聞唱佛名身雖逐花心  
乃外緣中途踈錯都不省悔無信無  
勲於是乎在或有道俗昇處禮拜或身  
或沈身心慳慢曾無驚懼不敬之罪  
於是轉加或有道俗對眾禮拜千僧萬  
俗高聲唱和急度而禮身不逐拜心  
不敬思類同點兵但記空名如碓上  
下勞多無益上來略疏非無斯各苟  
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發生智  
識信既不修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五  
意並依聖教示其真偽請除妄歸真  
功成勞竟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第三疏 魏 著  
功能部第二

仰惟大覺之慈至極之聖猶枯嘉蓮  
眞感應期聞名致敬則勝葉聲於須  
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  
十三佛聲益微塵之前三千至具光  
鑠河沙之後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  
厄娑婆七寶不逮一禮之福雖合掌  
之因似賒而樹王之報漸及故知禮  
拜稱讚豈虛弃功虔誠呈敬宜益福  
利故智度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  
佛法壞諸善根設在煩惱自不能度  
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  
嬰兒不離其母行路不離糧食熟時  
不離涼風寒時不離暖火度水不離  
堅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  
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  
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今我出  
若是故常念不離諸佛也  
又藥王藥上經云釋迦牟尼佛告大  
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  
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  
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  
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

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

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  
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初十人者始從  
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佛於莊嚴劫  
得成佛道即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  
佛者始從拘樓孫佛為首下至樓至  
佛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始  
從日光佛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  
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  
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  
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聞是五十  
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  
劫不墮惡道復有人能聞是五十三  
佛名者生生之處常得值遇十方諸  
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  
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謗方等經皆悉  
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  
即得除滅如上諸罪 三十佛名在諸佛集  
釋迦當第四成佛也  
又決定毗尼經云若能至心敬禮三十  
五佛其人功德無量無邊  
又佛名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第五疏 魏 著  
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讀誦恭敬禮

拜得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若得  
除瞋恚愚癡滅百劫重罪常生十方  
淨佛國土設復有人滿三千大千世  
界七寶一百歲中常用布施猶不如  
誦持禮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  
及一乃至等數譬喻所不能知何以  
故以衆生善根微薄不得聞此佛名  
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二十五佛  
者非於一佛十佛所種諸善根是  
人乃於百千萬佛所種諸善根然後  
乃得聞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  
在前成佛若復有人不信此二十五  
佛名得此功德是人當墮阿鼻地獄滿  
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塞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  
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  
尊像懸二十五披幡種種華香供養  
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  
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  
那沙彌沙彌尼亦復如是又文殊問  
經讚佛偈云  
我禮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亦禮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行住坐臥處

諸佛不思議

能信及果報

能以此祇夜

於千萬億劫

又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

人成辟支佛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

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

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

又善生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

又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

差別

又大悲經云一稱佛名南無佛者以是

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

述曰既知聖教禮佛功德不可思議是

故行者常須作意不得自墮恐無常

忽至瞻禮無處譬鼠入角路窮何趣

是故經中世尊說偈云

命如風中燈

今日復明日

冥冥從業緣

一切皆悉禮

妙法亦如是

亦不可思議

讚歎如來者

不墮於惡道

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

却百億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

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眾八

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

有男女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是菩

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

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

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佛見

佛光明即得受記

又增一阿含經云禮佛有五功德一者

端正以見相好二得好聲以見佛時二日

端正生身上故三得多財以其善緣

四生處高貴以見佛時心淨

五生天上功德力故

又金剛三昧經云若有暫聞佛勝智

慧深心隨喜不起誹謗者於百千劫

不墮惡道生處值佛乃至念佛法身

功德無邊

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

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

一彈指須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

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

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

上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墮羯磨自然

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

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

物塗塔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歡

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上常嚴不

為三災所動也

普敬部第三

敬惟法身無相應現十方謂四方四

維上下俗儒所說唯據此洲洲外有

洲古今未說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豎

十方傍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

萬億日月四重圍輪大千世界名一

佛土此猶據化佛釋迦如來所王之

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

所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

謀故梵網經偈云

我今盧舍那

周匝千華上

一華百億國

各坐菩提樹

如經所云千華千佛即以一葉為一

華故一華千葉千佛現世又如普賢

觀經云毗盧遮那法佛如來所王之上

編一切處其佛任處名常寂光據此

明無住之往引凡虛心公其敬仰至  
理而論安有住處如是十方無量世  
界諸佛如來無時息化過現未來約  
凡生滅據化而說若依實教聖化常  
周功齊法界不可以一域為局不可  
以三世限論也今且據釋迦一代現代  
而述故權受胎八相成道利益淺機  
漸通大教乃至父母諸親伶尊尚禮  
如來何況下凡而不虔敬也

又佛說十二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  
云今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東  
方去此佛刹有十不可說諸佛刹億  
百千微塵等過尔許諸刹有一佛土  
名曰解脫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

曰  
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功德  
相光明華波頭摩瑠璃光寶體香最  
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無量無  
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嚴法  
界出生無障礙王如來若善男子善  
女人犯四重五逆誹謗三寶及犯四  
波羅夷是人罪重假使如閻浮覆地

變為微塵一一微塵成於一劫是人

有若干劫罪稱是一佛名號禮一拜  
者悉得滅除况復晝夜受持讀誦憶  
念不忘者是人功德不可思議而彼  
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無障礙王  
如來授彼菩薩記當得成佛號曰曼  
相日月光明焰寶蓮華堅如金剛身  
如毗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十方放  
光照一切佛刹相王如來  
彼東方復有佛名曰一切莊嚴無垢  
光如來

南方有佛名曰辯中瓔珞思念如來  
西方有佛名曰無垢月相王名稱如  
來

北方有佛名曰華莊嚴作光明如來

東南方有佛名曰作燈明如來

西南方有佛名曰寶上相名稱如來

西北方有佛名曰無畏觀如來

東北方有佛名曰無畏無怯毛孔不  
賢名稱如來

下方有佛名曰師子奮迅根如來

上方有佛名曰金光威王相似如來

尔時佛告彌勒若有正信善男子善

女人稱此十二佛名號之時經於十日

當修懺一切諸罪一切眾生所有功  
德皆隨喜勸請一切諸佛久住於世  
以諸善根迴向法界是時即得滅一  
切諸罪得淨一切業障即得具足成  
就莊嚴一切佛土具足無畏具足身  
相具足菩薩眷屬圍繞具足無量三  
昧具足如意佛刹莊嚴行何稱菩提  
而得端正可喜果報尔時世尊而說  
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愛敬 光明威力大  
生處為人尊 於後得成佛

又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佛在世時

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早起洗浴著

衣六方各向四拜佛入王舍城越遠見

之佛到家問之何為六向拜此應何

法越言父在時教我不知何應佛言

父教汝禮不以身拜越便長跪言願

佛為我解此六意佛言聽之其有長

者點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為人

所敬後世生天上一不殺生二不偷盜

所敬後世生天上一不殺生二不偷盜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五法

三不愛他人婦女四不妄言兩舌貪  
志愚癡不能制此四意者名為月暗  
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意者  
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  
時也

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  
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起勅令奴  
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惱四  
者當念父母恩重五者父母疾病當  
恐懼求醫療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  
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  
算書疏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與  
娶婦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之  
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  
者當敬敷之二者當念其恩三者所  
教隨之四者思念不厭五者當從後  
稱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  
令疾知不忘二者當勝他人弟子三  
者欲令知己不忘四者有諸疑難悉  
為解說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  
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者  
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  
當炊蒸掃除待之三者不得有姪心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五法

於外夫罵詈之不得還罵作色四者  
當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  
者夫若寢息蓋藏乃臥夫視其婦亦  
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  
食以時與之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  
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  
不得於外耽畜侍御

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  
事一者見之作惡私往屏處諫曉呵  
止之二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之  
三者所有私語不得為他人說四者  
當相敬歎五者所有好物當多少分  
與之向地拜者謂丈夫視奴容婢使  
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衣食二者病  
瘵當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搥捶之  
四者有私財物不得棄之五者分付  
之物當平等與之奴婢事大夫亦有  
五事一者當早起勿令大夫呼之二  
者所當作次用心為之三若愛惜大  
夫物不得棄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  
入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大夫善不  
得說其惡  
向天拜者謂人事沙門道人當用五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五法

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擇好言與  
語三者以身敬之四者當慈慕之五  
者沙門道人人中之雄當恭敬承事  
問度世之法沙門道人當以六意視  
其凡民一者教之布施不得自慳二  
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三者教之忍  
辱不得恚怒四者教之精進不得懈  
慢五者教之一心不得放意六者教  
人點慧不得愚癡如是行之為汝父  
在時六向禮拜之教也何憂不當迦  
羅聞已即受五戒作禮而去  
名號部第四

夫道與俗反名與實乖得其趣者玄  
會幽理何以然耶至如俗中相考不  
許述其名字若論內典諸佛名號稱  
揚禮敬獲福無量良以諸佛如來大  
慈愍物降靈在俗濟度為先有心希  
仰無不榮益或以口稱或以心念或  
以身禮三業加敬三毒清涼漸拔有  
根出於界繫有斯大德故稱得福拔  
流俗者與上相連且順一生潛諱而已  
遠祖後孫非諱所及孔門微在可以  
鑒諸今依論中諸佛名號標舉義類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經

各有勝能故略擇之以例諸名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如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如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廣眾德佛豈有一佛非善德非廣德也只可顯名同異據其功能信用齊等但心思佛名繞目觀金容敬心信禮得福無量故十住毗婆沙論歎佛偈云

若有人得聞 說諸佛名 即得無量福 如為寶月說

我禮是諸佛 今現在十方 其有稱名者 即得不退轉

述曰今創發起一切恭敬者一者謂普及為言切者謂盡際為語恭謂東

身翹仰敬謂心無異念若不唱此恐心馳散故勤情恭敬正觀現前也敬

禮常住三寶者如涅槃經云若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不生不壞趣以

法身凝然不變故常報身相續不斷故常化身作用無休故不變又佛身

體一隨義說三故釋迦云吾今此身即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經

木靈像造有所表敬誠殷禮獲福無量輕心毀謗招罪彌決然後供養嚴持香華運心周普作用佛事現前不現前常須普薦香華一切衣服飲食音樂等事皆共眾生等心供養無令斷絕故華嚴經中諸菩薩等所行供養隨心指相如見大山大雲大水大火即以為香山香雲入功德水七淨妙華運心作意無不成供乃至華林菓樹例准行之禮佛者隨禮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賢劫千佛萬五千佛等稱名用意具如前述

懺悔者所有輕重自作教他見作隨喜義須披折悔前所犯慙懺悔

悲滿目若不蒙誨示則守死長苦具明法用如下懺悔篇述勸請者至誠

求願諸佛觀諸眾生巨細無異皆得從願莫捨壽命願住多劫度脫眾生

隨喜者他人作福心生歡喜也迴向者迴諸福德向無上道發願者願是能引行是起作若有願無行願則虛

若有行無願行則亦由有行故願不虛願行相扶證果不虛故懺悔罪中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經

亦兼有願願於今身債不惡道受即是通明也自外臨時准用可思通會部第五

述曰今此所叙威容相狀中邊時俗各有異儀隨國行之以敬為本此乃

初心非學不解故須委歷用曉未聞久行碩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虔敬振

且不同彼則拜少而繞多此則拜多而繞少彼則冥袒露足而為恭此則

巾履備整而稱敬誠道俗之殊容乃方士之異等但自審詳儀臨時緩急

若客與朝覲則三葉殷勤時序忘切則四支前略斯並行藏在要智出不

思足使加敬盡哀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經曰有信士威儀有出家威儀

有大道人威儀有小道人威儀由是善行趣道之基故生善處以此文證明知歸信威儀入道之始不可隱略故序以命之

曰頓首拜謂平敵者如諸侯相拜也  
即以頭向下虛搖而不至地也三日空  
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也即以頭  
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拜謂敬  
重之顛慄動變之拜也五日吉拜謂  
而後稽顙謂齊縷不杖以下也言吉  
者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與吉拜頓  
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  
後作稽顙是頓也以頓觸地無容儀  
也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頓首拜謂  
三年服者拜也七曰奇拜謂先屈一  
膝即今時所謂雅拜也一說奇拜但  
一拜以答目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  
謂為報款拜者拜拜是也又云褒拜今  
時持節之拜也即拜拜於神與尸也  
九曰肅拜謂但俯下手今時揖者是  
也亦指婦人拜又肅拜或至三也空  
首奇拜唯一餘則拜拜之也上並俗  
禮正文鄭康成依位釋之如此今據  
內教以禮敬為初大略為二即身心  
也佛法以心為其本身為其未故須  
菩提靜觀室內如來嘆為禮見於法  
身蓮華色尼初至寶階如來毀為拜

◎法苑珠林

於化佛故知靜慮思敬念念趣道觀  
形鑒現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見齊  
生我現前即為障道故佛約此而  
令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緣空觀境心  
造紛紛集起不無染淨知識妄念  
未可清澄想倒空時緣念斯絕今居  
凡地力極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漸  
能清淨常起兩觀不得單行謂知塵  
無境是漸背俗謂知識亦無心是漸  
向真如此策修長時不已分分增明  
三祇方就也  
又大慈經云佛告阿難南無佛者此  
是決定語佛世尊名號音聲故稱言  
南無諸佛故過去有大商主將諸寶  
人為摩竭大魚欲來吞舟由三稱南  
無佛名並皆免難魚聞佛名以善心  
故捨身後世出家得道何況有人得  
聞佛名聽聞正法親於佛所種諸善  
根而不畢定利益  
又十誦律佛語優波羅稱和南者是  
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若比丘禮時  
從座起偏袒右肩脫草屣右膝著地  
以兩手接上座足禮述回依經云和南

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高等此猶非  
正依本正云解淡我禮或云歸禮歸  
亦我之本情禮是敬之宗致也或云  
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理事符同  
表情得盡俗人重南無而輕敬禮者  
不委唐梵之夾譯也况復加以和南  
諸佛迷之彌復大笑又南無者善見  
論翻為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  
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  
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我義通凡聖  
豈和南偏在尊師示通上聖念救生  
也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  
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  
也  
數座部第六  
述曰敬尋經律無數坐具之文但云  
脫履禮足今據事用理須坐具故四  
分律云為護身護衣護僧臥具故制  
畜坐具既為身衣明知須設又坐具  
之用本是坐時之具所以禮拜之中  
無其數之故如來將坐如常敷之准  
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餘人為敷今  
見西僧求至佛前禮者必褰裙以膝

柱地合掌長跪口讚於佛然後頂禮

此乃遺風猶在恭相可准行之今時僧尼至於佛前並令侍者為敷坐具

此益憐慢未是致敬之恭又至佛前躬立待席方始禮者此亦不可又在

牀上而設禮者此亦不敬如見尊長即須急拜安得覓席如見君王即須

敬拜何得在牀人王凡尊尚恭不高何況法王轉相倫擬雖有餘教終成

慢愷故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在座上禮也

儀式部第七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為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群目朝

謁之儀皆在殿庭履屨不脫有時上殿則劍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

天生國中地多溼熱以革為屨制令著之如見上尊即令脫却自餘寒國

隨有履著行事之時脫足為敬若是白衣多著靴鞞為恭初入寺內不

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第一

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肩或偏露一膊所言袒者謂

冥袒也示從依學有執作之務俗中袖扶右袂便穩於事是也今諸沙門

但出一肩仍有衫襖非袒露法如大莊嚴論云沙門釋子者肩黑是也外

道通黑沙門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二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

之設以衣遮名為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冥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極然行

事之時量前為袒如在佛前及至師僧懺悔禮拜並須依前右袒為恭若

至寺外街衢路行則須以衣覆肩不得露實西國溼熱共行不怪此處寒

地人多譏笑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也

第三明呈恭者故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

佛者皆是銀容呈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今

禮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指合而掌開良由心慢而情散也寧開指

而合掌不得合指而開掌欲求求福反招慢過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

五體投地禮之故地持論云當五輪

至地而作禮也又阿含經云二肘兩膝及頂至為五輪輪謂圓相互處皆

圓能令上下迴轉生福轉多名為輪也今有西僧禮拜之時多蹇足露膝

先下至地然後以肘按地兩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也若前尊踞跌不垂

脚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今見禮者二手捺地兩足據後頭不至地亦

是乖慢既知五輪著地之儀即須知右膝胡跪之相經中多明胡跪胡跪

踞踞斯並天竺敬儀不足可怪即是左右兩膝交並跪地有所啓請悔過

儀也

第四明禮儀者賢論云毘那寐者此云禮也智度論云禮法有三一是口

禮謂口六和南二屈膝頭不至地故名三頭頂至地是名下禮也三者指中者跪上者指首

菩薩禮佛有三者悔過品二者隨喜迴向品三者請佛品問禮唯身業

亦通三業耶答禮通三業五輪至地為除身業不善攝揚名字歌讚佛德

為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目前為除意業不善為對佛眼故須身禮

為除意業不善為對佛眼故須身禮

為對天耳故須口唱為對他心故須  
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業  
念故思慧得成由身業禮故修慧得  
成由身業禮故戒學得成由意業念  
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慧學得成  
上來所述且綺互明之若據通門三  
業之中三學並攝也

第五明邪正者源此禮法於齊代初  
有西國三藏厥號勒那觀此下凡居  
在邊鄙不聞禮儀情同猴馬悲心內  
盜為翻七種禮法文雖廣周逐要出  
之從震至細對震為邪對細為正故  
階級有七意存後三也

第一名我慢憍心禮者謂依大位心  
無恭敬情尊自德無師仰意取於下  
問語受無所心無法據雖設拜心馳  
外境如碑上下空無所獲一形所作無  
境住心輕生薄道徒勞無益外觀似  
蒸內增慢感猶如木人情不崇重五  
輪不具三業馳散是名我慢禮也  
第二唱和求名禮者雖非慢高心無  
淨想粗正威儀身心詐恭見人身輕  
急禮人去身憊心疲稍似恭順片有

相扶其福薄少非真供養良由口唱  
心散是名唱和禮也

第三身心恭敬禮者聞唱佛名便念  
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莊嚴是瞿  
心相成就感對佛身手摩其頂除我  
罪業是以示心恭敬無有異念供養  
恭敬情無厭足心想現前專注無味  
道利人天為上為最功德雖大猶未  
是智後多退沒是名身心禮也

第四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  
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有礙  
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想非礙礙  
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礙故行禮佛隨  
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一切  
佛即是一佛以佛法身體通用融故  
禮一拜徧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  
養例同於此法僧加敬我亦同然雖  
三相別性理無殊故三乘名異解脫  
體同故知一禮則一切禮一切禮則  
一禮如是三寶既能通達一切三界  
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養禮拜自淨  
身心蕩蕩無障念佛境界心心轉明  
一拜一起為尊為勝即是淨業無窮

果報無限是名發智禮也

第五徧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  
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  
不在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內亦不在  
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  
減今禮一佛即徧通諸佛所有三乘  
位地無漏我身既徧隨佛亦徧乃至  
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俱具  
無間行財隨緣徧滿不離法界隨心  
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  
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  
清淨明逾彼鏡透相滲入鏡無不照  
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為慈入他為別一  
身既念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及  
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有目  
者見無目者不觀如此行學法界軌  
門大有利益故地持論有現前供養  
不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勝現前供  
養以難成故說知我身在佛身內如  
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愧恥又諸佛  
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名名無  
不盡如稱一釋迦名禮召一切諸佛  
無不備周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

卷之三

佛

定

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西云彌勒此云慈氏豈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

度論云一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一切佛勝能等一佛勝能設一切佛不化眾生但一佛化生即功歸法界德用徧周是名徧入法界禮也

第六正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眾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為迷故唯敬他身已身佛性妄認為惡縱修此行常為偏倒若知已身極惡無佛性者縱敬他身終成無益眾生迷或雖發微善唯將法界供具供養他身無始已來未會將一燈一香一禮一食供養已身佛性若能反照本覺則解脫有期故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已心清淨即是自性佳佛性隨力修明是引出佛性三欲果圓即是至得果佛性若據妙達唯局大聖若論下凡雖未頓修不得

卷之三

觀

定

不解如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性要觀已佛法僧亦亦體同無二是名正觀禮也

第七實相平等禮者大意同前猶存有禮有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禮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同用融如如平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即見凡可卑可慢若起此心還成僻執故般若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以實相離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禮敬不可以慢情去

高下離尊卑靜亂一原恭怠齊固安心此意是名平等禮也故文殊禮文云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此之一禮凡夫淺識恐聞反謗上智之人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合宜是名平等禮也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說於現在中 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現在及諸佛 當計於無我  
善業以先禮 最初無過者

卷之三

觀

定

空無解脫門 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禮佛義  
頌曰

稽首三寶歸誠十方瞻仰尊敬  
益福除殃機路異色慈誘同芳  
隱顯相發化應無疆雖生茲土  
感赴殊鄉觀禮欣慶福祚彌長  
法性無二縱滿何傷虔誠一拜  
周徧難量

感應緣 略引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殮銀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桎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常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訝昇廳上東北間有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魏晉書

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  
可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  
起立曰請法師昇座山龍昇座訖王  
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  
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即  
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囚已盡無一  
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  
自利乃令庭內眾囚皆以聞經獲免  
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  
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  
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  
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  
多有小牕或大如小盆或如孟盆見  
諸男女從地飛入牕中即不復出山  
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  
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  
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  
請吏求出示院門見一大鍍火猛湯沸  
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  
罪報入此鍍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  
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  
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  
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魏晉書

不介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  
謂王請抄王命絨書一行字付吏曰  
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  
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  
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  
持出至門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  
可不少多乞遣我等山龍未言吏謂  
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  
前收錄君使一人是繩主當以赤繩縛  
君者一人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  
是袋主當以袋飲君氣者見君得還  
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  
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  
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諾  
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  
龍入室屍傍即蘇後曰剪另紙作鐵帛  
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  
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  
言畢不見山龍自向摠持寺主說寺  
主傳向臨說右一論也  
異報記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形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魏晉書

福田篇第十 歸信篇第十一  
士女篇第十二  
福田篇 此有三部  
述意部 優劣部 平等部  
述意部第一  
自大覺泥洹福歸眾聖開主應真如  
揚末教並飛化眾剝隨緣攝誘感殊  
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是以  
隨敬一僧則五眼開淨隨施一毫則  
六度無盡也  
優劣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  
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  
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上功  
德田者從得暇法乃至阿耨菩提貧  
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世尊是  
二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  
眾僧是三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  
三貧窮田以是因緣已受戒者應當  
至心供養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田

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為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

又僧伽吒經云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阿羅漢不如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於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介時一切大眾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幾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塵如恆河沙等衆生悉

作十地菩薩如是一切十地菩薩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

又呵咄曇甘露味經云田好有三種

一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

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四沙門果等

云何貧苦田謂畜生老病等云何大德貧苦田謂聖人老病等若施大德

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田憐愍

心得大報若施大德貧苦田恭敬憐

愍心得大報是為福田好云何物好

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

布施是為物好若布施佛即時一切

得福若布施眾僧受用得一切福未

受用不得一切福若供養法故得大報

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

謂供養法布施得富受施竟得樂力

善等功德殊勝得大果報若施畜生

受百世報若施不善人受千世報若

施善人受千萬世報若施難欲凡夫

受千萬億世報若施得道人得無數

世報若施佛得三涅槃又布施有六

難一憍慢施二求名施三為力施四

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

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

有人持以七寶如須彌山等於一切

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

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

心人得福德多比前功德百分千

萬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

能及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

世有二人應受信施何等為二一勤

行精進二得解脫今此施主得大利

益有三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

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

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

有財產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須達

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須達所施

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

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自大信邪倒

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少猶

如田薄下種雖多收實甚少何謂施

少而獲大福者如施雖少歡喜恭敬

與不望報施佛及辟支四沙門等所

施雖少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

少收實甚多

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

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輸迦王為小兒時以土施佛王闍浮提起八萬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華散十方佛時問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長答曰應時施故得福增長如經說飢餓時施得福增多或遠行來時若曠路險道中施若常施不絕或時常念施故施得增廣又增一阿含經云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福千倍施持戒人食獲福萬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福千萬倍與

◎法苑珠林

向須施洄食者獲福不可計況成須施洄乎況向斯施舍得斯施舍道乃至那含羅漢辟支如來等其福功德不可稱計又智度論云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宮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眾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眾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眾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在作得金三十兩不憐愍婦兒盡以與他依如官制取縛將來大官問其夫汝何以不供給婦兒乃以與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過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

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眾僧大官是優婆塞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少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眾僧眾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平等部第三  
依大莊嚴論云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老弊佛言我曾聞有檀越達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腰支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者老即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不必在髮白

第七〇冊

面皺牙齒落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八段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諸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破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非誇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駁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臃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服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解變

今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

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者老於僧福田

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

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背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九段

而欲測量彼

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可輕王子

蛇火沙彌等如蒼蘿草內生外熟外

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

中亦可得道於僧福田莫生分別即

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今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

頌曰

通達四果 善會六情 探玄啓宿

證理懷積 老少和穆 普敬祇誠

隨緣赴供 攝誘幽冥

歸信篇第十一 共有三節

迷意部 小誠部 大誠部

迷意部第一

夫信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

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十段

可以斷微惑斯道顯然昇沈目親數

見愚夫不信業因能生報果謂當富

自然苦樂天性好醜不由忍恚貴賤

非關恭惰衆生自感譬如同草木好惡

自然豈由因得今依佛經不同外道

夫論貧富皆由業緣貴賤非關運命

愚智不可易處妍醜弗可撥身故經

云果報好醜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

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常

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

通貧而鐵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

乎與之銅山任其冶鑄後遭事避

餓死人家又寧粟離王侍婢有娠相

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

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

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園則豬噓棄

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

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地終然不改弗

可與奪也故知作善得福為惡受殃

業果不謬斯理昭然如何封愚抱迷

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而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商國遂止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頑固頑乘經史世人共觀春時下種冬則收藏如施有來報感胎豔之與掌錢德必現酬政銜珠之與負鹿又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供一齋以施大眾寧無福祥相酬矣

小誠部第二

如涅槃經佛言眾生有二一者有信一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瘡疣無故無信之人名一闍提名不可治又雜阿含經世尊為婆羅門說耕田偈云  
信心為種子  
智慧為時雨  
正念自守護  
保藏身口業  
真實為直乘  
精進為廢荒  
苦行為時雨  
慚愧心為轉  
是則善御者  
知食處內藏  
樂住為懈怠  
安隱為速進

直往不轉還 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 速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還受諸有  
今時婆羅門聞已發心出家得阿羅漢道又寶性論云為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弟子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經云時有一切勇菩提薩埵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此會眾生得發菩提佛言一切勇乃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摩訶之子此會眾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我時發願如是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皆發願得如是一切勇此會大眾因彼善根當得阿耨菩提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修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十拍手頂不生餘心命終生白摩尼天五欲恣情心意悅樂三歸功德乃至報盡於未來世得至涅槃又無上處經云佛告比丘有三無上處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

三僧無上處若諸眾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若有眾生於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  
大誠部第三  
如出生善提心經云今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今時世尊以說偈言  
若此佛刹諸眾生 令住信心及持戒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此佛刹諸眾生 令住信心於法行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佛刹比河沙 皆悉造寺求福故  
復造諸塔如須彌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有佛刹如河沙 皆悉徧施諸寶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鐵圍山高廣大 造塔無量為諸佛  
如是求福眾等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眾生具滿劫 若頭若膊常擔戴  
如彼最勝福德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是人等得勝法 若求菩提利眾生  
彼等眾生最勝者 此無比類況有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七十五 觀 卷十  
是故得聞此諸法 智者常生樂法心

當得無邊大福聚 速得證於無上道

又涅槃經云佛讚迦葉若有眾生於

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善提心乃能

於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

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

尊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

不謗是經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

廣說若有眾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

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

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

他人廣說若有眾生於三恒河沙等

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

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為

他說未解深義若有眾生於四恒河

沙等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

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

演說亦不具足若有眾生於五恒河

沙等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廣為人說

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

等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卷八 觀 卷十  
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

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於七恒河沙

等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

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

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河沙

等佛所發善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

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亦勸他人令

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

受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眾生

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

敗亡況復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折破

一毛以為百分取一分毛沾一滴水

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

瞿曇莫令此水而有增減亦莫令風

日飄暴乾竭此水不令鳥獸飲之令

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以器盛持莫

置在地如來介時即受彼寄置恒河

中不令入洄亦復不令餘物措突如

是水滴在大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

洄復無遮礙諸鳥獸等亦不飲盡如

是水滴不增不減一等如故共大水

聚漸入大海若具水滴毗嵐風起壞

世界時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卷八 觀 卷十  
是得住一劫彼人介時至劫盡時而

來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我本寄水今

有無耶如來介時知彼水滴在大海

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和雜不

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阿難如

是如來應正遍知有大神通無量知

見明了無障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

若於佛所寄付如是微細水滴經於

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阿難其細

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

一滴水者喻一發心微少善根大海

者喻佛如來應正遍知所寄人者喻

彼清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住一劫

者喻如來受彼寄水終不虧損亦如

彼人寄彼水滴經於久遠不虧一毫

如是阿難若於佛所一發信心善根

不失何況諸餘勝妙善根我說是人

一切悉是趣涅槃果雖餘不善墮在

三塗以本善根佛知是已從彼拔出

置無畏岸今彼憶識所種善根急一

切若得一切樂

又佛說無畏女經云介時阿闍世王

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成就最勝

法苑珠林卷第一 第五

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女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答不迎不禮不讓牀坐阿闍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間福田耶以為慈念諸衆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馳不禮不共相問復不讓坐汝今親見何事故而不起迎余時無畏白入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師子歌王見野干時為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王言不也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王聲聞大王頗有已求無上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迹聲聞人耶大王若有親近聲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

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有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之心若有親近真正覺之人者是人即發阿耨菩提心爾時阿闍世王復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是見諸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亦非我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敬一切衆生女言大王菩薩為度憍慢瞋惱諸衆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衆生為長衆生諸善根本是故禮敬

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曰月光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切利天號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彌勒得菩提時便即出家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然後於彼離垢如來所得作大王具足七寶號曰地持供養彼佛已得成阿耨菩提號曰徧光如來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討迷昏闇久  
心塵既未洗  
慈顏發暉曜  
忽逢善知友  
稍悟心澄靜  
緇徒既肅肅  
見者心歡喜  
若存信邪倒  
感應緣卷引三

晉沙門竺法師

宋居士素炳

隋沙門釋道仙

晉沙門竺法師者住會稽與北中王亘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情殊難明未審有無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既別後王亘在都於廟中忽見法師來王便驚云和上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檢越但當勤修道以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說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古一發出

宋素炳字叔煥陳郡人也素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十卷 記

曉問如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許問安  
石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  
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知  
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  
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  
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  
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  
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  
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  
犯也遜曰卿此徵相亦良不可言當  
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  
情尚書時司空簡穆王公為吏部尚  
書炳遜並其游賓故及之往反可數  
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常思敘集  
相值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數來耳  
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  
悉於是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  
覺所以而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  
之始躡履而還闇見炳脚間有光可  
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去  
此驗出冥祥記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本康  
居國人以游賈為業往來吳蜀集積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十卷 記

珠寶向直十萬貫後達梓州牛頭山  
值僧說去采寤財累乃沈江頓捨便  
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髮日對  
眾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結志不  
群野栖禽獸入定一坐五日為期有  
客到門普通即覺起并接語若無人  
時端坐靜室寂若虛穴有時預告明  
當客至人數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  
至數服皆同時遭酷旱百姓惶怖憂  
稼失色皆來請祈雨仙即往龍穴以  
杖扣門喚曰眾生何為嗜眠如語即  
寤當即玄雲四合大雨普沾民賴斯  
澤貴賤咸賽欽若天神隋蜀王秀作  
鎮岷嶺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  
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  
必若固違可即加刃仙聞兵至傍若  
無人被僧伽梨已端坐禪誦王達山  
足忽降雨雜注電雲雷駭水涌須臾  
滿川軍藏無計並憂沒命事既窘迫  
乃懺悔歸依遙禮仙德垂雲忽散山  
路清夷得達仙所王躬盡敬一心歸  
懺仙為說法重發信心乃殷勤奉請  
邀還成都至靜泉寺彌加厚禮舉郭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十卷 記

恭敬號為仙閣梨至仁壽年中返于  
山寺卒塋於彼古一碑出唐 高僧傳  
上又篇第十二 此有二部  
俗男部 俗女部  
俗男部第一 此別三部  
迷意部 誠俗部 勸導部  
迷意部第一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貴二賤一富  
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貢高  
輕辱凌下或有乘威藉勢尊已凌人  
或有博識聰達恃才凌人或有辯口  
利詞暢說凌人或有誇豪奢侈輕慢  
凌人或有美容姿態恃色凌人或有  
乘肥騎驕恃乘凌人或有資財奴婢  
恃富凌人如是眾多不可具述象生  
愚癡甚為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  
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爇相持獄吏執  
又伺俛日夕不憂斯事公然喜樂何  
異猪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  
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文辭貴  
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菜墳貧賤者已  
同灰壤既知貴賤同灰即須卑已敬  
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常若樂易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十五  
經  
四

位昇沈更于也

誠俗部第二  
如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避之  
於尊重福田和上阿闍梨父母沙門  
婆羅門所而不尊重恭敬供養是為  
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妙法於大乘  
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羅尼成就多  
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  
敬供養是為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  
深法應發離欲心歡喜無量而不讚  
法師令眾歡喜是為慢業四起慢心  
自高凌彼不省已實不調自心是為  
慢業五起計我心見有功德智慧者  
不讚其美見無德者反說其善若聞  
讚他於彼人所起嫉妒心是為慢業  
六若有法師知是法是律是實是佛  
語以憎嫉故說言非法非律非實非  
佛語欲壞他信心故是為慢業七自  
敷高座我為法師不應執事不應恭  
敬供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  
應恭敬供養於我是為慢業八遠離  
頻威惡眼視彼常以和顏等觀眾生  
言常柔軟無有麁獷離惡恨心而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十六  
經  
法

於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為慢業九以  
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蕞聞  
法留難亦不諮問何等為善何等不  
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何等善長  
夜饑益一切眾生作何等行不益眾  
生作何等行從明入明作何等行從  
冥入冥如是人輩為我心漂沒不能  
得見出要正道是為慢業十起慢心  
故不值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  
種善根不應說而說起呵責心更相  
譏論住如是法應入邪道但菩提心  
力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雖不捨善  
薩道而於無量百千萬劫尚不值佛  
何況聞法是為慢業又出曜經偈云  
眾生為慢經 染著於憍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故知凡夫為惡難 少後世深苦獲無  
邊報如毒在人心 意不同白衣營生  
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玉尋  
此危命非朝則夕 俄頃之間凶變無  
常徒修田宅愛慈妻兒法句喻經云  
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  
八十財富無數為人難化不識佛法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十七  
經  
法

計無常更作好舍前序後堂涼臺溫  
室東西兩廂廡數十梁唯後堂前距  
陽未訖時婆羅門常自經營指授眾  
事佛以道眼見此老公命不終日當  
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忙忙繕治精  
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  
門慰問老公得無勞倦今作此舍何  
所為安言前序待客後堂自處東  
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僕使夏上涼  
臺及入溫室佛語老公久聞宿德思違  
談講佛有要偈存止有益欲以相贈  
不審可不願小廢事共坐論說不耶  
老公答言今正大遠不容坐語後日  
更求當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說之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有子有財愚唯汲汲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暑當止此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莫知來變愚蒙愚蔽  
自謂我智愚而稱智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違遠後來  
更論之於是世尊傷之而去去公於  
後自投屋椽椽墮打頭破即時命過  
家室帝君驚動四隣佛去未遠便有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弟子大經 經 十一  
此變里頭逢諸梵志數十人問佛從

何所來佛言屬到死去公舍為公說

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老者忽然

已就後世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

聞之欣然即得道跡於是世尊為說

偈言

愚暗近智如瓢斟味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開達近智如舌嘗味

雖須史習即解道要愚人造行

為身招禍快心作惡自致重殃

為行不善退見悔悟致涕流面

報由宿習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為佛

作禮歡喜奉行

勸導部第三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

共有但去輕論重在俗為其亦有空

言我美評說賢良譏聖德一切白

衣終日行之未嘗一日慙愧發露情

求勝道退省已躬故外書云力恭善

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

有君子高慕釋教遵奉修行貞仁退

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弟子大經 經 十二  
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

犯戒律不學無知與鄙俗無殊然道

俗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遇有輕

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

善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

而造不能傾動若小慚愧便復清白

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

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

葷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滌情深無時

暫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

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

明小燈之明已了室內出家之人雖

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暉而

本明常照如器存炷立田安業永也

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

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

易為如海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

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

疾不同修犯難易是知生死易染善

法難成早求自度勸慕出俗又賢愚

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

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

功德無量非譬為此出家功德高於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弟子大經 經 十三  
須彌澤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

由出家故畢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

家中大小莫不厭賊聞說出家功德

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

即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

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

寺門住門闌上發聲大呌世尊後至

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今其出家目連

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為諸年少比丘

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浸水而死目連

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

目連念言此人不以生死怖之無由得

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

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

垂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

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

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

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

木頭擊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

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被沒水而死

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

在故身中作此也捨身已墮大地獄

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鑊指鑊著水以火燃沸脫衣入鑊矣熱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食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塞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飯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無比丘食訖有殘與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實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實樹多有諸蟲圍啖其身無有空處歎嗟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何樹耶目連答言是濼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費用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華報後墮地獄變樹諸蟲即令時得物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燃競共射之洞身焦爛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

獄次復前行見一大山下安刁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闍將以勇猛故身起前鋒傷煞物命先受此苦後墮地獄次復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丈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余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尚言聞我今者心未裂頂顛為時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輪轉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眾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目以白王值王暮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戲罷已問諸目言罪人何所目答投竟王聞是語問絕躄地水灑乃蘇垂淚而言官人伎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

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拈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旬諸王大目自恃勢力枉剋百姓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啖食其身身瘡指山殺盡汗海血流百里魚一眠時經於百歲飢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余時適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閉口水停賈人得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剎出置海岸空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

俗女部第二 此別二部

迷意部 對偽部

迷意部第一

夫在家俗女患毒多過佛說邪詣甚於男子或假塗面首調飾脂粉或綺

◇高麗大藏經◇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業主報 觀心

羅華服誑誘愚夫或騎弄唇口邪  
巧歌笑或咿嗟吟詠瞻視看人或出  
骨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身  
弄影或開眼閉目乍悲乍喜幻惑愚  
夫令心妄著如是妖偽卒難述盡凡  
夫迷醉皆為所惑譬如奸賊種種多  
詐亦如畫瓶儲真誰人亦如高羅群  
鳥落之亦如密網衆魚投之亦如閻  
坑盲者陷之亦如飛蛾見火投之亦  
如蒼蠅貪樂具屍近則火國破家觸  
則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鴉家  
貧困苦皆由女人出外喪身亦由女  
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  
由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親疎  
索亦由女人墜墜惡道亦由女人不  
生人天亦由女人墮善業道亦由女  
人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  
可具論衆生如是甚為可愍常為怒  
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苦今來不  
絕也

新偽部第二

如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  
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頗欲

端正坐井右邊亦有細云見何難行與經  
於空字為夫等第古別經

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就著  
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成耽著女人  
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頭懸於  
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  
呼天慟淚自外又佛在拘睢彌國國王  
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遊心名摩因提  
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親女名一  
國希有名曰無比隣國諸王僚宗索姓  
靡不娉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與吾  
女齊吾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遊心  
靚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  
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  
獲匹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為無比  
得婿促莊飾女當將往也夫妻共服  
饒之其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瓔珞  
莊嚴光因夫妻俱將至佛妻遙見佛  
跡相好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  
為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跡之理乃  
余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  
復雜欲將不取吾無自辱也夫曰何  
以知其然耶妻因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 志者假指步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業主報 觀心

愚者足跡地 斯跡天人尊  
遊心曰非尔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  
自還歸仍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  
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  
鹿女願給箕掃佛言汝以女為好耶  
答曰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  
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應之竊  
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  
養故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為著  
何許遊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  
不好也佛言或哉肉眼吾今觀之從  
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駁  
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尔也髮下有  
鬚髯鬚髯是骨屑家猪頭骨亦皆尔  
頭中有腦腦者如泥曝臭逆鼻下之  
著地莫能踏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  
鼻中有痰口但有唾腹藏肝皆尔  
腥臊腸胃膈光但成屎尿管臭難論  
腹為毒囊囊諸不淨四支手足骨骨  
相拄筋摩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  
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訖畢解利  
其體節節相離手足狼藉人亦如是  
有何等好而云少變昔者吾在自多

樹下第六魔王莊嚴三女顏容華  
 餽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  
 意我復為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  
 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此晨囊欲  
 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逆心聞  
 佛所說而慚恥無辭復白佛曰若  
 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  
 答焉逆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  
 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盟宮伎樂  
 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  
 須陀洹道此女諧之於王王感其言  
 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悲怒  
 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  
 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空王乃自覺  
 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  
 未到下車昇從叉手步進稽首佛足  
 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  
 以彼姪媿圖欲與耶於佛聖眾有毒  
 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  
 覩之心懼惟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  
 弟子慈力乃余豈況無上正真佛乎  
 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  
 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

◎法苑珠林

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  
 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  
 就座曰稟氣兇頑忿戾自恣無忍辱  
 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蠱不  
 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  
 哀廣說女惡醜魅之態入其羅網勤  
 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誠國人巨  
 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問耶但說  
 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晚女亂  
 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  
 願佛具為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  
 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  
 女妓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  
 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姪夫嘗想親女  
 思聞妓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  
 所裏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賣  
 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沌  
 慾中如豬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為安  
 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住  
 心在姪吹其痰唾玩其膿血珍之如  
 王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  
 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比得  
 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

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若在  
 異城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  
 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既得為妻貴之  
 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欺  
 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孤親無  
 量之恩斯其三惡態也又人處世勤  
 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  
 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  
 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惑姪慈愚蔽自  
 壅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  
 意唯欲發言莊米女色絕清淨行東  
 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  
 歸苟為姪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  
 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善為人子  
 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  
 東西廣求姪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  
 或殺六畜姪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  
 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多外託祈福  
 內以招姪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  
 招呼以遂姪情及其獲偶意無以喻  
 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介之時唯此  
 為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  
 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在荒不知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異事八法 魏

其悲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  
用憶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復  
聽說女人之惡方便說偈言

以為欲所使 故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為賢  
欲為畜生行 以欲還自殘  
涸池在臭中 不知為劇難  
如融在烟中 不知東與西  
結著於煙欲 蓋此亦主倫  
煙既不見道 日夜種罪根  
現在君目亂 上下為迷昏  
王法為錯亂 政治為迷煩  
農夫捨常業 賈人為珍連  
現出更牢獄 死已入太山  
當受百種毒 其痛難可言  
焯銅灌其口 山車迫其身  
此輩有百數 難可一二陳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已不得聞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信是 為此發狂疥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異事八法 魏

其內甚臭穢 外為嚴鋸容  
加又含毒螫 刺如蛇與龍  
譬如錦緞子 羅縠裏鋒芒  
愚者觀其表 玩之以自方  
智者覺知捨 癡者致死傷

癡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喪  
觀新即歇故 所樂亦無常  
言為刀斧裁 焚為棘與槍  
內懷臭穢毒 鏑外以華香  
愚者見歡喜 不惟後受殃  
譬如鴆毒藥 以和甘露漿  
癡人貪其味 飲之皆仆僵  
亦如薪得火 草木被重霜  
所向無不壞 是為最不祥  
女毒甚於是 莫能見其形  
觀表不見裏 故有煙欲情  
其體甚易見 癡人惜不絕  
絕欲以求道 去道如絲髮  
人本清淨種 如魚處深淵  
羅網四面張 著者不得還  
欲網劇於是 結著甚獨堅  
知者能自覺 可得脫其緣  
譬言如飢獲猴 望見熟甘菓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異事八法 魏

投身冒荆棘 是輩百向情  
亦如魚食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危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  
地白佛言實從生年以來不問女人  
惡態乃余男子悖亂隨之憶惡但不  
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  
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為佛作禮歡喜  
而退書云仲尼稱難養小人与女子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是以經言  
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慧  
人所惡一者嫉妒二者妄嗔三者罵  
詈四者呪詛五者鑽壓六者慳貪七  
者好誘八者含毒是為八大態是故  
女人多諸嫉媚願捨詭邪以求正法  
早得出家自利入  
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  
令夫心高若欲待情捨則令夫心怖  
女人如是常以煩惱憂怖與人云何  
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女名曰拘牟  
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  
見王女在高樓上窺中見面想像淒  
著心不暫捨彌曆日月不能飲食母

問其故以情荅母我見王女心不能  
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  
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  
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  
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  
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  
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  
敬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  
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  
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  
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  
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  
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  
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  
諸從者齋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  
惟此不應尔王為施主不可令此小  
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  
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  
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  
覺見有瓔珞又問眾人知王女來情  
願不遂憂恨惱煙火內發自燒而  
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  
欲是從

◎法苑珠林

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  
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  
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人女人  
亦有二害若見女人而發欲想滅人  
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  
若共大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一若  
為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為女人所  
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為毒蛇所害害  
報得無記身若為女人所害善法  
身三者若為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  
為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音若為毒  
蛇所害得入清眾若為女人所害不  
與僧同五者若為毒蛇所害得生天  
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為女人所害入  
三惡道六者若為毒蛇所害故得四  
沙門果若為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  
所成益七者若為毒蛇所害人則慈  
念而救護之若為女人所害眾共奔  
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  
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  
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  
夫主云何為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  
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

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  
力盡覆弊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  
弊魔波自亦有五力所謂色解香味  
觸慧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  
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為所繫  
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  
不墮魔境至無為觀今時世尊便說  
此偈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介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  
云何為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  
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  
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已是謂有此五  
事可欲之想  
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  
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  
微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  
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  
不知厭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  
受欲樂三哀美言詞阿難其婦人有  
五虫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虫蟲在  
陰道中其一蟲戶有八千虫兩頭有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四十四 觀

口悉如針鋒彼之胜處常憫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憫憊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起欲行會著丈夫不知歇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唇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頰頻申出息逆迤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搗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罵他兒口平行而蹶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歇離棄捨勿令沫轉生大暗也

又正法念經云夫鳥為諸天說偈云  
 婦人非常友 如燈焰不停  
 彼則是常怨 猶如畫石文  
 雖親近富者 無物則欺人  
 有物婦女近 無物婦女捨  
 與物興供養 作種種功德  
 其心如火焰 而不可乘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四十五 觀

男如是隨順 如心之所欲  
 彼如是婦女 而常誑男子  
 如蛇華所覆 如灰土覆火  
 色如是覆毒 婦女亦如是  
 猶如見毒樹 悅眼而不善  
 婦女如毒華 智者應捨離  
 又阿含口解云二因緣經云有何羅漢以天服徹視見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妒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姿態難意多故以是自緣故墮地獄多耳 頌曰

五欲混神因 六賊亂心色  
 幻礙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鵠既無辯 攀猿此鳥息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因早抄

西明寺沙門釋善撰

入道篇第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厭部

鬚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觀仁義感德之風當尋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棄榮勢位節食滋味疎食苦行鹿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部別敷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指摸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厭部第二

如文珠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

弱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  
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  
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  
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  
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  
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  
家者有貪利樂出家者無貪利樂住  
家者是憤內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  
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  
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  
住家者常為他人出家者常為自身  
住家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  
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  
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  
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  
者為三乘毀訾出家者為三乘稱歎  
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  
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  
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為  
人僕使出家者為僕使住家者是  
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  
長憍慢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  
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

出家者心實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  
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  
家者是真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  
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  
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  
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  
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  
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  
慈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  
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  
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其界限住家  
者以財物為寶出家者以功德為寶住  
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  
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  
住家者為纏所縛出家者離於纏縛  
住家者為國王敬誠出家者為佛法  
教誠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  
難得住家者傷害為勝出家者攝受  
為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  
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  
文殊師利若我毀訾住家讚歎出家  
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  
出家功德

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近猶如牢獄一  
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寧猶如虛  
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  
則憂念妻兒外則王臣驅馳若富貴  
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  
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眾務牽纏  
何暇修道又師伽長者經云在家之  
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  
思財色貪求無厭得時守護多諸憂  
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悲  
知識想應厭家若生出家心無有在  
家修集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  
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  
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  
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為  
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  
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念  
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  
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言四  
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  
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  
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三十三天  
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

法苑珠林卷第三

夜出家故二十切不墮三惡道又僧  
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難  
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  
德經云若為出家苦作留礙抑制此  
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  
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  
迦葉經云今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  
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  
無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  
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種種其  
地自然生諸稻米諸樹自然生諸衣  
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  
當一心行道隨順注行勿念衣食有  
所須者如來自覺相中一分供諸末  
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習能  
沿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拋  
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今不失目此  
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  
反自出家其德廣大

鬪鬚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  
二是闍梨如律注薩婆多論云若先請

法苑珠林卷第三

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  
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若不聞死受  
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  
云若欲鬪鬚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  
周圍七尺內四角懸幡安一高座擬  
出家者坐後復施二勝座擬二師生  
欲出家者著本俗服特辭父母尊親  
等訖口說偈云

流轉三界中

思愛不能脫

幸蒙入無為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  
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  
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  
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  
胡跪和尚應生見想不得生惡賤心  
弟子於師應生之想尊重供養和尚  
為種種說法誠勗其心已來向闍梨  
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灑頂上說偈  
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  
云

法苑珠林卷第三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為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為鬪鬚度人  
經云為鬪鬚時傍人為誦出家頌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入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鬪鬚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  
前胡跪和尚問言今為汝除去頂髮  
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尚為著袈裟當  
正著時恆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依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  
道俗從後繞三面已復自說偈全慶  
荷意云

遇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匝已又禮大眾及二師竟然後  
在下行坐受六親拜荷出家離俗意  
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為作禮悅其  
道意應中前鬪鬚最好令及得齋依  
毗尼母論云鬪鬚著袈裟已然後和  
尚為受三歸五戒等

尚為受三歸五戒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

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

顏頰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

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

歇惡慳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

正故早蒙處分早生男兒見遂長大

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以病者我即

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為問不止

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忍命

不全止欲具述無顏之甚即語母言

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

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

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

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

將上牀地即碎裂我子即暗生身陷

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疑而我

兒疑今日措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

是故出家

又智度論云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

墮罪畢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

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

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

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

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威

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

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

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

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

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

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

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

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

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

已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

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

桓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

丘佛勅阿難與勸頭著法衣醉酒既

醒驚怖已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

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

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

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

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

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

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侵陀婆

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

日有相端正少變兼有德行至其慶

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揮琴亦

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

寵遣王揮琴自起為憍初舉手時王

素善相親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

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

人自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揮

琴自起為憍用為歡樂有何不遭捨

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懇難不

已王以寶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

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

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

聽許王受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

當聽汝去不稍免意遂至六日王語

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

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

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

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且即便

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獲本誓故

來詣王所光明熾盛福照王言時王

問言汝為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

有相夫人王喜自言願來就坐天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十段

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  
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  
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  
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  
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  
直一闔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  
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  
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勢  
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土無所依仰  
雖為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議弟愛  
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常嫌恨之  
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  
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  
與汝衣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  
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  
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  
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  
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  
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  
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十一段

第十一段

苦惱之偏豈知苦辛其弟含志頓頭  
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  
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  
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  
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  
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  
兄則去家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  
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腹  
志更感弟貪家業未曾為法其後壽  
終墮於牛中肥感甚大賈客買取載  
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  
前上阪困頓時臥不起西人極打搥  
頭繞動時兄游行飛在虛空遙見其  
弟便謂之曰弟居曰宅今為所在而  
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  
命即自識知湊出自責由行不善慳  
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眾不信兄  
語觸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苦悔  
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為牛  
主說其本非買人間之便以施與即  
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  
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眾賈客  
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十一段

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會捐其妻子  
棄所珍翫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  
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  
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注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  
將諸弟子詣德義尸羅城到其城已  
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  
笑弟子自師願說因緣尊者答我初  
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  
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  
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  
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我始入  
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  
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入德義我既新  
產氣力羸劣設得少鹽諸鬼奪我今值不逾  
得少鹽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  
畏不敢出唯願尊者送我出城我即  
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  
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  
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  
時彼鳥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  
出世號毗婆尸我於尔時為長者子  
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

不聽強為妙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  
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  
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  
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  
捨我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  
我時見已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為  
汝故不復出家由被兒故從是以來  
九十一劫凍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  
道眼觀是彼為乃是前子略其惡癡  
父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  
有人薩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  
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若生  
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  
欲出家者應勸方便勸法令成勿作  
留難

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  
毗沙門子與諸姝女受五欲樂極天  
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切利為帝釋子  
壽夭千歲次生酸摩復為王子壽二  
十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千歲  
次生化樂為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  
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  
與諸姝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  
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  
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二  
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  
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  
已過臨老默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  
名毗婆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  
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  
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  
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之乃至涅  
槃各為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  
得功德不如有人為求涅槃一日一  
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  
家之法真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  
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  
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齊王天壽以其生時  
大天壽年廿五歲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齊王天壽以其生時  
大天壽年廿五歲  
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白佛言願  
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  
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自佛復  
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  
懷嫉妬心我今宜自斷頭善修行  
何用是沙門評為提婆後犯五逆罪  
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  
有大火風起生燒提婆身為火所燒  
便發悔心憐南無佛然不究竟便入  
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  
為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  
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  
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  
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  
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  
達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  
閻音響目連自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  
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  
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提  
曰此間亦有拘禰秦佛迦葉佛時提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二二 四言

婆達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  
佛叔父見提婆達獄卒燒炙彼身使  
令覺寤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  
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  
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  
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聞已  
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  
經歷一切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  
有增損乎提婆報以熱鐵輪鏢我身  
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踏  
踰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  
裟化為銅鏢極為熾盛今寄頭面禮  
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  
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弟  
子名俱迦離誇舍利弗及目捷連命  
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衛和  
離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八 四言

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語言我所依主  
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  
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  
修習其法蚤言能令隨意令時比丘  
尋便坐禪令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  
食收令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  
以火燒之佛言令時坐禪比丘者今  
迦葉是令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  
令時蚤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  
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  
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  
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  
不盡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  
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值難  
陀與婦作莊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  
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  
上莊未乾頃便來難陀即出見佛  
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為取  
過與阿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  
誰得鉢還與本起於是持鉢詣佛至  
尼拘屢精舍佛即勅難陀與難陀  
劫難陀不肯怒拳而語難陀人言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九 四言

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劫其跋  
耶佛問劫賊者何以不劫答言畏故  
不敢為劫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  
畏故不敢不劫雖得劫賊常欲還家  
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  
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  
佛眾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  
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滌瓶然  
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  
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  
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俱  
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閉  
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  
是念俱不可閉且置而去縱使失諸  
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  
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  
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  
遙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  
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  
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亦即  
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  
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  
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

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  
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威度  
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  
中令時比丘常患蟻蟲而作約言我  
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蟲如  
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蚤邊問言汝

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陀懊惱便作念  
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  
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  
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  
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  
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  
往問難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  
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問  
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  
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  
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  
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  
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任  
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  
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  
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  
難陀還問浮提難陀為欲生天故勤  
加持戒阿難今時為說偈言  
譬如羯羊闕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  
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  
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

○法苑珠林

問獄卒言諸鑊盡比目煮治罪人此鑊  
何故空無所者答言閻浮提內有如  
來弟子名為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  
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  
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  
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  
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  
浮提內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脩汝  
天福不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  
我不墮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  
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  
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  
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余其事  
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  
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  
妙余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  
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  
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感著遣使從索  
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  
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勒姪女  
汝之姿態所有伎好悉具足備使  
迦尸王感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  
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

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  
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  
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  
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感  
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  
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  
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  
猴諸獼猴眾皆共贖呵責此雌獼猴  
眾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  
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  
眾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  
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  
何不以此雌獼猴還諸獼猴王言  
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去何欲使我  
歸王語之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  
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  
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  
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女我今無婦  
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視汝而  
活為一姪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  
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  
執熾炬愚者不救必見燒害欲為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卷 四

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華欲如疥痒而向於火捺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為有味屑齒破蓋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食味至死其患甚大

余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余時王者難陀是也余時姓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余時欲淤泥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未曾有經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為沙彌王勅豪族諸王子五十人隨逐羅睺悉共出家舍利弗為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陀羅為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  
白鉢子子身廣等不可其地且逐要略三五也沙彌者耶舍傳云是皆謂是此法之精以道者乃始也又創淨佛地信情攝存須臾惡行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卷 四

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者息也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爲釋子彌勒者慈也此五地也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苗菓繼哲烟煙重疊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垂化又四河入溟俱名爲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謂摠彼珠源同乎一味者矣  
頌曰

宿祐因熟今蒙出度并俗違塵超然放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會道絕羈纏務精勤恭專服茲甘露功業弗墜感聖嘉護肅肅靈儀依住神步被我無他法侶相遇  
感應緣 略別五驗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那跋摩 宋沙門尼暹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宮備女

宋京師扣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詣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卷 四

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咸服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即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如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常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游方更無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沉海重到天空諒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

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詣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窮實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

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  
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  
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  
德雖本是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別  
賓園機辨勇遠深有大度仁愛況博  
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  
津葉文帝引見勞問懇懃因又言曰  
弟子常欲持齋不致迫以身拘不獲  
從志法師既不達萬里來化此國將  
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  
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感若不  
勉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  
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  
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  
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暄應節百  
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  
矣不致戒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  
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普濟耶帝乃  
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  
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  
教者則拘懸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

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  
乃初住祇桓寺供給隨王公英彦  
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在高僧傳並  
文義詳九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  
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  
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  
那得二眾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  
戒法本在大僧眾發設不本事無妨  
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  
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  
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  
入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  
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  
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  
唯跋摩所坐花采更鮮眾咸崇以聖  
禮夏竟還祇桓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  
扶坐繩牀頰頰不異似若入定道俗  
赴者千有餘人並閉香氣芬烈咸見  
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丈許起於屍  
側直上衝天莫能銘者以香薪闍維  
香油灌之五色焰起益氤氳空四部

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  
陽名曰王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  
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可曾與  
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  
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  
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  
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二有外國禪  
師曇良耶舍者來入蜀禪請語所見  
耶舍尼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  
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  
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還輝之  
輝遂不肯行深立誓誓若我道心不  
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銅虎弃除  
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  
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  
并召細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  
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  
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  
致廣陵寺

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衝軍府  
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當至心歸佛

法苑珠林卷二十三

第三十五

四

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囊物及剃刀投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東宮倫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緣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現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聿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

右此三數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負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因三三統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慚愧篇第十四

獎道篇第十五

說聽篇第十六

慚愧篇 止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還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離多處既其業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為善為惡為善故有慚有愧為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惑居懷若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己策修慚愧真空辭謝幽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真致使煩惱森然結漏繁擁莫藉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故大聖殷勤制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之號進無善履兼濟之能退乏聲聞自調之德點辱師僧辜負檀越不堪行國王之地無以報父母之恩事等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既斷寧可重生析石已離終

法苑珠林卷二十三

第三十五

四

無還合鬼常埽迹唱是惡人如來勸言非我弟子不能為世福田豈可勝他禮拜近薄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陳在道尚然居俗寧救是以一失人身動經累劫每逢服本還同遇木今當以慚愧水洗浴戒塵執發露刀割覆藏細仰愧先賢深慚後德盡誠懺謝徹窮來際見一切凡聖敬同佛想自勤已心卑如願想所有諸過不起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之意粗陳此心是名慚愧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去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善取愧者發露向人慚者善人愧者善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事不見畏稱無愧翻此前

名故云慚愧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四

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到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無愧復不厭賤煩惱是無慚不厭賤惡行是無愧復作惡不自顧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

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

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

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

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

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

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

慚若作惡時不取人者是無愧復若

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

果不能厭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

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

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

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攝相應唯除自性

是名慚愧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

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已

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為種種闕訟違

諍是名無慚無愧也又遺教經云慚

如鐵鈎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

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

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

諸禽獸無相異也

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如是怯弱人

比丘為乞士

五情馬所制

又如豪貴人

而行乞衣食

比丘除飾好

而更求欲樂

已捨五欲樂

如何還欲得

如是貪欲人

亦不識好醜

慚愧尊重法

賢智所不親

諸欲求時苦

失時懷愁惱

諸欲患如是

得福禪定樂

欲樂著無厭

若得不淨觀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

見敵而退走

舉世所輕賤

除駭著袈裟

取笑亦如是

衣服以嚴身

取笑於衆人

毀形以搆心

取笑亦如是

棄之而不顧

如愚自食吐

不知觀本願

狂醉於渴愛

一切皆已毒

愚癡所愛近

得之多怖畏

一切無樂處

以何當捨之

則不為所欺

以何能滅除

此心自然無

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

目 憍索

論偈云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既著壞色衣 斯服宜善寂 云何著是服 感眉復聚頰 瞋恚於出家 嫌恨如屠劫 輕賤之屋宅 產惡語之伴 示惡道之業 惡名稱牀縛 應當自觀察 心與相相應 比丘之法者 云何食信施 他食在腹中 而為於信施 此身不清淨 臭穢甚可惡 是身極鄙陋 若共鼓觸時 身如彼箭鏑 有身眾苦加

應當修善法 常思自調柔 豎眼張其目 而起瞋恚相 不應所住處 瞋乃是恐怖 醜陋之種子 燒意林猛火 闍諍怨害門 暴速作惡本 出家之標相 為不相應耶 從他乞自活 而生重瞋恚 云何生瞋恚 之所消滅耶 九孔常流汗 乃是眾苦器 癰瘡之所聚 生於大苦惱 有鏑箭即中 無身則無苦

蚊蠅蠅毒虫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第八 第九 皆能毒殺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 正念現前不得微解少法使起慢心 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受挖 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鴛鴦魔 羅由殺九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 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 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 業決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 因緣則便易失以惡多善少一日之 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

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 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 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 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 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 萬雜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 為難數塊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 刹土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地間無 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 捨身復受身 不離胞胎法

計我所經歷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第八 第九 純作白狗形 以利針地種 何況雜色狗 吾故攝其心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 以織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 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 得甚過於此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 偈云

首龜浮木孔 人一失命根 海水深廣大 一鍼投海中 一失人身命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 既得離諸難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首龜值浮木 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版作 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 頭欲望入孔水漂阪故不可得值即 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

時時猶可值 億劫復難是 三百三十六 求之尚可得 難得過於此 得於人閒難 應當常精進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九

海為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齋難可值我今池小其版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况彼盲龜而當得值即為說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得值甚為難 浮木孔極大 不能值木孔 相值甚為難 難值亦如是 應當不放逸 未曾得值遇 十力世尊言 我必當修行 濟拔極為大 是故自精勤 云何可得離 墜墮於惡道 得出三有獄 云何得解脫 歷劫極久長 黑闇苦惱深 云何而得離

我今池水小 數數自出頭 盲龜遇浮木 惡道復人身 我今值人身 河沙等諸佛 今日得諮受 佛所說妙法 若能善修習 非他作已得 若墮八難處 世間業隨逐 我今當逃避 若不出此獄 畜生道若干 地獄及餓鬼 我若不勤修

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必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經偈云 火感不久燃 水流不常滿 日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衰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著當知人身念念近死如牽猪羊 諸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讎所繞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因趣市步步近死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奔陀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為三相遭流況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雜糅明白未分豈能免點累之憾愛染之失今聞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則如出家

之美若內乖其信徒為前落在家之人有諸眷屬公私擾擾實待所須尚不應慳沙門淨行塊感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須蓄積經律具呵明在聖教若慳吝法財不惠愚貪智種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應謙肅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大罪廣畜田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定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略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容斐儀一切籠單天地踞踞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側道本和合恭順為僧既心形乖反豈成僧實也或有專讀外典效玩琴棋調讀詩書捷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為急文與理深詞華秘博能解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文外書不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恥居內不開於外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取辱彌甚良由時將末法人命轉促無常之臂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四 佛

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  
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  
學外為伏外道此為上品聰敏者說  
先詣於內兼令知外譏辯鋒芒出言  
關典內外博究堪為師匠得如經說  
為伏外道今自量身觸事無能神識  
常蔽愚翳普然自救無憐何能利物  
色香不通何辯救變願自私退省已  
為學故涅槃經云佛語諸比丘出家  
之人應修慧學專究經典不得披讀  
外道典籍路伽耶等常處山澤空閑  
靜室修禪禮誦斷邪顯正是沒所宗  
又叔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  
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  
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  
出家或有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  
家能修則勝出家  
又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者者  
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三者勸化眾  
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  
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  
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於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四 佛

火上後欲取水而火都滅欲取水  
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  
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  
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  
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  
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  
子愚癡破戒喜生鬪爭捨十二部經  
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  
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  
以好栴檀貿易瓦木以金易鑰石以  
銀易白鐵以絹易麩糲以甘露易於  
惡毒  
又遺教經云蓋則勤心修習善法無  
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  
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  
空過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  
門果乃至菩提如是行者堪為師範  
真良福田得消信施  
又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  
道書論思求之時使慧眼不淨如以  
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  
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打獼猴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四 佛

唯出不淨若思求佛法如鍊真金多  
練多淨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  
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  
者得罪不犯者若為論義破於邪見  
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為知  
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為知世  
事故不為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  
佛法學人若一向廢內尋外則便得  
罪縱解行准可暫習為伏外道還  
須厭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若偏耽  
著則壞正法故地持論云若菩薩於  
佛所說棄捨不學乃習外道邪論世  
俗經典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汙  
起若上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  
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學佛法一分  
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  
變棄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為犯眾多  
犯是犯染汙起頌曰  
冬狐理豐毳 春蠶緒輕絲  
形骸翻為阻 心識還自欺  
齷齪歌鼓腹 平生少年時  
驅車追使客 酌酒弄炊姬  
但念目前好 安知後世悲

惕然一以愧 永與情愛辭

願識真妄本 潔淨自公離

羞慚滯五蓋 焉知同四依

獎導篇第十五 世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生信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貴賤靡常貧富無定譬水火更互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豐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飢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為之沮悴心情為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若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厲愆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穢塵墨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綿絳冰雪不知緇纈乃至形骸不敵男女惡露非唯可恥實亦慙作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以室守豈不見眾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

則甘味並藉珍羞備舉連劫重業滿牀巨席芳脂芬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羹常之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井日而餐糜粥相係雜以水菓加以草菜萎黃困篤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眾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人所不齒坐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渠之側坐臥真壤之中雖有吐唾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當貴而我常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正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醜醜所言嶮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頭惡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

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眾人常與勝地而我水隔淨練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方強幹有疾病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劣動輒增困眼坐不安見有此惡當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眾人常無疾病而我永嬰沈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之不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淨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月常六席菜蔬節味檢身已意不馳外緣棄出俗高慕佛法俯仰無虧坐臥無失夜徐明相盡思淨法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雲墜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八疏 四 證  
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

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焔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

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林中

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

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鳥三者毒

蛇四者鹿是四禽獸者盡行求食暮

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

之苦何者為重鳥言飢渴最苦飢渴

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

不廢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

言之飢渴為苦鴿言雉欲最苦色欲

熾威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之

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

疎亦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

苦我在林野心常怵惕畏懼獵師及

諸豺狼羆羆有聲奔投溝壑母子相

捐肝膽掉悻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

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

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

為苦器憂畏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九疏 四 證  
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若源志

存泥洹是故知身為大苦本故書云

大患莫若於身也

生信部第三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

問羅漢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

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死後生天我

不信是語復言殺一生死即入泥犁

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問王如

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沒耶王

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

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

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

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

犁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

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犁

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

言如兩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

人生窮賈國此二人遠近雖異死則

一時俱到如有一雙飛鳥一於高樹

上止一於卑樹上止兩鳥一時俱飛其

影俱到地耳那先比丘言如愚人作

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譬如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十疏 四 證  
鐵在地一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

俱取然不知者手爛大知者小作惡

亦今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得大智

者作惡知不當為日自悔過故其殃

少耳

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加

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

罪不止死入地獄罪畢始為餓鬼餓

鬼罪畢轉為畜生畜生罪畢乃還為

人以畜生中畢罪便得為人是故當

作善奉三尊之教長離三惡道受天

人福後長解脫

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天下有五難

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劍命不

死難得親佛經難生值佛世難是也

又雜譬喻經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

值佛世難二正使值佛得為人難三

正使成人在中國生難四正使在中

國生種姓家難五正使在種姓家四

支六情完具難六正使四支

六情完具得財產難七正使

得財產值善知識難八正使得

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得

智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得善心能  
布施難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  
有德人難十二正使得賢善值有德  
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  
適難十四正使得宜適得受聽說難  
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  
正使得解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受  
深經得如說脩行難十八正使能受  
深經得如說修行得證聖果難是為  
十八事難

業因部第四

佛說太子刷護經云阿闍世王太子  
名為刷護白佛言菩薩何因緣得顏  
貌端正何因緣不入女人腹於蓮華  
中化生何因緣故能知宿命之事  
佛告太子由能忍辱故即為殊好不  
避洩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便知宿  
命無數世事  
復何因緣身有三十二相復何因緣  
有八十種好復何因緣見佛身者視  
之無厭  
佛告太子本為菩薩好喜布施種種  
雜物與諸佛菩薩及師父母人民索

用故得三十二相當有慈心哀念十  
方蠕動之類如視赤子皆欲度脫故  
得八十種好見怨如視父母等心無  
異故視佛無厭

復何因緣知深經慧及陀羅尼行復  
何因緣知三時定意得安隱復何因  
緣佛所說善其有聞者皆喜信受  
佛告太子菩薩喜書信受誦誦學問  
是故知深經智慧及得陀羅尼行復  
常專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隱所說  
至誠是故所語人皆信向聞者歡喜  
復何因緣不生惡處復何因緣得生  
天上復何因緣不貪愛欲  
佛告太子菩薩世世信佛法僧用是  
故不生八惡處由持戒不缺是故生  
天由知經法本空是故不貪欲  
復何因緣菩薩身口心行所念皆淨  
復何因緣魔不得便復何因緣不致  
誹謗三寶  
佛告太子菩薩喜愛三寶是故得淨  
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作皆至  
誠是故眾人不致誹謗三寶  
復何因緣菩薩得好高聲如梵天聲

復何因緣有八種音復何因緣知眾  
人念皆悉能報

佛告太子菩薩世世至誠不欺是故  
得好高聲如梵天聲由世世不惡口  
是故得八種音由世世不兩舌不妄  
語是故眾人所念悉皆能報  
復何因緣得壽命長復何因緣身得  
無病復何因緣家室和順不令別離  
佛告太子由不殺生是故為人壽命  
長由不持刀杖擊人是故後生為人  
無病由見闕和解令喜是故後生為  
人不得別離  
復何因緣得財不離復何因緣不為  
劫盜復何因緣得處尊高  
佛告太子由不貪人財是故富樂喜  
施不慳是故不亡財物心不嫉妒是  
故生得尊高  
復何因緣得天眼洞視復何因緣得  
天耳徹聽復何因緣知世間死生之  
事  
佛告太子由好意燃燈供於佛前是  
故得天眼洞視由喜持伎樂於佛前  
前是故得天耳徹聽由喜定意是故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三十三 四

知世間死生之變

復何因緣得飛行四禪復何因緣知  
前世無數劫來之事復何因緣得三  
佛身便般涅槃

佛告太子由喜施車馬船等與三寶  
人用是故得飛行四神足由常專念  
諸佛三昧喜行教人是故得念前世  
無數劫事由菩薩得阿惟越致道是  
故能斷死生之根得佛道已便般涅  
槃

頌曰

茫茫荒宇 蠢蠢迷昉 居苦謂樂  
靡勤靡獎 不遵厥理 空傳妄想  
外順情塵 內乖心朗 慈誘返迷  
扣誠發爽 靈通吐曜 冥資妙響  
歸心正覺 津悟福賞 撫之有會  
功超由曩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竺長舒

宋邢懷明

晉竺長舒者其宛西域人也世有資  
貨為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雒陽  
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三十三 四

後隣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

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  
幾乃勅家人不得撻物亦無灌救者  
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隣屋與長  
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

于時咸以為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  
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  
神伺晴燥夕當焚其屋能令不然  
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數少  
年輩密共東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  
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  
舒家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  
我了無神政詎念觀世音當是感靈  
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隣里  
鄉黨咸敬異焉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  
隨南郡太守朱值之北伐俱見陷沒  
於是伺候間隙俱得道歸夜行晝伏  
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  
候既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  
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  
明故來投之邢得至而反闇備等怪  
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常戴觀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三十三 四

世音經轉讀不廢余夕亦正誦誦咸

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心遂以得  
免居于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  
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  
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  
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隣

人張景秀傷父及親父妾懷明以為  
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  
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  
之黨同被誅夷云

宋王球字叔遠太原人也為涪陵太  
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  
著一重鐵釘鑲堅固球先精進既有  
困圍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  
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曰自持齋至心  
念觀世音夜夢身高座見一沙門以  
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案行品并諸  
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

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  
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鑲皆斷  
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  
其鑲經三日而被原有  
說聽篇第十六此有八節

送意部 引證部 儀式部

簡眾部 漸頓部 法苑部

報恩部 利益部

大意部第一

夫師資義重慧學為勝修以義方多聞為善故馬鳴振將絕之網龍樹興大小之辯慧曜昭然清論英出信可該領名數藻雲著疑然學而不說尼父所憂於義不釋尊所誠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說無違則理超情勝如說聽乖宗則對難通會是以一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說一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論偈云

真法及說者

如是則生死

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

聽者難得故

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由說聽二人不稱法故

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

過故大集經偈云

若諸眾生無法器 如來於彼修捨心

設大方便待時節 為令彼得真解脫

大莊嚴論偈云

隨聞而得覺

無量餘未聞

寶性論偈云

愚癡及我慢

謗法及法師

外現如儀相

謗法及法師

今見初學黑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

義中生知足想自恃慙他轉加輕侮

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

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眾生四輕法

五謗法能說之人尚垢自心況所聽之

人能生信乎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

變為涅槃若染心說縱是涅槃變為

生死

又涅槃經云大乘為甘露亦名為毒

藥能消即為甘露不消即成毒藥如

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寶性論偈云

無知無善識

蜘蛛落乳中

又十輪經云如刹利旃陀羅等見有

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

大乘說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詐正法

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

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出家者於

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說法不

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

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

欲終時支節皆疼如火焚燒其舌

根如被繫縛於多日中口不能語命

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儀式部第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

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

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座四當環

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却座已座有五事

一當正法衣安座二排雜聲絕當先讚

偈頌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

入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

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

如法下牀問二不得共座問三有解

法苑珠林卷第三 音字疏  
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

五設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法師觀師子座

有四種法何等為四一者欲昇高座

先應恭敬禮拜大眾然後昇座二者

眾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

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

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

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

復有四法一於諸眾生作饒益想二於

諸眾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

法想四願諸眾生從我聞法於阿耨

菩提而不退轉

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

三不輕所說四不為利養又文殊師

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眾於

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

餘聲

佛告文殊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

禮佛時聽法時眾和合時乞食時正

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

佛告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來彼諸

天等常清淨心無染空心心隨羅

法苑珠林卷第三 音字疏  
窻心觀佛法心以彼聲故令心不定

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

惡鬼來作不饒益不安隱事彼入於

此生諸焰患人民飢餓更相侵犯是故

文殊應寂靜禮佛說祇夜云

不作身口聲 木石餘音聲

寂靜禮佛者 如來所讚歎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

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

缺漏戒不具者而談其法從今以後

若請說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

眾中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

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

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

第差遣為眾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

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

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

不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為眾說法不

時眾入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說

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

受其法而生厭離何以故以佛斷故

出家之人不得將持塗香糝香及諸

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毀皆說言

法苑珠林卷第三 音字疏  
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况復

勝者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

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

種種香華塗香糝香及諸華鬘散法

師上者應當受之是白衣諸檀越等

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

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慙愧不受彼物

世諸人輩毀皆談說是輩沙門諸釋

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况復勝者

尔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尔

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

人持諸財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師為

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

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

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而為化

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慮

違經律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

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擇取要義安

此文句為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

本

又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

有二比丘復演說法是故相妨即遣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象人或去來法事斷絕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室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詣此眾此詣彼眾亦復不得憎惡沙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四分律亦不許同一堂內二法印復并合與法皆不許除律亦不許法師高聲告白衣裝花鬘若身即攝却又善見律云若法師為人講聽者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驅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隨憐愍眾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驅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全藏都畢奉勅眼造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目三 舍

西明寺沙門釋遵撰

說聽篇第十六之三

簡眾部第五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為說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為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為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為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崇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故阿含經偈云聽者端心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間法踊躍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為說又五分律云除其真心不自輕心不輕大眾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寶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國不請而說輕心輕他自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目三 舍 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眾生惡知識也

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為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為悔所犯故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詰難故問並不得答若前人實有好心不具前意為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好心為說若自解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為說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

又百喻經及毗曇論問答有四一有決定答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此是決定答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答愛盡者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答三有問人為最勝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為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為不如如是等義名反問答四若問十四難若問世界及眾生有邊無邊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答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為智不問四論唯作一分別論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

自他利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三說 曰述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他利

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為八一法智二

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

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

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

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

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

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

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具

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

不求來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

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樂聽三

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

為論議聽七不為勝聽八聽時不輕

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

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

為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為除五欲十

四聽時為具信心十五聽時為調衆

生十六聽時為斷闇根善男子具八

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

為利故說二為報而說三為勝他說

四為十報說五疑說

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

說二為增長三實說三斷自他煩

惱故說四為分別邪正故說五為聽者

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

曰垢穢名為賣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

亦名失意清淨說者 無所即是

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

行呪法令不斷者彼諸法師欲說法

時銀容端坐先誦呪曰

怛經他 施迦那 阿迦男迦那 迦那

迦那那迦 迦迦那迦 阿迦迦那迦

迦那迦那 迦那阿迦那 迦迦那 婆鼻

殺帝夜他 婆鼻殺 夜他伽伽那

多他婆鼻殺帝 多他摩迦舍 那迦 舍 迦迦舍 法師尔時眷屬圍繞即得成此加護

方便令彼法師心不動亂說法不斷

滅除欲執令諸羅刹女等所有聽衆

不為留難法師所須不為障礙

漸頓部第六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

由旬村中有好美水王勅村人常使

民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移

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

等莫去我當為汝白王改五由旬作

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即往白

王王為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

大歡喜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

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王語故終不

肯捨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修行正法

度於五道向涅槃域心生疲倦便欲

捨離頓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

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

之人聞之歡喜以為易行修善進德

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

一乘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人 亦復如是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日出光照一切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

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

是念我應先照諸大山王次第乃至

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低故照有

先後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

就無量無邊法界智慧日輪常放無

量無礙智慧光明光照菩薩等諸大

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

善根眾生隨應受化然後悉照一切

衆等至邪定為作未來饒益因緣如

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

薩乃至邪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

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

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

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眾生稀

望善根不同故如來智光種種差別

法施部第七

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正行善業

為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

生應聲天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

流轉若為財物故與人說法不以悲

心利益眾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

與女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責求

財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於天上作

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

施也云何名為中品法施耶名為聞

故為勝他故為勝餘大法師故為人

說法或以妒心為人說法如是法施

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

人中是則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

為上品法施耶以清淨心為欲增長

衆生智慧而為說法不為財利為令

功德為最勝此功德勝彼能離諸苦惱

若河沙世界珍寶滿其中以施諸如來

不如一法施

況多難思議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

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

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受法者於

在家入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

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

達為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

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

家又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中

偈說曰

先自修行法

乃可作是言

身自行不善

然後教餘人

汝隨我所行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滅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速

難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

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心薄

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為死

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十卷 目 卷之

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  
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

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  
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令二者法  
施能令眾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  
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  
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  
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  
只有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也就  
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  
知恐他勝已秘而有說則自未來常  
不聞法

又智度論云若悟惜法則常生邊地  
無佛法處由悟法故障他慧明此則  
不如賣法他人反勝過此

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為他說法是  
名利他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為他說  
故自亦得利於此惠施門略有三品下  
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中法施  
者說於持戒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以  
說智慧教人觀理得斷惑智二障出  
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樂果乃至但  
能唯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十卷 目 禮堂

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教化一闍浮  
中所有眾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  
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

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提中所有水  
陸空行眾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教  
是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  
德不如有人教誨一人令得信行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有四法能退失智  
慧蓋言障所應遠離何等為四一不敬  
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秘匿惜惜三  
樂法者為作障礙壞其聽心四壞  
惰慢目高卑人復有四法得其智  
慧應常修習何等為四一恭敬法及  
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為他  
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知從多  
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  
如所聞法受持不志負如說行不貴  
言說

言說

報恩部第八

如善恭敬經云佛告阿難若有從他  
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書之什帛所  
有名字於若干劫取彼和尚阿闍梨  
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或以頂戴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十卷 目 禮堂

資行者復將一切音樂之具供養是  
師作如是事尚自不能具報師恩若  
當來世於師和尚所起不敬心常說  
於過我說愚癡極受多苦於當來世  
必墮惡道是故阿難我教汝等常行  
恭敬尊重之心當得如是勝上之法  
所謂受重三寶甚深之法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見大乘法師同  
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  
千里來者即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日  
日三時供養日食三兩金百味飲食  
牀座供養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  
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  
不生瞋心患惱之心為法滅身請法  
若不令者犯輕垢罪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六  
重戒已四十里有講法處不能往  
聽得失意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若  
有父母妻子不敬此人至於道場者  
此人應向父母等前燒種種香長跪  
合掌應作是言我今欲至道場哀愍  
聽許亦應種種曉隨宜說法亦應

三請若不聽者此人應於舍宅默自  
思惟誦持經典

又正法念經云若人供養說法法師  
當知是人即為供養現在世尊其人  
如是隨所供養所發願成就乃至侍  
阿耨耨菩提以能供養說法師故何以  
故以聞法故心得調伏以調伏故能  
斷無知流轉之闇若離聞法無有一  
法能調伏心

又勝思惟經云不起罪業不起福業  
不起無動業者是名供養佛

又華手經云若以華香衣食湯藥等  
供養諸佛不名為真供養如來坐道  
場所微妙法隨能修學者是名真  
供養故說偈云

若以華塗香 衣食及湯藥  
以此供諸佛 不名為真供

如來坐道場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學 是真供養佛

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  
華不名供養恭敬如來若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心不放逸親近  
修集聖法是真供養佛

◎法苑珠林

又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  
以故如來法身不待財施唯以法施  
供養於佛為具佛道以法供養為最  
第一

又善恭敬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  
有夏不能開解如是法句彼亦應當  
從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況欲  
與他作依止師假令普舊百夏比丘  
而不能解沙門秘密之事不解法律  
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  
於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  
法時當在師前不得輕笑不得露齒  
不得交足不得視足不得動足不得  
踣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凡有所使  
勿得違命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坐  
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應起慈心  
若有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  
請決當知一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  
時間不參進止是師應當如法治之  
若參師不見應持土泥或木或草以  
為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內是時學  
者應起至心繞房三匝向師頂禮亦  
乃方還若不見師眾務皆止不得為

也除大小便又復弟子於其師所不  
得廣言師所呵責不應反報師坐  
卧牀應先敷拭令無塵汙蟲蟻之屬  
若師坐乃至師起應修誦業時彼  
學者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  
數往師邊諮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  
弟子在於師前不得涕唾若行寺內  
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臂不得  
籠頭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  
三度投水投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  
冷飲師師所營事應盡身力而營助  
之佛告阿難若將來世有諸比丘或於  
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僧長短之者  
彼人則非是須陀洹亦非凡夫彼愚  
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  
況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  
敬者我說別有一小地獄名為庫摩  
當墮是地獄中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  
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熾然不息  
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  
鉤業彼諸毒蟲常啖舌根時彼癡人  
從彼捨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罵辱  
於師舌根過故常食屎尿捨彼身已

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入之形色常被極賤誹謗焚辱離佛世尊常無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苦患之法

利益部第九

如正法念經云說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為十一時處具足二分別易解三與法相應四非為利養五為調伏心六隨順說法七說施有報八說生死法多諸障礙九說天退歿十說有業果若說法人有此十法令聞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樂乃至涅槃若聞法功德成就深信根清淨一向淨心信於三寶諦聽法處為開正法隨舉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薩藏經云於諸菩薩起深愛樂猶如大師於正法所起愛樂心如自己身於如來所起愛樂心如自己命於尊重師起愛樂心猶如父母於諸眾生起愛樂心視如一子於阿遮利耶受教師所起愛樂心敬如眼目於諸正行起愛樂心猶如耳目身首於波羅塞起

愛敬心猶如手足於說法師起愛樂心如眾重寶所求正法起愛樂心猶如良藥於能舉罪及憶念者起愛樂心猶如良醫

又僧伽吒經云介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聞此法者壽命幾劫佛言壽命滿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量佛言譬如大城縱廣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滿胡麻有長壽人過百歲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盡劫猶不盡又如大山縱廣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長壽人過一百歲以輕縵帛一往拂之如是山盡劫猶不盡是名劫量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一發善願尚得如是福德之聚壽命八十劫何況於佛法中廣修諸行

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觀察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聞法眼故世有三一人者無目二人者一目三人者二目

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旦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精舍為諸天人民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剛父母哀戀別為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眾共有一長老青衣名曰度勝常行市內買脂粉香華時見男女無數大眾各賣香華出城詣佛即問行人欲何所至眾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眾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今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持買好華隨眾人華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因聽法功宿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嫌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住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稽遲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殊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隔不聞即

報度勝試為我說之度勝白日身賤

口穢不敢便宣說法之儀先施高座

度勝受勅具宣聖旨五百侍女皆大

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為高座度勝

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

五百侍女疑結破惡得須陀洹道說

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

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之日然收

拾棺銀葬送畢已往過佛所為佛作

禮叉手言曰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

燒盡適棺銀訖不審何罪遇此火害

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

世時有城名波羅素有長者婦將采

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急他

性之人不得到邊無問親疎其有來

者擲著火中時世有辟支佛名曰迦

羅迦在山中晨來令衛暮輒還山迦

羅令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念然

瞋恚共捉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爛爛

便現神足飛升虛空眾女驚怖泣淚

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女人愚癡

不識至真群迷長慢毀辱神靈自惟

過豐罪惡如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

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

舍利佛為大王而說偈言

愚惡作惡不能自解殃迫自焚

罪成熾然愚不望起不謂道苦

臨墮厄地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今時長者婦者今王女金

剛是五百侍女者今度勝等五百妓

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彰善惡隨人

如影隨形說是法時諸來大小即得

道迹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怒伽王使道人

說法時以步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

令時法師為諸婦女說法常說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亦犯王法

發幕向法師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

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悟施戒耶

更悟餘法耶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

漏法皆苦猶若融鐵此苦因從習而

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滅苦習是女

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繫

頸往到王所而白王言我今日犯王

重法願王以法治我王問言汝犯何

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

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

默突聽法王問言汝聽法時頗有所

得不答言得法見四真諦解脫入界

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聞

是語踊躍歡喜即為作禮復唱言

自今已後不聽作障隔樂聽法者聽

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歡言奇哉我

官內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

有大利益

又雜寶藏經云今時般遮羅國以五

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送著祇桓

精舍眾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眾

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眾生各得

類解當時群鴈亦解僧語聞法歡喜

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

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

聲諸鴈皆和謂聽法

忉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

所從來二念定住何處三念先作何

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

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

百天子即時求下在如來邊佛為說

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

帝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

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

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為獵師所

殺命終生天今此五百諸天子等著

好天冠端正殊特者是今日聽法皆

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諸鴈為何

業緣墮於畜生命故生天今日得道

佛言昔迦葉佛時五百人盡壯世

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犯戒因緣墮

畜生中作此鴈身以受戒故得值如

來聞法獲道以鴈身中聽法因緣生

於天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晝夜誦

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

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

女人長大見沙門令衛便走自持飯與

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得應真道

頌曰

王猷外養 神道內緘 皇覺正法

斯極宗師 敬承玄教 崇德振輝

師弟說授 芳華秀滋 四諦感悟

至道非彌 感應緣略引九章  
宋沙門竺道生 末居士費紫先  
魏沙門天生勤那 齊沙門釋僧範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法華 唐沙門釋道宗  
寺山門釋道慧  
長安女龍井寺有沙門生本姓魏鉅  
鹿人也少出家聰敏神異年在志  
學便登法座吐納官商道俗高伏年  
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  
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  
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  
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  
慧叡慧嚴同游長安從什公受業開  
中僧眾咸謂神寤後還都止青園寺  
宋太祖文皇帝深加歎重後太祖設  
會帝親同眾御于地堦下食良久眾  
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日白日  
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  
於是一眾從之莫不歎其相機得衷  
後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

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  
論等籠罩著說妙有淵旨而守文  
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  
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  
入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  
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眾於是  
舊學以為邪說機憤滋甚遂顯大眾  
擯而遣之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  
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謂於現身即表  
癩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  
之時據師子座竟拂衣而逝初投吳  
之虎丘山自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  
夏雷震青園佛殿龍升于天光影  
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  
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  
影巖岫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  
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  
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  
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  
庚子於廬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開  
明德音澄發論義數番窮理盡妙觀  
聽之眾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  
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

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  
洩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疾迫而信  
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乃齊廬山  
之阜初敬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  
人評曰生靈發天真嚴觀靈流得慧  
叢彭亨進冠淵于默塞生及敬公獨  
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  
中僧肇始注維摩世成戰味生乃更  
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  
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  
傳於其遺德時人以生推聞得佛  
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  
宋太祖昔述生頓悟義有沙門僧弼  
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述者可興豈  
為諸君所屈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  
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  
人號曰述立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  
擬龐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  
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  
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  
善眾經兼攻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  
號曰大小二生方此一驗出  
聖高僧得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頌信法至

○法苑珠林

三十餘精勤彌篤至泰始三年受菩薩  
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  
不懈每聽經常為鵲尾香鑪置膝前  
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徑來舉  
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在其處  
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  
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  
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  
人還鑪坐前未至席須猶見兩鑪既  
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  
鑪影乎崇先又當聞人說福遠寺  
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願見末及  
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  
中忽見一尼容儀儼若著縞布袈裟正  
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觀  
此尼色貌被服即隄前所覩者也左此  
查出冥祥記  
元魏時有中天竺沙門勒那魏云實  
意是西國人不知氏族徧通三藏妙  
入摠持以魏永平之初來游東夏宣  
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勤每  
廢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  
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

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  
待訖經文當來從命雖感法事所資  
獨不能肆都講者大維那梵唄咸皆  
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  
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  
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  
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四人亦同  
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嘆  
齊鄒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五鄉  
人也善解群書時構府庫晚年出家  
經論請妄言行相輔拜徵屢降嘗有  
膠州刺史杜弼於鄒顯義寺講範冬  
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厲飛下從浮  
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  
講訖徐出還順塔西乃翔逝又於  
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  
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  
講訖便去又有一僧懷念加毀罵云  
伽斗汝何所知當夜有神打而幾死  
自非道洽冥符能感應如是以天保  
六年三月二日卒於大覺寺年八十  
矣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萬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目 卷三十四

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姓暢  
書籍鄉邦稱叙探讀玄旨洞曉無差  
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折誠帝  
寐願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被白服  
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道授經旨延  
手執馬駿與之請論宿後惟曰此必  
馬鳴菩薩授我義瑞執疑知其宗旨  
其事可觀耳雖感此瑞猶恐不合理  
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  
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鈿  
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  
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運解  
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  
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輝光  
不絕上燭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  
皆來謁拜既感微祥眾伏傳受君臣  
重德罕有斯人以隋開皇八年八月  
十三日終於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  
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藏備通九流  
洞曉天縱疏朗儀止冲和講導為業  
天下同歸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  
為務開皇七年勅召入京鵝在本寺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目 卷三十四

栖宿廊廡晝夜嗚呼眾共愍之附使  
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嗚叫騰躍  
注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  
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  
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值白黑  
布薩鳴鐘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  
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及餘語便  
鳴翔而出信知道籍人知靈鳥嘉應  
不可非其身未證法轉升法座定憶  
地獄此亦別時之意不得雷同也廢  
也以開皇年中卒於淨影寺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音姓張寓居  
治州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濟  
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游涉  
法會莫敢抗言開皇十六年下勅以  
音為大論與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  
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  
又勅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掘其深丈  
餘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有二升光  
曜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  
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像  
一拜及入石函于時三萬許人並見  
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目 卷三十四

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其上空中自午  
至未方乃歇滅後降五色雲從四方  
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  
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  
感白鶴於上張回文之乃逝又感五  
色蛇盤屈函外可三尺頭向舍利驚  
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以表  
奏聞曰

目聞敬天育物則軋象著其能順地  
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破躬  
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  
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象圖損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  
聲教盡一舍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  
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  
焮曜相暉俱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  
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  
雜采盤旋塔基鸛鴈玄素覆回空際  
雖軒皇景瑞空傳舊草漢帝慶徽徒  
書簡策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  
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乃大悅著  
于別記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矣

唐西京勝光寺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也三藏通明大論尤精每講大論天雨衆華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覩斯瑞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一

唐蒲州仁壽年釋道慧俗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邁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鑿達治方雖通群典偏以涅槃攝論為栖神之宅也至貞觀二年冬月有請講涅槃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鄭重延之不免來意赴請登座發題告諸四衆悲歎而言自惟去聖遙遠微言隱絕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說止於云何偈後但世界法余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逐文依叙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玉城子午谷中南山之陰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降雪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華繞屍周匝備地涌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上發鮮

○法苑珠林

禁似款冬華而形相合異大衆驚慟悲慶誼山乃沂入城示諸者宿乃內水瓶至來年五月猶不萎瘁自非宿祐所資豈感冥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畋獵初不奉信有傳慧感乃造山覓唯覩空處自悔哀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逢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願示微祥言訖地涌奇華還長二尺欣感嘉應發心永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見解篇第十七此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常解或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滅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為四部各說第一者乃為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為尊餘人為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為其最星宿之中月為其最川流之中海為其最大天之中波旬以為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為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為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為其最知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

可具列

略列一十八條 第一卷 目 六

第一如拘鄰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譏嫌藏身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者此比丘似牛甲食飽則伺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為眾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囉摩大集眾僧命阿那律獨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眾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眾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我等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眾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覺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也

第二論云愛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已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

第一也

諸經略卷上 第八

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眾故供養中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為硯以四大海水為墨以四天下竹木為筆滿四天下人為書師欲寫身子智慧者猶不能盡况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也

第四論云大目犍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尊正說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墾恐損眾生又欲一手執眾生一手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

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言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幢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十里諸菩薩身長二十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此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被佛言諸族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書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也

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

諸經略卷上 第九

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繞佛七匝躡身在空中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無量不可為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止當遙禮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叉手自歸屈申臂頌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

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為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慚愧剋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眼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

法苑珠林 卷第五 第七

域治之日不眠不可治已失矣眼無  
所復觀五百弟子各棄馳敬情人實  
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貫無人可倚左  
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  
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  
我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復欲求福耶  
曰福德可得歇耶那律思惟佛尚求  
福況於凡人邪心中感結馳向佛視  
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  
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二眼一實眼二  
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冥眼亂天  
爭功精廣以雜觀故專用天眼觀大  
千界精廣悉觀故言天眼第一也  
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  
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為  
人開憤內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  
纂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  
印可以為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  
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折理解  
義第一也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卷第五 第七

慈愍無有豪釐殺害之想佛告阿難  
如我今日正壽八十者如來隨世欲  
適眾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  
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  
一百六十往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  
有長者居明直修稟性良謙請佛及  
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  
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  
長者答曰此必腦上有水仰攻其頭  
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  
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  
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為人說法為無  
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  
捷疾之智非為不足直自樂靜不喜  
憤內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  
第八論云所以稱優婆塞持律第一  
者是五百釋子踰最師不輕不重淚  
然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受  
戒得阿羅漢次受五百釋子戒優婆  
離為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  
禮之佛言不介法無貴賤先遠為兄  
俛仰不已制意為禮即時天地大動  
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

法苑珠林 卷第五 第七

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為動當五  
百釋子為道時亦有九萬九千人出  
家為道優婆離自從佛受戒已求未  
曾犯如毫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  
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  
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  
有所須以連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  
無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  
波離曰且住我為汝問佛還即問佛  
有比丘病須酒為藥不審可得飲不  
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  
即還索酒與病比丘病即除愈重與  
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問此事  
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  
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為將來  
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  
汝具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  
示以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  
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正第  
一者餘諸比丘各有相舍利弗有  
七相目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唯  
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色阿難銀色  
衣服光曜金縷履屐執瓊瑤鈴入城

第七〇冊

六九

法華經卷第五

第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  
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  
索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深接  
足為禮以手摩之舉觀美姿寂無情  
想形影相感則夫不淨索女不達疑  
有欲心佛知其意告索女曰勿生疑  
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  
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

第十論士所以稱婆陁比丘解人疑  
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  
以為行法眾主得道不必徧行眾行  
隨其所悟起以為宗趣何者眾生結  
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  
來設教若干或有一藥治眾病或有  
眾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為主  
眾行悉從一行不專眾病隨起隨病  
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  
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  
常領行萬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萬  
八萬皆為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  
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  
義一一相領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  
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此比

法華經卷第五

第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丘專以略說為主故稱第一也  
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者好  
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  
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  
王者種所言天者為五百世中常生  
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  
未曾匱乏佛還本國佛勸出家約身  
守節處衣惡食草蓐為牀大小便為  
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  
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  
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  
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  
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  
即往王所種種座具幡華香油嚴飾  
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  
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  
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  
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  
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可  
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  
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  
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  
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

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  
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瞋憍捨  
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  
差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  
如來所在實在祇園而云在畫閣園  
實在畫閣園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  
誑於求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  
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余我所  
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  
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况復聖  
王而可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  
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悅我耶佛語羅  
雲汝取水來羅雲即盛滿鉢水授與  
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  
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  
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  
棄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  
佛言此水失半喻戒不具足復瀉水  
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見  
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  
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  
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  
自被約勅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律部 第五

故稱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為第一故  
舍利弗將羅雲入舍衛城乞食時有  
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與惡意打  
羅雲頭破血流汗面羅雲即生惡念  
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  
念為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昔  
為王時人來索眼即拋眼與截手截  
足亦不悔恨若為象時以牙與人亦  
不厭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聞  
說即自剋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  
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  
雲者慳無擇地獄中是以因緣持戒  
忍行最為第一也

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陀比丘暗鈍  
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埽  
帚得帚忘埽得埽忘帚六年之中  
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思惟曰帚  
者篋埽者除篋者即喻八正道真者  
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篋埽三毒垢  
所謂埽帚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  
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  
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群籍圖  
書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律部 第六

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陀曰能  
與我共論耶般陀曰我尚能與汝又  
祖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  
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  
般陀默然不對無以相酬即以神足  
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  
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  
辭匱現變相答若不往屈梵志不度  
即以神足作般陀形便使般陀本形  
不現化形問曰汝為是天是人乎答  
曰是人又問人為是男子不曰是男子  
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  
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  
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  
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  
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  
陀變形為第一也 此之羅漢且攝一長示  
第一者論實得神變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  
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眾從祇  
桓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眾空無舍利  
弗今無此坐佛告目連言汝速至舍  
利弗所以我聲告目連承教往舍衛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律部 第七

城語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  
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  
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  
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  
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  
于遠又以帶纏須彌山目連便舉動  
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如來座  
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  
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  
前目連自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  
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日不退舍利  
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眾多比丘無  
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汝汝  
可於此眾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  
於座起往須彌山頂以一足踏山頂  
舉一足著梵天上蹀須彌山使地六  
返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  
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

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  
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  
此國多羅粟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  
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  
身紫金色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

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

無能酬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

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

至雲山為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

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

澤尼拘律陀樹下結跏趺坐入首楞

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

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

文六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

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

以為侍者佛告跋陀波羅是文殊師

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記若有

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十二億

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

處常生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

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

來至其所若有宿業障者當得

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

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陀洹乃至阿那

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日一夜

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

王子於禪定中為說深法亂心多者

於其夢中為說寶義令其堅固於無

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

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憶惡道若有受持讀誦

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

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

聞法得無生忍

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

時波羅奈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

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

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素性

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恤矜苦厄悲憫

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令占相之

相師見喜因為立字號曰彌勒其兒

殊難合土宣開國王聞懼恐大奪位

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勅輔相問汝

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見

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圖其懷湯火

推計即帶王宮近道如高

婆梨在波婆富羅國為彼國師聰明

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常逐諮稟

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密計

遣人乘象送之舅見彌勒觀其色好

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教使

學問一日詰受勝餘於年學未經歲月昔

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

久通達諸書欲為作會願揚其美遣

一弟子至波羅奈語於輔相說兒所

學索於珍寶欲為設會其弟子往至

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

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為虎所噉乘

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

有為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

施噉覲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罄盡有

一婆羅門名勞度又最於後至獨不

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又言聞汝

設施去何空余若必非逆不見給者

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

惡呪及餘盡道事不可輕深以為懼

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遙見其師懇賴

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

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

义者未誠頂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

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佛最解

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

聞天說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

說佛功德智慧不可論計今在王舍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卷之五 四

城驚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歡佛徒自  
思必是我書所記佛星下現天地大  
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即勸彌勒等  
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波  
婆梨為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  
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  
佛汝等必為弟子遣一人語我消息  
時彌勒等追趣王舍近到驚山見佛光  
明種種神異眾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  
師勸遙以心難佛遙答之一無美深  
生敬仰頭面禮訖佛為說法其十五  
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騷  
騷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成阿羅  
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祈寄是  
波婆娑子即遣往自消息還到本國  
貝以聞見廣為說之波婆閉喜即從  
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誠心請佛  
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申  
臂頰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  
佛為說法遠阿那合於時尊尊奉遠驚萬山  
諸活動人不取小果等  
其大願志趣善也 佛告諸比丘於未來  
卅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  
山川地生莖草猶如天衣介時人民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卷之五 四

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  
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時當有轉輪聖  
王名曰勝伽了也彼時有婆羅門家生  
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  
眾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  
正覺廣為眾生轉尊法輪其第一會  
度九十三億眾生之類第二會度九  
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  
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種福眾  
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不審  
從何造起名為彌勒佛言過去久遠習  
慈三昧定意柔軟更無害心故字彌勒  
光云彌勒此日慈也彌勒言亦是也餘云  
過去有佛已字彌勒作佛立願同名彌勒字  
過多者此云天勝也  
過多人皆云天勝也  
頌曰  
賢人軌宗度 弱畏升虛遠 師通資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錄同靈篇  
乘軌因九五 逸響充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龍飛應人天 恬智冥微妙 綠渺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 嘉蓮在中愜 披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如生等之安之新所花象多  
附在別篇不解自難且時引二論  
晉沙門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卷之五 四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什云童壽天生  
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個儻不  
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玻璃明有懿  
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  
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  
迎請為國師王有殊年始二十才悟  
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  
鴈法生智子諸國聘之並皆不許及  
見衷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  
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  
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  
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  
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  
窮淵致眾咸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  
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  
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  
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  
弗沙提婆後因出城游觀見塚間枯  
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  
俗誓求落髮不啻飲食至六日夜氣  
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  
未鬻髮故猶不嘗進即勸人除髮乃  
下飲食次旦受戒仍兼禪法專精匪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五 戒律部 四

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偶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別賓國遇名德法師整頓遠多即爾賓王之從弟也洲釋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寓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合凡四百萬言遠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象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持膳一雙親題各三升齋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管稅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射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比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二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五 戒律部 四

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提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止可才明俊又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習諸品無所諳受而受備遠其妙又於大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取其不違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後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荅等事博覽四庫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符契為性事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鎔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五 戒律部 四

論等項之隨母進到温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温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玉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問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温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不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鳩耶未帝博覽群經將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四方等經與什為折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悟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極早摩羅叉學十齋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生謂龜茲王曰純日汝國尋羨吾其去矣行止天生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開具丹傳之東主唯尔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長驅若必使天化流傳能曉悟曠俗雖復身當鐵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平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讀魔來蔽之唯見空昧什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

去字顯仍留誦之復問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三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並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迎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速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願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和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革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而愛空乎如昔在人令續師續續極令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廢續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巧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賞而寶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還類而陳之往復苦

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違及磨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勇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跋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涼西域名播東川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年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部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敕光於摩訶王宮謂光曰天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願具哲者國之

大齊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自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供奉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尚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二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接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鎬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始成大风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叛然不勞自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知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萇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龍位復遣教請興和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廟庭迢迢園慈愛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錄 四 結

為難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  
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  
彼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  
關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  
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畫則窮年志倦  
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  
論漸多而支生所出多帶文格義興  
少崇三寶銳志稀集什既至止何請  
入西明閣及道遙因譯出眾經什既  
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  
流便既巧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  
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  
碧僧遵法欽道流道常道標僧教僧  
肇等八百餘人詰受什言更令出大  
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俾技其  
雜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恆伏莫  
不欣贊興以佛道冲遠其行唯善信  
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  
九經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  
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  
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蒞並為  
信緣葉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錄 四 結

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  
餘卷名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  
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感業久  
大于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  
釋慧遠等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  
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詒什  
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  
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  
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  
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  
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  
明德流熏萬由延哀鷲孤相上清音  
徹九天  
凡為十偈辭喻皆什雅好大乘志  
存數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  
毗曇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真折肱於此將何所論乃悽  
然而止唯為姓興著實相論二卷并  
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  
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曠傲  
岸出群應接領會鮮有偽匹萬性仁厚  
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勅妣主  
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錄 四 結

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  
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邊有過於來生耳什未嘗覺四  
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  
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  
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  
以為秦和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  
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道  
造園依外國法以火焚燒薪滅形碎  
唯舌不灰  
宋江陵新寺有釋法顯姓龍其平陽武  
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  
并闕志欲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  
學慧景道整慧應慧晃等發自長  
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  
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  
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  
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須  
至葱嶺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  
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  
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  
所又踊懸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

張鷟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齡顫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顯過之顯欲詣者聞熾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取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苦到靈就焉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眾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躡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祝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麋素而神氣雋秀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

問曰向昔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恠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千室口遂不得入顯淚浹而去進至迦施國因有白耳龍每與眾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時兩耳悉白眾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係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綃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合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偕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眾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眾僧船任風而去得無

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令船震懼眾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眾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擅越勵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令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沫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即乘船入蒲葦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翻譯經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

法苑珠林卷三

卷五

田

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  
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  
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新寺春  
秋八十有六衆咸憫惜其游履諸國  
別有大傳古二卷田  
張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公使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田三藏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 北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習業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常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託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感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莫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瞋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

知五趣於理無違

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其乘

田

注

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為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為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寤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脩羅共鬪定當須

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象三十三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項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二天輔臣各將眷屬昇餘三十二頭之上昇已即便舉身陵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此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土也然此理未盡如下狼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邪且據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如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

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層兒名曰伽叱是未生怨王少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悉汝請後未生怨害又自立伽叱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叱自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自王諸善惡業皆無有異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叱曰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常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為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憶鐵鬼極念彼所受飢渴苦時偏身流汗深

心備惱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憶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邊浴澣衣眾人謂之計水為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起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所覆障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段 四

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嶮隘處  
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  
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  
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  
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  
不造惱害他業常作饒益他事由斯  
業故在母腹中不為風熱痰陰病等  
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  
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  
住在母腹及出胎時不受眾病迫窄  
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  
及迫窄苦悉皆忘之  
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  
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為鬼所魅羸  
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為惱此女  
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常  
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  
命恣恣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  
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  
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  
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  
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  
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段 四

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  
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  
已赴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  
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常  
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中常  
食子此乃怨讎相報理當法今何以生  
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  
害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  
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  
之心乃知不捨還復語言女雖口言  
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  
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文人之  
心此為良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  
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  
煩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  
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  
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  
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  
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為  
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  
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  
獄眾生亦能念知獄半等心亦是其  
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八段 四

宿習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  
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十二  
百五十比丘一百菩薩俱舍時眾中有一  
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游行竹園  
閒緣樹上下聲如獼猴或施三鈴作  
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  
之眾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  
獼猴聲者聞岷山八萬四千金色獼  
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  
其歡喜時諸大眾各作是言沙門釋  
子猶如戲兒幻惑眾人所行惡事無  
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  
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  
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勅長  
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  
竹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  
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  
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為作何  
等目所不知尔時大王前後導從往  
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  
山普令大眾同於金色尊者密多及  
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

見大王來作種種夢中有殊華奉  
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眾俱至佛  
所為佛作禮方繞三匝却坐一面白  
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  
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審多復宿  
值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  
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  
諸獼猴共為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  
猴使外道笑唯願天尊為我分別令  
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  
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燃燈彼佛滅  
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  
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  
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  
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座具被作  
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香爐  
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獼猴有好善心即為彈指告獼猴言  
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  
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  
華散比丘上尔時比丘即為獼猴說  
三歸依尔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

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為受三  
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  
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懇懇三為  
懺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  
菩薩汝今盡形受五戒已求阿耨菩  
提尔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  
躍歡喜走上高山綠樹陰涼由受五  
戒破畜生業即生覺事天上值一生  
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  
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  
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葉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步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衆寶為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過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火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水獄 鐵丸飲鎔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 不墮三惡道  
游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  
天子自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  
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  
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  
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  
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  
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  
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  
鼻獄如蓮華數滿十八階具受諸苦  
壽命一切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  
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吞飲鎔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  
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  
前供養持戒比丘結善要重今復遇  
我得主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  
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

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

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

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

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

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

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

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

號師子月如來

佛告大王欲知彼園師子月佛者今

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

語即起合掌徧體流汗悲泣兩淚悔

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投足

為禮懺悔前罪

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

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

索國俱睽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

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

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

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

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見諸惡人

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昇虛空作十

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

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

命終值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

二劫常與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

常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

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今時八萬

四千犯戒尼罵羅漢尼者今此會中

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今時供

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

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今

時汗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

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

不慎

今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

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

王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

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

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

繞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

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

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

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

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切劫名大

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齒菜子問佛何以故

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世作

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齒食若

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

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嘗甘吐地以

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

脚齒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今時有妙勝菩薩

自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

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

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微見一闍浮

內眾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

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

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

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

能別知一不修耳通二一晚了或有

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其起來

生此聞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

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人行善惡

趣向生處有緣眾生無緣眾生並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五十

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强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寤意思想知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剎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眾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坐故得成佛六通清徹令時世尊而說偈曰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道無礙法 眞實無垢穢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得通無罣礙 轉退不成就 以慈念眾生 仙人五通慧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介時坐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自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游諸佛刹為識致身為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唯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為第一義問為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為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為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 善惡宿熏習 曾為鬼害怨 屠兒憶殺業 宿祐除患者 觸類興清暹 凡聖欽嘉會 四生行善業 苦樂雖殊別 感應緣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王練 晉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刺史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唐沙門玄高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巨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第八段

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游望道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中探得小環李家驚異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土上後不知環處此土見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逐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鬼風吹頂慮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喟然後因懺悔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勤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甲書令相識有一梵僧每瞻珉風彩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中行正可為弟子子耳珉之沙門病止後歲餘而練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第九段

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達為大名云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病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古三跡出 白雲祥記

宋吳嶠山有釋曇詒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未亂移止吳興詒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奇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枚服寤見而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詒詒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詒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開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第二十四段

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詒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詒沙彌為眾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和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詒詒父詒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和覺法師也師經為堯長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堯長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和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詒後游覽慈精過自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嶠嶠山開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古一驗出 俱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和俗其父任北棣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

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

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

哀傷人眾道俗奇怪將為大徵父母

懇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介後便忘

宿命之事而常與獸離常樂靜居

高僧傳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

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

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

乘馬入備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

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昇

其堂視東壁上地六七尺有高隆

處容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

金釵五隻藏此壁中經函是也其經

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

誦此經至第七卷尾常忘失不能記

得因今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

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

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

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

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

於是主人悲喜彥留衣物厚給主人

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  
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右一驗出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  
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  
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  
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  
于山寺咸見鸞駕師在七寶船上告  
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  
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眾以裙襟  
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攝  
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  
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  
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  
會斯嘉應也右一驗出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孤母所  
撫育其母平生常習讀內典精勤苦  
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  
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恍惚之間見  
其母曰我為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  
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  
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  
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  
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

經常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  
經舊知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為餘令  
言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  
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馮家為兒馮  
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  
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  
宗家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  
信乃以墨點兒左鵬作一大黑子趙家  
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壞為息因而  
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馮家之子產訖  
驗其墨子還在善處及兒年三歲無  
人導引乃自向馮家云此是兒舊舍  
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  
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一驗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因王統 傳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至誠補第十九 此有八部

迷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迷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  
機不赴勵已剋意盡未來際所以一  
一弘誓莫不慈智相應心廣博皆  
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  
願逾於金石殞命護持深心救濟和  
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則功  
被三秋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  
摩訶檀妻名術陀生一子安容端正  
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  
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  
十七為眾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  
珠以濟眾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  
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  
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因王統 傳

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  
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瑠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後得道  
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  
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  
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  
海中雖多眾珍寶無有此珠便勅  
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  
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  
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  
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  
難保我幸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  
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  
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還我當  
杼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  
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延其高無涯  
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  
可攬東日尚可隨風尚可攬大海水  
不可行今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  
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  
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之生死之  
根本但此小海何足不扞我昔供養  
諸佛誓願言今我志行勇於道決所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因王統 傳

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  
退意便一心以器杼海水精誠之意  
四天王來助大意杼水三今已二於  
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  
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  
室海神於是便出眾寶以與大意大  
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  
知其意感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  
其本國志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  
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  
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  
致此四珠眾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  
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為佛起塔供養  
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  
共起寺或懸繒燃燈者或燒香散華  
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  
今皆值佛並悉得度  
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  
百年杼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  
其專精即還其實是時海神為安  
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法苑珠林 卷第七

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閒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游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閒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蕞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鷁踏地沒膝口熱血流群衆數千直捉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袂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頭復何為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卷第七

終不為汝斃

攝心如金石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為人多力皆  
從來食汝葷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為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弱者亦死時龍

法苑珠林 卷第七

第七〇冊

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眼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舡舫不亦宜乎便以杖索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思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起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完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軀命終即生切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蝨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殺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燃火呪之化成火峰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羊以角杪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欲毒不尔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法苑珠林卷十七

卷五

四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今時

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

猶不收毒况今更取所棄之藥

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

曾於迦尸園毗提醯園二園中間有

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

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賣主名曰

師子將五百賣人欲過此路諸人恐

怖畏不可過賣主語言慎莫怖畏但

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

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

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

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

仗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

右手托右手亦著以右脚踏右脚亦

著以左脚踏左脚亦著又以頭打頭

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有何物而不著 賣主說偈而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仗

法苑珠林卷十七

卷八

四

此諸雜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為汝故五百賣客盡皆

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

提樹端身不動菩薩取菩提速出自宮

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可起

此座今濁惡時眾生剛強定不能證

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

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

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

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

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三十六

俱脞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

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

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

得菩薩身心不動逾須彌山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

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

法苑珠林卷十七

卷五

四

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

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

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

丘並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

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

設種種餽饋請少比丘求乞四果諸

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

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

與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

坐諸少比丘即以皮繩打其頭上而

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

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

之言雖與介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

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介斯陀含

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

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繩打頭而語

之言與介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

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

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

汝更移坐我當與介阿那含果時老

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繩打而

語之言我今與介第三之果時老比

那舍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  
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  
與余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  
諸少比丘復以皮袍撩打其頭而語  
之言我今與余彼第四果時老比丘  
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  
甚大歡喜設諸銷鑄種種香華請  
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  
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帶塞時  
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  
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  
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  
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  
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  
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  
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  
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  
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識時彼女人  
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  
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  
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  
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  
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

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  
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取復棄  
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  
女人於時具論上來蒙得道果故齊  
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  
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  
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  
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  
有火出火漸熾感遂焚一山鸚鵡思  
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  
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  
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  
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  
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  
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  
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  
返疲之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  
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際眾生  
故此林陰有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  
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  
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

至幾時法苑珠林卷第七知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  
汝證即自立誓言我心至誠信不虛者  
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所誓  
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法苑珠林卷第七  
有善願天必施  
之期言驗矣  
頌曰  
志誠抱水雲 暮齒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獲 冬晚懼嚴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結侶同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賈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報非虛  
感應緣詳夫古今無間道法但有玉誠丸  
必虛微且列外中有三有中十一  
內本合發略  
卷一十四  
晉明帝毅力士合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于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第廿七卷 第三段 第廿七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毅力士含玄玄謂持刀者曰  
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  
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  
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  
持刀者呼曰含玄緩我少時而死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  
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復射  
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  
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  
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人乎夫倡  
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千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  
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雄雌其妻身  
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  
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吉之

法苑珠林卷七 第廿七  
日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

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

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

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

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

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

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

背於是子出戶望南不見有山但親

堂前松柱下石礎之上則以斧破其

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

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讎王即購之千

金兒聞之立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

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千將莫

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

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

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劍兩手捧頭

及劍奉之立不僵客曰不負子也於

是屍乃什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

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

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遂不  
爛頭踰出湯中踏目大怒客曰此兒  
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  
即臨之客以劍擬王頭墮湯中客亦

第廿七卷 第三段 第廿七

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三皆俱爛不可

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

馮怨王囚之論為城且妻密遺馮書

繆其辭曰

甚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

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

臣賀對曰甚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

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必有

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

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

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

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

也曰尔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

則吾弗禁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

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

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

雌雄各一常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頭  
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  
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雒陽  
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十五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一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假說反州四更初過初江濟之時長波安流至中江而風起如箭前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對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余與船中數人同觀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舡趣之未且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乃設齋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眾造寺僧也宋義嘉之難和猶為白衣疑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偵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偵臺軍西上諜眾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窟下至新林外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十六

會見野老衣服纒髮和乃以兒整袴相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便常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篤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韓微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枝江其村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微以兒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孝畢情黨將悉誅滅微惶迫無計待期而已微本嘗事佛頗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鏢忽自鳴若燒炮石互爆炆之聲已而視其鏢漼然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

截遠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鏢微如常誦誦又經一日鏢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鏢詳視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微今尚在勤業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十七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想出家未幾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威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于喬屏風上有頂一鶴下至于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靡猶在焉道榮驚視始

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榮如何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離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起三年後服鍊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

善美集卷三

卷第

四

小石子石于下輒復斷酒脯雜菓體  
畏風寒唯嗽樹薑氣力微弱而膚色  
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嘗傾動  
仙人常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却之  
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在抱牢石虎  
津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  
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  
子為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  
居于照德佛圖裳服纒腰背膊常袒  
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為  
帳禪于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  
有松脂茯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  
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  
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  
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升平  
三年來至庫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  
蔭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  
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孝彦  
伯興寧元年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升  
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石六論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  
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  
為坐事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專

法苑珠林卷第三

卷第

四

七

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  
敬玄司直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  
鑠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  
經鑠忽自解落地雄驚告竹玄竹玄  
共視鑠堅全在地而鈎鑠相離數尺  
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  
直命吏開鑠以火燭之見鑠不開而  
相離甚怪又重鑠紙封書上而去雄  
如常誦經五更中鑠又解落有聲雄  
又告竹玄等至州告敬玄視之封題  
如故而鑠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  
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魅而  
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  
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竹亦誦入  
菩薩名滿三萬徧畫鑠解落視之如  
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  
久俱免石一論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  
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在玄門更  
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  
文成相里其後因而為父宣恢厥有  
大志用好學故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

法苑珠林卷三

卷第

四

七

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  
正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  
洽而深護煩憫重慎譏疑尼眾歸依  
初不引顧每謂眾曰女為戒垢聖典  
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  
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  
叅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  
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  
登參謁詰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索  
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  
是沙門寶澄滿初於普濟寺創營大  
像百丈萬功煥登其一不卒此願而  
澄早逝鄉邑者艾請積繼之乃惟大  
像造之未成也引七貴而崇樹之修津  
十年彫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  
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  
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  
日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  
又喻財施不穴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  
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  
今猶存焉其寺蒲阪之陽高爽華博  
東臨州望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  
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囿田蔬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

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揮空  
樹有皆積之力而弊友蔬食輕財重  
命普救殷賻退靜歸閑為而不悖即  
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  
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儀射裴玄寂  
寵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  
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  
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李憺閉河東  
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  
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  
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  
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僧曰時  
乃感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  
在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  
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  
道慈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  
聞之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  
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  
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  
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  
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  
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  
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一

心願深固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  
後為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誠言  
行道禮誦為固崇福其益百姓神鬼  
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  
以殘生逼克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  
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  
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  
異哉值斯人乎何為心氣太重之壯  
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  
詣積陳懺堯素以毅戰無度騁其毒  
心加又舉意輕陵雖復當時獲寢而  
鴛作其地卒為城人苻宗所害但積  
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  
突既出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  
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  
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  
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  
疾的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  
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  
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介吾不  
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親吾增為  
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勉勵視吾  
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二

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  
衆咸哀歎慕惜罕嘖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  
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  
孝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所  
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  
見門內猛火騰焰并帳遂即追悔和  
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水洗  
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  
識為若此也誠奉佩訓易每誦法華  
用為常式法華三昧起心奉行澡沐  
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  
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  
智於即入淨行道重觀匠工令書八  
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  
南橫嶺造華嚴堂陞山間谷列棟開  
曼前對重巖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  
瞰雷霆寶竒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  
受持和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瓚父  
時號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  
戒潔齋洗淨身口含香汁身服新  
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數誠  
倍與直慕令精好靜利其貞竭力寫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七十卷

田

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閒心緣目觀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鑑攝足任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遊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啞哀亮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丘背營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顧山峯曰鳥既不至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觀施輕薄致使無微言已欬然飛來旋環鳴轉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遊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路經偈妙辭自寫今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澗澗走往看之案獨乾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塵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怡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其術之功自誠聞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八十卷

田

發至貞觀十四年夏赤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洗訖又索修葺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未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未假絃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介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芬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禁一夏法華斷五百遍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編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萬餘遍廿二論出

曾高潔淨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二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第七十卷

田

之尼因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繞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毀左

驗出實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附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因四

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 撰

神異篇第二十一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角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推侮慢挫凶統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球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輪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道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術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籍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鶴不死龜策千年稱為是異未可較其聖賢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

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角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聞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眾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中能過劫若滅劫如是為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第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為說法安住正法今時舍利弗答阿難言我念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或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何云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今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

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眾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眾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眾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眾生竟不覺知今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無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眾

今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眾生應以通化者便為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余之時無一眾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眾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迴轉不以為難又我能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人

法苑珠林卷之六 菩薩法 福業

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滅想我  
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  
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  
定皆為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  
蒙尊者獨住我前為我宣說隨獲  
益無有滯礙今時羅羅羅答阿難曰  
我念往昔唯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  
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  
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  
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  
生無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  
時此處入禪即於東竺三佛界佛  
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  
檀香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  
種種變化

今時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  
三昧此大千世界如廣若斯置一毛  
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今之時無  
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之何處  
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自言  
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  
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怕  
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

法苑珠林卷之八 菩薩法 福業

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  
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  
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  
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曾  
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  
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擗取一栴檀  
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  
余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  
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如王深信三寶  
常供養佛法衆僧詣波羅門外道等  
皆生嫉妬共相聚集簡選宿舊取五  
百人皆誦四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  
達共集議言阿如王一切盡供養  
別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  
何方便使彼意退有一善呪婆羅門  
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  
呪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  
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  
作供養汝等都得詣婆羅門皆共狀  
可到七日首善呪婆羅門即自呪身化  
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首

法苑珠林卷之八 菩薩法 福業

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首遣人  
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  
九十九波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  
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如  
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  
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評即語之言魔  
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  
須答言須飲食即勅厨中擊五百案  
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  
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如王  
答言先不約勅不知當食何食魔醯  
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頭禿  
人阿如王即勅一巨汝往到難頭禿  
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  
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為是人  
為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  
為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  
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  
所言阿如王有五百婆羅門狀狀似  
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  
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椎集  
僧起辭衆僧言我年以空竟我為衆  
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四

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眾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眾必聽我去上座耶奢誼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眼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荅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為食隨阿闍梨欲為作食不為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擎食來與食一素食悉皆都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擎來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五

與沙彌得食忍令都盡問言足未荅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鈔鋪乾食一切都來備忽都盡三問言足未荅言猶未足王荅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敢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嗽諸婆羅門使盡復不敢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滅慎莫驚怖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來僧等皆令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除跡跋被著法衣在諸眾僧下行未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首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慚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眾而共搏力猶如鷄尾俟於釜炭猶如蠶子與金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六

翅鳥捕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捕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慚愧得須陀洹道胎乃部第四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素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常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故即便有娠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木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往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有蓮華要此女言繞我舍七匝當與汝火若去時亦繞七匝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繞舍周匝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去何有此妙華彼具荅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為第二

第七〇冊

九七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十卷 因

夫人後時有娠相師占言當生千子  
王大夫人聞已生如漸作計扶恩好  
招諭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  
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  
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跡承著  
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襪裏拋於河  
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  
見一段臭爛馬跡王遣人問為生何物  
而荅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  
言王喜倒感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  
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即便退其夫  
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為耆延王將諸  
徒眾從夫人媵女下流游戲見黃雲  
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  
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  
下見有一摠即便接取開而看之千  
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  
漸長大各有大力為耆延王歲常貢  
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  
問言欲作何等時王荅言欲貢獻彼  
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望能  
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而當獻  
他千子即時將諸軍眾降伏諸國次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十一卷 因

到梵豫國王聞軍至莫其國中誰能  
攘却如此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  
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  
何得却夫人荅言但為我作百丈之  
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竟夫  
人在上而坐余時千子欲舉弓射自  
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  
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為  
驗母荅子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  
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介非是  
汝母即時兩手按乳一乳之中五百  
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眾無有得者  
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  
合二國無復怨讎自相勸率以五百  
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  
二國王分閭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  
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余  
時嫉妒夫人縵他目者文鱗瞽目龍  
是也余時父者白淨王是也余時母者  
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  
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草復有  
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  
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十二卷 因

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  
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  
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  
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為之敷草  
座散華著上待辟支佛坐女怪母還  
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  
母言何不急我鹿驟而來母既至已  
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  
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  
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竟擲鉢著  
空作十八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  
我將來常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  
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二作養  
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  
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  
跡中一百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為王  
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  
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  
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問已  
歡喜奉行  
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  
家有未出門女在家向火暖氣入身  
遂便有娠父母驚怪詰其由狀其女

法苑珠林卷十八

第七卷

因緣

寶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女不敢遂上聞王王復詰責女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我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宮裏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

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三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嗣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拊擅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斗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辨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眾兵

法苑珠林卷十八

第七卷

因緣

欲往攻奪其人擊杖飛游擊敵摧破強眾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雜異部第五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溫開窖取種子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昔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碩鏡冥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著車而呼穀賊汝為何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養贖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

法苑珠林卷十八

第七卷

因緣

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汗穢屎尿盡起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能轉低昂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令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跟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眾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為眾會說盡本末以釋眾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沮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眾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供眾眾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真可施汝若不時去則汝手足投於真坑眾悉其寂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一

四

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罵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眼捉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怒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腦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共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惡是他害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常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果

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默天下萬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蟲身長五丈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鬣大蟲蛇聞藥香屈頭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一

四

欲走蛇身罪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聚惡毒氣皆悉消滅

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眾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覆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覆成此珠以為利益

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眾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婆伽羅龍王安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眾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曰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曰藏光明能變海水為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為蘇火珠光明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一

四

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蘇永盡無餘

頌曰

至聖冥運 因慮因識 神功掩暉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沈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遺塵攸息 匪伊玄覽 執扇其極 省已愚愷 高慕齊德 萬代揚名 千齒福力

感應錄略引大略

晉沙門釋曇遵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行 晉沙門釋普城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擇陀  
 晉居士抵世常 宋朱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侶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寶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志宇

諸傳釋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遵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桶又精遠經

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念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遂終不知所在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 右二論也 華嚴傳

西域僧徒多小乘學問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日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後將未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燄方威仕行奉經洩流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為證明於是授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燬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鏡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沒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叔蘭練解方格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立依闍維之火滅經曰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具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蝦骨起塔慈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

晉沙門者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游關雒達舊襄陽欲寄載船比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據船達北岸者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兩虎迎之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亦

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眾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雒陽雒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為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為浮華求供養耳見雒陽宮曰初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生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癡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鈎布覆之梵唄三偈說為梵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差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雒陽兩脚風擊經年域為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生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

麻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王讚 四 有科

曰已見得道證願當卓法域日守口  
捐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  
日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  
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  
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  
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  
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慍未聞京  
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十萬億悉受  
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賂  
駢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  
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  
方大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逆  
者數千人於雒陽寺中中食訖取道  
人有期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  
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  
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  
寺中見域弟子濕登者云於流沙北  
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雒  
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  
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  
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嫂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五十五 四 有科

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  
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  
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  
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  
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且初不出寺  
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  
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餘半  
廣乾飯數斗還常有餘有人常隨調  
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  
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奪  
汝居處有愧如何虎頭耳下山隨者  
駭懼調自剋工期遠近志至乃興談  
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  
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  
數雖乖而神會必同眾咸淩流調還  
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後數  
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材忽  
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  
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在此耶答曰吾  
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  
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眾無  
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見其屍  
晉肆陸勒不知何國人也嘗游雄邑

法苑珠林卷第八 其六十五 四 有科

周歷數年難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  
後語人曰盤鴟山中有古塔寺若能  
修葺其福無量眾人許之與俱入山  
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勒指示  
曰此是寺基也眾試掘之果得塔下  
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窰開鑿等求  
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復  
勒為僧主去雒百里每朝至雒邑赴  
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擊之還寺雖  
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脯之期有人曰  
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發  
此人馳而不及勒頗笑曰汝執吾說誰  
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  
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  
後不知終  
晉拔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大康  
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  
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  
亦在焉僧眾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  
姿彩頹陋衣服塵弊跋涉塗漳來  
造世常常出為作禮命奴取水為  
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  
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

常竊罵而去比丘便現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嘆自撲泥中時捨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覩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矣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慧廣州刺史度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鷲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儼然而滅德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古六世具神紀齊永興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胤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

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憐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

藏薇有道德 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君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申其手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檀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雁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遑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

蓮修苦行土身為物常游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嚙而不食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常共頑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謫法師避難在義谷杜瑛世家搗窠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謁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刺廢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檀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慈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淨俗未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速俟言避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陁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常恐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漲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卷 田 意

不息然眼舌齡立住經宿聲相通振  
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  
素志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  
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  
西魏村張暉者夙與惡念以盜為業  
夜往安所私取佛油慶受五斗背負  
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路若有所縛不  
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  
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  
油慶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  
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  
口辭無言卿尋歸懺服而去又有  
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常來安  
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  
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郭縣近  
還在道行遠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  
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  
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  
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  
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  
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  
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  
一竹笠以當佛坐令和繞旋尋服如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九卷 田 志

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  
安曰放尔游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  
時安風聲搖遙道俗崇倚其側眾也  
皆來請謂興津福會多有通感故於  
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卧失瘡  
百有餘日指揮男女思思安形會其  
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  
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  
聲名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  
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  
妻著弊布至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  
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鹿  
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眾次至其  
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  
貧前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  
周徧求物間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  
屋蔭把亂麻穰用塞明孔挽取抖擻  
得穀十粒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  
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  
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眾中十餘  
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  
由昔種慳業今得貧報困苦如是今  
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卷 田 意

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  
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  
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  
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  
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是用  
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齋率獲粟  
十斛尋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  
入京寺尔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  
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  
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  
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社縛豬三頭  
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  
增價索錢十安曰貧道見有三千  
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眾各不同  
更相忿競忍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  
社會助安贖豬既見諍競因從乞酒  
行飲行儻棍惶旋轉合社老少眼並  
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  
割脛肉曰此彼俱冥耳猶食真穢今尚  
噉之况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  
一時同放豬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  
豚觸若有敬故使効之南西五十  
里內雞豬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

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  
鋒三衣累紀彌勳開皇八年頻勅入  
京為皇儲門師長公主營津靜法復  
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  
秋八十矣

隋東都實揚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  
獨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舍  
慕禪為業麋食弊衣卒于終老到  
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  
其形質魁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曰  
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  
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曰王所游履必費  
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  
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  
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余答  
王力使余乃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  
應遭覆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  
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  
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  
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  
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  
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其偉大

在講堂上手馮鷓吻下觀人眾王又  
問之答曰此大白山神從王者也介  
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彌  
重之威攝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  
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  
辨釋志公澄公杯度一時摠率慧曰  
道場有道藝音二千餘人四事供給  
齋安為首又於東都為立實揚道場  
唯安一眾居中樹葉至十一年春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  
終前告帝曰安立後百日火起出於  
宮內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  
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  
不以為怪遂極太白資傳官給然安  
德潛於內外尚諸侶眠不施枕頭無  
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沫涎每有升餘  
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儒姓揚晉陵  
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  
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  
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  
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  
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

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德法師所  
認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  
見神力侶云許復何難即從牕中出  
臂長數寸文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  
還房中語德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  
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  
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侶  
終日以三衣糲遂擲堂中自云三衣  
還眾僧吾今死去徒眾好住便還房  
內大眾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  
具踞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  
詳何許人形服儂儂質俛傳容止  
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  
而來居住雒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  
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  
收禁初不測其感至來年六月果逢  
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席東都誅戮  
極甚方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雖被  
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  
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  
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  
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

告日明法苑珠林卷下人 第三十四日車駕當從此過介等因奉一時

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勃乃摠放諸日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常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

皇唐秦律議軍國謀猷常預惟懼籌計利害倫鄭世克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常度至開明二年即當

唐武德三年也明從雒官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隆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摠持額僧眾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

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去後世以元元 有言正誤 日 云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

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人隋仁壽初游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改變游涉不定或縑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輕為無識所取有方等寺沙門慧高學行通博因行過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

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高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奉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嫌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倡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倡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屍真下經停三日行游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群小戲水側或騎橋

撒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接羊頭眾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揚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雁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雁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

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崖岸重邃堪為靈窟有因聖寺僧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修理端坐指

揮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足衝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

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親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勸民設會供限五日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日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

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能敵又每年夏中引眾驅山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脹潰流洩有敬味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氤難比帛猶在香氣不散又有三原縣人田福墜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患聾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四

復又有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燒尋即釋放但有郭癘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如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加故使感靈備敬致言所教多抑淨詞顯直正理敦實為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况愛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創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恪通用無主但服簷雙平無兼副朝野知變聞徹皇帝引入內官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今後承用言訖如常跣坐坐平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馬亘野悲號慟地冥色不變經月逾鮮安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四

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常有異香法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四眾良辰赴供彌滿古八卷七 唐高僧傳唐兖州鄒縣人姓張志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福祈福福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詩賦寧半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殺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反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期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賊皆爛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起大呼四郎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四

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雜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峻峙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事以用朱書字皆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游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麟聚隨使好去即令引出一別館咸設珍羞海陸畢備絳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旦因而游戲應序復回往來送窺一院正見其妻於眾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詣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於眾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劫別案內嘗有寫

第七〇冊

清遠錄卷第八

第廿一號

四

四

卷之三

第廿一號

四

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淚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

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殞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輒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克州土人說之云尔

其一略也  
異事北  
述征記曰桓沖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其觀靈異既陟崇巖有一湖

匝生桑樹有群白鶴湖中有敗船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鬚向之使者不敢飲

神異經曰北方萊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鱧而目赤畫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

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

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澗洗器沫失酒杯後出於井中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屣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鑪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在下也

地鏡圖曰視屋上反獨無霜其下有寶其藏曰女子春秋日和氏之璧并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

清遠錄卷第八

第廿一號

四

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搭兩籠黃菰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秋日有司奏依舊調白總武帝不許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

地鏡圖曰山上有韭下有金博物志曰姓娘者不可食薑令見薑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交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午日翰仙人者老樹也珠縛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

論

論

論

論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人曰衡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  
方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万  
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  
有大人斫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  
鮮不足充脯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  
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萬歲  
之樹精為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橫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橫

感通篇第二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祥教肇自漢明終至

皇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轄軒繼接

備盡觀方千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

梯山貢誠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

不同事迹罕迷稱謂多惑雖露餘潤

幽旨未圓夷夏殊音文義頽備推究

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鬱

快時有

大唐沙門玄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愍

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

月弔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

達沙州獨陟峻塞伊吾高昌備經危

難時值高昌王麹氏為給貨資傳送

突厥葉護衛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

諸蕃胡國具觀佛化又東南出大雲

山昔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裝親

目親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由十年  
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

歸于闐婁蘭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  
備歷艱辛人呈莫比至貞觀十九年  
冬初安達京師奉

詔譯經兼 勅令撰出西域行傳一

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

似裝師游國博聞翻經最多依裝師

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任土所

宜非無靈異勅令文學士等摠集詳

撰勒成六十卷號為西國志圖畫四

十卷合成一百卷從于闐國至波斯

國已來大唐摠置都督府及州縣折

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

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

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州所宜人物

別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

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別成一

卷餘之不盡者具有大本莫後殷鑒

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第二

西域傳云裝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

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龜

薩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  
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東二百餘里

注法華經卷三十一 第參 續 矣

有娘摩城中有梅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薄帖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橋背彌國是鄒施行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塗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略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時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墮形大如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留人馬兵前斷壤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綾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游此為天人說法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彌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

注法華經卷三十一 第參 續 矣

羅漢現入滅定跡跡稍長僧常馴之其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徒多河舊名羊頭河行五百里至佉沙國舊名城其俗生子押頭匾匪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鐵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立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驢駝下垂覆于肩面國王以蘇灌之擊捷推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慈嶺八百餘里至羯盤施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其髮長年別為鬪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鐵悉帝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飾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疏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扉一暨一卧

注法華經卷三十一 第參 續 矣

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據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父河其境自今為二十國不可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其溫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咀蜜國越十三國至喝縛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兼有佛掃帚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腐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即釋迦初成道時元獻蜜麩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有佛僧伽胎蠻多羅僧僧脚崎又覆鉢暨錫杖次第立塔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行那國度大雪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獨

法苑珠林卷九

菩薩

佛

覺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誥迦縛婆商誥和能傳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升并九條僧伽脫絛赤色設諾草皮之所績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力所被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常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為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為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織之羅漢從證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架婆待遺法盡方乃變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甲試國奉信彌勝王常感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玉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上有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即有藥叉音士變為師子蛇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誠願者像亦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邏怛羅寺大目所造以名目之淨

法苑珠林卷九

佛

聖

圖高百餘尺昔目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旦至宮有人持舍利瓶目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間音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為龍立寺塔中有佛骨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又此寺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紫引長尺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為茂林寺號楊枝又從龍他東行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此

法苑珠林卷九

佛

聖

印度界已前並是胡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國羨發車唐云加至此方合中道又東行至濫波國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甲毒賢且此並訛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萬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名華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鑄石特起雕鏤非常此即昔時值然燈佛授記數塵皮衣髮布掩泥之地經劫猶存此無憂王碑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又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陵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華髮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留影煥若真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窟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光窟西北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塔疏 廣 六

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殿亦塔窟  
西石上有濯袈裟文又城東三十餘  
里有醯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  
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駸孔分明欲知  
善惡用香泥印之反觀香泥隨心而  
現又有佛鬘體狀如荷葉色同頂骨  
有佛眼精大如索許清白映徹並用  
七寶威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  
佛大衣細氈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  
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攝檀為奇寶  
銅威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  
持掌護有須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  
五粉寶乃重觀禮彌繁閣西北有小  
塔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其上塔鈴便  
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  
陀邏國屬北印度有大論師如脇尊  
者造毗婆沙處又有菩薩捨千眼處  
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菩  
薩音云喚被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音云  
山嶺上是蘇達拏接隱之所婆羅  
門捶男女處涼血塗地今現草木皆  
同絳色巖間石室如習定處又有獨  
角大仙為女亂處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塔疏 廣 七

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伏  
邦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音云王都城  
東五里有大塔多有瑞佛昔作忍仙  
為羯利此云王支解之處又有方石上  
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為天說本生處  
又有佛昔聞法折骨寫經處又有昔  
尸毗迦王割身代鴿處又有佛昔為  
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又處又大寺中  
有剎木梅咀麗耶音云菩薩像金色  
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底迦阿羅漢  
所造音云末田羅漢以通力引正昇觀  
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其好大有靈  
相不可具述  
又隔一國度河至咀义始羅國屬北  
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間  
塔高百餘尺佛昔記慈氏興世四大  
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  
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  
近有禪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  
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為戰達羅  
鉢刺婆王音云以豆施處凡經千施又  
有伊羅鉢龍王所經之池月光扶目之  
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又有薩埵王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塔疏 廣 八

子捨身飲虎處以竹自刺血啗獸處  
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化藥又  
不食食處  
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  
至迦涇彌羅國屬北印度音云國內  
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度  
後第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  
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造  
邱波弟鐸釋素咀纜藏音云後造  
毗奈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毗達磨論  
此三論各有十萬頌凡有六百六十  
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  
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立  
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親  
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屬北印  
度都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寺周二  
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  
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  
第三百年迦多行那音云於此造大  
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  
迹處  
又隔四國東行至鉢菟羅國屬中印  
度音云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

迹甚多及舍利子沒時伽羅子名也

滿慈子名富優波聲名優阿難陀

羅怛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

月六齋日諸僧尼集供養諸塔有阿

毗達摩眾供養舍利遺塔有習定眾

供養目連塔有誦經眾供養滿慈塔

有此奈耶眾供養憂波鞞塔有尼眾

供養阿難塔有未具眾供養羅怛羅

塔有大眾供養諸菩薩塔等此諸塔未

立像設供是心無所住城東六里有

山崖寺是尊者烏波迦多之所造中

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

十餘里有大迴池池側有塔佛曾游

此有獼猴持蜜獻佛令水和福眾同

飲猴喜墮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

中有四佛行處大有遺迹

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鞞祿勒

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統伽河舊名北

接大山城東南閘牟那河從國西北

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東臨閘牟河

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  
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閘牟河東八  
百餘里至統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

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

水而流俗謂福水有沐除罪或有輕

命自沈乞願生天受樂剋有靈感

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他國

屬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大白

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

俗人不以為惡謂諸眾生從天根生

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

有天帝釋為佛造三道寶階中皆附

黃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銀南北而列東

面下地是佛從行多林前二林昇天至

善法堂為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

已前階尚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傲之

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石側有柱光

潤瑩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有王所

造階側有淨圖四佛行坐迹處又有

佛澡浴處立塔其所有佛入室精舍

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

尺足可覆處皆有蓮華文又基左右

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華尼化為

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非汝先也  
有蘇部底舊王法宴坐石室知諸法  
空此先見吾法身也

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閣國

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統伽

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即統五印

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名曰吹

奢姓初欲登位於統伽岸有觀自在

像乃請告曰汝奉此林蘭若比丘金

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慈物在

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

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平殊外道月

王徒眾又約嚴令有敬安者當截舌

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

於統伽側律千餘淨園各高百餘尺

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

羣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

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

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

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仰

穢行彰露者驅出國界城西育王

所造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其側有最

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臨統伽寺有

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寶函成之遠  
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稅金  
寶而樂禮者不辭重化負齋日便出置

高座上散華雖積牙齒不沒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法 佛日

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苑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苑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駿爪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

又至阿輪陀國屬中印度都城北五里燒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為天人三月於此說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南五里大菴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薩夜昇天宮於彌勒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書下為眾說之林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苑伽有塔佛曾三月說法苑有駿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

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水道苑有駿爪塔經行迹苑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苑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為積人至祠

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為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彌布古今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號為大施場戒曰大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為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絕粒自沈中流遠近相趣乃至山後野獸羣鹿等亦游泳濱絕食沈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獼猴雌為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

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王橋賞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鄒陀行那王善云王世造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為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接上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日方為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并今猶充汲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駿爪塔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龍苑側有大塔高二

十餘丈有佛經行迹又有駿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釋迦遺法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窟東北行七百里度燒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佛經行迹及有駿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棄而茂生諸邪外道競欲感伐尋生如故罰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并有駿爪塔基角相連林池文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成國屬中印度善云舍都城葉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犀那特多王善云蘇達多善云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驚窣利摩羅善云耶捨處城南六里許有遊多林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之尚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昔王造之觀室一存餘並湮滅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洗病僧塔

西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不遠有井塔佛所汲用又有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靈樂異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殺女以陰誘佛立塔表處寺東百餘步大深坑是調達置毒害佛生身陷處又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身陷處此三大坑皆深洞達無底縱有洪雨大注終無停僂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蔭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涸池是毗盧釋迦王釋王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捕處示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中有佛經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挾五百賊眼聞佛慈力一時平復捨杖遂生城西六十里故城是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其北即是此佛全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記之處又東南行五百里至劫比羅伐率塔

國屬中印度唐云西地故城無人住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是摩訶摩耶唐云大衛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詣部又云當此五月八日此蓋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捕力擲象越城墮地為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陀羅并羅怛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聞城北門出去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空踰城窺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時迦誥迦牟尼佛本生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為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太子生樹下塔

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誅釋子塔有四釋子非王軍眾瑠璃王退城人不受被罰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捕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湧俗傳箭崩泉病飲多愈或持泥附額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華水相噴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憂華樹今日枯釋佛本誕處有說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踏之處出大蓮華旣右脇生天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凡施四塔并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東南而流俗號油河是太子產已天化此池光潤令沐以除風虛令變水河尚膩如油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紫林中至藍摩國屬中印度都城空城東南有佛塔滅百尺昔初八分之一分舍利也靈光時起其側有清池龍變為蛇出繞其塔有野象採華以散之無憂王

欲開龍謬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

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未尼珠付

蘭鐸迦還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

株尚在有小塔是太子以餘衣易鹿

布處其側塔者鬪鬚處年自不定或

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

里尼拘陀林塔高三丈是昔人於佛

焚地收餘灰炭於此起塔病者折愈

亦有四佛行坐逐塔高百餘尺左右

數百小塔

又從此東北大林疏嶮行五百里至

拘尸那揭羅國屬中印度城荒人少

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其井猶

美營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

伐底河唐云近西岸婆羅林兩林中

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樹特高作大

觀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首而臥傍

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

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

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去至今龍朝三

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善提寺石

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

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

法苑珠林卷九

舍側有佛昔為維王救火及鹿救生

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陀羅唐云

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躡地處

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

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

北度尼連釋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

涅槃般那處唐云地今黃黑土雜灰

炭有新威者剋獲舍利次側一塔佛

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

立石柱列記八國分舍利事

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羅

痲唐云廝國屬中印度唐云都城

西臨統伽河城居人滿城東北有婆羅

痲斯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西

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

尺洞徹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即

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

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

入滅度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

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為護明菩薩迦

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佛

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積成

上作釋迦經行像形特異寔瑤上疑

法苑珠林卷九

跋頭抽出神而有微寺迹極多精舍

浮圖乃有數百事難述盡寺西有清

池周二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

嘗滌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有滌衣處

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慢

觸者金毗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

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凶人有輕

誦者池龍輒興風雨害之次側有浮圖

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獵師者被法衣

故拔牙與處次又一塔佛昔為象與

猴相問大小處又大林中塔佛與調

達昔為鹿王佛代孕鹿命處鹿野之

疏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

五人迦佛處又大林東三里有一塔佛

昔為兔與諸獸聚自知形小燒身續

之因感天帝下來讚故使月輪有兔

像現

又東順統伽河行三百里至戰王國

都城人滿城臨統伽河城西北有寺

塔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

并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鬼塔半已

陷地又有佛為噉人鬼說法處又東

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散及

餘舍利高日放光

又東北度燒伽河行百五十餘里至

吠舍勒國屬中印度梵云毗舍離國都城頽

毀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居住宮城周

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

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

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

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

震遂止次南有獼猴為佛穿池池西

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

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

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

軌傳云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於

大唐顯慶年中 勅使衛長史王玄

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

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實

積宅菴羅女宅佛姨母八滅處皆立

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

人送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

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圍施佛處其側

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溫暾處又側一塔

○法苑珠林

晉門住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

百賢聖重結集處燒伽河南北岸各

有一塔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

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

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

不遠有水火林東一里許有阿耨波

泐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

家火投之沸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

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

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

立執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

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抗

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

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

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

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

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

國而往還矣即東女國與吐蕃接界

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

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燒伽河至摩

揭陀國屬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極

第七〇冊

昔無憂王作地獄處是頹婆娑羅王

之曾孫也王即成日之女婿也所治城

名華氏城王官多華故因名焉石柱

南有大塔即八萬四千之塔一數也

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瑞即是無憂

王造近護羅漢鬼神所管其側精

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

南願摩揭故跏石上之雙足迹長尺

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近

為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之

采如故乃指燒伽河中尋獲本處

觀二十三年有使國寫迹來次備有

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

薩仗外道處次北有鬼辨塔馬鳴事

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少人物

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

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丑謝告

成也頂有石塔高百餘尺時放奇光

佛於此談寶雲等經山東南尼連河

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言正覺

佛時證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岡上

一一七

寶林集卷五

第五

精

卷五

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  
行處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  
座三世諸佛成此成正覺佛方就之  
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  
提樹周垣觀墨以崇固之東西闊周  
可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華連陰列植  
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華池  
西陀險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  
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剛座上者賢  
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  
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  
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號為即證道  
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  
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  
日及十五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  
院三層墻高四丈墨觀為之師子園  
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  
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  
入指節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  
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  
糖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  
雨奇華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  
時道俗千萬七日之夜競申供養凡

法苑珠林卷五

第八

精

卷五

有兩意謂觀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  
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  
末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  
為無憂王妃伐截於西數十步聚而  
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  
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號為反菩  
提樹王親生信以香乳瓶餘根者至  
旦樹生如本王妃念之又夜重伐王  
重祈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墨石周  
垣其高丈餘近為金耳國月王又伐  
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  
之又以甘蔗澆之令其爛絕其本也  
數月之後為補刺摩伐摩王此言備嘗  
即先無憂王之玄孫也聞樹被誅舉  
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  
數千牛乳灌之六日夜樹生丈餘恐  
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  
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三尺餘樹東  
青靱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  
十餘步上有石鈎欄繞之高一丈層  
龕皆有金像四壁鑲諸天仙上頂金  
銅阿摩勒迦果此謂寶果東却接為重  
閣三層簷宇特異並金銀飾鑲三重

法苑珠林卷五

第九

精

卷五

門外龕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  
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  
小後巨廣之  
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  
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  
尸迷住拔摩舊云梵王遣二比丘來  
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訶此云大者小者優波  
其二比丘禮菩提樹金剛座訖此  
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  
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  
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  
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  
護施羅竭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  
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  
一外客來告大眾云我聞募好工匠  
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眾語云所須  
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  
支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  
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  
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未滿六月  
大眾平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窄復  
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  
為遂開塔門乃不見其人其像已成

唯右乳上有少許未竟後空神驚誠

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西坐

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

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

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

王造石鈎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

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

百肘弟造其手其像自彌勒造成已

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

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

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

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同蓋直為此像

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近

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

京都道俗競摸

裝師傳云像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壞

衆寶遙看其相終似不滿像坐跏趺

右足趾上左手銀右手垂所以垂手

者像佛初成道時佛語魔王指地為

證近被月王伐樹令目毀像王自東

返百本信心乃於像前橫施軟障心

愧暗故置燈於內外畫自在天像功

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蛇肌膚皆

裂尋即喪沒大目馳報即除壁障柱

還多日燈猶不滅今在深室晨持鏡

照乃覩其相見者悲懇敬仰忘返又

依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

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

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

立使典司門令史魏中書

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猶尚北勒闡顏東封不附大

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碑

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

皇帝愍其忠款退幹

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

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離州黃水

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

遂至摩訶菩提寺所菩提樹下金剛

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

好具若真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

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

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愛命使人

屆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

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為銘

大唐撫運膺圖壽昌化行六合

威稜八荒身毒稽顙道俗來王

爰發明使瞻斯道場金剛之座

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摹

靈塔壯麗道樹扶疏歷劫不朽

神力焉如

又裝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

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

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之差

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

由神州曆筭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

縮何足怪乎且據一相取悟便止樹西

大精舍內有鑰石像東面立飾以奇

珍前有青石奇文異采初成道日梵

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上

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令寶鳥石樹南

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

念草帝釋化人以始尸草此草者以奉

佛坐育王造塔表之次東北有塔是

佛證果時有羣青雀來繞尊亦有

羣鹿繞之起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

塔是魔王燒佛衰退起樹西北有精

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誠

法苑珠林卷九

第十卷

增

七繞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鬱金香泥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屈拘律樹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屣樹先至西南地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為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處其側有煮乳糜處又側有佛受糜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釋所造為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為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繞佛七匝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卑鈴羅樹往來攀而後起即是昔行六年日食一麻麥處今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有塔是佛入

法苑珠林卷九

第十卷

賈

尼連河浴處次迦河有佛食乳糜處其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麩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鈴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為母說法處又有度迦葉兄弟二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處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內外寔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華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今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十萬眾七日七夜香華伎樂徧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溫熱剋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游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教

法苑珠林卷九

第十卷

增

清阮東渡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為香象子侍首象母處前肆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鬱頭藍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吃播陀山舊云直上三峯狀如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輝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大衣袈裟傳付彌勒令度遺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教言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灰入山以待彌勒山路徑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從衛騰倚焚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焚乃告王請諸防獲蒙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余時彼國聞焚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難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勝放然轉增喜踊具觀石罽散華供養又依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

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

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

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

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

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

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罔極自

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

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

邊鄙忽得躬親靈迹一悲一喜不能

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

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

并此山而同固其解曰

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

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轅高懸玉鏡

垂拱無為其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

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業

交商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神力自在

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

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

其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

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

過存聖迹於危峯均遺趾於巖阿

參差嶺障重疊巖廊鏗鏘寶鐺韻

韻異香覽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

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

又裝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

非奢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

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

塔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聖

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迦多設火

坑以害佛處又東至娑栗陀羅堆吐

山此云娑栗陀羅堆吐傍有大石高丈四

五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擲佛處

其南崖下有塔佛此處說法華經處

南山崖有大石室佛舊入定阿難別

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頂現有通

穴精舍東北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

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門西有

毗布羅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溫泉今

猶數十泉西卑鉢羅石室佛昔常居

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山門外一里

至迦蘭陀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

多沒吐路唐云米即是阿闍世王也竹

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有

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

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為上座部

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山城

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姑利溫唐

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

怛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

唐云地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

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

款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間四重高八

丈許並用靱疊其最下壁猶厚六尺

外墻三重牆亦靱疊高五丈許中間

各繞極深池池備有華香嚴麗可觀

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垢濫未嘗

容隱常住僧眾四千餘人外客道俗

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

有窮竭故復號施無欺也中及左右

聖迹重疊不可殫記有諸論師智識

清遠三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實

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

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

詰訪異法故為耆已西被於海內諸

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師都無瞞

礙王雖守國不敢違障又東行入山

二百餘里至伊爛摩園見佛坐迹入

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七十九 抄

瓶迹没石寸許八出華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強闊六寸許

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摩國邪正

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遠部

僧也又西南行七百里至烏茶國東

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

濱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

子是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

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

焰暉赫現於天際

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

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

也崇信彌瑪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

黑峰山是昔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

斯寺舊云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之

引水旋注多諸變異必彼遠今淨人

固守罕有登者籠中石像形極偉大

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

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夾傳無數

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

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

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

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七十九 續

又南行至案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

西南二十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是

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

又南行千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屬南

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

王為佛造剎山疏石列極華博賢聖

游息佛滅未有千年前其處有千凡

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陵空飛去今

窳無人其處有婆毗吠伽論師明辯云

即是般若燈論主也於觀自在前絕

粒而飲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彌勒觀

自在乃為現色身今在城南大山巖

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咒三年神授方

云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

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當

相報又經三年然呪芥子擊於石壁

豁即洞開時百千眾觀觀驚歎論師

跨門垂三願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

謂是毒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

又復南行六十餘里至秣羅乍吒國

即瞻部最南際海濱境也山出龍腦

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薩羅香樹

松身無葉香如水雪即龍腦香也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七十九 續

比南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

所住處昔世觀世音臨海有城即是古師

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結大伴則不

可至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

諸神異國東南隅數千里耶羅稽羅

洲人長三尺鳥喙唯食椰子

又至摩訶刺他國其王自在未覓戒

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東境山寺羅

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

像長八丈餘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

懸空中相去各三尺禮謁見者無不

歎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擊呪

術力所持

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

度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

邑側大陷坑水沫無滿是昔大慢婆

羅門謗大乘生嗔入地起又西北至

阿吒蘆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薰

陸香樹葉如棠

又周巡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刺斯國

非印度所攝此國多出金銀鑄石頗

脆水精死多棄屍佛鉢在王宮中西

比接拂標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鴨生

於中案梁實錄云夫波斯北一

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匪非所度攝

拂棟年刑送男夫配焉聆陳聖迹

依如前述具列俗紀備存大本

頌曰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 欣風慕道

仰規西度 妙盡毫端 運微輕素

託采虛凝 始映霄霧 迹流泉像

理深其趣 膏興開襟 引凡聖路

千佛同化 萬賢來瞻 皇情有感

緇素同遇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會文殊菩薩

勅耶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橫三五

五明寺沙門釋 苴 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此有十部

迷意部 治罰部 思慎部

說聽部 甚薩部 羅漢部

信尼部 長者部 天王部

鬼神部

迷意部第一

夫法不自知知之在人人通邪正法

逐人訛將欲住持三寶必須德行內

无律教一宗兼先諸究不憚勞苦不

好聲譽今遐邇道俗欣心有據界中

行者慕崇進業緇素相依法得久住

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

是漸漸令法久住若法出常情言無

規非翻同鄙俗何成匡眾宜自私退

省己為人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

斷如是漸漸令法速滅數見朝貴門

首多有療病僧尼或有行醫針灸求

貪名利或有誦博歌戲不護容儀或

有婚姻相託媒嫁男女或有科銀酒

冥公然聚會或有服玩奢華馳野友

馬或有執腕挾掌類同賤俗或有結

構惡友朋仗龐人政使穢響盈路行

染俗情貴勝同知聞徹天聽於是雷

同德撥枉濫清人非直信尼不依聖

教亦由白衣不識賢良寔因一二凡僧

毀謗無量好眾或有勤求學問博知

三藏或有講導利生無闕四時或有

專居禪思常坐不臥或有讀誦經論

常勤匪懈或有六時禮懺晝夜行道

或有納衣乞食儉素無為或有山居

蘭若頭陀苦行或有專營福利供養

三寶或有興津齋講化俗入道或有

營造經像締構伽藍如是略列嚙能

彈記此之名德常依道場專行福智

寸陰不遺無暇滌浴所以公貴不識

唯共鄙徒結友情密察習既久以非

為是縱觀聖僧將為凡眾唯生瞋慢

何曾加敬辭思此事豈非濫歟

治罰部第二

自大聖西隱正教東流佛法付囑國

王今加護持但王法侵移日就衰羸

治犯憲章漸將殆盡若聞說者反被

陵辱以道俗靈惡情乖日久設欲治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號

罰改惡就善侍官勢力枉壓清人僧  
眾無力反汗淨心其懷轉新實難挫  
伏致使大教息用遺風說替故大集  
經云若未來諸王四姓為護法故能  
捨身命寧護一如法比丘不護無量  
諸惡比丘是王捨身生淨土中若隨  
惡者是王無量世中不復入身王等  
不治則斷三寶奪眾生眼雖無量世  
修施戒慧則為滅失又犯過比丘應須  
治者一月兩月苦使或不與語不與  
共坐或擯出一國乃至四國有佛法  
處治如是等惡比丘諸善比丘安樂  
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滅又薩婆多  
論云違王制故得突吉罪又勝鬘  
經云世尊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  
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受  
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滿惡道滅  
少於如來所轉法輪而得隨轉又涅  
槃經云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  
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  
緣故得壽命長欲得長壽應當慈念  
一切眾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  
大悲受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置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四號

一切眾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  
鬼畜生阿脩羅等切諸惡趣拔濟是中善心  
眾生既未脫者度乘度者未涅槃者令得  
解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  
因緣故善薩則得壽命長達於諸智  
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迦  
葉善薩白佛言世尊於佛法中有破  
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  
如是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葉善男  
子譬如國王諸群臣等有犯王法隨  
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  
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呵責羯磨  
捨置羯磨舉罪羯磨不可見羯磨滅  
擯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  
世尊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  
為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我涅  
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  
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驅遣呵  
責懲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  
計乃至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呵  
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  
能驅遣呵責舉處是我弟子真聲聞  
也又云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號

王大目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眾應當勸  
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  
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  
王者大臣四部之眾應當苦治又經  
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當豐足復能  
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好法  
謂修多羅乃至阿浮陀遠磨以如是  
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  
眾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  
不應畜養奴婢牛非非法之物若有  
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當治之如  
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  
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  
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  
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惡害是法  
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  
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王群臣宰  
相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經中廣明  
覺德比丘護正法時制諸比丘不得破  
戒畜非法物破戒徒眾聞是語已便  
來害之時有國王名曰有德沒命護  
持覺德比丘與其戰鬪救得法師從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攝 嘉

是之後常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今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為護法故皆得成就金剛身又云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今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脫若害迦葉菩薩自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游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者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又云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若治眾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又偈云  
比丘若修集 戒定及智慧  
當知則不久 親近大涅槃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攝 嘉

又月燈偈云 雖廣讀眾經 多聞不能救 又十輪經佛說偈云 有真善利利 三乘得熾威 具足七寶等 持用施諸佛 乃至四天下 彼雖得大福 假使為諸佛 彼雖得大福 譬如五日出 若護我法者 譬如風災起 若護正法者 譬如水灾起 若護正法者 恩慎部第三 夫欲成大醫引其三藏先須當機自療已患然後治他法得久住不得為名利故空談名教不修一行遂同狂醉故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 侍多聞毀禁 破戒地獄苦 供養於正法 當獲功德海 徧滿閻浮提 其福猶有限 造僧房供養 不如護正法 滿中造塔廟 不如護正法 能竭於大海 則竭煩惱結 悉摧一切山 亦滅諸煩惱 漂蕩壞大地 亦消諸煩惱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 攝 嘉

等成就時醉二者他稱讚時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富貴時醉開放逸門造地獄因後一多是出家人等貪學名利輕賤自身希望他讚便生憍慢昏於志趣失於聖意盲不見道流淚三塗故涅槃經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新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優婆夷像亦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形壞我正法又經云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救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眾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又云復有常沒非一闍提何者是耶如人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故經云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為四一者為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為利養故受持淨戒三者為他眷屬故而行布施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四者為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是  
四善事得惡果報又云是一闡提滅  
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萬  
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  
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又經云  
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千歲四道  
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  
嘗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讀誦經貪嗜  
飲食長養其身所衣服履陋醜惡  
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  
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  
猶如獵師細步徐行如猫伺鼠常唱  
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  
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瘰癧法婆羅  
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  
誹謗正法如是等人滅壞如來所制  
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  
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  
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  
飲酒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  
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尔時復  
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羊手  
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草屣親近國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王大目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  
奴婢令銀雜寶學字諸伎藝盡師泥作  
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蠶道呪幻和合  
諸藥作唱伎樂香華治身擣菹園菓  
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  
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若反習是  
事親近國王王子大目及諸女人高  
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  
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  
著妙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  
前躬自讚歎出入游行不淨之處所謂  
酤酒姪女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  
比丘中應當罷道還俗役使譬如釋  
務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惡  
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  
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  
是菩薩乃至經云破戒比丘當於百千  
億萬劫數割截身肉以贈施主若生  
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駘  
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  
供養况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又云樂視婦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  
戒者親附破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滅遠離  
獨處常好譏論持戒者過亦不稱讚  
行頭陀者或指其事惡口橫加又經  
云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尔時  
多有惡行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  
懶惰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  
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蕪  
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  
不勤哀哉大嶮當來之世甚可怖畏  
苦哉眾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  
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  
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為眾  
生說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為欲  
賣乳貪利多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  
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  
賣與近城女人得已復加二分復轉  
賣與城中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  
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為子納婦當須  
好乳以贖貧客至市欲買是善乳者多  
索價數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尔  
許正值我今賤待貧客是故當取  
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  
味於苦味中十倍為勝何以故乳之

為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尔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多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今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唯以世語錯定是經今多衆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為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貪窮女人屢轉淡薄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味足一千倍緣彼乳味於諸苦味為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說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

時說莫非固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颯颯說莫自欺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時說莫熾然世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說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今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今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為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博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云何拈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為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餽饌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拈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鎗石鎗石譬色解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鎗石云何以錫貿易白鐵銀譬十善鑽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鐵

云何以綃貿易氈褐氈褐以譬無慚無愧綃譬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綃貿易氈褐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以譬種種供養甘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為利養故向諸白衣苦自譽讚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毒藥

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目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揅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乃至畋獵漁捕諸惡律儀不親近求聲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臂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况復餘事不樂玄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說法有五種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五十

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為利養故為人說法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法是法寶而此惡人捨置不說但以經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法中畜心自大隨意而說為求利養若比丘說法雜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尔者非善比丘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為外道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情地獄又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杖文辭令眾歡樂惡魔令時助惑眾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又如群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深坑我諸弟子亦復如是捨麁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罪極多亦為眾生作惡知識亦誘過去未來今佛若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眾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五十

命比不淨說法罪多於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助魔事亦使眾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令解當知是人於諸眾生為惡知識為是安語於大眾中謗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眾生以邪見事是故名為惡邪見者又云舍利弗今時破戒比丘乃至為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何多貪患癡多樂讀經貪著利養行不清淨舍利弗若有比丘昔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樂眾內雜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為白衣營執事務不為使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請醫方不為販賣不樂論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今之時不應入眾乃至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以故舍利弗當今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威不活怖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五十

自處小林空靜乃至畢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故眾生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眾生唯依讀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已心煩惱何能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讀誦求菩提者便有蠅蚋如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尚不能得欲界善根何況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衍大寶嚴經云譬如醫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被眼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眾生起於虛弊愚癡惡口自謂為智乃至不離邪見為求他利而生嫉妬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口意等心常念惡常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教他讀誦但自讚已非毀於他以是

法苑珠林卷十

第六夜

四

義故讚歎大乘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難亦失聲聞辟支佛乘常趣惡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為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諸人見者皆悉唾言此弊惡驢非師子耶乃至毀犯禁戒作惡行者於一切處不成法器若自說言我是大乘能破一切眾生煩惱慶勞大陣亦為眾生住入正道入無畏城則無是處

又佛藏經云過去世時有五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名跋難陀是五比丘為大衆師其普事者和佛所說真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皆墮邪道多說有人普事比丘為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惡賤四惡比丘多教人衆以邪見道於佛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故以滅佛法乃至云是諸惡人滅佛法亦與多人大衰惱事又是惡人命

法苑珠林卷十

第七夜

續

五

終之後悔而昇地獄仰臥九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右臥亦然於地獄上燒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於地獄大炙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生阿鼻大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地獄受諸燒煮乃至云如是展轉一切受苦大劫將燒故在地獄又說大劫若燒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又云久矣雖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五百世從生而皆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佛法出家十萬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況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

得六萬法聚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觀四念處等行法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所貪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第五

如迦葉經云介時佛告摩訶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切若減一切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眾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薄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者極老年百二十身嬰重病不能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寶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為我守護待我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

法苑珠林卷第...

第...

橫...

第...

人無有子息唯獨一身彼人去已未  
 久之聞困篤命終所寄財物悉皆散  
 失彼人行還求索無所世尊聲聞之  
 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修行甚少又  
 無伴侶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法  
 不久散滅佛讚迦葉我已了知而故  
 付汝令彼癡人得聞此已生於悔心  
 尔時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說第  
 二譬喻譬如有入身力威壯無諸患  
 苦壽命無量百千萬歲生大種姓  
 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悲內懷  
 歡喜利益多人令得安樂時有一人  
 賣持寶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  
 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  
 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  
 見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  
 還即便歸之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  
 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億  
 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  
 衆生不斷三寶世尊如是之事我不  
 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彌  
 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  
 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

法苑珠林卷第...

第...

橫...

第...

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  
 故此彌勒菩薩於當來世證得阿耨  
 菩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為王事  
 如法治世彌勒菩薩示復如是治法  
 王位守護正法尔時佛讚迦葉如汝  
 所說即申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  
 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  
 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  
 尔時如來摩彌勒頂時於此三千大  
 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徧滿大千世  
 界尔時地天及虛空天至阿迦膩吒  
 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  
 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為利  
 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尔時彌勒  
 菩薩從座而起徧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為利益一  
 切衆生尚受無量億劫之苦况復如  
 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尊我尔時  
 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  
 祇劫所集阿耨菩提法彌勒菩薩說  
 此語時三千世界六種震動  
 又大集經云尔時世尊告上首彌勒  
 及賢劫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

法苑珠林卷第...

第...

橫...

第...

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曾於過去諸  
 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  
 於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  
 此報果分作三分留一分自受第二  
 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固  
 相應齊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  
 破戒讀誦經典相應聲聞正法像法  
 彌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彌勒我今  
 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立比立  
 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  
 少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  
 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  
 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瘡陁羅  
 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  
 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  
 器為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  
 持養育彌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  
 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  
 淨功德何等為十始從身清淨故離  
 殺生乃至離邪見是為十種功德  
 從是已後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十種  
 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  
 人住如實際得於八種清淨功德何

法苑珠林 卷第三十 第三十五 禮

等為八長壽二端正三富貴四名  
稱五常為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  
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  
佛及諸大眾放大光明照其眼目令  
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萬生常得  
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是人  
當得十三種清淨功德何謂十三一  
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顛倒惡見二不  
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  
聞正法五常得供養眾僧六值喜知  
識七常與六波羅蜜相應八不墮小  
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  
眾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  
常不離如上等法十二速能滿足六  
波羅蜜十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而成正覺若有受持書寫讀誦為  
他解說如說修行此月藏法門者所  
得功德如前所說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卷第三十 第三十五 禮

之像游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眾生  
若為人天調伏眾生是不為難若為  
畜生調伏眾生是乃為難  
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  
為湖具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  
是昔菩薩所住之處有一毒蛇在中  
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  
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  
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善住處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  
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  
行各有五百眷屬圍繞是二女人  
常共供養如是三獸  
閻浮提外南方海中有頗梨山其山  
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  
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摺  
頤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雞修  
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林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  
有大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  
百眷屬圍繞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  
鳥獸  
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銀山名曰

法苑珠林 卷第三十 第三十五 禮

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中有一豬修聲聞慈復  
有一窟名香功德下是菩薩昔所住  
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  
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  
牛修聲聞慈山有風神名曰動風有  
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  
繞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  
閻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  
功德相中有一窟名為明星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師子此方名虎修聲聞  
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  
所住處中有一兔修聲聞慈復有一  
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  
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  
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愧各有五百眷  
屬圍繞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  
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  
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  
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游行教化  
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  
一日鼠初游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  
鼠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

第七〇冊

一三二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十條

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為調

伏諸衆生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演說無上菩提之道是

故他方諸菩薩等常應恭敬此佛世

界法口此之十二歲是菩薩應化等故也

羅漢部第六

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

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

有輕毀既受屬已結集三藏流布人

天迦葉又以法屢累阿難如是展轉

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闍浮洲中

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十萬歲慈氏佛降傳釋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又于闐國南二千里沮湟國有三無學羅漢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為搦鬚髮又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實頭盧不得滅度令傳佛法每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實頭盧羅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十條

眼羅等十六無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壽住法

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

說法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

年中執師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

名難提密多羅應化緣既畢將般

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

應可速問承告洩曉其良久乃問我等

未知世尊釋迦牟尼與上正法當住

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

已說法住經今當為汝粗更宣說佛

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上六大阿羅漢并諸眷屬令其護持使不滅沒及勅其身與諸施主作具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時諸大眾聞是語已少解憂悲復重請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答言第一尊者名實度羅跋蹉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迹諾迦伐蹉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方迦涇彌羅國第三尊者名迹諾跋釐惰闍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多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五十條

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頻

施與自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

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羅與自

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瞻部

洲第六尊者名毘陀羅與自眷屬九

百阿羅漢多分住在跋沒羅洲第七

尊者名迦理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

分住在僧伽茶洲第八尊者名伐闍

羅弗多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

多分住在鉢刺拳洲第九尊者名戎

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名半訶迦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羅怛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颯瞿洲第十二尊者名那伽摩那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目拘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闍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鷲峯山

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荼半託迦與自眷屬千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如是十六大阿羅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入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深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壽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重心為四方僧設大施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幡等施設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詣寺中經行處等安布上妙諸座臥具衣藥飲食奉施僧眾時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種形蔽隱隱儀同常凡眾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如是十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南瞻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佛法亦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入壽漸增至百歲位此洲人等厭前刀兵災害苦惱復樂修善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

諸眷屬復來人中播揚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眾令其出家為諸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至此洲人壽六萬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後至人壽七千萬歲時無上正法方未滅沒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用諸七寶造窣堵波嚴麗高廣輝赫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所有遺身馱都皆集其內令時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逸窣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連百千而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敬礼世尊輝如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勅護持正法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復有緣已周今時滅度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類力火起焚身如燈相滅骸骨無遺時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方乃俯住令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間此佛土中有七百俱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千萬歲時獨覺聖眾復皆滅度次後彌

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瞻部洲廣博嚴淨具如經說  
僧尼部第七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能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眾弟子同已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為四部之眾如所解教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為四部所重者能勸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眾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為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第八  
如優婆塞戒經云令時會中有長者

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注見殊勝經卷下 第三十三 橫力

常演說法教眾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之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為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王有供養者則為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樓那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毗羅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為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眾生心若有眾生能供養彼檀則為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羅何以故尸羅名之為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即是羼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為後一切惡法棄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毗梨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不供養亦得增長壽命之與財下方即是禪定何以故能正

觀察三惡道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何以故上方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命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屬眾生心非如外道六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天王部第九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服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到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彌勒下生聽汝泥洹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滅時當有非法出世間十善惡壞闍浮提中多諸惡難如來頂骨佛牙佛鉢安置

東方注見殊勝經卷下 第三十三 橫力

又勝天王經云或有眾生見此菩薩今始成道或見菩薩久遠成道或見一世界四天王獻鉢或見十方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利弗菩薩爾時度眾身故即受眾鉢重疊掌中合而為一其諸天王又不相見皆謂世尊獨用我鉢

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外有像佛泥洹後此鉢隨緣往福眾生最後遺化興於漢境此記從北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澗寺僧伽耶舍小禪師使於漢土宣示令知鬼神部第十  
如大集經云介時一切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吒富單那等於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切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我佛出家受持禁戒乃至為佛驕驕駭不受禁戒受而毀犯無可積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彼國

以捨離故令其國土而有種種諂詐  
鬪諍疫病飢饉三兵俱起非時風雨  
元旱毒熱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  
世尊聲聞弟子悉向他國使其國土  
空無福田若有世尊聲聞弟子乃至  
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  
其刹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  
國土

又大集經云介時世尊以震旦國付囑  
毗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羅夜  
叉大將五千眷屬乃至雙瞳目大天  
女十七大將各領五千眷屬汝等賢  
首皆共護持震旦國土於彼所有一  
切餽惱鬪諍怨讎忿競言訟兩陣交  
戰飢饉疫疔非時風雨水寒毒熱悉  
令休息遮障不善諸惡眾生瞋恚  
麁癢苦辛惱觸無味等物悉令休息  
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  
絕故  
頌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執寤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五十條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善惡衡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識非豎是  
法住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橫手編

潛遁篇第三十三

妖怪篇第二十四

潛遁篇此有二紙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  
莫非利益俗土封其吉凶上智悟其  
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昔晉  
武之世有天生耆域宋武之初有彭  
城杯度並顯示徵瑞昭寤氓俗齊衆  
之有沙門保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  
晦智若狂體同瀟塵而藏往知來每  
中靈驗動容發辭鮮有遺榮士庶響  
赴所在如雲跡拘塵垢神游冥寂水  
火不能燒濡蛇虎不能侵毒雖復限  
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聞  
以上談其隱淪則迨山高士世有可  
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  
之可謂懸於日月獎於金石者矣無  
壇之福於斯見焉  
引證部第二

集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帑藏中奇寶好物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伺夜人定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算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強威當濟挽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與其屍置四叉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填塞塞路奔突其賊射吏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微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重執炬舞戲人眾摠肉以火授薪新然熾威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閻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煨釀酒特令醇厚詔守備者微而沽之遺守者連昔飢渴見酒兼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版咸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人侍衛伺察非安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捉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妹令順流下唱嗽聲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杙如是連昔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即乘抹到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預持死人臂以用投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稱數違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百無雙又捕不得當索之何女即懷姙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為餅師住餅鑪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鑪下市餅舖兒甥見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寤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須駭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巨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志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為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勅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為賊目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間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余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巨得稽首答曰實余是也王

日卿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譬如國王有一大目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目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脂消諸功德肉肥

又賢愚經云今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

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常騎東西遙疾隨意甚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素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空賜食粗略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混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善投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常在目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憤內不諱妨發行

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速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今時象護奉教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菩薩本從兜率天乘下入胎氣彼時象身有少剝破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常起壽壽時用無之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

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每有金象隨時衛護今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我得道

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練以已所知謂無詘敵群目無對時諸目等即白王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中山王欲試之即使人責一瓶蘇湛然盈滿王意以為我智滿足誰加於我斯那獲蘇即解其意於弟子中般鍼五百用刺蘇中蘇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即知其意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麋食食三五匙便言已足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麋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充塞編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盡皆攝腹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今時即語王言麋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拾一

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道何

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十餘

里若遣少健乘馬賣粮捉於器仗得

速達不王答言得若遣老人乘於瘦

馬復無粮食為可達不王言縱令賣

粮由恐不達况無粮也斯那答言出

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

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

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

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

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于

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

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也

頌曰

替適巧變善弄冥馳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羊肥無脂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冥運投機靜也冲默

動也神輝綿綿遠御蓋蓋長非

宗反元象光潛影離隱顯巨測

真偽難知

感應緣略引十三

西晉沙門劉蓮何 西晉沙門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邵頌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保誌 吳居士徐光

搜神雜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

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

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

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

壯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

常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因患死却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無知且放令活雖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

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

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

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

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

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

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

乃至千曉何送出家法名慧達百姓

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亦生信逾隆 書在高塔為家說法夜入蘭中以自

沈隱旦從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

蘇何聖蘇何者稽胡老蘭也以從蘭宿

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

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

極嚴土俗乞願華香不一每年正月

輿迎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

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

其村一歲死喪則少不食去者十人

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

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示

以為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

有經一卷俗中之純是胡語讀者

自解故黃河左右磁隰嵐石丹延綏

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

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

剝繫以懸蘭擬達之栢止也何於本

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

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

出肅州泗泉郭西沙磧而卒形骨小

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

彼俗有災障者就磧覓之得以凶亡

不得言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 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日尋之還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居士風 狀

六

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莫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擔一蘆簞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膚色輝然不以寒慘義熙中薨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蕃素聞其名因人要求猶擔此簞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蕃自起看正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挈簞若提鴻毛永嘉初中卒羅什間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股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游碓下時石勒屯兵河北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居士風 狀 有光  
以殺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

勒與劉曜相拒據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齊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眾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賜以輿輦入出乘馬所有祥感其相極多略而不述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恣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涑沙虎開棺唯見衣鋒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今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為石虎所重嘗言及隱主事虎謂進曰有揚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居士風 狀 有光  
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

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諍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軻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軍追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宋儁魏長安有釋曇始闢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開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四 撰

於面雖涉泥水未嘗沾汙天下咸稱自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魂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自足阿練胡適訪果僧唯見始足自於面因事之晉末胡方西奴赫連勃勃噬之並放沙門志皆不煞始於是潛遁山澤脩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刻長安掘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盡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感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今遺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窟匿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果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開統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書代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放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自於面從門而入焘令依軍法屣斬不傷處以白晝晝大起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此國養虎于檻養令以始錄之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五 撰

虎皆潛伏終不取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焘大生愧懼遂感癘疾焘冠二人次發惡病焘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焘卒孫濟襲位方大和佛法盛也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端馳光蓋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道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速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匙聲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為觀朗云某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燻者執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燻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遁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玉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六 撰

侍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眾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

宋岷山通靈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唐國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止時人咸以此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前副作師子形今日郡縣亦見碩作師子形乃寤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率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王曰天地數數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九年九月一日卒峨嵋山通靈寺臨止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云昨見碩公在中一臥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

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送失之其迹說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毘瑟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毘瑟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眾僧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速行今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善謹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相川中路患盜剽極焉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靈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焰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

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且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齊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為相國魏將屠窮洋築壇於南郊茲遇大橫大吉漢文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彦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擅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常坐禪竟自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屐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勒日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洋驢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日公求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

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瘞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公後來是夜瘞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岵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終亦不老舉止趣介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臺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驗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慧妻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莊忽泣慟而授之數曰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相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眾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

法苑珠林第三十一

第五卷

佛神記

為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祖初忽如  
 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疑長數寸  
 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頭掛剪刀  
 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禱元中稍見  
 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  
 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  
 識記京士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  
 其惑眾收往律康獄既旦人見共入市  
 鄺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  
 有兩輿食來金鉢威飯汝可取之既而  
 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詢誌  
 果如其言律康令言文顯以事聞武帝  
 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  
 誌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  
 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問吏  
 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  
 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  
 光剎窟二寺求之並云昨猶旦去又  
 至其常所造廣侯伯家尋之伯云誌  
 昨在此行道且眠未寤使還以告獻  
 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感冬祖  
 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  
 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

法苑珠林第三十一

第五卷

雜記一

魚鱸人為犇竟致飽乃吐還視空中  
 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  
 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  
 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  
 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  
 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  
 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  
 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  
 時可登此後顯達逆即留齊之鎮州  
 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  
 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  
 寤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  
 人而返率以見免齊也騎桑偃將欲  
 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圓  
 臺城欲返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  
 偃叛往宋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  
 梁鄴陽忠烈王常屈誌來第會忽令  
 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其預鑿  
 以少時王便出為荆州刺史其預鑿  
 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夫來與皇淨名  
 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  
 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  
 公迹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燃

法苑珠林第三十一

第五卷

雜記二

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覺聞  
 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豈得以  
 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  
 宰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  
 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自官應得  
 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上即  
 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經竟夜便大霑  
 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刃其上俄而雨  
 大降高下皆足上常問誌云弟子煩  
 或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  
 為十二因緣治或藥也又問十二之  
 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  
 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  
 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  
 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月後法雲  
 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  
 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  
 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  
 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解旨隱  
 沒類皆如此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  
 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

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慕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

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靛形貌怡悅臨以

一燭以付後門門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

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苑三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

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

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

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以時應年九十九矣古山縣志 吳高僧傳

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鄧開種蒞東橋粟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

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寒裳而趨左右唾痰或問其故

答曰沫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

帝將拜蔣蔣陵有大飄風如庫從室中墜琳車上車為之傾頓願見徐光在松樹上撫手指揮蚩蚩之琳問左右

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兄弟四人一旦為戮出宛境志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

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

或云是天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

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

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令

尹喜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街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皆不

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

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余者案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

時易其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

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

之未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憚務不營名譽素飾

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為事至聞其壽以為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

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糝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

中乃俛坐拭目摩搦身體誠膺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

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藏四支至毛

毳皆令其在覺其氣運行體中起於臍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評安不告

致遺珍翫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姝女者亦少

得道知養形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旋庭為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姝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姝女具受諸要法以教

王王試為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

於涼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鄭女媼媼王失道而沮落俗聞

漢時雄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賸賸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送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巖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

反側行數十里穴竟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抗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為糗復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齎盡便入一都城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為飾雖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文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飢餓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圓下有一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將亦取後將令噉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得不去答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

復隨穴出穴州還雒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

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乏盡飢餓始死逢望山上有一樾樹大有下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啜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糗便共浸水逆行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交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要還家皆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火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勅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

食畢行酒有一群女來各持五三桃

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愁憂遂停半年氣恢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

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問郡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安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縱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速原絕力逐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此間有三閒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誓也一人留一人入閭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宜數應為后

注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十九九條  
婦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

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

中有光暎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

亦美天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

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

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洟後

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

且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

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軒

車駟若飛方此三語

迷異記曰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

廣不盈尺俯貯者無底咸康中江州

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游

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空挂樹下以

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又進

至一處見崇臺廣厦玉宇金房琳瑯

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

各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

膏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

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

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

及有所說則首極精微感莫能測焉

所居稱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

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

在首後時時變還容狀如平生與子

孫欽齋數日輒去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

而復生時人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

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卒

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

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草帶後數

十年復為華陸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康王舍人行

消壑之術浮游冀州碣陽間二百餘

年後復時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

子期日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

祠果乘赤鯉魚出入空祠中碣中巨

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

冠先宋人也以釣為業居睢水傍百

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

帶好種蒞食其記實為宋景公問其

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

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

之右三語皆搜神異記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三節

述意部第一

妖怪者干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

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

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

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

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

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微變乃是衆

生徇業之雜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

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

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今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難口形貌端

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

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

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閻浮提有五

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

糧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雇

得五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

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刹國

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

飄搏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

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刹女聞彼

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佛三乘 佛九即往救援

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

自娛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

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

使端正可喜過人才不及天用天香

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瓔珞莊

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擁護游行詣

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

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

汝腕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想怖畏

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時

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

來可為我夫憐愍我守為我作主我

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愛

愁煩惱為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

事不令虧失今時商人咸共惻愴舉

聲啼哭各吐熱氣相慰喻迭互安

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

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

菓枝葉扶疏諸鳥游集如是無量復

有雜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能

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莊

飾如經貝迷介時諸羅刹女將諸商

人向彼城已教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

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

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

夕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刹女等告

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

彼出向其處有二商人智慧深細聰

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

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臥之時

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

介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

女等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

聲即執刀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

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

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數喚聲

狀如嗷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

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久喘定還

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

峻聲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

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

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

中多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

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

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

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發蓬

亂塵土全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

啖食之以是因緣作大數喚如閻羅

王所居之處見諸眾生受大苦惱是

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

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

樹枝葉互相堂觸而有聲出介時受

苦諸人間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

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為

天為龍為夜叉為帝釋為大梵王等

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

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

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作如是

自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

之所耶介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

已驚快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

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

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興

生至此為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

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余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若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出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主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受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為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過大喜樂日月與昇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難尸尸多形貌端正見者樂觀自如可見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糝米自無糠糲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入聲而作

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為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處為我等輩問評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

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為第一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嗷喚啼哭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微妙之地何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險峻牛糞用為活命不為求財而來此也今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今時還即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今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報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今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聽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卷 雜 九

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  
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  
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  
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  
羅刹一切諸女就著睡眠安隱而臥  
私竊盜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  
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  
之者頗為我說今時商主即告彼等  
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自商  
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  
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隱得達閻浮  
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  
所余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  
入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  
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  
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  
身毛皆豎合十指掌頂禮馬王作如  
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  
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余時  
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  
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  
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  
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卷 雜 三

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刹之所啖食  
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  
女該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  
於是時安隱將送達到彼岸作是  
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  
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余時  
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  
行疾如風今時彼諸羅刹女輩聞彼  
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  
忽從睡覺覺彼商人悉皆不見起處  
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  
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  
於海岸發慈悲聲哀號啼哭作大苦  
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  
何所去令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  
先墮在海灘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  
願汝等與我為夫汝等今者捨背於  
我欲詣何所無思無義何故相棄若  
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  
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  
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難  
尸馬王乃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  
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詣比丘於意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卷 雜 四

云何時難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  
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  
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  
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  
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  
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  
至刪闍耶邪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  
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  
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  
生尊重恭敬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  
逢雲過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  
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  
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  
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啖  
食人自相與語言止噉彼一人一人畏  
我餘四人恐不可犯故之其不敢破  
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  
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  
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常  
須堅意不可懦弱令鬼得便誤損人  
也故雜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  
其便也又菩薩處胎經云今時世尊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龍身

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親見謂為是鬼捐棄曠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娠具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推背向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奈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觀者毛豎父母眷屬捨而欲去菩薩權現今不得去父母問曰為是天耶為是龍鬼神耶尔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迹摸羅  
為母除愚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為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四十

佛二五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眾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除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樂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姦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交聲  
自非馬王員 危苦詐安寧  
感應緣略引十六驗  
東陽留寵為血怪  
魯昭公為龍怪  
漢惠帝為龍怪  
漢武帝為蛇怪  
漢桓帝為蛇怪  
晉太康中為魚怪  
漢成帝為鼠怪  
漢景帝為犬怪  
漢章帝為魅怪  
賈誼為鵲鳥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佛中

卷三十一

東越閩中有蛇怪  
中山王周南有鼠怪  
桂陽張遠有樹怪  
南陽宋大賢有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有鬼怪  
津安中東郡界有老公怪  
晉時有老狸作人父怪  
晉南京烏巢殿屋怪  
晉時有狸作人婦怪  
晉時有狸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修宅內鬼魅怪  
西方山中有人食鰕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有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和居于姑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上為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鄭時門之外消淵京房易傳曰眾心不安厥效龍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四 龍

闕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庭東望溫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地有鱗甲兵之象也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太后父楊駁矢文宮關廢后為庶人也死於幽宮亢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曰妖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應漢成帝律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葉相葉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為巢栢栢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屎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四 龍

數升時議目以為恐有水災起風盜竊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賊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栢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戴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日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豕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趙王昏亂豕類外天之異匈奴豕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知百鬼眾魅今自縛見其形其縣人有婦為魅所疾侯為知之時大蛇數丈死於門外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侯知之樹感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章帝聞之微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知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偽使人為之侯知三人三人登時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便解之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四 龍

鵬鳥飛入其舍止于座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諸遂往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荅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荅

如前復喑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誦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荅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此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取豎乃掘昨夜應

處果得老蠹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猪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啾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主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齧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介時預復募妾未得其女將樂絲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提榮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乃往告貴請好劍及蝮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惶懼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養蜜罇之置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

○法苑珠林

鏡開發香氣先啾食之寄便放犬犬就蝮毒寄從後斫蛇得瘡痛急自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乃啞言曰以曹法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娉寄為后拜其父為將軍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怪其歌謠曰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介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訝憤息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過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曰升高居隄陵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疏蟠地不生穀草遺密斫之介數下樹大流血出客驚怖歸曰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赤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

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起昇高昇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以獻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魁隨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使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杖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眼目礎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噉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前大賢便逆捉其腸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停毒更無害備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亦止宿應唯持一口

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五

大刀臥至三更中聞有叩閣者應遂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須臾聞復有叩閣者如前日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丁無疑也須復扣閣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刃近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掌中之府君下座走出之應急追至高下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暈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走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鬼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永無妖怪

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五

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狀頗欲類歌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留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為此翁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逐歸作其父形語案二兒已得殺矣兒暮歸共相慶有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見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念懷亦死

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五

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銷伏此怪即遣使至烏江迎聖摩問此吉凶摩曰脩德可以獲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律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群鳥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為聖摩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履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為何何在孝云止有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經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經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付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怪但出獵大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蒼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為老狸則射殺之婦人已遂成狸

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子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

流珠第三十一 第五十五張

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期更刻  
集便欲結為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  
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  
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翁母翁母亦懸  
許之女因勸婢取銀百斤緡百匹助  
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秘書監明  
果驟平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  
吹經少日有獵者過矜將數十大  
徑突入齏婦及兒並成狸銷帛金銀並  
是草及死人骨

晉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嫁  
女未及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  
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  
將女至江右此三驗出幽冥錄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  
坊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  
有異光仍聞擘籬聲令婢子松羅往  
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  
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  
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躬舉是眼搏  
灑糞穢清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  
染箭又親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樹令人  
刺中其髀墮地奄沒經日反從屋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五十四張 續社五

上跛行就婢乞食園飯授之頓進二  
升數日眾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拉  
擺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  
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  
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  
何以常擗穢汗答曰糞汗者錢財之  
象也投擗者速運之徵也須之清果  
為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塵毒既久  
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讀祝文諸鬼  
怖懼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  
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  
器械人眾數萬一人戴幘送書廣紙  
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羲獻又  
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  
我離山頭騎驄見梁魯鬼有叔操操  
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會乞松  
羅一函書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  
以弔其叔哀叙致哀情甚有詎次復  
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  
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  
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  
此便斷

環邪王騎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五十五張 續社五

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  
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基在會稽假  
瘞事康東幽既空反虞與靈入屋帶  
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曠聲曰何不  
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勝之云非  
為永基故不具儀耳 志取出異元

周仲尼謂李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  
怪蓋交朔蝮 事出法口木石開山也蓋一足蝮  
毒學人聲也 人謂之山魃文官獨足蝮蝮山精  
是鬼人也

右出國語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  
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  
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害依其  
大以多饑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  
食蟹名曰山魃其音自數人常以竹  
著大中州烟 上音竹而下音州而山魃皆驚犯之  
令人寒熱 山魃人指亦鬼也 右出神異  
經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六 猿 獺

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  
學頭擔歸去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  
家三里聞籠中碎伴動轉顧見向材  
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  
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  
斷入斷食蟹相負已介望君見怒開  
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  
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  
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赦王迴頭不  
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  
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  
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  
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  
復異土俗謂之山魁云知人姓名則  
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  
免左驗述異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六 猿 獺  
被誅其痕于今見在出雲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監都監奉

勅形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續 羅 羅

西明寺沙門 慧 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

眠夢篇第二十六

變化篇 共有三部

述意部 通變部 歇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之用玄通無礙致感多方不  
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廣以  
廣應細以細應廣細隨攬理固然矣  
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  
接廣接邪歸正者復須隨緣通變量  
稱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指事而變  
現不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類  
見也譬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  
在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  
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  
轉如是等不可說譬喻法輪雲一切  
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圓徧

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二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頭二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法界一切眾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為一切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

勝無上口業莊嚴 又起處經云今時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緣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為現口中光故四笑語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 又佛說心明經云今時世尊為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專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披善薩決徧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光入肩中說生天事光從膺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顯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慈憐群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 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刹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設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界 見釋師子身 佛身如金山 相好自莊嚴 又起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萬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時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臥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獸欲部第三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今時王舍城中有姓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被女病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眾相具足身具金色光明照曜容儀燭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遠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眾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游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為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今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為文殊師利

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於其臥處現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為死相臙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破肝腸剖裂五藏露現臭穢可惡大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肢節蠅蛆啜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救徧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畏一昔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二大眾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鑿此理橫見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不見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即以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子聞已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心大歡喜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而出即往佛所具說怖緣今時佛告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畏汝歸佛者一切無怖長者自佛一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言此中所見好色惡覺凡夫貪著於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聖法中無如是喜於是佛為種種方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面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余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姝不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云何識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焰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示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屍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為化我現死

既眾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法性 善哉甚微妙

余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已於過去教化令發菩提今更閉法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曰寶光如來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威德長者於寶光佛所得菩薩身名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曰德光寶光滅後當得作佛號曰寶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嚴如來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夏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安居時波羅奈國有一姪女在樓上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名曰妙意昔日於佛有緣今時世尊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自言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眾寶莊嚴我今以身及與眾婢奉上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願納隨我所願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就牀未及食頃女前親近自言丈夫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已所欲既俯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疏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九

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厭至二日時  
愛心漸息至三日時自言丈夫可起  
飲食化人即起纏綿不已女生歡悔  
自言丈夫異人乃化人告言我先  
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余乃休息女  
聞此語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  
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搗至四日時如  
被車輾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  
日時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  
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  
金色三十二相應諸直真救濟苦人  
常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  
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  
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  
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賤  
出弊惡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  
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親若求  
覓者何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恥辱女  
言弊物我不用余欲死隨意是時化  
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池塗汗女身萎匍  
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於三日臃脹  
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完落七日  
唯有臭骨如膠如漆粘著女身一切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九

大小便利及諸惡蟲逆血諸膿塗漫  
女身女極惡厭而不得離女發誓願  
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  
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  
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  
梵王在後佛放常光照曜天地一切  
大眾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  
心懷慚愧藏骨無處取諸白蠶繅棄  
臭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  
為佛作禮以慚愧故身骸骨上臭骨  
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慚愧流淚而言  
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  
苦者願為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  
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為佛作禮白佛  
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為悅  
願梵音流暢女聞祝願心大歡喜應  
時即得須陀洹道五百侍女聞佛音  
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眾見  
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  
發菩提心者有得阿那含者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長者媼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  
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九

父母厭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此  
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  
林採菓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  
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詣比丘到  
林欲度見佛過走佛以神力使不得  
去時詣比丘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  
化作醜陋人執持噀器威滿中食漸  
向醜人形狀類已心懷喜悅今此人者  
真是我伴尋求共語同器而食食已  
時彼化人忽然端王醜陋問言汝今  
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  
以善心觀披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  
正醜陋聞已尋復故之尋得端正心  
懷喜悅即向化人深生信解於是化  
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  
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得  
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告  
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  
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詣比  
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本因緣佛  
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  
世號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

及彌勒俱為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多土後撰 員

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尔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

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以神力

令彼行處懸崖峻岨不能得過時彼

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

令我今者行處峻難不可得過今當

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

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

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

陋見者驚走由彼懺悔故今遭值我

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大聖神變 隨事開矇 含英秀發

開寤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群生息謗

感寤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絕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功

感應緣略引二十五

通叙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晉書

古堆山有帝女能變

夏鯀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津平中有男子變

漢津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豎蓋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鯉魚變

梁朝居士卓英妻梁氏嫁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且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復陽縣有牛變

文帝之女變

諸傳雜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龍頭變

高陽氏同產夫婦變

魏時壽陽縣北山聖人作術變

魏時清河家士母因浴變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晉書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暗通化之方由

來難測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

之凡能窮之不可原究之不可盡然

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

障有廣細機有大小化有寬隘蓋達

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

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若據

外俗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

故千寶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

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

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

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

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

士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

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

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

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

蚩食冥者勇憨而悍食土者無心而

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

死而神大者無雄細骨無雌無雄外

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

愛之獸自為壯壯寄生因夫高木女

蘿託乎伏於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  
非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蟲土閉而蟄  
魚淵潛而風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各從其類  
也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  
江為蛤千歲龜龍能與人語千歲之  
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  
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  
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  
之化也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  
蓋也稻之為蟹也麥之為蚨蝶也羽  
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  
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鷹  
也蛇之為龍也蓋之為蝦也不失其  
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  
論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  
為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  
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為  
女女化為男氣之質者也魯牛哀得  
疾七日而化為虎形體變易爪牙施  
張其足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為人不知  
將為虎當其為虎不知當為人故  
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禽傷於廼不忍

其痛數嗅其瘡已而變種成於鼻中  
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  
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  
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  
死夫嗚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  
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  
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  
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為螢由  
乎腐也麥之為蚨蝶由乎溼也則  
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  
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  
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  
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眾  
生本識雜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  
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  
遇其緣緣疏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  
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  
辨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  
非能建庶將來哲豈猜餘卜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道嘗在  
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  
江鱸魚為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  
水放以竹竿釣釣盤中須臾引一鱸

出公大撫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  
周座席得兩為佳放乃復釣釣之須  
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  
前鱸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  
不得蜀生薑可放曰可得也公恐其  
辺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  
勅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  
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  
勅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  
市二端錦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  
於肆下以公勅勅之增市二端錦後  
公近郊士人從者百許人放乃賣酒  
一罇完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  
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酷賣家昨悉以  
其酒脯矣公惡之陰欲殺元放元放  
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  
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  
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  
行人逐之放入於群羊行人知放在  
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  
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  
老獺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遠如許  
人即云此羊是覲往欲取而群羊數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七 雜 結句

百皆為羶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透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疇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

古唾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穉成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常媚於人焉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晉獻公三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化為蜮射人甚弘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為碧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體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龜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竟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焉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元龜字

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靈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為龜其狀如黃氏焉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其龜入水中游戲一二日閒常延頸出亦望伺戶小開便輪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八 雜 續得句

轉自推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縣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租之子而餘為黃能意為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人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也

漢津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風曰陽變為陰將止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嵩有男子化為女子周群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者毒而無子

晉惠懷之世京雒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姪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腸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九 雜 續

州亦性好姪色故京房易曰妖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家宰政闕妖人生角五行忍以為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轅殿中雌雞化為雄雞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化為雄雞冠距鳴將至永光年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暨蒼蒼及暨皆化為鼠其眾覆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兵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墾數日之後則皆為壯至六年南陽獲兩足虎

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叱擊動左

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捷子貢而拔  
 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  
 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  
 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  
 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  
 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  
 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襄而至此  
 其來也豈以吾遇見絕糧從者病乎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  
 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  
 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  
 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  
 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  
 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弦歌不輟  
 子路其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右十三略  
 出投神記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遣還  
 家違道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  
 亦為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  
 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  
 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  
 居至鹿變成三足大虎所取其脚即  
 成其尾右此驗出異苑

法苑珠林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  
 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兄弟  
 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  
 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  
 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  
 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  
 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為何  
 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  
 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  
 遂崩合浪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  
 出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  
 石形似維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水為娥  
 潭右此一驗  
 出佛異錄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  
 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見宗貨不  
 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砢噓之聲聞不  
 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  
 驚惶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  
 人共往救之園宅突進不見有虎但  
 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見還母  
 語之曰宿罪見這當有變化事後一  
 月日便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  
 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

數人後人射虎白鷹并刺中其腹  
 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  
 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  
 號泣如釜其母法朝宮哭臨之右此一驗  
 出佛異錄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  
 舐此兒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甚  
 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  
 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右此驗出佛  
 炎帝之女姓焉游于東海溺而死化  
 為精衛其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  
 以堙東海其音曰嗚父與日競走  
 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  
 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右此三驗  
 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  
 茯苓千年化為虎魄虎魄一名江  
 珠今太山有伏艾苓而無虎魄益州永  
 昌山虎魄而無伏艾或復云燒蜂巢  
 所作未詳此二說孰是神農本草經  
 云取雞卵殼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尚  
 軟隨意刺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  
 內著粉中假者亂真此世所常用  
 無作不成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莖為藿老蒲  
 為藁搜神記曰土蜂名白蜾蠃今世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七十條  
謂螭蝮細蟻之類其為物雄而無雌  
不交不產常取衆蟲之子育之則皆  
化成已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海江俱行夕止  
官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  
訪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  
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  
為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  
後竟無他方此一驗 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  
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  
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  
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牕中出入以  
耳為翼將曉復還數如此傍人怪  
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  
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  
被不得安兩三憤地噫叱甚愁而其  
體氣息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  
頭有頃平和桓以為巨怪畏不敢畜  
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怪也時  
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  
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故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七十條  
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  
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四手是為蒙雙氏方二條出 復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壘人有術能使  
人化作虎毛色介身悉如真虎餘鄉  
人周吟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  
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  
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為如其言既而  
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  
吼嗷甚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  
中少時復還為人語二人歸家慎勿  
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  
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  
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鬚髮中  
得一斂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同密取  
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  
說本末云先嘗於壘中告鐸有一壘  
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一斗米精一赤  
雄雞一斗酒受得此法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  
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  
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  
穿中闕不見人木瓮水中有一大鼈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七十條  
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  
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  
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  
積日轉解自投出戶外而去駛逐之  
不及遂使入水復數日忽還巡行宅舍  
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  
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  
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  
方二條出 續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地人臯英宅也英早  
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  
向子集為夫雖去改嫁仍居英宅英聞  
梁嫁白曰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  
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為怪張  
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樗人所騎  
之馬亦化成羸馬從者數人盡為蒲  
人梁氏惶懼遂捨為寺見神異 寺記傳

眠夢篇第二十六此有五部  
迷意部 三性部 善性部  
不善部 無記部  
迷意部第一  
原是一心積為三界礙流慢積昏滯  
沈沒欲計其降難測其本所以遠自

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鞞莫  
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磨滅水非  
器月難保且夫感衰之道與時大  
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  
外重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  
惡則夢有吉凶此為有記若習無善  
惡汎觀平事此為無記若書緣青黃  
夢想還同此為想夢若見於沈水火  
災侵此為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  
無報欲知斯事知一經說

三性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  
夢二先見夢三天入夢四想夢云何  
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或飛  
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工賊逐此是四  
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  
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剋  
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  
人夢答若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今  
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為現惡夢此即  
真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  
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  
者現惡夢如菩薩初欲入母胎時夢

見白象從切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  
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  
種功德此亦想夢問夢為善不善無記  
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  
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淫此  
是不善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  
是無記夢也問曰若尔者應受果報  
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  
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  
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  
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  
安心不更身重心重身驚夢心憂  
夢身憤心憤身睡心睡為睡所纏  
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睡相應  
答曰不染汗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  
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汗心眠夢  
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  
除上介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  
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  
為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  
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介  
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  
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

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  
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眠餘  
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  
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所作  
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  
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  
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今時世尊告迦  
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  
得於勝法何等為四所謂於睡眠中  
夢見蓮華或見繖蓋或見月輪及見  
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  
亦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繖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為行殘  
暴無悲邪見如來遣迦旃延化其本  
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  
號為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  
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二十九法 續

二兩蛇絞青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中行泥沒其腋七登大白山八鸛雀屋頭於夢寤已以為不祥愁憂悻悻尋即問諸外道婆羅門外道聞王此夢言大不吉不讓厥迦辦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讓厥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為然益增憂惱即問之言若讓厥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惜請為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懇勤知其心至即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讓火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少二殺王所愛太子喬婆羅三殺輔相大目四殺王所有鳥目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十里駝七殺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辦延却後七日若殺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火王聞其言以已命重即便許可遷至宮中愁憂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法 續

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是三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樓夢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賤身豈足貴耶白王言却後七日我當歸死聽我往彼尊者迦辦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語其善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懇勸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評遂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嘗至此經停信宿何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親我等用讓火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王所夢尊者迦辦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正為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為王所害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答言日晡時必當來至三兩蛇絞青者月支國王當獻雙鈎價直十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朝晨當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一法 續

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琉璃寶帳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白鶴飛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月中當至六血泥中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欵婆羅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晡時當至七登大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鸛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秘密之事事至自當知之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重著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校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汗王大瞋恚拔劍欲斫夫人夫入畏王走入房中即閉房日王不得前王尋自寤尊者占夢云有秘密事正此是可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辦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目所愛之物行大惡事今尊者若離於惡事日詣尊者敬奉供養

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如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答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余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懸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拜以所著天冠寶劍璣塔大象寶車欽婆羅衣用上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問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不善部第四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等言菩薩當觀二種眠睡諸患何等二一樂睡眠者當有懶惰二身體沉重三膚皮不淨四皮實虛蠶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體生瘡蛇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恭敬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減少十八常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十至於大衆被他輕賤又

國王不執先泥十夢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名不執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夾柱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夢見馬口食屎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華四夢見小樹生菓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夢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關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夢見大波水中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浴水涼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即寤大怖恐亡其國及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者即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為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親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臥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夢惡愁憂不樂即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

夫人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為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耶王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身半假有善惡王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為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即勅群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夢如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為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乃為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不畏法禁淫泆貪利嫉妬不知厭足少義無慈喜怒無慚愧

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夾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

法苑珠林卷五 佛三疑 四

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屎亦食者

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

俸祿復誅萬民不知厭足王夢正是

王莫恐怖

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

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

欲年少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菓者此後

世女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

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

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皆出行

賈作其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

食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

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

產眾人敬畏公侯子孫更經貧賤處

於下空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

怖

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

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為女

法苑珠林卷五 佛三疑 十

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

相趨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

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

相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

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

面起雲雷而有聲長吏人民咸言

當雨須臾之間雲散不愜所以若何

帝王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

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

邊清者此後世中國當擾亂治行不

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四

面當清乎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

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十王夢見大船水流正赤者

此後世諸國當忿爭興軍聚眾更相

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殺

傷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

正是王莫恐怖於國於天子於夫人

皆亦無他  
王聞長跪心即歡喜今受佛恩今得  
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官臣從今已後

法苑珠林卷五 佛三疑 十一

不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眾中睡佛言聽

水洗頭猶睡不可信令比丘以五法

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

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空

猶睡不止聽以手撐若故睡不止佛

聽以手撐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杖

者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提

杖放戴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看餘

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

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

佛聽用禪杖築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

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鎖

墮地佛言禪鎖墮者應起摩行如鵝

行法

頌曰  
昏沈睡蓋 游想安現 親族虛聚

徒露美醯 既寤空無 安生愛惡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略引六

漢甘陵府丞支頌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讓 唐尚釋智異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唐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端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燥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屈明日暫住，須臾幸之。」相遷高燥，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溼，穎心中愴然，即寤，寤已語左右，左右曰：「夢為虛耳，何足可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穎，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慰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注送民之神。」穎曰：「子棺今為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荅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幸之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酸之而去。」  
古一驗出 按神記

◎法苑珠林

宋陳秀遠者，穎川人也，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萬葉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聞開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莫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熒火者，周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喘息須臾，中庭四五丈上，有一橋，間焉欄檻，朱采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非動之時，而已自見平空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衢衣服，莊束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為偏環髻，手持花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即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去。  
古一驗出 冥神記

宋琅邪諸葛覆，宋永嘉年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陽都，唯將長子元崇送

葛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介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公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變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遠疲極，因臥總下牀上，以頭枕，總母視見，臥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懼，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溼，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始問于時徐森之，始除次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立日如鬼語，乃收得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右一驗出 究現錄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空容嚴厲，臨雲下，觀諸天伎樂，盈初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寤道也。時俯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某甲辰歲

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錄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遠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厲稱至度伯後為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臺復命為行參軍度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四日危萬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某甲辰歲

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蹟頂光圓明後二人資質金瓏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度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大小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度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以漸平復方一驗也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普造向經一周面復粗了而背猶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某甲辰歲

地以六具物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汙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壘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儲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洺州人也謙約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雜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鳩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遠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情土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亘述誰知吾苦賴以今月初日蒙莊嚴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銷十疋早奉與之二斤

甲辰歲高麗國負戒都監奉

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橫四八

西明寺少門釋 蓮華 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 此有八部

述意部 興福部 生信部

枝量部 修造部 親施部

雜福部 洗僧部

述意部第一

昔優填初刺栴檀波斯始鑄金臂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度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聞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炭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髮鬚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介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還至始傳善嚴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梁代遠光粵感但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像隔代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

更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愛色曾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惻隱入其性情故使微祥昭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儻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昂哉

興福部第二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

閤二者園菓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渡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渡羸弱六

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廁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

余時空中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

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

之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

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躡空而游食福自自然今值世尊願臨

衆生獨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栽枯號曰其人功報成諦其爲然矣復有

一比丘名曰波拘盧即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

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菓名呵梨勒奉上衆僧

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常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

餘福值佛速得應真

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白世尊

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

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

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

聞法歡喜即舉瓶酪而施衆僧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四段 濟 長  
 祝願益懷欣躍緣此福德命終生天  
 上下生世間常處尊貴九十一劫未  
 後餘愆下生世間母姓數月得病命  
 終埋母塚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  
 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虛佛速得應  
 真

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即白世尊曰  
 憶念我昔生羅閱祇園為庶民子身  
 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  
 我言當浴眾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  
 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  
 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  
 洗浴眾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  
 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  
 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增德  
 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真  
 尔時空中有一比丘尼名曰奈女即  
 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奈國為  
 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  
 圍繞說法我時在坐聞經歡喜意欲  
 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  
 請他圍乞求果瓜當以施佛乞得  
 一柰大而香好擎一打水并柰一枚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五段 濟 莫  
 奉迎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祝願  
 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  
 命終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  
 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潔  
 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尔時天帝即從座起為佛作禮長跪  
 又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  
 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  
 入城游觀偶值眾僧街巷分衛時見  
 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  
 布施眾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璣布施眾  
 僧同心祝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  
 生天得為天帝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佛告天帝及諸大眾聽我自說宿命  
 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奈國近大道邊  
 安設園廟國中人民得輕安者莫不  
 感義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眾劫行道  
 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  
 消化無便利之患

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  
 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種  
 僧中佛僧最正所以者何由如來從  
 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殞命積德善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第六段 濟 莫  
 衆生六度四等眾善普備得慧成滿  
 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  
 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  
 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  
 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  
 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  
 捨世貪諍導世開福天人路通眾僧  
 之由矣是為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舍衛城外有人  
 婦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  
 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種一  
 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萬生億  
 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祝  
 願夫曰覆曇沙門言何過甚施一鉢  
 飯乃得余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  
 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  
 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  
 萬斛實其椽大如芥子答曰汝語過  
 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  
 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  
 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余何況人  
 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

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開心解應時即得須陀洹道

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問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泔涎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求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泔涎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憶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問佛此語即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為食而作妄語是時佛即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見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不妄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即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小施報多佛即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不婆羅門言我曾行見尼拘陀樹其蔭徧覆五百乘車

佛即問言樹種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復語言誰當信汝婆羅門言實介世尊我眼見之非妄語也佛即語言我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此樹因少報多時婆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即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人問已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供養即破制限王與群目亦歸依佛佛為說法悉獲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虛妄善惡果報必受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

又譬喻經云昔有二比丘俱得須陀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飯僧一人但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坐禪者語乞者言何不坐禪唐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說比丘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者為長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者生為婢子在地獨坐飢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語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

施不肯用語語是汝自過何為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游觀一切奴客及以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其長者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飢渴以是因緣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日無所竟動入罪中婉轉益深自沒其體其亦苦辛往而不返投命太山地獄之罪難可堪任生時不學死當入淵老不止姪塵滅世間呼吸而盡何足自珍能自改悔守身良真今世滅罪後世得申有財不施世世受貪

#### 校量部第四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意不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七珠

佛

輦藍大婆羅門大富多財故作大施  
 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  
 施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  
 千金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銀鉢滿  
 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十  
 四千馬金飾文露八十四千牛穀乳  
 滿器八十四千玉女端正姝妙諸纒  
 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居士輦  
 藍大富作如是大施與閻浮提凡夫  
 人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  
 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得福多雖與  
 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斯  
 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  
 不如施與阿羅漢百須陀洹百斯陀  
 含不如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阿那  
 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雖與百阿羅  
 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  
 佛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  
 得福多彼居士作如是施與閻浮提  
 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招  
 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  
 清淨意作三自歸佛法僧受其戒此  
 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於一眾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七珠

佛

宅

生行於慈悲至敬牛項此得福多雖  
 於一切眾生分別行慈下至敬牛項  
 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若六二無我思惟  
 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四梵福云何慈四若有信人未曾  
 起偷盜處是於中能起偷盜者是  
 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  
 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若有信  
 人能合聖眾者是謂第三受梵天  
 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  
 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今  
 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  
 為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眾生所  
 有功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  
 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  
 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  
 又薩婆多論云有檀越與閻那比丘  
 三十萬錢作大房即日成即日崩倒  
 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諸比丘為檀越  
 說法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  
 佛已到此房中即是受用佛是無上  
 福田佛既受用功德深廣不可測量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七珠

佛

宅

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  
 德清淨入此房中已畢檀越信施之  
 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至金  
 剛地際高廣嚴飾猶若須彌設有一  
 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已畢施恩以戒  
 非世間是向泥洹門不同房舍取具  
 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  
 之法  
 修造部第五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  
 無量若不依法造多無益故佛在金  
 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履經像  
 之丘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  
 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若  
 約勅是佛真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  
 問工匠之法作想像得物合取直不  
 佛言不得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  
 逆過三千真是天魔急離吾佛法  
 非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  
 聖教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  
 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  
 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主近無  
 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

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  
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規不  
具第一盡心為上妙果先乎

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  
捨財及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  
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佛殿上者計

損滿五犯逆罪究竟不還一劫墮阿  
鼻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

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座  
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

食不犯若不介者食佛物故千億歲  
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前教亦招前

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  
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也

所以須知若令佛物上座出佛財故食情還  
以此不痛情者念此運入施主不勞我輩十  
月丁五日發佛及信與  
佛物受用即須明用也

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填王戀慕世  
尊鑄金為像聞佛當下寶階象戴金

像來迎世尊亦時金像從象上下猶  
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放光

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為佛作禮  
亦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

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亦時

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  
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空中

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眾生  
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

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又外國記云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  
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刺牛

頭拈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  
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

涅槃後可為四部眾作諸法式像即  
還坐此像是眾像之始佛移住兩邊

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拈檀  
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競興供養不絕

堂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幡蓋遂  
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

悲惱謂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  
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移向彼房眾

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  
處

又優填王作佛形像經云昔佛在世  
時跋耆國王名曰優填來至佛所頭

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  
其有眾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

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  
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三惡道天上人

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  
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絕妙

好常為眾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  
生帝王大目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

處豪華富貴財產珍寶不可稱數常  
為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重若作帝

王王中特尊為諸國王之所歸仰乃  
至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

千子具足飛升天上無所不至若生  
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

於六天中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  
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為諸梵

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  
菩薩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

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  
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為佛故 聿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囉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六段

卷七

國時國主名優填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即勅傍目左右皆悉迎佛到以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光明巍巍乃能如是佛去已後恐不復見今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為我說之

介時世尊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德無過者

常生大富家

眷屬常恭敬

常得天眼報

作佛形像報

端正威德重

作佛形像報

猶妙師子像

作佛形像報

剎利婆羅門

作佛形像報

不肖不醜陋

作佛形像報

見佛在其前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六段

作佛形像報

金輪飛行帝

作佛形像報

神足典第二

作佛形像報

作梵梵天王

若能刻畫作

此福不可量

華香香汁塗

得漏盡無為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

波安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

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

處缺壞有一貧女游行乞丐得一金

珠見像面壞欲傳像面遮葉令時作

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

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

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常受勝

樂從是已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

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

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隨

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六段

卷七

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為勝瓶沙王有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一具其家有豔最下之者其價猶直百千兩金有六十尊金粟一尊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年無應願念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相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即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輪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慙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自思惟世所耽著唯有美色當為妙要端正好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為妙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言能為我得紫金色女

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金色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曠棄金神婆羅門見即為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己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昔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蛇求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婦意乃寤夫婦即操深獸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為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

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坐說法佛滅度後所有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三藏竟至雞足山入限涅槃全身不散俟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眾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光明六十華嚴卷第十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淨飯王子弗弟難陀身體端正有三十相王為納婦字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難陀晝夜愛敬婦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宿殖何福與佛同生有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亦時為大長者於辟支佛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生生尊貴家常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家尊富貴快樂無

極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觀施部第六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燃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情人而不觀願如情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燃燈續明燒香齋食讀經禮觀以為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万惡皆却眾魔降伏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燒香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覘來燒觸作諸惡怪以是之故常常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種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雜福部第七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之三  
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  
三因緣者福德常生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施不得其福云何為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姓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為五一造作圍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今得其福今時世尊便說此偈  
圍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常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今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菓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度人氏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之三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凡諸毒蛇慎於井中行入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空侯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得人身王所愛重若見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生深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塗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痛苦無有惱亂若有眾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眾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眾惡命終生持髮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為王典藏

又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中以渡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園廟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舍檀布施作諸福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之三  
葉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為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為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塊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為作念佛善福之緣塔山畫作若轉法輪及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不絕為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

又教字經云一阿舍別同詳  
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教牛兒不知教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為十一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第五十一  
者故牛兒不知色一者不知相三者

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

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

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

十者不知學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

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

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尊息

日自有減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種損

益不可具述佛於是經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減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洗僧部第八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

伏六師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廣說

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

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

身穢仍為常緣也今臘月八日說

又摩訶剎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

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

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

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第五十二  
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

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為春夏

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

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

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

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佛言我為菩

薩時三十六返為天王帝釋三十六

返作金輪王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

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

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

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

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

艾納香合三種草香按而漬之此則

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權

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

按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確像說以

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清淨

其福第一也

又溫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澡浴之

法當用七物除七病得七福報何

謂為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

澡豆四者蘇膏五者淳灰六者楊枝

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第五十三  
病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

溼痺四者除寒水五者除熱氣六者

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是

為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

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淨面首端正

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

濡澤威光德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

塵垢六者口齒香好所說肅用七者

所生之處自然衣服

又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

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下

風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感熱時

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

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

水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終即生

剎利天上有大威力為功難少以遇

良田獲報甚多即下詣舍利弗所散

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心為說法要

得須陀洹果

又賢愚經云今時首陀會天下閻浮

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

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辨洗具溫

室暖水調適蘇油泔草皆悉備有於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身法 持身

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受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咸相尋持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常行庸作以俟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動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眾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

又雜譬喻經云昔佛弟難陀乃往昔維衛佛時人一洗眾僧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釋種身珮五六之相神容是昱金色乘前之福與佛同世研精道場便得六通古人施一猶有弘報況今檀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尊號加增歡喜廣度一切  
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園為庶民子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身法 持身

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眾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并香油浴具洗浴眾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正金色是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慶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速得應真

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形圖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出外內苑三擎閣齊人所及處以瓦成水滿三重閣水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除風二病得差三除去塵垢四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眾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造浴室  
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埽灑令淨辦具薪炭溫暖得所乃打掃雜應知入浴各以帶繫衣作識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一手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身法 持身

遮前而入若欲與師指者當先自己無罪不得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指一臂一手覆復前竟次指一臂一手及餘內外已閉戶而坐令身汗出籌量用水不得多用若池水洗自恣無罪不聽露地裸形而浴若水齊腰腹得用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取衣著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速申歎德恐邊遠道俗不開注用故略明法事以標厥致耳  
竊惟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除嵐毗園內實無塵而示蕩故知洗沐是清昇之本濯澡為澄潔之原可謂乘香範於前修振芳猷於後業所以東國汎七華之水以濯一乘之質西方盛八德之池用滌九品之葷故使習王夜念發造溫室之心長者晨言讚申洗僧之願遂蒙如來善巧近說七物之儀大覺垂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

處摩訶施主某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禁生生常修佛事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群邪敬緇徒於像

季深和講宣四句價重階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財同崇此福於是辨七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屈請高德某法師講宣溫室洗浴眾僧經一部法師乃時稱學海世號詞宗出玄義而似雲七決眾難而方泉涌能使俗徒開解猶朗日之闢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之卷零葉今既玄章盡軸座停雷林之八音藻浴時珠次歎洗僧之七物一者鴉鑪熾火巨鑊氣氤密室既已除寒龍泉自然況熱二者輕清德水流湛金池蕩垢吹若開紅身首露便玉潤三者銀光豆屑細滑逼於兜羅却膩本若雲披潔體方開露日四者八味蘇膏五香芬馥排風去痺未謝摩挲荳質光顏何慙妙藥五者玉管神灰雪華霜潔邪風遇便息扇亂想賴已恬疑六者青楊細柳綠幹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合優鈴七者齊縑魏素持作內衣蔭惠并得身安蕩報自然光飾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眾慈悲為歎

祝願 夫欲起居淨國必須預蕩十力之形迥託天宮先當深彼六和之眾譬若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開鬼神之投然今施主等仰觀醫王律斯溫室菩薩七物洗浴三尊獎率有緣弘揚妙典以茲殊勝莫大善根先用莊嚴今日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常轉法輪獲大神通世世常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眷屬極不夫之年郭累與朝霧俱消嘉慶共繁星等列諸施主等願高臨八正趣大道於菩提富有七珍惠蒼生而無盡又願片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豪分助讚之徒獲七福而無竭見聞隨喜咸趣法城叩頭彈指齊昇佛果數揚玄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復皆備說唯眾一心奉請三寶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慈尊五分法身真應兩體九十八使感經已盡三十二相微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為眾生故有感便來準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瑪瑙雲中放百億光明照

三千刹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運歡喜離垢之人善慧法雲之士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法界於毛端齊取四足之靈鵬俱聘六通之神驥不見相而見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山中宴坐獨覺大人言下證真四果高士及向趣聖僧寶願上座等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內持瓶具十八變發波斯之信仰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和合大眾百臘已下乃至無臘並入溫室浴 次請引慈本菩薩度四生方便善權權形六道隨聲即至如影起身不念即彰不請之友並入溫室浴 次請三界天眾四海龍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 歎請既周大眾和合頌讚持香依次行道頌曰 三寶冥興 四生標式 慈蔭十方

恩流萬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采畫雕形

傳經津福 舟濟橋梁 興齊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咸哉勝業

功成難測

感應緣略上疏

晉大司馬桓溫 晉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遠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震

唐沙門釋慧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又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王桂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法飯飴尼

僧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

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

居之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

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藏斷截

身首支令齋切溫怪駭而還須尼

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

若遂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

尼斯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且節尼

後辭去不知所

奕之女也常頻亡二男悼惜過其哭

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

皆著縲械慰勉其母自寬割兒並

有罪若垂哀憐可為作福於是哀痛

稍止而勤功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

陽人幼年出家繕修成務或登山臨

水或游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

心營造安處寺宇為僧眾行道至仁

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淨

圖村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

至都陽務章詣觀檢功德願與眾

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

寺釋宇靈塔神儀無間金木土石並

皆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慧

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

間梁椽重疊光曜鮮華初造之日菩

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

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

其有微松變為楠若也無感闔成無

日眾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

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

起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

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

江首中途灘澗渾渾渾渾及至廬阜

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

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

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

還正于今尚存達形服履弊始不可

覩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揮應附

立有成遂斯即變繁不燒固其人也

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

倚臥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尊像

並汗流地眾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

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

禁奄介長逝年八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

陽翟縣人器宇凝峻虛懷接寤層第

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

造高閣并二枝樓妙盡奇工即年成

立寺眾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

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并

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

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散若萎朽充

免顧景為儔歡救飲水再離寒暑雖  
若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坳落周  
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背賊徒雪  
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補  
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眾並造  
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  
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擅立潛圖反叛  
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無請願  
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偽號尊稱  
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遂力謂  
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  
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  
取盡決不忍見像宜齊江可積乾薪  
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度衣資  
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且改革  
便以香湯沐浴跣跌面西引火自燒  
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  
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  
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有  
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繞七匝方始  
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觀閣房廊  
得免煨燼法實僧眾如嚆昔焉門人  
慧安智續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焉

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  
為文今像還於閣迄今猶在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起俗姓田同州  
馮胡人也精厲不群雅度標遠至武  
德七年止於汾州抱腹山僧徒僅百  
偏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  
五升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  
怪而檢覆止磨兩石據量此事幽致  
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  
問儀形可驗同住僧者便蒙神警至  
於召眾鐘聲隨應石泉上涌隨入用  
足靈瑞多感寔由超福至貞觀十五  
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遺疾卒於城寺  
春秋七十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龐身長八  
尺聽曷三論玄窟逾萬每年正月轉  
經千僧袈裟周足奉施無關常弘三  
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問見人語  
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眾按  
行中龕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  
鑿壘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  
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像  
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觀先有

三馬日行五百里曾經入禪餘馬並死  
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  
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為  
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  
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  
法師須財物無留於後於身無益言  
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  
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  
終年初又請眾僧讀經行道作三七  
日俗緣昆季內外同集至於八日氣  
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  
生蓮華眾觀奇瑞知其即世震日嘉  
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觀施早令食  
訖手執香鉢繞盧舍那三匝還於佛  
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  
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  
人各捨錢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  
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  
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  
萬餘悲泣相繼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  
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  
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遠禪師

法苑珠林卷之三 法苑珠林

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為寺廟毀壞故遂遠營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弘者結眾務章偽稱楚帝有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眾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眾之奇令鑿鑪錘光儀乃具唯頭及骨兩處有孔時眾未寤其年秀才偽勅所進有像色金百二十兩咸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為信行營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從相繼沉沉隱隱向岸就才既獲像金舉眾大歡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投軍民通怪驚異靈威及才遇害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繫賊以金用委叔父擔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求盜金投曉俱不

法苑珠林卷之三 法苑珠林

知是金捨也曉得本金委成成就光相起疑今在山間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鎔金日昔然一臂雲為墓撲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邪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往像前以刀解臂端布經骨燒而供養天香垂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宰貴親其德高請奏令住知福至貞觀二十年恩慕本鄉還歸九江本寺身今現在

法苑珠林卷之三 法苑珠林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逼取妻英割愛辭親示同脫屣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感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深寤心首坐處樹枝下晷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俊禪師歎曰學徒極多雖通文義

得其言歸唯道英乎常依華嚴發願供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介儀服飲噉不守章篇頗為譏目恠連也營僧之外禪誦無廢窮尋理性心眼洞明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為汝死矣忽然倒仆示同僵屍諸俗固執云此道人多詐以針刺甲可知真偽針刺雖深死色轉變身心不動將欲墮壞傍有智者教令歸懺誓不敢諍尋聲起坐語突如常又行至臺澤見池魚游戲英曰吾與汝共諍人我何者為勝便即脫衣入水經于六宿弟子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唯樂土全不覺水氣又屬嚴冬冰厚天雪復壯乃曰如此乎淨之地何得不眠遂露身仰臥經于三宿及起笑曰幾不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為難良由唯識之言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事交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盡則

營理僧務夜則為說禪觀或獎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信用資心備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真如門奄然不語眾怪觀之氣絕身冷眾知滅想任不怪

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身色色怙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祖習心道契友金蘭初在夏縣領徒咸講及遜捨命去苦自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眾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俗事心轉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眾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日人畜眾聚指食穀草英亦自運催促極急眾但知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空處被以大衣告眾曰諸人喚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俗語門人志哀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哀以事答之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

○法苑珠林

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備摩從下而冷以經驗之縱是凡夫定升善處況嘉徵如是豈同凡俗即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日眾問後事答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眾累盡矣當終之日成羣鳥集房數盈千計悲鳴相切哀慟人心慧衷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人物先光三日方歇蒲哥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又感信牛乳噉聲徹數里流淚鳴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喧譁但存道素便即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陟南鑿去龕安之始下一履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自防懼謂身落周十五里皆動大捕又感白虹兩道連亘極所白鳥三頭翔鳴念籠上旋顧裏回哀聲而逝英開導人物存止俱益自非位齊種姓豈感嘉祥摠華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義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頰清白眼廣素衣

好游化俗營構福業而故言來事多所如獎年有凶暴毒氣疫勵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獲災禍有不信者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指揮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記龜蝗暴亂廣隄所及或記天澇潤澤並速發深皆事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昔昔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未於九峻山南造阿釋達池并鑄石銘即於池側用濟眾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慕為起自塔退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卅出家棲止無定乃入太白山不費糧粒飢則食草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踰五年積遺靡息因以木打齒破形銷既親斯夏亭廓然大寤既寤心路晚往律藏游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鞞經三十載緝帛雜飾未經冠體冬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六疏 持律釋  
夏一服不避寒暑當於講席評叙玄

與不事官商人無肖之初言年楮噉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房玄

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放暢心

懷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

蔬菜縱得苦糲攪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樵杏穀菓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為

難人怪問之荅云信施難棄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屈人家歡笑則吉愁

慘必凶或索財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乘驢

歷寺游看達從乞之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非一故京室貴賤咸宗事

之禍福由其言說道雖存雜著所得財利為三營寺有大將軍薛萬均

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遺僧軌忽於一夜索食欲敬初不與之

苦求不已誠與遂食從介已後稍改前迹專顯慶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

將軍兄弟其性麤武不識密行大怒打之斃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穴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六疏 持律釋  
都毀血汗不淨須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入冷池傍人

捕之猶催加火不暇我身宅驚奉恣其寢宿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

使令煮水涌沸先自入洗後教人入病無不愈達會負人錢百有餘貫後

辨得錢無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詣西市免主

還之付而不禁後勘不失一文由達德行虛懷所以人不虧信又時逢米

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放疏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間盡全無

支擬大眾恥責深愧外客達曰他許送供計非虛安臨時恐過僧尼欲散

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餘長供庫更濟多人食

訖須臾人車並散究尋來處畢竟不知良由賢愚難辯故具感神供朝野

具瞻叙事無盡古人難出 加高僧傳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止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

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此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前聖後 世 持  
人於地下見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連此人執筆口授為書謂之曰汝雖合

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兼自我孃懷智

今為太山錄事奉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

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文住連作經像救財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之後

即賣書故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聞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

俗聞者莫不增信功德鄆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古一難出 聖賢異迹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貝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戒

西明寺沙門釋 慧 撰

攝念篇第二十八

發願篇第二十九

攝念篇此篇二前

迷意部第一

惟夫凡情難禁譬等山後常隨外境  
類同狂象三葉鼓動緣攝拉彰故佛  
立教令常制馭故經云當為心師不  
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身戒心  
慧不動如山又經云制之一處無事  
不辨然心性感倒我見為先煩惑難  
攝亂使常行於一切時高舉頰屈自  
非託處寂靜摧伏三毒身不游行口  
默緘言少睡多覺常坐省食思量正  
法知非有無直身正意繫念在前如  
斯等教是名攝念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  
丘當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眾亂想  
至致涅槃一謂念佛二謂念法三謂  
念眾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二十八

攝念篇

七謂念休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  
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

佛法聖眾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後

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  
德具足身智無涯周旋往來皆具知  
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佛便  
獲功德是名念佛

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諸欲受無  
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  
欲離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象香之  
氣無有瑕疵亂想之念便成神通自  
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  
法

第三念眾者謂專精念如來聖眾成  
就質直無有邪曲上下和穆如來聖  
眾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諸亂想自  
致涅槃不離僧念便獲功德是名念  
僧

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  
能成道令人歡喜戒纏絡身現眾好  
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剋除諸亂想  
自致涅槃不離戒念便獲功德是名

念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二十八

戒

攝念篇

第五念施者謂專精念施所施之上  
永無悔心無及報想快得善利若人  
罵毀相加刀仗當起慈心不興瞋恚  
我所施者施意不絕除諸亂想自致  
涅槃不離施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施  
第六念天者謂專精念天身口意  
淨不造穢行戒行成身身放光明無  
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業果報成彼天身  
眾行具足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  
天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天

第七念休息者謂心意想息志性詳  
諦亦無卒暴當專一心意樂閑居常  
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貪勝光常  
達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  
獲功德是名念休息

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安般者若  
息長時觀知我今息長若復息短亦  
當觀知我今息短若息極冷極熱亦  
當觀知我今息冷熱出入分別數息  
長短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  
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

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四緣

佛

皮實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  
 白直旁光尿管尿百葉滄蕩脾泡溺液  
 唾洩膿血脂涎髓髓腦等何者是身  
 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  
 所造從何處來為誰所造此之六根  
 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  
 涅槃不離身念便獲功德是名念身  
 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  
 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腐  
 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無形無響  
 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  
 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而說偈曰  
 佛法及聖眾 乃至竟死念  
 雖與上名同 其義各別異  
 又分別功德論云第一念佛何事佛  
 身金剛無有諸漏若行時足離地四  
 寸千輻相文跡現於地足下諸蟲七  
 日安隱若其命終皆得生天昔有一  
 惡比丘本是外道假服誹謗逐如來  
 行自殺飛蟲著佛跡處言佛蹈殺然  
 蟲雖死遇佛跡處尋還得活若入戒  
 邑足蹈門闔天地大動百種音樂不  
 鼓自鳴諸尊尊盲瘖百病自除觀佛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五緣

佛

好隨行得度功德所濟不可稱計想  
 會萬行運載為先所謂念佛其義如  
 此  
 第二念法者法是无漏道無為無欲  
 佛者是諸法之主法者是結使之主  
 法出諸佛法生佛道若然者何不先  
 念法後念佛耶答曰法雖微妙無能  
 知者猶若伏藏無處不有要藉通人  
 示處方得自濟窮之法亦如是理雖  
 玄妙非如來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稱  
 法為後  
 第三念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  
 捨世會諍開導天人則是眾生良祐  
 福田故昔有薄福比丘名梵摩達  
即初會  
 在千二百五十眾中令眾僧不  
 得食莫知誰各佛使今為二部一部  
 得一部不得復分不得為二部半得  
 半不得如是展轉乃至二人一得食  
 一不得食乃知無福雖得至鉢自然  
 消化佛愍其厄自手授食在於鉢中  
 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現身得  
 福故令二減盡比丘以食飽此即時得  
 福時波斯匿王聞此薄福佛愍與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六緣

佛

我今亦當為其設福即遣糶米時有  
 一鳥飛來銜一粒米去使人呵曰王為  
 梵摩達設福汝何以持去耶鳥即持  
 還本處所以然者此比丘蒙僧福力  
 鳥獸不能侵害也用的是證知為良福  
 田既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眾之法  
 其義如此  
 第四念戒者從五戒十戒二百五十  
 至五百戒皆禁制身口欲諸邪非欲  
 御六情斷諸欲念中表清淨乃應戒  
 性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路經曠澤  
 頓之水漿時有小池汪水眾蟲滿中  
 一比丘深思禁律以無犯為首若飲  
 此水殺生甚多寧舍戒殞命於是命  
 終即生天上一比丘自念飲水令命  
 可至佛所焉知死後當生何趣即飲  
 蟲水所害甚多雖得見佛去我甚遠  
 啼泣向佛自云同伴命終佛指上天  
 曰汝識此天不此是汝伴以舍戒功  
 即生天上今來在此卿雖見我去我  
 大遠彼雖喪命常在我所卿今見我  
 正觀我冥形豈識真戒乎以是經云  
 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能持戒展

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夫戒有三種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五八十具戒等為俗戒無漏四諦為道戒三昧禪思為定戒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合道戒聲聞家戒喻若膝華動則解散大士持戒喻若頭上栴華行止不動小乘檢形動則越儀大士領心不拘外軌大小軌異故以形心為殊內外雖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念佛意喜不離二日念法意喜不離三日念眾意喜不離四日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畢往來走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若際

又三千威儀云當念有五事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

念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離一切苦

又處處經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計知如人所作善惡殃福前後所作不可復計要在命盡作惡造惡處作善逢善處殃福皆預有處亦預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等得道便止若不得道便不斷絕佛語比丘當念自身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間極可至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呼吸喻聞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峻速在呼吸之間

又毗尼母經云若說法比丘復應常念觀身若空無常無我不淨莫使有絕何以故當得十二念成聖法故何者

十二念一念成就己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願得人身四念生種姓家五念於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處不加其功而得寤法七念所生處諸報完具八念值佛世尊出現於世九念所生處常得說正法十念願所說法常得久住十一念願法久住得隨順修行十二念常得憐愍諸眾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聖法

又雜阿含經云余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河中草有龜於中住止時有野干飢行覓食遙見龜龜來捉取龜龜見來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頭足欲取食之久守龜龜未不出頭亦不出足野干飢乏腹患而去諸比丘汝等今日亦復如彼知魔波旬常伺汝便莫汝眼著於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著觸意念法欲令出生緣著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自當執持眼律儀住執持眼根律儀惡魔不得其便隨出隨緣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於其六根若出若緣不得其便猶如龜龜野干不得其便余時

世尊即說偈言  
藏六於穀內  
比丘善攝心  
密藏諸覺想  
不依不怖彼  
覆心勿言說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游空  
宅中得六種衆生一者得狗即執其  
狗繫著一處次得其鳥次得毒蛇次  
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羅次得獼猴得  
斯衆生悉縛一處其狗者繫欲入村  
其鳥者常欲飛空其蛇者常欲入穴  
其野干者樂向塚間失收摩羅者長  
欲入海獼猴者欲入山林此六衆生  
悉縛一處各各嗜欲到所安處各不  
相繫於他處所而繫縛故各用其力  
向所繫方而不能脫如是六根種種  
境界各各自求所樂境界不繫餘境  
眼界常求可愛之色不可意色則生  
其厭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六種  
根種種行處各各不求異根境界其  
有力者堪能自在隨覺境界如彼士  
夫繫六衆生是故當勤修習身念觀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四蛇蛇  
凶惡毒熾威一篋中時有士夫聰明

求樂厭苦求生厭死時有一士夫語  
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篋蛇摩拭洗浴  
恩親養食出內以時若四毒蛇脫有  
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  
余時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驅  
馳而走人復語言士夫內有六賊  
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護  
余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內  
六賊恐怖馳走還入空村見彼空舍  
危朽腐毀有諸惡物促皆危脆無有  
堅固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  
六賊來必掩汝余時士夫畏毒蛇五  
拔刀賊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  
走忽尔道路臨一大河其水復急但  
見此岸有諸怖畏而見彼岸安隱快  
樂清淨無畏而無橋船可度得至彼  
岸作是思惟我取草木縛束成棧手  
足方便度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  
木依於岸傍縛束成棧手足方便截  
流積度如是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惡賊  
復得脫於空村群賊度於激流離於此岸種種怖  
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我說此譬當  
解其義比丘益者譬此身色鹿四大

四大所造精血之體穢食長養沐浴  
衣服無常變壞危脆之法毒蛇者譬  
如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界若  
爭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諍亦  
復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內六  
賊者譬六愛喜空村者譬六內入觀  
察眼入之處是無常變壞虛偽之法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空村群賊者  
譬外六入處眼為可意不可意色所  
害可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如是  
復流者譬如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  
明流河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此  
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涼安樂  
者譬無餘涅槃者譬入正道手足  
方便截流度者譬精進勇猛得到彼  
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  
又本搥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瑠  
瑠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  
涌貴疫疾流行人民困苦我常不安  
法藏深廣不得修行唯願垂矜賜我  
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  
費木搥子一百八常以自隨至心無散  
攝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信伽名

一八八

乃過一木椽子如是漸次度木椽子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徧身心不亂離諸詭曲者捨命得生第三跋摩天衣食自然常安樂行若復能滿一百萬徧者當斷除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曰有莎外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舍果漸次修行今在昔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

又賢愚經云波羅奈國有居士子曰魏提此人有子名優波魏提後年長大蒙貧憊前父付財物居肆販賣有邪賞鞞阿羅漢往到其邊而為說法教使繫念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魏提奉受其教善惡之念輒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繫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人已咸速得初果

白臂欲匙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擦鈴作聲稱南無佛臂曰甚善如是經久其臂命終獄卒又之擲鍾湯中又擦鐘作聲謂是鈴聲稱南無佛儼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五百賈客乘船入海值摩竭魚出頭張口欲食眾生時日少風而船去如箭薩薄主語眾人言船去太疾可捨帆如言捨下船去轉駛不可得止薩薄主問樓上人言汝見何等我見上有兩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薩薄主驚言此是大魚當奈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有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之於是眾人各隨所奉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逾萬船去逾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薩薄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號名為佛汝等各捨奉神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傷害眾生即便閉口水皆倒流轉得遠魚五百

賈人善心即生皆得解脫 又大集經云譬如沙門自有頭髮生不知日長幾分如是菩薩罪生不能自知言我無罪者

又雜阿含經云時世尊說偈言 善護於身口 及意一切業

慚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渾亂如畜生趣即說偈言

世間若無有 慚愧二法者 暹越清淨道 向生老病死

世間若成就 慚愧二法者 增長清淨者 永閉生死門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緣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頃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法華疏

積 冥

靜念遺忘慮

有慮非理盡

境來投虛空

虛空何所幹

託陰游重冥

冥止影迹殞

四果皆欣求

一乘獨玄泯

發願篇第二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佛果實絕登之有階法雲峻極

屈之有漸是以創發大誠則玄福招於

極果初立弘誓則妙願徧於求際一

念興行遂感塵劫之瑞華半刻虔躬

乃得大千之甘露蓋是大乘之根莖

種智之津衢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何彌陀經云佛語阿難阿彌陀佛

為菩薩時常奉行是二十四願珍寶

愛重保持恭順何等為二十四願

第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

泥犁禽獸毒蟲飛蠕動之類得

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

婦人女人欲來生我國中者即作男

子諸無央數天人民蚘飛蠕動之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法華疏 佛舍利

來生我國者皆於七寶水池蓮華中

化生長大皆作菩薩阿羅漢都無央

數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

佛

第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土自然

七寶縱廣甚大曠蕩無極極自更好

所居舍宅被服飲食都皆自然比如

第六天王所居處得是願乃作佛不

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名字皆聞

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皆令諸佛各

於比丘僧大虛中說我功德國土之

善諸天人民蚘飛蠕動之類聞我名

字莫不慈心歡喜踊躍者皆令來生我

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五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方上下諸

無央數天人民及蚘飛蠕動之類若

前此作惡聞我名字欲來生我國者

即便反正自悔過為道作善便持經

戒願欲生我國不斷絕壽終皆令不

復泥犁禽獸毒蟲即生我國在心所

願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

佛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法華疏

佛

第六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方上下無

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

人欲來生我國用我故益作善若分

檀布施繞塔燒香散華然燈懸雜

繒綵飯食沙門起塔作寺斷愛欲齋

戒清淨一心念我晝夜一日不斷絕

令來生我國作菩薩得是願乃作佛

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七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方上下無

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

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若

作沙門不毀經戒斷愛欲齋戒清淨

一心念欲生我國晝夜不斷絕若其

人壽欲終時我即與諸菩薩阿羅漢

共飛行迎之即來生我國則作阿惟

越致菩薩智慧勇猛得是願乃作佛

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善

薩欲到他方佛國生者皆令不更泥

犁禽獸毒蟲皆令得佛道得是願

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九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善

薩阿羅漢面目皆端正淨潔殊好慈

同色都一種類比如第六天人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同一心所欲所著預相知意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無有滛泆之心終無念婦女意終無有瞋恚愚癡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令心相敬愛終無相嫉憎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欲共供養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皆令飛行即到欲得自然萬種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養諸佛悉皆得徧以後日未中時即飛行還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欲飯時即皆自然七寶鉢中有自然百味飯食在前食已自

然去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五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身皆紫房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令如帝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六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語者如三百鐘聲說經行道皆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七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洞視徹聽飛行十倍勝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智慧說經行道十倍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十九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人民蚩飛蠕動之類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知我年壽幾千億萬劫歲數皆令無有能極知壽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各千億佛國中諸天人人民蚩飛蠕動之類皆令作辟支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知有幾千億萬人皆令無有能知數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億萬劫時宿命所作善惡却知無極皆洞視徹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頂中皆有光明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絕好勝於日月之明百千億萬倍絕勝諸佛光明照耀諸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人民蚩

法華經卷三

第十七

佛告

飛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佛告阿難阿彌陀佛為菩薩時當奉行是二十四願不犯道法絕去財色精明求願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今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亡其功也

又佛說滅十方真經云時有釋種童子名面善悅來自佛言唯天中天今我二親身不安和橫為非人所見侵燒晝夜寤寐不得寧息出入行步亦見逼惱或遭非人妖蠱毒邪無以防護唯願世尊告我以法隨時救濟令無燒害佛告面善悅當為汝說護護之法

佛言東方去此過千八千那術佛土有世界名拔眾塵勞其佛號等行如來今現在說法人若東行先當稽首歸命供養於東方佛則無恐懼莫敢侵燒有所興作悉當如願

佛告童子南方去此過千十億百千佛土有世界名消冥等要脫其佛號初發心念離畏歸依超首如來

法華經卷三

第三

佛告

今現在說法若欲南行當遙稽首歸命彼佛尊意不離則無恐懼不過患難

佛告童子西方去此如抗伽河沙諸佛刹土有世界名善選擇其佛號金剛步迹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西行先當稽首禮於彼佛一心歸命則無恐懼不逢患難

佛告童子北方去此過二萬佛土有世界名覺辯其佛號寶智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北行設在家居稽首作禮歸命彼佛則無恐懼不過患難

佛告童子東方去此過千百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持所念其佛號壞魔慢獨步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詣東北方當遙稽首歸命彼佛所在獲安則無所畏

佛告童子東南方去此過二旋伽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常照曜其佛號初發心不退轉輪成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東南方行先當稽首五體投地一心歸命然後乃進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西南方去此過千八萬佛

法華經卷三

第十七

佛告

土有世界名覆白交露其佛號寶蓋照空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南行先當稽首彼方如來以華遠散念於無相然後乃進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西北方去此過六旋伽河沙佛之刹土有世界名住清淨其佛號開化菩薩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北方行先禮彼佛自歸悔過淨修梵行然後出家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下方去此過九十二垵佛之刹土有世界名念無倒其佛號念初發意斷疑拔欲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坐時若夜臥時念斯如來稽首自歸當以普慈念救衆生然後空臥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上方去此過六十旋伽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離恐懼無有處所其佛號消冥等超王如來今現在說法若從空起常禮彼佛自歸供養則無恐懼所至獲安

佛告童子假使有人受此經典持誦讀誦為他人說具足備悉令不缺減速成所願終無恐懼若到縣官不見

侵枉若行賊中不見危害若行大火中即為消滅若行大水中終不沒溺天龍鬼神斃惡之神無敢觸者諸惡獸無敢近者諸魅魍魎無能燒者若在閑居獨處則為如來之所擁護佛說如是帝釋善面悅童子等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又持地論云菩薩發願略說五種一發心願二生願三境界願四平等願五大願彼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是名發心願願未來世為眾生故隨善趣生是名生願願正觀諸法無量等諸善根思惟境界是名境界願願未來世一切菩薩善攝事是名菩薩平等願大願者即平等願菩薩又說十種大願一者願一切種供養無量諸佛二者願護持一切諸佛正法三者願通達諸佛正法四者願生兜率天乃至般涅槃五者願行菩薩一切種正行六者願成熟一切眾生七者願一切世界悉能現化

八者願一切菩薩一心方便以大乘度九者願一切正行方便無礙十者願成無上正覺是菩薩住於初地方便淨信現在修行於未來事生十大願一者以清淨心常願供養一切諸佛二者受持守護諸佛正法三者勸請諸佛轉未會有法四者順行菩薩正行五者一切器界具足成熟六者一切世界悉能現化七者自淨佛土八者一切菩薩同一方便以大乘化九者利益眾生一切不空十者一切世界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

如是大願能生無量百千大願不離眾生界不離世間此諸大願生常行終不忘失又華嚴經云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以十願為首生如是等百萬阿僧祇大願以不可盡法而生是願為滿足

願勤行精進何等為十一眾生不可盡二世界不可盡三虛空不可盡四法界不可盡五涅槃不可盡六帶出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所緣不可盡九起智不可盡十世間轉法輪智轉不可盡若眾生盡我願乃盡乃至起智轉盡我願乃盡而眾生乃至起智轉實不可盡我諸願善根亦不可盡

又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云余時天子問文殊師利言菩薩有幾心能攝因能攝果文殊答言諸菩薩有四心能攝因能攝果何等為四一初發心二行道心三不退轉心四一生補處心初發心為行道心作因緣行道心為不退轉心作因緣不退轉心為一生補處心作因緣又初發心如種穀田中行道心如穀子增長不退轉心如華果始成補處心如華果有用又初發心如車近轉持行道心如斫治持木不退轉心如安施持木一生補處心如車成運致

持戒卷第五 第三十條

又初發心如月新行行道心如五日月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十五日

又初發心能過聲聞地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

又初發心如病者求藥行道心如分別藥不退轉心如病服藥補處心如病得差

又大集經云余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諸眾生有如是行不驚不怖是事實難不可思議佛言舍利弗於意士何如師子雖復初產聞師子吼有怖畏不也世尊菩薩摩訶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眾人行亦復如是舍利弗於意六何火熱雖小畏乾薪不不也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已得智慧慧火亦復如是舍利弗今以非喻為喻舍利弗譬如猛火與諸乾薪結期七日當大戰關余時一切乾樹草木種種枝葉悉共合聚如須彌山余時猛火有一親友而告之言汝今何故

持戒卷第五 第三十一條

不自壯嚴多免有救援助彼眾汝唯已何能當之時火答言彼怨雖多

我力能敵不須伴黨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諸煩惱悉共和合其勢熾盛菩薩智慧力能消伏如阿伽陀一丸之藥能破大毒菩薩智慧亦復如是小智慧藥能壞無量煩惱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有一貧人以乞自活從一城至波羅奈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見者皆呵責言汝從何來而至於此遂不聽游行告乞余時彼人見有障礙作是思惟我於彼輩無有過失何故障我而告乞也於時波羅奈城有一長者遺失銅鉢時彼長者求覓銅鉢所在不獲因求鉢故至餘一村時

彼乞人於糞聚中得彼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往入波羅奈城從街至街從街至街從此支街至彼支街從此方隅至彼方隅口唱是言此之銅鉢是誰之物識者收取而彼游歷處處東西

持戒卷第五 第三十二條

求覓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長者後聞有人

從彼糞中得一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入彼波羅奈城處處游訪不知主處既不得主便付梵德王既聞是已到梵德王邊到已自言大王當知前者乞人所奉銅鉢是我之物時梵德王

遣使往喚彼之乞人而語之言汝於前者所送銅鉢今此長者云是我許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銅鉢是誰之物

在糞聚中我既得已即掛杖頭將來入城東西訪問不知主處遂奉大王任王所用余時梵德聞彼語已心大歡喜而告彼乞人者汝今欲於我邊乞何等願我當與汝而被銅鉢還其長者余時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歡喜與我願者願王於此波羅奈城所有乞人用我為王也時梵德王復告彼乞人者何用與彼乞兒而為王也但當更乞諸餘好願或金或銀或索國中最好村落用為封邑我即與汝時彼乞人復白王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五十五 續

言王若歡喜與我願者我今正欲得前所願王遂報言任汝所樂隨汝作耳今時在彼波羅奈城合有五百乞兒依住彼乞願者悉喚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與汝等為王汝等必當聽我處分時諸乞人間彼王言汝今云何處分我等今作何事時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置臍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負者自餘皆悉為我左右圍繞而行而彼五百諸乞兒聞被語已即從處分或有舉者或背負者處處游行所有飲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將向一處分張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時活命時有一人屏處獨食摩呼茶迦隋言摩呼九也今時乞王從其人邊奪取彼食已將走其王從眾五百乞兒逐彼三走至於遠處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迴還其彼乞王身力壯健走而不乏更至遠已迴頭望看五百乞兒悉皆不見既不見已入一園內取水洗手坐於一邊欲食彼食未食之間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於彼人邊奪取其食更復誰我隨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五十五 續

從人輩此食既多我食不盡若世間內有諸聖人願知我意而來此者我即分與發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賢從虛空裏飛騰而來在彼人前從空直下去其不遠其人遙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行步肅靜舉動得所不緩不急見如是已於彼辟支佛所心得淨信得淨信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貧窮及以現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於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養我若若值如是福田今日應不遭斯困頓亦不應被他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將此食奉上仙人未審此仙受納以不若蒙受者願我將來免此貧煎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將此食奉此仙人厭辟支佛有如是法唯現神通教化眾生更無別法時辟支佛受取彼食從地騰空而去其人見彼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以歡喜故頂戴指掌遙禮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禮已心發是願願我此身於未來世每常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而彼世尊所說之法願我一聞速得證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五十五 續

解又願我於未來世中在大威德族姓家為王治化更莫在彼貧兒之內復作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佛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波羅奈城乞兒之王施呼支佛摩呼茶迦此是誰者其作異見婆提喇迦比丘是也時乞兒王施呼支佛食因披葉果今生釋種大豪貴族資財無乏少由昔願故今得王位又由昔願不墮惡道常生人天多受快樂又由昔願今值於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我又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李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喇迦比丘是也

頌曰  
賢人慕高節 志願菩提因  
御鶴翔伊水 策馬出王田  
本祈立弘善 感報彌陀身  
能仁脩八正 超逾九劫前  
聲流徧三界 慈化通大千  
掩塵息妄想 凡聖並欲然  
舍生同志趣 保益啓心神  
生死必永盡 豈同莊老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法苑珠林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撰

法服篇第三十

燃燈篇第三十一

法服篇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會名部

濟難部

感報部

遠損部

述意部第一

夫袈裟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為觀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眾魔亦喻蓮華不為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為邪眾所傾亦名田文之相不為見者生惡亦名救龍之服不為金鳥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為外道所壞亦名不正之色不為俗淙所貪是以教有內外之別人有道德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慶此則恭孝之躡理叶儒律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受敬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法服篇

法服篇

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好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之重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為過豈宜貴以敬親事君之禮是故勸駿之辰天魔聞而遙怖深衣之日帝釋見而速歡戲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剪惡緣即捨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怯故知三領法衣較身儉用三種壞色伏我愛情既做稻田自成應供之德遠同先佛寔遵和敬之道出塵反俗所貴如斯者乎

功能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也又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被著袈裟於彌勒佛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又悲華經云釋迦牟尼佛昔於過去寶藏佛所發菩提心願我成佛時令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若有眾生入我法中出家著袈裟者或犯重禁或犯邪見若於三寶輕毀不信集諸重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於念中生恭敬心尊

重佛法僧如是眾生乃至一人必與  
 救記於三乘中得不退轉二者我成  
 佛已天龍鬼神人及非人若能於此  
 著袈裟者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其  
 人若得見此袈裟少分即得不退於  
 三乘中三者若有眾生為飢渴所逼  
 若貧窮鬼神下賤諸人乃至餓鬼畜  
 生若得袈裟少分乃至四寸其人即  
 得飲食充足隨其所願疾得成就四  
 者若有眾生共相違二反起賊想展轉  
 鬪諍若諸天龍八部人及非人共鬪  
 諍時念此袈裟尋生悲心柔軟之心  
 無怨賊心寂滅之心調伏善心五者  
 有人若在兵甲鬪訟斷事之中持此  
 袈裟少分至此輩中為自護故供養  
 恭敬尊重袈裟是諸人等無能侵毀  
 觸燒輕弄常得勝他過此諸難若  
 我袈裟不能成就如是五事聖功德  
 者則為欺誑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於  
 未來世不成善提作佛又正法念經  
 云若有眾生持戒信心清淨知僧福  
 田為法衣故施一葉直為作衣價心  
 常受樂而生隨喜命終生林戲天自

在遊戲隨音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  
 在若有眾生心有淨信為此比丘僧染  
 治袈裟法服命終生彩地天與諸天  
 女五欲自娛飲食甘露無有醉亂從  
 天命終得受人身人所愛敬  
 會名部第三  
 如大方等隨羅尼經云佛言若趣向  
 道場應如比丘法修諸淨行具於三  
 衣楊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是應  
 畜至於道場如比丘法  
 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者作  
 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令我弟  
 子趣道場時當著一服常隨逐身寸  
 尺不離若離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  
 衣者具於俗服將至道場常用坐起  
 其名如是汝當受持  
 又薩婆多論問曰佛常剃髮不答曰  
 不令佛髮常如鬘髮後一七日復問  
 曰佛初得道時著袈裟不答曰無有  
 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  
 法衣威儀具足捨離煩惱而復一切  
 種智入其身內袈裟者秦言染衣也  
 結愛等亦名染也著此服者在獸不

畏是故禪師假服令獸遠見  
 又舍利弗問經云摩訶僧祇部勤學  
 眾經宣講真義以處本居中應著黃  
 衣量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  
 益表發殊勝應著赤衣薩婆多部  
 博通敏達以道等法化應著皂衣迦葉  
 維部精勤勇猛攝護眾生應著木蘭  
 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  
 著青衣是故羅旬踰比丘分衛不能  
 得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著之便大  
 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執性多嫌見  
 沙門來急閉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  
 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  
 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  
 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踰故受種  
 種衣也又三千威儀云有四事到他  
 國不著袈裟無非一無塔寺二無比  
 丘僧三有盜賊四國君不樂道  
 齊難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昔佛在世時尊者達尼  
 迦闍取官材罪在不捨時瓶沙王信  
 敬三寶見達尼迦身著袈裟雖取官  
 材釋然不問比台見已而白佛言此

法苑珠林卷五

龍類

楊

梁

達尼迦宿殖何業為瓶沙王原怒乃  
 尔佛告比丘乃往過去尔時有一金  
 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千餘里常  
 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  
 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  
 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鳥食  
 龍時以翅博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  
 時有一龍為鳥所逐即取袈裟戴著  
 頂上尋岸而走時金翅鳥化作羅羅  
 門追逐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故  
 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尔時海  
 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投趣仙人鳥  
 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為鳥說  
 法教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去佛告  
 比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昔  
 瓶沙王是尔時龍者達尼迦是昔蒙  
 袈裟得免鳥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  
 得脫王難出家修道復阿羅漢是故  
 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

又海龍王經云尔時有龍王而白世  
 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  
 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擁護  
 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皂衣告海

法苑珠林卷五

龍類

楊

梁

龍王汝取是衣尔與諸龍皆令周徧  
 有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持  
 禁戒者所願必得尔時諸龍各懷驚  
 懼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為小少安  
 得周徧大海諸龍時佛則知龍心所疑  
 告龍三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減盡譬如  
 虚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  
 佛衣而分作無數數百千萬段各各  
 分與隨其所乏廣狹大小自然給與  
 其衣如故給不知盡當敬此衣如敬世  
 尊如敬塔寺佛言觀如來衣者即脫  
 龍身於是賢劫中皆得無著當般泥  
 洹尔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  
 白佛言今日吾等自歸三寶悔過前  
 犯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  
 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  
 教佛告金翅鳥王汝等共於金仁佛時  
 為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勝上  
 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不  
 護身口意作惡眾多供養金仁佛亦  
 不可計以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  
 獸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佛現神足令

法苑珠林卷五

第八

楊

梁

識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之我等  
 寧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為說經授其  
 決言彌勒佛時在第一會皆當得度  
 感報部第五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  
 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  
 正殊妙有白氈衣裹身而生因為立  
 字名曰白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  
 白淨潔不煩浣滌眾人見之競共求  
 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  
 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  
 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  
 自落身上白衣化為袈裟成比丘尼  
 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請  
 問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  
 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游行聚落教  
 化象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  
 喜持一張氈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  
 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  
 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  
 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羅奈國有  
 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

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仍尸孫  
 陸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  
 慈仁幸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  
 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  
 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心開  
 意解得須隨洹果復求出家佛告善  
 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  
 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  
 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  
 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  
 時有佛出世號加那牟尼將諸比丘  
 游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  
 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  
 四事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  
 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  
 裟隨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女者  
 今孫陸利比丘尼是比丘聞已歡喜  
 奉行

○法苑珠林

皆悉都在唯願大王為我設供請佛  
 及僧尋勅為請佛入宮已見其太子  
 而問之曰汝自憶念迦葉佛時是三  
 藏比丘不答言實是處此胞胎為安  
 隱不蒙佛遺恩得存性命得過日耳  
 時三夫人見此太子佛世尊共相問  
 答喜不自勝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  
 殖何福生便能語乃能與佛感有問  
 答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今時世尊即  
 便為王說偈言  
 宿造諸善緣 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  
 比丘游行教化到迦翅王國時王太子  
 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敬歸白  
 大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許言我唯一  
 子當繼王位養育民衆終不聽汝出  
 家入道時王太子聞已愁痺斷穀不  
 食已經六日恐命下全勅彼太子共  
 作要誓汝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  
 利聽汝出家然後見我時太子聞已  
 心懷喜悅尋即出家誦習三藏盡令  
 通利王大歡喜即語比丘我今庫藏

所有財物隨汝取用終不吝惜於是  
 王子比丘聞已取財設百味食請迦  
 葉佛及二萬比丘供養既已一一比  
 丘各施三衣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  
 世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  
 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袈裟出家得  
 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違損部第六  
 如賢惠經云昔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  
 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摠領八  
 萬四千小國時世無佛有時支佛在  
 山林中福度衆生禽獸亦附時有師  
 子名曰堅著軀體金色食菓噉草不  
 害群生有一獵師馳除騷駭身著突  
 袋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念言可  
 殺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脫貪值師子  
 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師子覺覺即  
 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裟  
 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此袈  
 裟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  
 起惡心向三世諸賢聖人念已思害  
 毒箭前入體命在不久即說偈言  
 耶囉囉 嗟嗟沙莎可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而雨諸天  
觀見雨華供養死已剥皮持以奉王  
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若有  
禽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去何  
與物賞之若與賞者同彼無異王即  
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應獵師答言  
口說八字雨華動地無雲而雨王聞語  
已悲喜交集即召諸目今解是義無  
能解者時山林中有一仙人名曰奢  
摩善解字義王即請來為王解說耶  
囉囉者謂鬬頭著袈裟者當於生死  
疾得解脫婆奢沙者謂鬬頭著袈裟  
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涅槃芬  
訶者謂鬬頭著袈裟者當為一切諸  
天世人所見敬仰仙人解竟王大歡  
喜即召八萬四千小王悉集共作七  
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  
養打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今  
時人民因是善心命終之後悉得生  
天佛告阿難今時師子由發善心  
向染衣人十億萬劫作轉輪王給足  
衆生廣殖福業致得成佛時師子者  
今我身是時王提毗由因供養師子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一

皮故十萬億劫天上人中尊聖員第一  
修諸善本今彌勒是時仙人者今舍  
利弗是時獵師者今提婆達多是  
以是義故若有衆生有惡心向諸沙  
門著袈裟者當知是人則起惡心向  
於三世諸佛賢聖以起惡故獲無量  
罪若有衆生能發信心敬於出家著  
袈裟人獲無量福  
又大集月藏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  
切衆生修諸苦行起大悲心捨身頭  
目耳鼻舌等各如毗福羅山及捨象  
馬圍城妻子經於三千阿僧祇劫悲  
愍一切若惱衆生及謗正法毀賢  
聖無慚無愧不善衆生及於一切淨  
佛國土所棄衆生為如是等諸衆生  
故發願在於五濁惡世成無上道為  
救三塗苦惱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  
樂若有衆生於我法中為我出家鬪  
除鬚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及受毀  
犯若有護持供養是人得大果報何  
況供養具持戒者若未來世國王大  
目及斷事者於我弟子及著袈裟罵  
辱打縛或驅使及奪財物資生之具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二

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拋  
一切天人眼目則隱一切諸佛正法  
令諸天人墮於地獄時橋陳如及梵  
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為佛鬪除鬚髮  
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若王  
大目及斷事者罵辱打縛得幾許罪  
佛告梵王我今為汝且略說之若人  
出於萬億佛血得罪多不梵王答佛  
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其罪尚多無量  
無邊何況具出萬億佛血終無有能  
廣說彼人罪業果報佛告梵王若有  
鬪亂罵辱打縛為我鬪鬚髮被著袈裟  
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被出萬  
億佛血何以故是人為我出家鬪鬚  
被著袈裟雖不受戒或受毀犯是人  
猶能為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  
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  
五道其人必能速入涅槃勝於一切  
在家俗人是故天人應當供養若有  
國王見出家人作大罪業止得如法  
擯出國土及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  
罵辱一切不應如其身罪若故打罵  
是人便已退失解脫及離一切入天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十五

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為佛出家具持戒者

頌曰

外索內明 同資淨土 戒品無虧

法服庠序 既做田文 亦救龍苦

威儀可觀 恩霑法雨

感應緣略引五驗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驗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驗

宋沙門釋僧妙有袈裟驗

唐沙門釋慧光有袈裟驗

唐沙門道宣感通袈裟之驗

西域志云安羅雙樹林邊別有一林

是釋迦佛素像在上右脇而臥身長

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

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昔

閻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

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銜袈裟外飛

既而墜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

分明其南有佛觀田命弟子難陀製

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現大唐使人

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一

魏文帝時不信南方有火浣布帝云火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十五

功尚能鑿石銷金何為不燒其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時西國有獻火

浣布袈裟明帝初依父語不信以火

試之爇燒不壞始知有微言不虛也

文帝前已著史籍上有不信火浣布

之文者並私改有之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

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游

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販賣薑

粟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卒獲華寺

災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

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願隨延

日未時津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

甚萬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

許靜慧在縣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

省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華

布裙單黃小被行且罵云小子法宗

違處今不立僧房費散財物云云既

迴見道猛如鷲蓋狀以被蒙頭入法

宗房猛常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

不欲干安之先遣法超道人說所聞

見起疑猛或詐安檢問形狀音氣猛

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以來數載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十五

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

法宗既至數罵甚嚴猶以僧房為言

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

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

曰生處復粗可耳但應受小譴二年

外乃可得免兼有小抑橫欲訴所司

為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為製也法

宗曰袈裟可辨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

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為觀我即

得也法宗如言飯僧觀衣道猛時在

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拱立聽

經飯覲畢猛即見袈裟已在妙身仍

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猛年臘猛

云吾忘其年是素勇身臨江歲之二

月也妙云與吾同臘見大一月耳乃聖

猛下猛即空一空位妙端默聽至聖

撒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餘人零

陵太守秦山羊闌亦預法集自猛與

妙講論往反眾但聞猛獨言耳所以

感知驗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其形色

舉動年臘少宿莫不符同法宗始病

厄因殆命至靈語曰杖疾即愈靈語

所著蓋是弱僮而聲氣音用聽者莫

辨其殊故並信異之初闡不甚奉法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部  
因是大興敬寤連律福集即其年設  
講於此寺持齋布施

大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法  
師弟子母氏家貧內無小衣來入子  
房取故絮裝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  
聚言笑忽覺胸熱漸上至鬢頂更雷  
震霹靂擲隣母百步之外泥土雨其  
悶絕經日方得醒寤所用衣母遂被  
震死火燒燼躡其背曰由用法衣  
不如法也其子收殮之又再震出乃  
露散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  
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  
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  
極可畏申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震  
裝礙不得入遂得免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部  
西明寺道宣律師軋封二年仲春二  
月住持感應因緣具在第十卷初時  
有四天王日子白宣律師曰如來臨涅  
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師利汝往戒  
壇所鳴鐘召四方菩薩并及比丘天  
龍八部等使集祇桓文殊依命告集  
已世尊告文殊大眾言我初踰城入

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賀得鹿裘著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部  
樹神現身手執僧伽梨告我言恐遠  
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覺過去迦葉  
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大衣付囑於  
我令善守護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  
悉達我於于時欲受大衣地便大動  
樹神告言今為汝開衣示福田相樹  
神既開我見福田相即入金剛三昧定  
地又大動樹神又言汝今猶是俗人未  
合被此法衣當置于頂上恭敬供養  
令汝求佛道不為魔燒我依樹神即  
以頭頂戴之我初戴時大地震動不勝  
我身彼地神堅牢從金剛際踊出金  
剛山隨我所行處處承我始得安住  
我時六年苦行身體既羸衣猶頂上  
不敢辭疲唯有梵王數來見我深起  
大悲愍我勞苦將我伽梨上至梵天  
地又大動日月無光地神又告梵言汝  
可持衣還安頂上梵王依教大地乃  
安日月還明太子又告梵王汝知僧伽  
梨在我頂上意不答言不知太子言  
此為未來諸惡比丘比丘尼等不敬  
我解脫法服故以衣在頂上住為摧

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枚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戒律部  
乳糜時被著此大衣即得第三禪樂  
衆苦皆盡我坐菩提樹初轉法輪介  
時樹神將塔來奉上我令我脫此服  
安置塔中我自成佛來于今五十載  
敬重此大衣守護自濯常使金剛神  
擎持寶塔未嘗置地每轉法輪便被  
此服自成道來被著五十度我欲溫  
解須有付囑  
佛告文殊及諸比丘天龍八部等此  
是迦葉佛應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  
以佛眼觀諸天龍鬼神及十地菩薩  
等未能動此大衣如毛髮許既不能  
動唯有如來擎此衣塔三面繞戒壇  
從南面西階升于戒壇上從西面北  
轉至于北面而立世尊擲衣塔上空  
中衣塔放光徧照百億國土一切菩  
越蒙光皆除猶如天樹妙樂國土如  
來發聲普告諸佛我欲涅槃有古  
迦葉佛應布僧伽梨付我持持非法  
衆生諸來十方佛等願各捨二衣共  
持末法十方諸佛聞是語已即各脫  
僧伽梨以施牟尼佛世尊受已魔王

又白佛言伏願哀愍聽我欲施黃金  
 珠寶用作威衣塔願見聽許世尊許  
 已便以神力於一念頃眾塔皆成  
 已世尊自將大衣一內寶塔中魔  
 眾自佛不知此塔付囑何人安置何  
 處於是如來臨欲涅槃即告羅雲汝  
 命阿難來阿難來已世尊放光徧照  
 大千百億釋迦俱集祇桓諸佛集已  
 世尊即從坐起外于戒壇又告阿難  
 汝往震旦國於清涼山當命文殊師  
 利我欲付囑迦葉僧伽梨諸來釋迦  
 佛即與文殊於一彈指頃來至戒壇  
 佛告文殊及諸來大眾我今涅槃欲  
 付汝迦葉佛衣塔持我遺法我入涅  
 槃後將迦葉衣塔置我戒壇比經于  
 十二年又告四天王汝將天樂常供養  
 衣塔

持衣塔游行彼國所有大乘教收內  
 塔中彼持戒比丘為王殺者各有僧  
 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收取內我衣  
 塔中彼持戒比丘命未盡者汝當以  
 神力接取安須彌頂上余時魔王白  
 佛言我於未來世護持正法至彼惡  
 王出除滅大乘時我從須彌頂下大  
 石山墜彼惡王并惡比丘猶如微塵  
 我有千子並大威力下生閻浮提為  
 彼諸國各造萬僧伽藍滿閻浮提及  
 三天下為減憂慮護持正法佛告文  
 殊汝持我衣鉢之塔周徧閻浮及三  
 天下乃至大千世界處處安置鎮我  
 遺法有阿育王塔亦勸令造徧三千  
 土  
 又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桓  
 中堂西寶樓上取我珠王函將示大  
 眾我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  
 叢林身小疲怠權時止息時彼樹神  
 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  
 為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  
 珠函并絹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  
 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

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  
 修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  
 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  
 廢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然化  
 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  
 字我即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毗  
 尼及修多羅藏迦葉遺教並在此中  
 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  
 神今付與我迦葉佛書云我初成道  
 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之非  
 是縹繭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  
 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  
 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  
 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  
 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桓中若轉毗  
 尼時當為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  
 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  
 為五部從百年後今汝修多羅當為  
 無量部諍論由與今法速滅由彼愚  
 僧不閑三藏聞開著緇衣即為殺蠶  
 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  
 蠶故我將付樹神今轉付汝此函中  
 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我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卷

佛會

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  
 又放光大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  
 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勿安餘處  
 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  
 成佛我自受函來常在肩上乃至受  
 乳糜菩提樹下坐時帝釋來至我所  
 從肩上取函開取僧伽梨令我披著  
 又取迦葉佛鹿布僧伽梨安于縮衣  
 上梵王將帝釋復施布大衣我依前  
 納受既披三重衣二是迦葉佛衣一是我  
 許大梵天王來告我言我見過去  
 諸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勝世尊  
 宜可去二大衣還安本處著我所施  
 衣大地方得安住我遂依王言大地  
 乃安住介  
 又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服  
 鹿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著露  
 衣縮帛何為惡比丘等謗謫我三毗  
 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道時愛道比  
 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不  
 敢受令持施僧況我三界大師服著  
 袈裟我於三藏教中雖聽用繪綵供  
 養佛法僧然本非是梵口出絲綿我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卷

佛

此閻浮洲及以大洲之外有千八百  
 大國並有縮帛絲綿皆從女口出  
 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害衆生命  
 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  
 得知答曰若欲須終作衣時即須然  
 香至桑樹下便有二化女子從彼樹  
 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  
 人等但設羅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  
 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著  
 縮絲者是此女絲及天縮絲本非害  
 生取然而用去何謗我害生取絲用  
 邪

今時文殊便白佛言今有少疑欲有  
 所決未知許不佛告文殊可隨汝意  
 我觀大衆心皆有疑前云迦葉佛小  
 珠函唯長三十三分感彼僧伽梨一  
 衣亦恐不受何況容受迦葉佛三藏  
 教迹一切經典邪佛告文殊大衆等  
 是諸佛力不可思議唯佛與佛乃能  
 知之非汝等境界之所籌度世尊又  
 令文殊師利捧函世尊起禮以指觸  
 函如開大城門大衆咸觀一切衆事  
 珠塔綉玄金銀樓觀其數十萬盛諸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卷

佛

三藏復有天樂而常供養臺高四十  
 里塔高十由旬然函無增減依本三  
 寸十方諸來佛等各讚牟尼能於惡  
 世廣度衆生各施僧伽梨及一珠函  
 用助牟尼尊者住持遺法佛命文殊  
 令開佛函其中各有大衣臺觀三藏  
 教迹一如迦葉佛塔平等無異佛告  
 文殊汝將此塔還至祇桓戒壇北臺  
 內安置待我涅槃時自當有付囑因  
 此文殊重問世尊涅槃後此函塔等  
 當付何人何處世尊對諸大衆今付  
 文殊置戒壇上經三年已移置東南  
 角經三十年住過是年已後移西印  
 度頻伽羅山頂光明池南住如來滅  
 度後經四十五年有一惡王出現於  
 世破損佛法逼掠僧尼不可具述時  
 有魔王丘衆及四天王等使下大石  
 壓殺惡王婆竭龍王陷彼宮殿成大  
 池水惡王種族無有遺餘唯有伽藍  
 及諸民衆西印度人甚知識咸寺有  
 十三萬僧有六十萬及菩薩衆亦有  
 無量經有十三萬藏金縷字經有八  
 萬藏金銀七寶像大者高百尺小者

丈六合有一百三十萬軀自餘小者數不可量此之絕像皆是忉利天王工匠相造之是以因緣故其衣塔等往彼山住至像法末時一千七百年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多惡比丘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經不識文字縱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擊持夾函塔等徧歷諸國教化人民令造衣塔以神通力普被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善習讀三藏令法久住所作既已還將衣塔置于本處至彌勒下時令文殊師利將塔付彌勒佛是為安置處所以相付彌也

又如來成道後第二十二年佛告大目連汝往於桓戒壇北鳴鐘召十方僧如普賢觀音菩薩等并集我身身百億釋迦佛各乘樓觀至戒壇所依教集已佛告普賢菩薩汝往彌猴池所我常經行處有破僧伽梨衣甬有小珠塔可持將來普賢依教持至祇桓世尊受此塔已即告大眾我初踰城至城樓上城神歎我言我為此城

神經今十三劫見過去諸佛皆踰城學道破思愛網殺煩惱成無上道度脫一切汝今亦勿令有退迦葉佛時付我小珠塔待悉達踰城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孫四牙印之塔展轉相付乃至婁至佛太子受已禮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門自開便見四牙及佛遺教有金銀臺觀其數八萬並威經律又有摩尼臺觀上常有燈香供養并傍有銀頭字告釋迦文佛汝初成道時當取一牙印印汝脚下千輪現次取一牙印印汝手掌中便有萬字現又取一牙印印汝臂臆上便有德相現又取一牙印印汝頂上便獲大圓光現我後成道依此四印隨印現相皆如前說印竟內塔中門自然開塔基有銘文令置架裝甬自成道來置于左肩上又告諸來佛及人天眾各施一珠塔住待未來諸佛依言施已並付普賢守護待如來涅槃送至祇桓中安戒壇北至閻維舍剎竟令普賢守護住二十年已後付文殊開塔取此四牙至正法末時令傳闍

浮諸國佛法住持乃至一千二百年後將此四牙印百億世界形像皆有光明生希有心後乃至四洲六欲天等流通北益後文殊師利將付彌勒佛

余時世尊又告大眾我初成道時欲入河洗今時河神現身手執此寶塔內有黃金函盛一安陀會并一尼師檀及有一鉢袋迦葉佛四牙並在函中此是迦葉佛付我今付世尊今澡浴竟請披安陀會我即受著地為六種震動而安陀會四角放光照千百億國士十方諸梵王尋光來至我所前自我言此白毘五條是拘留孫佛衣佛涅槃已展轉相付乃至婁至佛釋迦佛涅槃後付彌勒竭龍王令依此法衣造八萬領仍造塔供養鎮後遺法而此安陀會四角及條節頭皆安萬字此衣賢劫中最初而造而此寶塔形同五寸而世尊開塔現真珠樓觀其數八萬咸拘留孫佛所說遺教又有彼佛三比丘聖禪佛命文殊汝取我法蓋至彼比丘所吹佛與世曲文殊依命吹蓋入定比丘即起問

法苑珠林卷三十五

第三卷

釋

文殊師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來禮佛在二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孫佛般涅槃時付我安施會尼師檀及鉢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婁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葉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施我少爪髮並置塔中世尊涅槃後從塔中出於此闍浮提乃至大千界處處流布衣塔鎮後遺法也

又問如來成道竟佛度迦葉兄弟徒眾漸多於迦蘭陀竹園集二部僧於水池邊令二部眾並脫僧伽梨遺教尼師檀比丘在上空令裝僧伽梨置比丘頭上令時世尊問比丘汝解我意不比丘答不解我滅度後一千一百年多有非法比丘毀滅我正法有惡國王殺害比丘焚燒經像故如來從座起自脫僧伽梨裝置頭上佛告諸比丘我此僧伽梨過去未來諸佛皆著此衣得至解脫未世惡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輕慢法衣令法速滅我今與汝合三千大衣願

法苑珠林卷三十五

第三卷

釋

汝受持勿令損失當用布揭作此伽梨不得用綿帛及細軟者並用麁大布作之令未世比丘不樂好衣服世尊發此言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歎息皆大歡喜今此諸大衣世尊教勅將付四天王及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護此衣勿令損失乃至彌勒下生付囑彼佛又付梵王帝釋若至六齋日年三長齋月埽灑天宮殿令將僧伽梨至彼天宮供養藏七寶匣中用牛頭栴檀沈水末香煮取香汁澆灌伽梨曝曝令乾已後取香屑安寶匣中用熏僧伽梨令彼大衣久住六齋七日長齋則一月過此日月後還付四天王是為安置處也世尊又告阿難言往須彌山頂鳴鐘召集四方一切諸比丘皆集戒壇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合得八百萬人皆令脫七條披著僧伽梨以前憂多罪送至世尊前如來手自受之安置罽復金上世尊自脫七條安置諸衣上如來發聲普告大眾天人龍神等我於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及內外財

法苑珠林卷三十五

第三卷

釋

寶方得解脫衣證無上菩提教化群生我涅槃後諸惡比丘不信我教不持禁戒不護解脫衣無有威德毀滅正法諸惡比丘尼不順教勅於金剛道場內行不淨行猶如煙舍不行八敬輕慢比丘速滅我正法令天人眾滅諸惡充滿我今共汝發四弘願慙念來世諸惡僧尼守護此衣勿令損失安置塔中住持佛法說此語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龍神悲歡喜聲至大千世尊安多會五條衣及尼師檀廣王帝釋梵王帝釋摩竭王世尊遺教不置七日受塔皆成風轉相付乃至彌勒下時付故又世尊初成道度五拘隣竟至第七年中諸聲聞弟子漸漸增多有一比丘名真陀羅是閻浮洲北瞿陀羅國人因商賈為業來至中天竺遇佛出家命善來度彼國無有布帛毳毛一切國人純著駘犢皮以為上衣此真陀羅比丘於王舍城見一駘犢皮從彼俗人索作袈裟彼俗譏嫌有比丘自佛佛喚呵責佛告諸大眾我此闍浮提及餘大千界如瞿陀羅國以皮

為袈裟摠有二十萬國恐我入涅槃後多惡比丘手害生命取皮為衣

佛告目連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我為童子時毀前四齒令父王收舉

遺我今須留住未世鎮我遺法目連依命取已來付世尊佛告諸來佛及

以令身佛可施一齒及一金剛塔告諸鬼神龍王於一彈指頃各造金剛

塔威前四齒及十方諸來佛及我分身佛皆施我齒塔令娑竭龍王收在

大海中供養

又告文殊師利及觀音大士待我滅度後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齒塔擊往

彼國至僧伽藍中令塔放光於光明中出諸布疊汝為商客至彼貿易或

施為法衣汝復變為三藏比丘教化彼國比丘勿著皮衣若如佛教勤行

精進諸天送衣并施飲食

又我滅度後一千四百年後我此間淨提及大千界多有惡比丘不修禪

戒多造塔寺徧滿天下雖非皮國多有布疊繒練不以為衣手樂殺生取

其斑駁色皮以為上服汝至彼惡世

時當以神力震動大千令塔放光觸彼惡人令生改悔不習惡法也

然燈篇第三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躬燈王克成

彌陀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之號茅照輕綠迺獲身色之暉燭施微因

變果眼根之淨況乃振此大智開彼勝光者哉是以育王臨終之日摠造

八萬四千之燈普照八萬四千之塔

製窮機巧體極殊妙莫不名應法區事動真境灼鑠電搖韻韻華列倒影

綠水龍光碧樹暉暉文燄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聯暉若常星之繡天漢

睇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咸明之徵常映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善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便

持刀投與左右勅令刺身作千燈處出其身冥深如大鏡以蘇油灌中而作

千燈安柱已訖語婆羅門言先說經

法然後矣燈而婆羅門為王說偈言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今為法故以身

為燈不求世榮亦不求二乘之證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真之道發是願

已即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身灸千燈一切諸天帝釋梵王輪王等皆來

慰問身灸千燈得無痛耶頗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為痛亦無悔恨若無

海根以何為證王便誓言而我千燈

用求無上之道審當成佛者諸瘡即愈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有瘡癩帝

釋諸天王自眷屬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讚歡喜皆行十善

如阿闍世王受決經云時阿闍世王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者婆議曰

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者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油膏從宮

門然至祇洹精舍時有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

以至油家買油膏膏主曰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

卷之三十五

第五卷

佛

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  
 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  
 大功德雖實貧窮欲然一燈作後世  
 本於是高王嘉其至意與兩錢膏應  
 得二合持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則往  
 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  
 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  
 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  
 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  
 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  
 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  
 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滅不  
 盡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  
 威神引隨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熾威  
 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  
 佛告目連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  
 德非汝威神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  
 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  
 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  
 三十劫當得作佛号曰須彌燈光如  
 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  
 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勿利天  
 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

功德魏魏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

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作雖多心

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

時聞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

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

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其闍王太子

名海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

大歡喜即脫身象寶以散佛上曰願

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

般泥洹我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汝

願佛號旃檀

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  
 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  
 報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九十一  
 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  
 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  
 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教化人民度者  
 甚多今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  
 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譯云於於三月中  
 作燈檀越日日入城求索蘇油燈炷  
 之具時王女名曰牟尼躋於高樓見此  
 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感  
 遣人往問何所營理比丘報言我今

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求乞蘇油

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自今

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

比丘可之於是已後常送蘇油燈炷

之具聖及比丘誠心親著佛授其記

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

定光譯云無量壽王女牟尼聞聖及比丘

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

我有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

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

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當

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王女

聞記歡喜發心化成男子重禮佛足

求為沙門佛便聽之精修不息由昔

燈明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天上

人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

至今成佛受此燈明之報

又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或有

人於佛塔廟諸形像前而設供養故

奉施燈明乃至少燈炷或蘇油塗

然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階舍

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聲聞緣覺

所能可知唯佛如來乃能知也求世

報者福德尚介况以清淨深樂心相續無間念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介何况念照一切階道也或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彼所燃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為信佛法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算數况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繒絡寶幢幡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為一三者彼人臨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因此念已心生踊悅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心能行布施得欣喜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等為四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踊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踊出三者見諸天眾一處而生四者

見於如來應正徧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已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又舍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終時得見如是四種光明死已便生三十三天生彼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清淨力二者於諸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清淨念慧四者常得聞於攝意之聲五者而得眷屬常護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不墮惡趣生於人中最上種姓信佛法家其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為四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人住於大乘於佛塔廟施燈明已得於八種可樂勝法何等為八一者獲勝肉眼二者得於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達分天眼四者為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致成五者得智滿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為一切眾生之眼八者以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為他障其身

端正或為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十眼或為梵王善和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其迴向善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若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何等為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辯七者得增上聖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舍利弗有五種法最為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法得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具清淨戒難五者得漏盡難一切眾生於是五法言為難得汝等已得此經一卷 略耳要言又燈指經云昔王舍城五山圍繞於五摩伽陀最處其裏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來雲集其中介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然無子嗣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竟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十五 續 卷

是兒先世宿殖福因初生之日其手  
一指出大光明照十里父母歡喜  
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為兒  
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集諸會者  
觀其異相歎未曾有時此會中有  
婆羅門名曰婆修博聞多知事無不  
曉見兒奇相非常含笑而言此兒或  
是那羅延天帝釋提桓因日之天子  
諸大德天來現生也時兒父母聞是  
語已倍增歡喜七日設大施會舉國  
知聞上徹於王閻王聞已即勅將來  
長者受教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  
醮會通啓不得其兒指光徹照宮庭  
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觀一切  
雜物斯皆金色其光徧照於王宮內  
王即怪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  
世尊欲化衆生至我門邪又非大德  
諸天釋提桓因日子乎下降來邪  
王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  
白王向者大王所喚小兒今在門外  
此小兒手在乳母肩其指出光明  
來徹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將兒  
來王既見已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十五 續 卷

其兒相諦瞻觀已而作是言外道六  
師稱無因果真為誑惑若無因果云  
何此兒得有此光以此觀之諸外道  
輩陷諸衆生顛倒惡趣定知此兒非  
自在天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  
善報始知佛語審諦不虛而不信福  
一何怪哉王言今猶未審此指光曜  
或因於日而有此明或因於月而有  
此明必欲驗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  
即以小兒置於象上在前而行王將  
群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光所照幽  
闇大明觀視園中鳥獸華菓與晝無  
異王觀此已喟然歎曰佛之所說何  
期真妙我於今日於因於果生大堅  
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  
生宗仰於時者域即白王言假令貧  
窮尚應整竭而修善業況復富饒而  
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燈  
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故  
令還家燈指漸大其父長者為求皆  
所選擇高門婿以為婦長者既富禮  
教先備閨門雖穆資產轉盛夫威有  
衰合會有離長者及母俱時喪壽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十五 續 卷

如日到沒處暉光潛翳如日既出月  
光不現如火為灰熾焰永滅強健好  
色為病所壞少壯之年為老所侵所  
受之命為死所奪父母既終生計漸  
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聞家業惡  
伴文游恣心放意耽感酒色用錢無  
度倉庫貯積無人料理如月盈與閭  
轉就損時彼國法歲一大會集般舟  
山于時燈指服飾嚴從詣彼會所時  
後群賊知燈指未還伺其空便往到  
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取燈指暮歸  
見已舍內為賊劫掠唯有木石磚瓦  
等見此事已問絕跡地傍人水灑方  
得惺寤憂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昔  
求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勞積聚倉  
庫財寶是父所為生育我身見有安  
付如何至我不紹父業浮游懶惰為  
人欺父之餘財一旦喪失倉庫空  
虛畜產迸散當于余時指光亦滅其  
妻厭賤捨棄而走僮僕逃失親里斷  
絕極親厚者反如怨讎貧窮之人如  
起屍鬼一切怖畏能毀成年好色氣  
力名聞種族門戶智慧仁義信行志

能壞之我之貧厄世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當作何方以自存濟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屍此事雖惡夫無供世受苦之業有人聞語即雇擔屍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屍死人到於家聞意欲擲棄于時死人急抱燈指臂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力挽却不能得去死人著脊猶如胡膠不可得脫排推不辭其大怖畏作是念言我於今日擔此死屍欲何處活即詣旃陀羅村語言誰能却我背上死屍當重相雇諸旃陀羅詳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燈指言狂人何為擔負死屍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打擲之身體傷破痛懼並至有人憐愍將其詣城既到城門守門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屍欲來入城自見已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懼惱發聲大哭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為斯惡業如何一旦復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屍生且哭且言時守門者深生憐愍故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

索諸負人等共往之者遙見死屍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屍自憤地燈指于時逾增惶怖悶絕躄地久乃得蘇尋見死屍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黃金既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前剪頭項手足如是剪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三者失因還復本位如肯得眼視照明了燈指歡喜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亟疾嗚呼怪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亟速我先貧時素有所親昵交游道絕聊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顯顯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天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為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陋老癯少壯婦女樂至其邊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取者盡是死人

還擲屋中見是真金燈指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賣之還宮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王欲極輕動 如雷毒蛇蟲  
 榮樂不久停 即生歇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眾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屍寶常隨逐之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已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貧困復以何因緣有此屍寶常隨逐之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為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奈國大長者家為小兒時乘車在外游戲晚來門戶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嗔罵母言舉家擔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受斯貧困光指因緣屍寶因緣為汝更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佛入涅槃後佛法住世燈指亦時為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

法苑珠林卷五

普賢緣

撰

中

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金薄薄之修治已訖尋發願言我以香華伎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願生天上人間常得尊豪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屍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時貧窮果報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尚余況復如末法身者乎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捷連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釋園游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眾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燃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

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九卷

撰

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親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令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余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燃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前正燈使明見佛威光歡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常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於眾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燃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又智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獄若出為人世生生首

又灌頂經云救脫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疋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眾倍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余七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卷

撰

中

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幡燈放諸雜類眾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又超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燃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殖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茶事三尊四具設燈光於君父師等

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燃燈時當置火一邊漸次燃之當先燃照舍利及佛形像先禮拜已當出次燃餘處滅時不得平滅當言諸大德欲滅燈不聽用口吹滅此六為有舍火直入口聽以手扇滅及衣扇滅當折頭此指所以下禮口吹也去入時不得卒入當唱言諸大德燈欲入始得入之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又三千威儀云燃燈有五事一當

持淨巾拭中外令淨二當作淨柱三當自作麻油四著膏不得令滿亦不得令少五當護令堅莫懸妨人道又五百問事云續佛光明畫不得滅佛無明闇以本無言念齊限故滅有罪又大唐三藏波頗師云佛前燈無處取燈以物傍取不損光者得

頌曰

藕樹文無極  
華雲衣數重  
縛荻巧成龍  
垂油涇畫峯  
落反然鞋感  
天宮儻若照  
燈王復可逢

感應緣略引三卷

宋沙門釋道圓

隋沙門釋法純

唐蘭州三學山寺神燈

宋京師南澗寺有釋道圓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常遣圓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度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圓判無濟理固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熒光追之不已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

行彌新頌作數度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胡僧入空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叙暗涼獵忽不見後與同學人南游上京觀驕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回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艱跪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回歎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空胡林侍者數百人見回驚起曰空禪人耳彼人因語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回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眾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

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也

一作出果

為僧傳

隋西京淨住寺釋法純姓祝氏扶風

始平人也性愛定林情兼拯溺嘗於

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一七

夜不添油炷而光曜倍常私密異之

為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

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奉匳

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為幽祇所集故也至仁壽三年遂覺不愈閉室靜坐而無痛所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是第六欲天頻家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眾生慎勿數言死後門徒為津濟修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鵠飛來入純房內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入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與眾辭別不覺餘想卒于淨住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蘭州三學山寺至隋開皇十

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

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

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求

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

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

絕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流散四

空千有餘現過大風起吹此小燈還

滅滅已大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

至天明始滅每月於六齋日常出如

此至真觀未有僧法藏以乞為心不

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曹

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

無所損夜還返寺重門皆閉後遂改

勸精勤道業右此一歌 此高僧傳

依道宣律師感通記云律師問天人

曰其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

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

正法時初立有懽喜王菩薩造之寺

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  
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  
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特首 故至  
正月處處然燈以供佛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歲齋  
勸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似日辰

懸幡篇第三十二

華香篇第三十三

懸幡篇第三十四

迷意部第一

夫因事寤理必藉相以導真時仰聖

容敬神幡以薦奉是以育王創遺

身之塔架迥浮空魏主起通天之臺

仁祠切漢於是華幡飄颻冀騰翥於

大千珠紫相映吐輝煥於百億慧風

或動清昇之業有徵微吹時來輪王  
之報無盡也

引證部第二  
如迦葉詰阿難經云昔阿育三自於  
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  
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  
作金縷幡欲手自懸幡散華始得成  
辨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云  
王好又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  
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

取金幡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昂即  
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  
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  
又普廣經云若四葢男女若臨終時  
若已過命於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  
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  
諸佛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  
善提幡隨風轉破碎都蓋至成微塵  
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  
之位其報無量燃燈供養照諸幽冥  
苦痛眾生蒙此光明互得相見緣此  
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息

徧覆城上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  
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  
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  
見已而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殖何  
福生便端正與眾超絕於虛空中有  
大幡蓋徧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  
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  
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罽頭末  
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  
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  
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  
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  
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大幡覆蔭其上受  
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  
道

◎法苑珠林

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  
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  
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頌曰  
寶刹承高露 綺練映空天  
宛轉雲間颺 倒覆似紅蓮  
霞幡開錦色 香氣合鑪煙  
飄颻無定所 祇為本輕旋  
池照萬影現 泉弄百華鮮  
夙夜風吹動 重疊輪王綠  
舉仰無厭足 結侶感留連  
何知色中緣 招福壽長延  
感應緣略引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  
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  
可作一二百錢食飯貽眾僧則免斯  
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  
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  
見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危頓殆死  
至九日方晝如夢夢見有五層佛  
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繞塔作禮  
因此而寤即得大病乃稍愈後在  
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來入

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  
先所逢遇答曰此實頭盧也語已便  
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  
廣陵遙見慧注精舍前幡蓋甚眾  
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  
都滅在此一節  
華香篇第三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  
生知道惟福覺演慈明於百億注法  
雨於大千靈像周於十方寶塔徧於  
法界名香鬱馥似輕雲而散霧寶華  
含彩若倒藕而垂蓮虔誠供養同趣  
法蓮叩頭彈指俱霑福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  
有人於如來滅度之後行於曠路見  
如來塔廟能持一華一燈若一團泥  
用塗像前以用供養乃至能持一錢  
施於佛像為補治故若以一掬水用  
灑佛塔除去不淨以華香供養舉足  
一步詣於塔寺若一稱南無佛欲使  
此人憶三惡道百千萬劫終無是處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第六段 假取者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持戒香塗  
佛塔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  
娛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生大富家  
又阿闍世王經云過去無數劫有佛號  
一切度與其眷屬俱行分衛有三長  
者子嚴服共戲見佛及諸菩薩光明  
巍巍互相指示而吾等當共供養二  
兒答言既無香華當用何物其一兒  
腕頭上白珠以著手中便謂二兒可  
以供佛二兒歡之解頭上白珠著其  
手中即至佛前一兒復問二兒持是  
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兒言願如佛右  
面比丘其一兒言願如佛左面神足  
比丘二兒共問一兒報言我欲如佛  
八千天子皆言善哉若如所言天上  
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兒已到佛前  
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兒發聲聞意  
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兒發菩提心者  
珠在佛頭上化為珠華交露之恆其  
中有佛備告舍利弗中央兒者則我  
身是右面兒者舍利弗是左面兒者  
目連是舍利弗汝等卒畏生死故不  
發菩提心欲疾泥洹觀此一兒發阿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第七段 假取者

釋菩提故得成佛又採華授決經云  
時有羅闍國王使十餘人常採好華  
以給王家後宮貴人一日出城採華  
遇佛發心稽首為禮心自念言寧棄  
身命以華上佛并散聖眾縱使見害  
不懼苦痛便以華散佛及聖眾却自  
歸命一心重禮佛知其念甚慈愍之  
具為說法諸採華人皆發道意佛即  
授決後當得佛號曰妙華時採華夫  
還家中與二親別我今命盡為王見  
殺父母愕然問何罪各具答所由無  
華貢王必見危命故辭別耳二親聞  
之益以悲感發慈規之滿中好華香  
徹四面父母告曰可以進王時王大  
瞋見不時求將人反縛罪當棄市  
入宮見王面色不變王怪問之汝等  
罪過命在當殺何故不懼即自王曰  
人生有死物成有敗每以非法不惜  
身命朝來採華值佛供上以知違  
令罪當合死寧以有德而死不以  
無德而存還現華篋續滿如故皆  
是如來恩仁所覆王甚怪之心不  
信然故詣佛所問佛是意佛言實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第八段 假取者

然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  
取眾華以散佛上意無想報以得受  
決將來成佛號曰妙華三大歡喜解  
縛悔過自責愚意不及菩薩雅帶其  
罪佛言善哉能自改者與無過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余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  
將詣乞食至一街中有一婦女抱一  
小兒在街空地時彼小兒逢見世尊  
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  
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  
變成華蓋隨佛行任小兒見已甚大  
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  
使我來世得成正覺過度眾生如佛  
無異余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  
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  
二市還從頂入余時阿難前白佛言  
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日  
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  
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撒我於未來世  
不憶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十  
三阿僧祇成辟支佛號曰華威廣度  
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余時諸比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七 第九段 卍 吉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  
詣泉水上作唱伎樂而自娛樂為波  
羅奈國作華鬘會時彼會中遺於一  
人詣林採波羅奈華作鬘時採華人  
還來會所路見世尊相好光明普曜  
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  
採華散佛而去還復上樹採華枝折墮  
死命終生初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羅奈  
華而作宮殿帝釋問曰汝於何處造  
修福業而來生此以本因緣具報帝  
釋余時帝釋以偈讚曰  
身如真金色 照曜極鮮明  
容顏頰端正 諸天中最勝  
余時天子即說偈答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羅華  
由是善因緣 今得是果報  
余時天子即共帝釋來詣佛所佛為  
說法心開意解破二十億邪見障障  
得須陀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前說  
偈讚佛  
魏魏大世尊 最上無有比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六 第十段 卍

父母及師長 功德無有及  
乾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閉塞三惡道 能開三善門  
又雜寶藏經云余時天女說偈曰  
我昔以華鬘 奉迦葉佛塔  
今生於天上 獲是勝功德  
生在於天中 報得金色身  
又薩婆多論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  
塔為佛法自為種殖若僧和合者得  
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種種  
華應淨人取次第與僧隨意供給  
不得私取自供養三寶若華多僧取  
不盡若僧和合聽隨意取之若僧坊  
內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穢不清  
淨故若重閣舍若經像在下重不得  
在上住若塔地華不得供養僧法正  
應供養佛此華亦得賣取錢以供養  
塔用若屬塔水以供塔用設有殘  
若致功力是塔人者應賣此水以錢  
屬塔不得餘用用則計錢犯若塔內  
無人致水功力一由僧人殘水多少  
善好等量用之  
又文殊問經云余時文殊師利白佛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七 第十一段 卍

言世尊諸供養餘華用治眾病其法  
云何佛告文殊華各別祝一百八徧  
誦佛華祝曰  
南無佛闍寫治莎呵  
般若波羅蜜華祝曰  
那末柯盧履 般若波羅蜜多  
愛莎呵  
佛足華祝曰  
那莫波陀制點點鹽莎呵  
菩提樹華祝曰  
南無菩提通力龕嵐莎呵  
轉法輪起華祝曰  
南無達摩斫柯羅夜莎呵  
塔華祝曰 那莫鑰跋耶莎呵  
菩薩華祝曰  
南無菩提薩埵野莎呵  
眾僧華祝曰  
那莫僧伽野莎呵  
佛像華祝曰  
那莫波羅底耶莎呵  
佛告文殊師利用此華若諸四眾能  
信修行應當早起清淨澡浴漱口念  
佛功德恭敬此華不以足踏及踐華

第七〇冊

二一七

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

額痛皆以冷水摩華以用塗身若吐

痢出血或腹內煩疼以漿飲摩華當

服此華飲若口有瘡以晒水摩華含

此華汁若天雨不止於空開處以火燒

華令雨即止若天元早在空中開處以

華置水中復視冷水更灑華上天即降

雨若牛馬等本性不調以華銜之即

便調伏若諸果樹華實不茂以冷水

牛糞摩取華汁以灌其根不得踐踏

華實即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損減搗

華為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長若園中

疾病以冷水摩華塗螺鼓等吹擊出

聲聞者即愈若敵國怨賊欲來侵境

以水摩華在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

退散若於高山有盤石處眾多比丘

於石上摩華摩華既竟相與禮拜又

後石上自生珍寶簡要略述佛告文殊

一一誦滿一百八遍此祝章句汝於處

處當說如佛華法餘華亦尔

又華嚴經云昔人中有香名大象藏  
因龍鬪生若燒一丸興大光明細雲  
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

若若身者身則金色若若衣服宮殿

樓閣亦悉金色若有眾生得聞此香

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橫

枉遠難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

念眾生我知彼已而為說法今無量眾

生得不退轉又牛頭旃檀香從離垢

山生若以塗身火不能燒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

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

希有身諸毛孔出旃檀香從其口出

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

立字名旃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

得阿羅漢果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

旃檀香宿殖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

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

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

後時有王名盤頭末帝收其舍利造

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

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  
旃檀香全散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  
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  
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快樂乃至今

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迦葉

佛時有一法師為眾說法於大眾中

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

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

後百年阿輸迦王時為大法師得阿

羅漢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

去王不遠為眾說法口中香氣達於

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或作是思惟

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

乃余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漱口

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漱口

漱口時王荅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

使張口及以漱口香氣逾盛唯有此香

口比丘餘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

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沈水香 復非華葉莖

旃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常有香 未曾有斷絕

又曰雲經云香煙不盡放地得越業

罪盡五百歲情盡糞屎地獄何以故由

放恣心故又夜間經云莊嚴供養具

以口吹去灰者慳優鉢羅地獄傍報

作風神王又要用最經云鼻輟香者

由減香氣無其福德正報慳波頭摩

地獄未來世鼻根無香味又曰供養

經云供養時香不合閉者慳黑糞屎

地獄盡其半劫受罪得無信慧報何

以故由起下氣全香故

古三經律無目  
蓋威神救故

明也

又三千威儀云燒香普佛前有三事

一易中故香二當自出香三當布與

人具香鑪有三事一當先倒去故灰

拾取中香聚一面二當拭令淨乃著

火還取故香著中三火著時熾然不

得吹令炭滅

頌曰

久厭無明樹

始入香山路

慈父屢引接

雖寤危藤鼠

鹿苑禪林茂

方欣奈苑華

仍逢火宅車

幼子背恩賒

終悲在蘆蛇

就駕嶺動枝柯

○法苑珠林

定華發智果

法雨時時落

若為將羽化

感應緣略引七驗

宋沙門求那跋摩

齊高士明僧紹

梁沙門釋慧劍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

唐沙門釋慧主

唐雍州渭南山約谷神香

兼又雜俗出香處

昔宋永嘉年中有外國三藏法師求

那跋摩勅延袂桓寺每於講說四眾

雲會嘗夏安居竟信心看採雜華處

僧座下中竟檢視唯跋摩所坐鮮榮

如初預知死時依日先洗浴又手誦

經端空而化身體香較於座下得手

迹遺文一卷其偈曰

摩羅婆闍界

我初得聖果

若於師子園

進修得三果

文帝深加悅擇又於屍所見一物狀

阿蘭若寺中

道迹難諸漏

村名劫波利

是名斯陀舍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琅邪郡江垂北

鄉類佳里攝山之中齊高士平原明

僧紹以宋太始中起造嘗聞法鐘自

若龍蛇長一丈許直上昇天僧眾悲

戀乃依外國法香新闢維起塔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琅邪郡江垂北

鄉類佳里攝山之中齊高士平原明

僧紹以宋太始中起造嘗聞法鐘自

響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明中村民平

且並見半山有幡蓋羅列煙光五色

映照虛空男女瞻望皆言是寶殿來

觀視了無所見時有法度法師於山

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

於其光中如有臺館形像如宣寺中

僧眾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賔

客有穢濁入寺者虎即出現吼數巡

房響振山谷至今猶余或有念誦小

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

大手執繩索僧眾驚懼誦習不懈

梁南真真寺在秣陵縣中興里昔通

五年沙門慧劍起造慧劍生緣姓徐

齊初隨舅在廬陵於路拾得一襦襟

中有繡把把裏有五色紙各為一裏

始開四重都無所見未開最下縫紙

見光影如電晃曜一室因此仍感油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十卷 狀

端入水不沒入火不燃家人以為發狂始就龍檻關閉甚嚴俄而出外乃知神力因設虛座請福空中有言我是長生菩薩應利益國土汝可依佛法清淨供養於是就以香華言奉每有靈驗南人李叔獻繼願乞本州後果為交州刺史乃造沈香神景世人以神重名華回號為華娘神百姓送供闍噎齋會所餘慧劍教化悉以起寺古二驗出涼京寺記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既淑媛嘗病危萬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養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浸其華並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淚禮佛誓曰若使阿嬈因此勝和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甕中稍有根須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字靈華其母樂容華寢疾子空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為燈燻其燈照曜訖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此出吳均春秋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六 第十九卷 狀

唐始州永安縣釋慧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至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與送投苓甘松香來六時行道一時不開禽獸隨行禮佛請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群猴言為君異也佛日通也主深怪異畜生能言罕所未有更有祥龍飛獸集持異香充塞山內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感主曰至君出世時號開皇矣至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清卓不群白日獨空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主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耶至明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在尋余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九

唐雍州渭南縣南山倒約谷崖有巖石文狀倒約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而山七佛龍昔有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澗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迨至永徽年中南山龍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六 第十九卷 狀

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間香莫知何所深訝香氣從澗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緊極茶龍就水抖撒洗之一澗皆香將還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氣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合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頭之號非是虛五傍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至嘉所佳也古二驗出

搜神記曰初鈞戈夫人有罪以誅死殞屍不臭而香續搜神記曰合流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漁人夜宿其傍聞華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發相傳云晉公載鼓船覆於此  
異苑曰司州衛士度母常誦經長齋非道不行曾出自齋堂眾僧未食俱望見雲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鉢滿中香飯舉匙爾然一時敬禮母自亦賦齋人皆七日不飢  
述異記曰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

異因撮而服之得壽三百歲

幽明錄曰陳相子吳興烏程人始見

佛家經遂學昇霞之術及在人間

齋輒聞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暉高平閩慶等

皆就受業初慶等方去映燒香皆

五色烟出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祝之

須臾生青蓮華

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

滿斤不得受而使臨去乃發香器如

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

數十里中經曰乃歇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常以香華事天

神香有各種區撥華華致華各遂

麝香山海經曰翠山之陰多麝本草

經曰麝香味辛辟惡殺鬼精生中臺

山

歲蕤香孫氏瑞應圖曰歲蕤者王禮

備至則生本一日王者愛人命則生一

名蕤香

鬱金香周禮春官上鬱人曰鬱人掌

裸器凡祭禮賓客之裸事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

說文曰鬱鬯百草之華速方所貢芳

物鬱人合而釀之以降神也

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

其汁謂之蘇合廣志曰蘇合香出大

得乎中裏雜香其母取中燒之乃

是火浣布南州異物志曰雜古香出

杜薄州云是草莖可含香口俞益期

箋曰外國老胡說眾香共是一木木

華為雞舌香

雀頭香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

雀頭香

薰陸香魏略曰大秦出薰陸南方草

物狀曰薰陸香出大秦國云在海邊

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

出沙上夷人採取賣與人

眾香共是一木木服為薰陸

流黃香吳時外國傳曰流黃香出都

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

志曰流黃香出南海邊國

青木香廣志曰青木出次州徐袁南

方記曰青木香出天篤國不知形狀

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

根狀如甘草俞益期箋曰眾香共是

一木木節是青木香

梅檀香法真登羅山疏曰梅檀出

外國元嘉末僧成藤於山見一大樹

圓蔭數畝三丈餘唐書卷一百一十四芳酷烈其間服

枯條數尺援而刃之白梅檀也俞益期

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梅檀

甘松香廣志曰甘松出涼州諸山梵納

香魏略曰出大秦國梵納廣志曰梵

納出西方

艾納香廣志曰艾納香出瀾國樂府

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甄

毘毘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郁梁

藿香廣志曰藿香出自南諸國吳時

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出藿香南州

異物志藿香出典避海邊國也屬扶

南香形如郁梁可以著衣服中俞益

期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爲藿香

楓香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燥

乾可燒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

楓曝及蕙草機香廣志曰機香出自

南諸國

木蜜香異物志曰木蜜香名曰香樹

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

乃往看歲月久樹根惡者腐敗唯中

節堅貞芬香獨在耳廣志曰木蜜出

香味辛而溫

料香南方草物狀曰料香莖生爲許

都梁香廣志曰都梁出淮南

沈香異苑曰沙門支法在存廣州有

八尺能銚又有沈香八尺版牀太元

中王漢爲州大兒羽求二物不得乃

殺而籍焉南州異物志曰木香出日

南欲取當先斫壞樹晉地積久外白

朽爛其心中堅者置水則沈香其交

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置之水中不

沈下浮與水平者名曰機香其最小

麋白者名曰槲香顧微廣州記曰新

興縣悉是沈香如同心草土人斫之

經年肉爛盡心則爲沈香俞益期箋

曰衆香共是一木木心爲沈香

甲香廣志曰甲香出南方范曄和香

方曰甲煎機香是也

迷迭香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廣志曰

迷迭出西海中

零陵香南越志曰零陵香土人謂爲

鷓草芸香大戴禮夏小正月採芸爲

廟菜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

芸可以死而復生沈氏林第老

蘭香周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王廣曰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

蘭始生說文曰蘭香草也本草經曰

蘭草一名水香久服益氣輕身不老

梘香出蒙楚之間故稽合述梘香賦

序

兜末香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

燒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國所獻如

大豆塗門香聞百里關中嘗大疫死

者相係燒此香死者止

又生香真人關尹傳曰老子曰真人

游時各各空蓮華之上華徑十丈有

反生靈香逆風聞三十里

神香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

獻靈膠吉光襄神香使者曰起天殘

之死疾後元年長安城內大病死者日

百數帝試取月氏神香燒之於城內

其死未三日皆活芸氣經三日不歇

帝使祕錄餘後一旦失之

鷓精香十洲記曰聚曰洲在西海中

上多真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

塊樹扣樹能有聲如牛吼問者駭振  
伐其根心於玉釜中表取汁更微煎  
可九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反  
生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香聞  
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乃活  
頌讚篇第三十四 共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讚歎部 音樂部

述意部第一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  
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  
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詞得聲  
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頌猶東國之  
有讚讚者從文以結音頌者短偈以  
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  
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  
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提提  
頌清響激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  
而稱矣至于未代修習極有明驗是  
以陳思精想感魚山之梵唱鳥橋  
願通大士之妙音藥練勤行受法韻  
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  
能高氣天宮琴聲淨刹抑揚詞契吐

納節文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  
範也原夫經音為妙妙出自然製用  
可修而研響非習蓋所以炳發道聲  
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  
流而不越疑而不滯趣發秋驚之風  
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  
近屬則從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  
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講聯  
齊眾集永久夜緩晚遲香銷榻睡  
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  
妙響以昇靈選勝聲以啓軸宮商  
發動玉振金反折四飛良悅七眾同  
迦陵之聲等神驚之響能使寐魂更  
開情情還肅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  
余之時乃知經聲之為貴矣

引證部第二

如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  
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  
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  
其音深滿五者周徧遠聞具此五者  
乃名梵音  
又梵摩訶經云如來說法聲有八種  
一最好聲二易了聲三柔輭聲四和

調聲五尊慧聲六不誤聲七深妙聲  
八不女聲言不漏闕無得其短者  
又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心喜故開  
唄聲也  
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  
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  
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  
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  
欲次第說文眾大文多恐生疲厭若  
略集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  
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  
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

五種過患

介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  
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  
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  
持二不稱聽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  
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  
五種過患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  
與兵眾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唄聲  
雅好軍眾立聽無有厭足象馬駟貴  
住不肯行王與軍眾即入寺看見唄  
比丘形貌短醜陋極感王不忍看王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

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  
 報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號  
 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毗王收取舍  
 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  
 到王所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  
 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  
 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龍白  
 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  
 我當依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四城  
 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壑  
 變成琉璃南門泉水取用作輶變成  
 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壑變成白銀  
 北門泉水取用作壑變成白玉王聞  
 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廂  
 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  
 不就王行看見以理訶責其人懷怨  
 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勅  
 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  
 象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  
 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教頭  
 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  
 衆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半  
 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緣於往昔嫌塔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

大故生常醜陋由持鈴懸塔教頭及願  
 見佛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  
 復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以是  
 因緣一切衆生見他作福不應毀訾  
 後得惡報悔無所及也  
 讚歎部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  
 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多  
 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時彼  
 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佛心生歡喜  
 合十指掌翹於一腳七日七夜而將  
 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  
 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  
 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  
 時得受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  
 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  
 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  
 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  
 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

第五

第五

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三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其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寶性論偈云

我今悉歸命 一切無上尊  
 為開法王藏 廣利諸群生  
 佛體無前際 及無中間際  
 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  
 既自覺知已 覺他令他覺  
 是故為彼說 無畏常行道  
 佛智慈悲力 能執金剛持  
 摧破諸見山 故我今敬禮  
 不可思議法 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 內心智清涼  
 彼真妙法日 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光明 普照諸世間  
 能破諸障障 覺觀貪瞋癡  
 一切煩惱等 故我今敬禮  
 以能知於彼 自性清淨心  
 見煩惱無實 故離諸煩惱  
 無障淨智慧 如實見衆生

法苑珠林 卷之六 第五

自性清淨心 佛法身境界

無礙淨智眼 見諸衆生性

徧無量境界 故我今敬禮

又發菩提心 論論主讚佛偈云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 兩行偈此偈云何得長

壽兩行偈此偈如來妙色身兩行偈

壽兩行偈此偈如來妙色身兩行偈

大慈哀愍群生 為廣蓋音宣者

開無目使視睇 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 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 稽首禮無上尊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衆

作頌多為半偈故毗尼母論云不得

作半頌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文詞

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詰答但聖開

作頌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內關

外吳蜀頌詞各隨所好頌讚多種但

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朝

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

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頌贊

製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學感取則

法苑珠林 卷之六 第六

焉又昔晉時有道士法師集製三科

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

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幼舍珪璋十歲屬文下筆便成初

不改字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子

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

流連嗟說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

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管世八調誦

咸憲章焉昔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

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又

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倍法應

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慕又製音傳

爲後式梵唄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

頌凡有六契

音樂部第四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豪

富長者各相率合設大節會作諸伎

樂而自娛樂時有舞師夫婦二人從

南方來將一美女字青蓮華端正殊妙

世所希有聰明智慧難可測對婦女

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舞法

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唱言今此

法苑珠林 卷之六 第七

城中頗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經論

能問答不時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蘭

陀竹林善能問答使汝無疑舞女聞

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到

竹林中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

笑不敬如來今時世尊見其如是即

以神力變此舞女如百年老母髮白

面皺牙齒疏缺偃偻而行行時舞女

自觀其身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此

女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衰相現耶

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余遂於

佛前深心慚愧唯願世尊當見原恕

余時世尊知此舞女心已調伏以神通

力變身如前大衆見此舞女年老平

壯無有常定各生歡離解寤無常心

開意解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

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

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

尼頭駘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

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

敬仰時諸大衆見是事已請說因緣

佛告大衆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

奈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

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正殊妙狀

如諸天作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

心觀使深著退失仙道我於彼時心

遂堅固無有慾想語彼女言一切有

為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豐穠充

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令當

有駁白面皺偃慢而行汝今何為憐

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已

變何故在此作諸姿態於是緊那羅

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咎因

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

邊獲得道果佛告大眾欲知彼時王

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緊那羅女

者今青蓮華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

願力故今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

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

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

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

大有好音聲令眾樂聞值佛出家得

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

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王名毘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

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

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繞供養

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

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眾樂聞

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

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

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

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

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

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

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

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

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

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笙簧笛琴瑟三侯 琵琶鏡銅鈸

如是眾妙音 盡持以供養

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

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

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

人中有六畏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

施一利柱成辨寺廟復以淨食施於

二正壽盡作曾臆神在兩山間先在

人中為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

乞食婦擊飯施之乃大腹怒云何

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脚斷壞

壽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

手足諸天醜會皆悉與軋闍婆公

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使

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

諸法寶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

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

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

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今時大

樹緊那羅王以已所揮琉璃之琴闍

浮檀金華葉莊嚴善淨葉報之所造

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

千伎樂是大樹王當揮此琴鼓樂樂

時其音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

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六 假 三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七 假 四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八 假 五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卷

樂所有諸山藥草叢林悉皆徧動如人極醉前却顛倒須彌駝馱涌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坐起舞一切聲聞放捨威儀詭自逸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余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量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余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曰

玄亮吐清氣 神響徹幽壑  
登臺發春詠 高興希遊蹤  
乘虛感靈覺 魚山振思重  
摹寫天歌梵 冀布法音同  
志高故不下 飄颻數仞中  
比丘歌聲頌 人畜振心松

◎法苑珠林

斯由暢玄句 即感鴈游空  
神期發空寤 豁尔自靈通  
感應緣略引六條

晉沙門帛法橋 齊沙門釋曇馮  
齊沙門釋僧辯 齊有仕人姓梁  
唐刺史任義方 晉中山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之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余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詠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年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未世也  
晉有支曇首本月氏人高居律鄰少出家精苦蔬食謁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却止津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論特異妙聲善於轉讀

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美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潛遠未有如篇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齊安樂寺有釋僧辯姓吳律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哀婉折衷獨步齊初無人加之嘗在新亭劉紹宅齊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一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寤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音韻味好有工常日明且即集京師善聲沙門僧辯等次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失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齊自馬寺有釋曇馮姓楊捷為南安人少游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

注此律卷第六 第廿二條 疑

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末之推也於  
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迷出群舍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  
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  
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徒住  
足因製造銅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  
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所住  
吳景帝世烏程民有得瘡病及差能  
以醫言嚮言者於此而聞彼然自所  
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  
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  
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右此四驗  
出梁高僧傳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  
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及皆使  
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為殉不然  
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  
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  
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人因留止  
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區主被鎖  
兵守衛言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  
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  
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廿二條 疑

入奴從屏外聞之見官問守衛人曰  
昨日壓暗多少乎對曰得八十官曰  
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幸  
出竟不得言明且又來有善色謂奴  
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暗乎  
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  
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唱聲  
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  
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  
遺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  
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  
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  
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  
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  
追福合門鍊行右一輪出冥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  
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  
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  
不殊又云地下晝日昏暗如霧中行  
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煙氣遂  
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  
唄之聲王檢其案謂之吏曰未合即  
云何回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廿二條 疑

開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明聲當即  
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  
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晝地成圖  
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會寫金剛般  
若干餘部義方自說右一輪出冥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會大藏經卷

勅賜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敬塔篇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感福部 旋繞部 修故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  
韶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踊靈山  
影留石窟刻檀畫巖之儀鑄金錢三  
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  
而光曜重昏福資合識致使垂簪選  
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始終傳大  
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  
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引證部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  
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聖龍石室窟  
中為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  
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  
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說法  
定今不戒  
符王彌勒  
又大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

○法苑珠林

有佛巽塔城南展溜園中有佛衣塔  
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鷄御  
園中有佛牙塔

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  
於天上城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

又有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  
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

斯泐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收諸  
因徒賑濟貧乏

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  
具也時王欲建舍利塔將四部兵衆

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  
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

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  
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

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  
銀瑠璃頗梨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

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  
幢幡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

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  
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為卅尊立

塔時有國名德叉尸羅有三十六億  
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億舍  
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

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為  
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

詣彼所自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  
萬四千佛塔徧此閻浮提意願如是

時彼上座自言善哉大王剋後十五  
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

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  
萬四千塔卅間人民興慶無量共號

曰阿育王塔

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  
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

口歸還國道中逢難頭末龍王從其  
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

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  
畏即以佛髮與之龍還於須彌山下

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  
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  
歲燈火於五碗伽河水中心置塔埋之  
後阿育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  
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觀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首張

即

之師言當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  
 為第二夫人後還有身足滿十月王  
 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太后妒嫉便作  
 方便共欲除之募覓猪母即應產者  
 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尔始產  
 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  
 光照言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  
 著其邊便罵言汝云當為王生金色  
 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囚內後  
 園中令服菜茹王還聞之不悅久久  
 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  
 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  
 驚怖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  
 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  
 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  
 化王王發信寤問比丘言殺八萬四  
 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為人  
 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  
 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  
 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  
 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  
 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刹諸鬼神言多  
 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五張

即

解護刹安鈴我當使阿修倫以手摸  
 日四天下亦同時震  
 又阿育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幡  
 及雜華未得懸幡王身崩沒塔成已  
 六日王請僧至園供養時有優婆塞  
 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王請  
 尊者娑多顏觀端正身體柔軟而王  
 體醜陋肌膚枯澀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王告大目我以沙施佛報復如是云  
 何而不修敬於世尊三後尋弟弟子  
 迦葉阿難等所有佛在世時弟子塔  
 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  
 興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拾十萬兩  
 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  
 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囉多尊者答  
 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為人說一句法  
 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目白  
 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  
 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五張

即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目犍見  
 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  
 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王多供養善  
 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婦多作  
 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我珍寶  
 至善提樹間我方便殺樹令死王不  
 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  
 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悶迷  
 躡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悅王心  
 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  
 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  
 冷乳澆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  
 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甕香湯澆灌善  
 提樹倍復最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  
 身心手執香鑪在於殿上向西方作  
 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  
 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  
 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眾中十萬  
 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官  
 人太子群目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  
 述盡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  
 於佛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

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問曰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嫁女太子大目搥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杖摠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辨諸珍寶送與雜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菓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評大聖眾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果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菓中行之一切皆得周徧王復問傍目曰誰是閻浮提王諸目啓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望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尔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闡維之

又法益經云今是大地層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諸目問曰議出四億全送與寺中將贖其地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興造部第三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已知千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為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彼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為宰塔波此土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為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主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在阿輪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為生處支提如來得道在於善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為得道支

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為五比丘在於鹿野犍闍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豎三柱安三輪表佛昔日三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為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為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為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為不定此四亦名宰塔波又毗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為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為尊故若為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為同故其福無量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那含六斯陀舍七須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盤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盤乃至如來安八露盤八盤已上並是佛塔

法苑珠林卷第...

第十卷

第...

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現度  
 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  
 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  
 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作不得  
 塔院內宜深暖衣墜地得為佛塔四  
 面作龕作師子鳥獸種種畫而懸幡  
 蓋得為佛塔四面造種園林華果是  
 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  
 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  
 應從檀越語若華多者得與華家  
 語言介許華作壇與我餘者與我介  
 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  
 佛兼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  
 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怒癡但自莊嚴  
 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  
 佛言亦得作文提有舍利者名塔無  
 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  
 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佛支佛像  
 佛脚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  
 養若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  
 養支提若粹風雨來應收供養具隨  
 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  
 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毗尼罪若塔僧

法苑珠林卷第...

第十卷

第...

拘賊來急時不得藏云并佛物莊嚴佛  
 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  
 見相若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  
 年少應看若賊碎至不得藏物者應  
 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  
 難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  
 人盡四天下滿中草木皆悉為人得  
 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  
 須具足至滅度後一一起塔香華幢  
 幡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  
 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寶牒八萬四  
 千天井寶牒八萬四千樓閣館閣四  
 出圍繞眾寶校飾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  
 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  
 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  
 勒果其利如針上施燼蓋如酸菓葉  
 若佛形像如薤麥大勝前功德滿足  
 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  
 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  
 量功德戒分定分智慧分解脫分解

法苑珠林卷第...

第十卷

第...

脫知見今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  
 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又無  
 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  
 我於今日入王舍城乞食見一大重  
 閣莊嚴新成內外宛密若有清信人  
 布施四方僧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  
 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  
 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燼如  
 棠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  
 者為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  
 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  
 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  
 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  
 衣服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功  
 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致  
 又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  
 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  
 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  
 千拘胝施與四方眾僧若復有人如  
 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  
 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燼如  
 棠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  
 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

至阿僧祇數今所不及一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未為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界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盡形供養及以減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汙濁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為一切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衆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聞那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此云不退依如實知證天方便得阿耨菩提

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語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願欲聞佛告語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自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由井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今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堆今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真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今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偈言

今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佛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今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真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遣上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駱爪至剎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繞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繞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信作塔繞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剎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為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寶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問師佛為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為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尔豈況於人

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疏

又譬喻經云昔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閣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每常供養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余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聚造塔成口復以七寶及取好華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

自然常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憶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余時但願食福無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逆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福田若行布施諸餘善根願我出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佛所種諸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冬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心孝順好喜布施有人來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游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臾於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勅阿難令為營供飯食

訖已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取立塔廟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著塔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憶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遺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至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徧覆城上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遷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髻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寶人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憶惡道天上人

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  
值於我出家獲道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  
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  
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  
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  
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  
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  
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  
慚取還歸所止自言世尊我此頭上  
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  
豈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

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  
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  
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為說  
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  
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  
時彼國王名標頭末帝收其舍利造  
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  
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椽頭  
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  
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

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  
果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旋繞部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  
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  
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  
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繞佛一  
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  
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繞佛一  
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  
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  
五劫得辟支佛名持觀那故梨以是  
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  
得福無量也

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  
燒香然燈禮拜是為供養旋塔得何  
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後世得  
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上四  
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  
端正好色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緣得  
聲音好由旋塔說經故何緣得生天  
上由當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緣得  
生王侯家由頭面禮佛足故何緣得

泥洹道由有餘福故佛言旋塔有三  
法一足舉時當念足舉二足下時當  
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

右繞者經律之中制令右繞若左繞  
行為神所呵乃至左繞交積為俗所  
責其徒眾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  
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  
旋百匝十匝七匝三匝各有表且  
論常行三匝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  
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  
經偈云

始欲旋塔 當願眾生 施行福祐  
究暢道意 繞塔三匝 當願眾生  
得一向意 永絕三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匝者表敬  
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  
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繞塔有  
五事一依頭視地二不得踏蟲三不  
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  
不得中住與人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承和筆

劫眼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教二十七 卷

西明寺必門釋 兼 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

故塔部第六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  
 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墳  
 塔故寺伽藍堂堂殿朽壞舍屋崩摧  
 扇蓬戶靡隙塵塵瓦隙茅茨無掩霜  
 露是以門墻凋毀真微盈階路絕人  
 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  
 罪造愆無時暫捨夜暗燈燭本自無  
 聞晝日幡華元來非見堂絕梵唄盛  
 停海檀遂使惡鬼效靈善神捨衛伽  
 藍無固直為僧徒慢墮佛法既衰亦  
 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愛更欲何求  
 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  
 文理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  
 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  
 王文理墮大地獄  
 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  
 礙送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  
 眾生今中上品治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第五

卷二十七

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  
 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  
 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塔塔上  
 有五事一不得著覆上二不得背佛  
 塔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乘四不  
 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且過澡手自  
 持淨中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  
 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燦四不逆掃  
 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  
 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  
 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  
 掃塔前六步使淨此掃塔法依約六步  
 七步開闢多佛彌善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淨心供養  
 眾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歸天身  
 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  
 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識於福田  
 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苦僧房舍以福  
 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  
 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  
 與諸天女五欲自娛華蓋還退若生  
 人中其身鮮白  
 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間淨提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第五

卷二十七

地不如掃佛塔一手掌或論  
 行  
 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  
 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  
 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  
 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  
 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為  
 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  
 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  
 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  
 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香棄  
 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  
 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  
 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  
 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  
 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為帳  
 散眾雜華徧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  
 到苑伽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  
 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尔佛告比  
 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  
 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未索有  
 子因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

法苑珠林 卷之三 第六

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栴檀香後寤非常成辟支佛身升虛空作十八變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值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姪色見一姪女心生耽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即身體立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前禮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擣以為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普度眾生除其厄難我今此身墮一庄數準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

法苑珠林 卷之三 第六

已歡善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階蓮華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常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為火焚乃至金剛界為之臺也

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梨即從空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未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為業向澤採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觀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類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中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繞之八匝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眾寶宮殿光明晃煇於諸天

法苑珠林 卷之三 第六

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臣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眾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憍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期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目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慧命

昔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評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天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則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又今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蚤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為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善業見其婦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第七

慧命

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為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為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為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加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余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三名髻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眾眾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為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於我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第九

慧命

為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問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軒高百丈  
儀鳳異靈鳥 金盤代仙掌  
積拱承雕角 高蔭挂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煙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幡接雲上  
游蛻不敢息 翔鷗誰能仰  
聖變無窮瑞 感福豈三兩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為廣  
感應錄卷二十一  
西晉會稽鄒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魏秦河東蒲阪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刪丹縣故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威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鄭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塔

隋并州榆社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前二十一塔並是如來在日  
行化乞食因有童子戲弄沙  
土以為米麵宿祐冥會以土麵  
施佛佛感渠善心為受塗地  
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二百年滿  
有王出世號為阿育作鐵輪  
三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  
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  
所有鬼神開前八塔所獲舍  
利侵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  
家施一塔廣計有八萬四千

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

此神州即是東境故此漢地

案諸典籍尋訪有二十塔並

是育王所造若更引佛法

東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

則有百千且述育王二十一塔

內逐要感徵同見聞者略述

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如廣

傳

初西晉會稽鄒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  
百七十里鄒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  
縣東南七十里而去吳村二十五里  
按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  
人劉蔭何者生在田家戈獵為業得  
病死蘇見一胡僧語何曰汝罪重應  
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  
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  
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  
苦既醒之後改草前習出家學道更  
名慧遠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  
求覓莫識基緒連悲塞煩冤搜造無  
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迂記其  
剋刻木為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

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

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

似西域于闐所造而開牕子函周天金

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

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

等像狀極微細矚目注睛乃有百千

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

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

內於八王日聲巡邑里見者莫不下

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

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

塔則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

勤鄭劍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

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

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

基尚在悉生豫草多在門階之側行

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

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

矣

輿志云阿育釋迦弟子能侵鬼神一

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

千塔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

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祿陵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第四十五

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

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來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游鄞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憶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楮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

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律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寶閣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

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古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竇深池中有鰻鰈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第四十五

過偽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余潛隱雖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飲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為難有一老妪患脚來為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較量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竟異往往不大略焉瑞多現聖僧繞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至唐貞觀十九年敬法師者寓穴道勝麻黃丸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胡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眾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律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胡僧行道誦經贊唄等相

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中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忖泰乃至誦訖親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

法苑珠林卷二十九 第四十五

西京城內東南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宜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業教寺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珠璣古器等摠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介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希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疑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疏記介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

法苑珠林 卷第八 第七十

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存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妻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勅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  
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眾不敢私開奏  
勅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徧示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怒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暎徹內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為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三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卷第八 第七十一

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呪術見進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  
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吉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請更出之  
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絹三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慟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繞而上至於指楠合成帳蓋珠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觀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毋毋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眾僧方知聖隱  
中使王長信等同觀端相未輝徧滿赫奕瀾漫若有旋轉又方沒盡及

法苑珠林 卷第八 第七十二

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摠置盤水一枚獨轉繞餘七粒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  
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內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  
勅僧智琮慧辯馮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觀光寺東雲龍坊人勅使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內赤如晝巨貝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正方外楞亦余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眾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條

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  
京師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  
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  
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  
敢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

勅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西域  
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  
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  
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

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  
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  
收入內

皇后捨所寢衣帳准價千匹給為舍  
利造金棺銀椁彫鏤窮奇以龍朔二  
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諸  
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  
下舍利于石室捨之候三十年後非  
余所知至後開瑞冀補致處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  
馮名玄嗣先來廬構殊不信敬母兄  
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揜嗣不許  
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  
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八條

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  
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  
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見見暴死經三  
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  
鳥飛來呀喙啜舌入大火坑燒烙困  
苦覺身瘡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

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  
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  
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  
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訪佛之罪今  
映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拍懼號  
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而晝夜  
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

哀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  
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度法  
師為眾說法裴尚官比丘尼等數百  
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嗣五體投  
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  
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眾僧盜  
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  
自不言未經一年方死

其佛頂骨用珍寶贖之計直四千匹  
綰遂依其數以珠練酬之頂骨今現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九條

在內供養即是螺塔束駘小頂骨然  
大頂骨猶未至此  
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  
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  
教西山取大石為塔甚舍利在其中  
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錦井銘聞

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  
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  
一片將出乃是墜玉問於識寶商云  
此是真墜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詭律  
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  
見在焉

益州早濤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即  
有應奇特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  
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擊檣斗起以壓  
賊賊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僧為射  
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至顏  
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  
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

漸急困見有胡僧曰可大唱賊不介  
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  
至貞觀年初地大振動此塔搖颺將  
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

神形如塔量各以其有告罪塔之四面乍歌乍側率以免壞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葉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圻下至覆盆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為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盈餘不定准也

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拙義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買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妾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見形神即見形又為人善畫便一皂之既偏形

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誥律師乃依圖刻木為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

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繞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滂出流溢成川泉上皆有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災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團便抽一團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玉表

塔神功所為何能辨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僞也今於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場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沫涌注無聲乃遣善水昆崙入泉尋討覓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下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現在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倒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背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真虛有刺史疑僧邀飾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觀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基塔見在三邊有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二

水惟西開路基構編石從水底上蓮華滿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住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觀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從驚人周滅法時令人一百千用力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焉

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十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鑿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

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窟俗號禮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軀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軀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游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佳嘆下不來王遣往視將至不見遠看仍在乃勅掘所立處深三丈復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為聖故為起觀塔一十三級左側村墟常聞鐘聲王龍朔元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三

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賢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感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日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守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管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乾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迥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恰今管攝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

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濫文者前周大遙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軀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夜亮為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四

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侏偉屢屢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俯繞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

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接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遙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草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胡書侍目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教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有王所統一闕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昨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承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貞觀五年共奉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云阿育

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二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憶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閩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承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剎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威以金匣三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齧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繞承露盤至其遠暉

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攝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板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齊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訖真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

者皆叩頭燒香奉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至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

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奈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逆大會

不信是真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真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窗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為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為第一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師住持感應云律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天人龍鬼各得分不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分三分鬼神得二分脩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慎勿起諍此是世尊教

又問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答曰世尊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頻伽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第三十五

觀

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桓十二年住鉢盂在鷲頭山十五年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又問伽梨鉢盂等何故歷年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為末世多惡比丘尼畜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

又問何故伽梨分為二處住耶答曰亦為末世惡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伽梨六年住戒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為惡尼令修行八敬供養比丘勿起婬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眾故住六年

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折白豪光明以為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第三十五

觀

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豪光共為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眾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過

又問何故十五年住鷲頭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者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

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為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寤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刹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曰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

今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踰城至泐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已白佛言我受此神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第三十五

觀

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為童子時齧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目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令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并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令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以白銀臺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既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勅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作利益正法興顯

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

寶珠塔三人 卷五十四

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曲藏月女  
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  
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爪甲普示六  
眾我之手足二十爪甲猶如赤銅色  
佛告大眾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  
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  
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真甲汝  
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碾以甲置鐵  
礎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真我甲  
若以火燒鍊變為金色出五色光上  
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真爪甲也  
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末  
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  
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將我  
十爪塔游歷四天下國住經七日  
如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  
中金砂洲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  
千界八百億國教初流行彼汝文殊  
師利令身變為國王金剛齋菩薩令  
身為大目金剛幢菩薩令身為比丘  
汝等三大士共誦通我教幸不生疲  
勞懈怠也  
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荅曰今諸

法苑珠林

寶珠塔三人 卷五十五

處塔寺多具古佛遺教基育王表之  
福地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  
無名藏者隨處亦有如河西甘州郭  
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靈巖  
寺佛殿下亦有舍利  
秦州交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  
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寺經四  
十年當有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  
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文餘石  
幽五重威碎身骨益州三塔  
大石今名武誓 今名略縣 並有  
神異如別傳說  
又問揚部長干塔鄮縣塔是育王造  
者是事云何荅曰是昔劉薩何感靈  
今往揚州上越城望見長干有異氣  
因標掘得如今傳所明道宣師問若  
尔已育若干便有佛刹不荅曰非刹  
干也干是地之長隴名隴為干塔徧  
長隴之側書不云乎包括干越越地  
多有長隴也  
臨海鄮縣塔者亦是育王古塔是野  
初佛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從  
地踊出為開俗福也有羅漢將往鐵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卷六十八

圍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  
魚井中鰻鱓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  
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跡處也昔周  
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問若尔周穆王後諸王摩置塔時  
何為此土文記罕見荅曰立塔為於  
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  
文字少傳揚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  
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也今衡岳  
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  
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  
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  
三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  
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即得川南有  
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  
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  
山果橘柚陽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  
育王大塔石華捧之上以石籠覆與  
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篆書可識之  
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  
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  
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第五十七卷

卷之三

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已來已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曰中如何隱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亦隨其所用而用供養此塔云云

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塑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十聖僧繞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故事云云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版二十七卷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伽藍編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迷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迷意部第一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摩樹福基締構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津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觀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真或偽或改換隨情或精或廢乃同糞土遂令目觀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陷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若乎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延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圍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五十八卷

卷之三

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第二

依宣律師祇桓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桓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陀須遠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伽周第十三主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陀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遠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恒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良由須遠為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處出賣常願荒儉家雖巨富財由穢心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潔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千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五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為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念之以大石壓之

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切利天  
王令第二子下為人王又依地造莊  
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  
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  
以事往微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  
域往來行人接踵則見天王背攜之  
作祇樹戴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  
遺甚至於今日荒涼而已依南天王  
子撰栴檀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  
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  
述

夫造寺法用不可指定隨其施主物  
有豐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  
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  
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  
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  
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  
百千萬億不可為喻也一由福有  
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真心縱小  
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偽心縱大  
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  
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  
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連長者三汝往見

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  
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  
車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  
正使令得一日天下滿中珍寶不如  
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  
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為說法  
成須施洎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  
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  
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介時須達  
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  
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  
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  
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子  
祇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  
語即共與說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  
為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  
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  
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更欲滿錢餘  
少地阿舍經云五百步李經亦云須達  
太子祇有園八十頃主成不須達  
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  
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  
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祇陀念言佛  
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介教齊且

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  
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  
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  
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置  
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捕  
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  
得起也罷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  
眾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  
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  
須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  
滿園淨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  
一毛欲捕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  
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  
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又各現神變  
外道不如其在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  
屈即為說法隨其奉行宿福因緣各  
得道迹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  
所出家學道捕技訖已各還所止長  
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園精舍須達自  
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  
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  
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  
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六段 說

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欲染上二橋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常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掃推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問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繞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音韻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觀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六段 說

來集眾今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今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頂戴奉行

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陀太子自造門坊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圓廁無不備足

問曰何故如來徧住此園耶答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版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為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第六段 假名

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潘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多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亦購置住園大日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麗而論還是一人常為長者報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世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常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

此經述中云其小說論實具本經

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善

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眾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為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王非法惱亂今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若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為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歡妙五名歡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歡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歡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摠設

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庠直進不得左右顧盼

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一心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

又十位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摠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出入來去安庠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為避亂心為護眾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匝

讚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

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實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實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繞常想佛在右入出之時志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誤傷殺當歌頌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

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

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摠禮而去

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眾土人塔

及如來塔信業卷第三十九 勢志 跋

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

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

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時

教有詣寺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捨慢等如欲拜人王宜得去作拜耶人王尚自不許何毗尼母論云不得行況法王得相以耶 五百問事云

若草屨富羅入塔此是帶 五百問事云

若淨潔靴履屨屨等得著禮拜

僧祇律云若受人禮拜不得如淫羊

不語當相問評少病少惱安樂不道

路不疲苦不

迷曰若有士人或難回緣須至寺宿

不得卧僧牀席必無私有借臥如法

然不得共僧同其狀臥故寶梁經云

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

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光眠不得調戲

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眾心

若有便利湊唾為求法宿不得出外

者無犯睡時右脇著牀以脚相疊心

條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

經云仰臥者是脩羅臥伏地臥者是

餓鬼臥左脇臥者是貪欲人臥右脇

臥者是出家人臥眾僧未起在前早

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

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

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望

乃坐五不忘持經

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

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

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

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

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

不近不遠側廂而立令師小語得聞

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

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

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

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踏師影

迷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

在男子坐坐相語笑脂粉塗面畫

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帶

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

專由他而辨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

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

敬此於大僧為小在俗為尊如此等

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

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

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繞三匝合掌

頌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

若見僧時徒眾若少各禮三拜僧若

多時摠辭三拜故善見論云禮拜時

應繞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

又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

復作禮迴前而去兼奉佛三寶 凡欲入

寺之行為作出世之緣律立寺者開

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為出離之軌故

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

施為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

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

外俱益也

大川開寶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福地下金繩卷五十九

繡閣高可眺

董拱疊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馮

陽樓疑難燧

陰軒類鑿水

迥顯飛星沒

長楸宿露凝

崖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祇桓多靈物

竹園滿休微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游徒可恃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略引一十九寺

晉律元寺并律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京

晉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律康中黃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靈臺聖元卷五十九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摠述中邊化迹降靈記

晉律元寺律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

第元微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

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

邊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

僧侶失儀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

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標心

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繞翼

衛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剋諾

宋靈味寺律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

三年沙門注意起造晉未有高遠沙

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

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

且履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

號曰靈味寺焉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塚舍宅所立

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

靈臺聖元卷五十九  
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

容垂淚褊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汧京

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

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

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

明年四月朱榮入雒陽誅戮百官

死於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

汧京邑仕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

雒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

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

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

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

視至十二月朱地入雒擒莊帝帝

崩於晉陽官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

書令司州牧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

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

鳳皇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鳳皇臺至

宋升明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

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

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

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

湛然甘香清美涼未嘗竭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七

行

白馬寺在律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下浚深自愧責即勒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為白馬此示之號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空通猷統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憐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介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往煙石梁周瞰崖隙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授夜宿梁東便聞西寺聲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妄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介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菴彌年禱覲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正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七

行

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瓊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并似紅色端坐如生王義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二一島糧米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情曰若介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曰不識之便指壁上鉢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帋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更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牀聽往不勞航拖於即依言但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七

行

聞飄飄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中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逐揚颯大桁正見杯度奇桁欄口云馬為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逢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兩望名積石山即為貢導之極地也眾峯巖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叢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矯麗若此南行二十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繞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指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忽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郵下寺中夏聖與  
同房僧以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  
因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  
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類眉為飲  
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  
曰願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  
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  
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  
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意而飲願不  
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  
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躍曰必能導達  
夕死無恨至九月閒剋望尋展幸賜  
提引不介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  
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  
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  
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  
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妓言  
此山東西我並游涉何處有寺古有  
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  
猛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  
非余咎也石窟寺信數十相隨依言  
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鐮斫地  
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鐮

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  
年復來踞我秋苗舉鐮趨僧普皆  
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  
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間  
南嶺上有吟味聲名曰非往者客耶  
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  
寺瞬目閒忽見崇峯遙日脩竹干雲  
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楹  
飾以金鋪似有馬蹏而無繫者行至  
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  
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  
尚可年九十許眉長畢高狀如西僧  
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  
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  
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  
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  
東轉見僧馮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  
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  
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日一任和尚  
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日和尚不許  
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  
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  
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垂否必欲永

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憤  
惋既別悽然行一里閒數數反顧寺  
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並  
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  
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  
為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驢駝向  
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  
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  
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  
山半有寺有群沙彌曰高洋驢駝來  
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  
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余來  
何為答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  
讀經今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  
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  
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不文  
帝行至谷口水井寺有捨身癡人不  
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介後可來帝  
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  
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帝  
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五

假

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有五臺上  
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  
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  
地極嚴寒多雲號曰清涼山所以古  
來求道之士多游此山遺迹靈窟即  
目極多中臺最高去井七百望如抵  
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  
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  
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  
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  
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  
往逢遇龍朔三年下

勅令長安會昌寺僧會曠往彼修理  
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喜東南  
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  
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  
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聞互相暎發  
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  
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  
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群  
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  
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  
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偏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六

假

上

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  
發曾見異人形像冠世言語之間超  
騰遠速其山甚近滯俗空登者必感  
勝緣

魏太山丹嶺寺擇僧照未詳氏族性  
多虛放好追靈迹詭說之處無不登  
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游止  
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  
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  
外有微迂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石  
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  
草延蔓委地青翠渠北有瓦盒  
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  
食甚眾東頭屋內有數架黃髮中閒  
有鐵臼兩具亦有盆器並附游塵都  
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  
坐儼然塵沒膝四空瞻眺唯見茂林  
懸澗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  
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  
欣然傾慰若舊問所從來答云我同  
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  
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  
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曰是魏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七

假

宋曰享國已久不姓普邪照云姓元  
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搗之作粥  
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取僧  
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  
葉與云吾誦法華經神僧鎮頭曰大  
好精進禁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  
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  
命彼速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不覺地  
夜照疲若睡僧曰但睡我自常業耳  
適旦不眠更為進食照謝曰幸得奉  
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  
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釋  
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  
還結侶皇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  
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鄂縣南穀桑頭山寺者其山本舟  
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  
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  
號為山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思  
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躡中條  
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  
本號為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躡以流  
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

空仙寺昔有人山採福墓不知歸道  
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  
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  
問其人恠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  
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僧星秀  
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  
也有藍田大谷伏幾城側歸義寺僧  
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  
巡繞山隙止獲五窟其圓淨如人所造  
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  
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  
也是為華蓋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  
焉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至  
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  
尋而往至焉寺舍三間有人住處  
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  
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力具下  
尋路而至大秦戎具告防人以林  
至此可十五里戎主利其大竹將  
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  
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  
曳鎖攀之太宇將上有二大虎據  
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逐走

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  
寤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樞閣之便往  
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  
為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文驛東有湖  
東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  
住屢聞鐘聲不以為奇一時驛家婦  
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  
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  
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  
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  
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  
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  
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  
求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授欄寺者近有人見  
一僧云情為擎襟向寺問寺在何處  
云在折谷炬明東嶺頭其人為荷襟  
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  
尺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  
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  
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  
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痊經年又

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如是三  
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  
明嶺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  
近有一僧聞已過見入谷僧疑是授  
欄寺問言大德不是授欄寺僧不曰  
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日可相隨來但  
聞耳邊颯颯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  
必是聖或入深山墮頓我竊生念時  
前僧便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  
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  
見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  
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  
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裏回顧  
貯記誌處所以所賣甄盧樹於室樹  
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舍內樹上往往  
悉是甄盧莫知蹤迹今有尋山云石  
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  
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  
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  
彌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

法苑珠林卷第九

慧持注

附

中有寺大有眾僧日有贍運食無  
控取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

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

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

各贈華氎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獻

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象手佛

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

一日寺主及餘眾僧送使人西行

五里與使泣洩而別曰會難別易物

理之然况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

處為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

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增廣明西域  
增寺靈迹嘉  
神變器具如  
上感通甚述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

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僧德重

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

自古君目隱適逸民負才傲俗之流

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記不可

具述

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實頭盧羅

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

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

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所居眾僧

法苑珠林卷第九

慧持注

附

多聞聲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

處乎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

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為初

劫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

劫行事如菩薩捨身流血尚在遠擊

捨子杖推遺血布長捨泥之所捨身

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銅鷹斯等

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

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

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

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

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

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隙塵而

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

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隙得任今云

有者由聖力加備故得久住欲使後

代師之慕仰莫甚聖蹤依之得道世

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

之神力變化所為故五不可思議中

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生事而列

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且如

一鉢千佛共同故傳三釋迦受食四

王奉鉢滅後流行至毗舍離若干百

法苑珠林卷第九

慧持注

附

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氏于填丘

夷次當遠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

竺上卅兜率彌勒見日釋迦佛鉢今

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

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

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捷

陀卑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威震千

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

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

一代通而平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

緒叱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

生佛跡毀而還現揚枝摧而重出舍

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

佛至如難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

辯持身待聖沮渠滅定之侶摩利應

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域皆為明

通開顯累俗慈導有情澄神諸有也

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

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

法師交頌讚作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

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旦

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

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答曰晉氏南

遷郭璞多聞之士周昉地圖云此荆楚舊為王都欲於破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律業仍於此置河東改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

有東西二寺昔苻堅伐晉荆州北岸並沒屬秦時桓仲為荆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苻堅歿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藥櫃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初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

帳飛仙真珠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眾兼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眾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減一萬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厦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瞻曜川原寶稱壯觀也

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去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尔虛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寺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閩國郟國之故地

也後人不練遂去撤之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假王藏 中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德遐邇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尺超群有之遺蹟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畢從俗歸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逐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施杖之具空處足踏之迹囊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存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感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尤士聲光寂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莫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沈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言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第三

第四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身骨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寔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推擊便破矣

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剎中金剛剎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剎彼有佛剎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衆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今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闔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

引證部第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第五

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感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今所忘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共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已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言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勝無遠無近譬言如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部第三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囉國壽龍池側阿那斯出巖南有五羅刹女與壽龍通淫降雹雨百姓飢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刹女氣感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

法苑珠林卷之四

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  
此國今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電  
鱗甲煙焰五羅刹女眼如掣電時金  
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  
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  
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為佛作禮  
五羅刹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  
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  
刹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  
攝神足獨入石窟令此石上就定為七  
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  
余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  
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  
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  
當些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  
作十八變躡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  
石內照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  
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在  
分法部第四

○法苑珠林

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  
今時阿耨達龍王文降龍王伊那鉢  
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  
見與力足相伏時目優波吉告言諸  
君並止合利百共分何須見諍即  
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  
一分與八王分受受一石餘此目以  
盜塗去獲以獲量分諸天得舍利  
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  
於宮中起七寶塔目優波吉著雙舍  
利并飛亦起寶塔天及土量得四十  
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閻維處亦起  
寶塔高三十九何一何七尺  
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  
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甕分之閻  
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餘有佛  
口一髮無敢取者以閻王初來得舍  
利及歸還各歡喜作樂動天難頭未  
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閻王  
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  
得龍王言我是難頭未龍能舉卿國  
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閻王怖懼  
即奉佛髮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

起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  
塔閻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  
目白阿育王言難頭未龍先輕閻王  
奪佛髮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勅諸  
鬼神王作鐵網鐵且縱且須彌山下  
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  
言阿育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等  
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  
捧取阿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  
見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  
龍自出謝言閻王自與我佛髮我不  
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  
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  
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彌勒來下當復  
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  
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  
處  
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  
佛右牙二佛右缺盆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  
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繞有一婆羅  
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  
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

第七〇冊

二六一

更復唱百威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七 瓶  
 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  
 門復請燒佛髮灰還國起塔時拘尸  
 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波姿國得第  
 二分還國起塔羅摩聚落得第三分  
 還歸起塔迦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  
 分還國起塔毗覽諸婆羅門得第五  
 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刹帝利得第六  
 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  
 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  
 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  
 婆羅門得威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  
 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及還國起  
 塔今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  
 塔第十灰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  
 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燒伽  
 河中作大鐵劍輪使水輪轉著舍利  
 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  
 云何可得比丘荅言擲數千斛奈著  
 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奈著於水  
 中偶試一奈奈憶機關孔中劍輪即  
 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

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龍王福勝無由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八 龍  
 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  
 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  
 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  
 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  
 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  
 鑄像稱者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  
 軍眾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  
 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  
 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  
 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  
 造油燈始欲盡賜舍利既出燈亦盡  
 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  
 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專  
 者荅言彼時有善算者計百年中用  
 舍利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第五

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九 散  
 盡涅槃際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以念佛故乃至  
 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  
 不可窮盡若有眾生以至誠心念佛  
 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  
 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  
 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為為果  
 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  
 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  
 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  
 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  
 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筴  
 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  
 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稱量一切樂  
 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  
 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  
 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  
 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  
 佛如來諸福田中為最無上是故施  
 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  
 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一十塔

法苑珠林卷第十

終成八萬重

珠蓋靈光變

刹柱吐芙蓉

屢開朝露露

數示曉靈蹤

紅霓相暎發

風搖響和鍾

仙駕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起群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推擊不碎

方知聖德顯

感應緣

略列十六代

漢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

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捕試釋

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燼道

士眾首費才愧恥自憾眾前而死張

行啓寤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

利五粒五色直上空旋環如蓋暎

蔽日光摩騰羅漢躡身高飛居空如

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為眾說法天

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

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魏

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

西每繫舍利在幡刹之上輒斥見官

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國沙門

居寺乃齋金盤成水水貯舍利五色

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

安得介乎乃於道東造周閣百間名

為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

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

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

曰何在曰神迹咸通祈求可獲權曰

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至誠

求請遂獲瓶中呈於權光照宮殿

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

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

之靈骨金剛不朽切火不焦推砧不

碎摧使力者盡力擊之推砧俱陷舍

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

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

為立寺名為津初改所住地名佛陀

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

有信諫曰且少寬假知無神驗誅除

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

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

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即莫給假請

劫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眾百餘

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

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燃香會謂眾

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

豈固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

來金剛之骨志誠貴獲報手以百鈞

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

豈堅沙門面欺欺速死耳乃更置之

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

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采

洞燭一殿皓乃欣欣服信革誠廣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

沙門名法顏每欲還俗笑曰舍利是

沙石耳何足可貴又投之水中五色三

匝光高數尺見徵生信遂不歸俗長

舒臨死還發俗念輒病者頓平為沙

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太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

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

中浮沈五色晃晃右行三匝後沙門

法常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常懷

中常曰若使常興立寺宇更見威神

又躍下前於即常為建寺塔於潛入

法者日以十數焉

法苑珠林

第五卷

假名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律立寺立舍利舍利放光至于剎峯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資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剎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利立寺於夕間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利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慧遠隨廣州刺史刁遠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遠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遠欲摸長千像寺在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薄何苟倍耶明報聽摸既成遂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宋元嘉六年賈道子

法苑珠林

第五卷

假名

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取運家開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擊以箱紫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而聖業上有人寄宿不知褻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眾聖來敬介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癘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持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推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開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祝曰王去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繞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宋元嘉九年濟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

法苑珠林

第五卷

假名

屬後遂失之數日開厨更視獲牙匣中有白蠶裹舍利十枚光焰屬矣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微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寤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亦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咸豐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唐陵令劉馥馥私開之空雙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車流綿歷帝代傳紀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者屢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威德云云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威瑞

雍州仙游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秦州代岳寺 并州晉皇壽寺

定州常岳寺 嵩州嵩岳寺

相州大慈寺 鄆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剎物及正庫物造

秦州 瓜州 楊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番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

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

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

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

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誦

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

并散官各給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

并馬五匹今道送舍利往前行諸州

起塔如川陸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

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

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

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

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

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

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

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

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

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

少不充侵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

尼並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

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

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

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

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

王巨曄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著作王邵撰

皇帝昔在龍潛有婆羅門沙門來詣

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

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

後皇帝與沙門曇雲等各宜舍利於掌

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雲曰

會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

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

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

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

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

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

為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

內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

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

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

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燄其一旬內

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

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

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

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

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

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第十九段 敬 舍

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剋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埽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介曰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為合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右曰勿驚動他置之介去已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第二十二段 敬 舍

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奉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身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王乘其真舍利鐵帝而無損雍州城西整屋縣南仙游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雲晦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為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其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華入函光照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耀塔上屬天降寶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墜障剋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耀復有神光重繞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第三十二段 敬 舍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色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北岳寺立塔之日有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後復合天雨哥華連注極多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十萬人食不盡

嵩州開居寺立塔感得自兔來至與前初陰雪將下日朗入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甚至盤石二張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將下天晴入函畢已陰雲還合

秦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出迎光瑞非一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雲將下日開開訖還合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之五 後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其得神龜甘露降黑蓋繞龜有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沉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并吼三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週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開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去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掩已便陰

廓州法讚寺立塔初行郊西今夜廓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中 卷之五 後

州光瑞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浦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為期其日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

隨州人於涪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

慶舍利感應表并卷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日雄等言日聞大覺圓備理昭空有至聖虛疑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未尚貯金甕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律塔以來未有今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自瞻切宿證善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依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極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

法苑珠林中 卷之五 後

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涼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醜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華趺宛具

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極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律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集忽即開明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

運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誠道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日等命偶昌年既觀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并躍謹奉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目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顯示光相宮

法苑珠林卷四

卷五十四

假

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寧壽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懷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勸興隆三寶員令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後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累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

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微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彌徧街衢道俗士庶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敘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稚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梁內或抽佩刀搯以布施當人葉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公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摠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

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常州 無錫南下天降 泉州 伯州 營州 三波白光感得 洪州 白頭為引 杭州 杜蓋有白古石解作通 湖州 石道客入

泗州 德州 感得大會 滄州 觀州 塔上五

從千瀛州 塔內有石 冀州 有石 幽州 石如

徐州 五現仙人 莒州 工現神光 齊州 觀光

萊州 楚州 野渡來 江州 湖傳 潭州 三

神州 毛州 天和 貝州 宋州 并苦 甘州 光

趙州 故寺光瑞 濟州 二波神光 兗州 壽州

州 信州 荊州 紫蓋塔上 蘭州 雲下得 豫州

梁州 利州 放光 潞州 靈泉 黎州 五文

千秋 慈州 會蓋如 魏州 數放 天南

沈州 汴州 見像 許州 去州九十 汝州

豫州 五色光 顯州 曹州 光 安州 威

放光 晉州 五虎 懷州 佛光 來州 靈

陝州 前後十一 洛州 會蓋如 鄧州 靈

秦州 靈 衡州 光 吉州 不

得美 鄭州 內 杞州 五

右摠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

靈瑞不可備列具存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高麗皇帝奉

勅形注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假子紙

西明寺沙門釋 慧振

供養篇第三十八

受請篇第三十九

供養篇 此方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

絕貴賤是以隨力虔誠普供內外務

存連相莫興普攝故昔毗舍佉母別

請羅漢五百如來讚訶顯說平等故

知心無限極則徧及十方射無多少

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

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

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

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

滌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

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善

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倫姿若窟若舍

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

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

法苑珠林卷第二 養 第廿四

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希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卅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卅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

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眾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懶惰令他施作是名菩薩自作供養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眾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

法苑珠林卷第二 養 第廿五

者得最大大果報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

若菩薩又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

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詣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

若菩薩殊勝不淨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眾生如是等等名為如慈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千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剎未曾障礙故

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

法苑珠林卷第二 養 第廿六

為供養然於他眾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六菩提乃至於聲牛項於一切眾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以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為比

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亦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眾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

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割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敬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 釋文大司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五

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  
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  
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  
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  
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  
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詐三  
捨財與之四為娣上族五教以世事  
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  
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  
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  
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  
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  
盡三勝已不生嫉妒四將付嚴師善  
友五臨終捨財與之  
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  
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瓔珞服飾嚴  
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  
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  
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  
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為瞻視  
賓客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  
柔輒八僮使輒言教詔九善能守護  
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六

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  
瞻病苦  
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養  
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  
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  
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  
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為救解  
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  
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  
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  
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  
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  
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  
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  
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  
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  
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  
臥具病瘦醫藥時能救飢饉世施  
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  
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  
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  
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  
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七

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  
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  
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  
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  
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  
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故功德故  
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  
天眼前曾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  
杜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針是時  
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  
為汝社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  
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  
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  
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眾生  
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  
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  
不作如伎家百歲老翁而憐有人訶  
之言老翁年已百歲何用是憐老翁  
答曰我不須憐但欲教子孫故耳佛  
亦如是功德雖滿為教弟子作功德  
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心四  
天王譽林送佛在前擊香鑪燒香供  
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等供養

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  
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善

智人能知智 如蛇知蛇足

又頌毗婆羅王詣佛供養經云今時

摩竭國類曰毗婆羅王詣佛所

白世尊我與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

所辨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眾

衣被飲食牀榻臥具病瘵醫藥亦當

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途永處

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眾深海為首

眾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

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

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

人七病人八看病者

又智度論云諸善善無量無盡功德

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

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  
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九供養

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

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

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

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佛

出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

十少小不娶妻無姪洑之情處在深

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

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躬之不住

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年與禽獸相

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

獼猴三名獼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

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

故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往去四

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

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

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

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麩來以上道人

可給一月糧願止莫去水獼亦復入

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

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

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糶以燃  
大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

火中作矣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

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

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

尔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尔時兔

者今我身是尔時獼猴者今舍利弗

是尔時野狐者今阿難是尔時水獼

者今日連是也

又僧祇律云佛住梨耆闍河邊時世

尊鉢比丘鉢在露處時有獼猴行

見樹中有無蜜熟蜜來取世尊鉢諸

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

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

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着見鉢邊有

流蜜乃到水邊洗鉢水滴鉢中持還

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

喜却行而憐惶玩命終即生三十

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椽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值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感蜜求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法苑珠林

卷五

雜

心悅歡喜却行憐 助跌憐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  
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畜財物為起寺  
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  
銀財物無有罪過

頌曰

眇眇長津 遙遙退響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尚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共有九部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為本無適無莫  
乃應檀心故冥懷遠相與空際而為  
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  
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限物  
為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  
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  
無邊之報未露夫愚法施者雖物周  
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

法苑珠林

卷六

雜

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  
羅法界也

請僧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  
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  
色之毼毼或大奉或大上如來佛令持此往  
奉眾僧姨母思念規心使佛唯願垂  
慈為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  
然恩愛之心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  
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  
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  
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  
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  
於彼十六今中未及其一將來未世  
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  
已上名字眾僧應當敬現如舍利弗  
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  
以其衣奉施眾僧僧中次行無欲取  
者到彌勒前尋為受之今時彌勒問  
眾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  
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  
千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  
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

法苑珠林

卷五

雜

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和舍利  
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  
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  
利彌多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  
下滿中七寶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  
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丘如是  
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  
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  
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  
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  
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  
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漫叱家  
貧無前復值歲儉人飢食穀不繼日  
往取薪賣糶糶子共家婦兒以自供  
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  
分糶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  
飢渴當共分噉阿漫叱言我曹俗人  
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為受即受  
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願時辟支佛  
還歸所止時阿漫叱即還入澤取薪  
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饋還擲即時  
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  
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

恐怖惶惶若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已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間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來漸欲息即問源吐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目如是諸尊彼阿源吐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又像法次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

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

道無上涅槃

卷第十一

第十

卷

卷

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詞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

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非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

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已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已用者犯輕垢罪

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間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五百羅漢善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

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

眾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齒落皮肉皺

驢駘白如雲

樂請如是事

慢步形體羸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

子頭欬然從座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者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者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驢駘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空觀

檀越量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詞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誨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七編 其脊曲如弓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譽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檀越見此輩 隨風而動搖

空已須更頃還復年少形體越驚怖

言 歡喜迎入空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身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其可

傷駭故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果不

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蠶繭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

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小蛇子雖小

毒能殺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

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聖神通

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

力身驚毛豎合平白諸沙彌言諸聖

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几夫心常懷罪

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濟濟何

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

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

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提遊佛數

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

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愴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

愧取鉢入舍感滿美食以奉上佛佛

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

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若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八編 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

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

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

道復有摩訶惱曇彌以金色上下寶

衣奉佛佛勸施信能消能受故知佛

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為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

家庭中有一葡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

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

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

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

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塞已二月

中施優婆塞言我但施一穗葡萄那

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

施則為一月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命嚴都督奉 勅敬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儼三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請篇第三十九

之二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導揚末教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未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等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巫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謁金雞和鷓鴣術而齒枕猶滯乃結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曠蔽煉鑪無復芳勢又足影展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隔外觀蹤聞香皆肅然現齊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儼三十四

受請篇第三十九

偏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

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旃檀鉢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外道知欲現神通無智拋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余不答言實余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上伸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呵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空現神足故不聽淫聲勅令爲未出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赴赴又阿育三經海意比丘從變乘空爲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儼三十四

受請篇第三十九

應令我知之

爲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詣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願羅漢普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願羅漢普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過之不聽淫聲勅令未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願羅漢普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洗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揚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洗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五

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毘陀下徧敷好華欲以驗之大眾食訖發覺耗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施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虛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慙各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求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為之何所懊恍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今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空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奮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者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五

第六

也來則標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空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憂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空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繪幡蓋散眾雜華手執香爐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於須臨時斟酌僧未空前先上好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安置僧座敷設軟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人空處即知報身來計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全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彩蓋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其凡僧同受二日五十別解脫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五

第六

所以不受雜錄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聖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咸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北報最為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于盂匙箸銅盃手中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曰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咸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濯胡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為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襯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燃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

厚懷黈禪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  
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  
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  
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  
錢彩畫佛形及四壁盡聖僧迦葉阿  
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  
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  
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  
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  
得罪如以已物他人不同已身餘  
人擬將作別用豈可得上來所  
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  
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  
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  
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  
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  
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為授不殺  
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  
終佛告鬼言我勅聲聞弟子隨有佛  
法飢寒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  
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真聲聞也  
然出眾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

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  
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  
分外施此見道俗五戒書上施主施物不  
前食多少先自飽食多則施少九節大德他  
施主又自擇若平小肉菜許已食飽者少  
不施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  
是念見渴乏眾生以一分施之我為  
施主彼為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  
切眾生興福救之莫慳慳食持至空  
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諸禽獸亦  
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  
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  
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  
汝是為不捨眾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  
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  
少趣使充饒奉養畢竟殘有餽餼噉  
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  
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  
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於石  
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  
餘福重以施信是為施一得萬倍報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  
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

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  
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靜清辨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為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  
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  
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  
消息意度即廓則獲五福何等為  
五一日施命二日施色三日施力四  
日施安五日施辨何謂施命人不得  
食時顏色憔悴不可顯示不過七日  
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  
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是壽  
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  
福報則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  
人不得食時顏色憔悴不可顯示是  
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  
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  
色矚矚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  
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瘦弱所  
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

老若破第里二

第廿七

四

五

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望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眾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天傷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口說法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食之報也

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消冷可飲示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佛為慰彼故為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外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出即足辨乃至日中食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依律云過此午時第一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法惠昔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今同三世佛故曰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

又十誦律云有園淨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閻宿則用此閒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閒時餘三方亦余故摩德勤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帶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余若在閻浮日正午時此

法苑珠林卷第廿二

第廿七

四

五

法苑珠林卷第廿二

第廿七

四

五

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五轉可知

又薩婆多論曰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饜會游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姓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煙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三昧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罽而唱時至佛言香為佛使故須燒

香燭請十方心隨目觀不知佛今燒香請十方一切凡聖皆攝攝空者起正行當作明時一切道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雲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聖受香亦得為女 人行香恐觸手染著故開空受若受香下亦得男子行香 女人受香翻前即是迷曰若得衣食不簡

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 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 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

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 芻馬麥豬無異若初得食則共獻三 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眾生 為法供養 志在佛道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 器光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 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

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 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五十五條

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 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所修 善根迴施眾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 口作念臨欲食時惣作一念亦得故

摩德勤伽論云若得食時口作念 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 若鈍根者惣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

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為皆 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物 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

法施葉中上者不過法葉思中上者 不過法思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 百脈不通令心墮塞空念不安若限

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 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若 處中而食者 少食氣力衰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寐 應時籌量食 迷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五十五條

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 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比丘 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

自取而食二為作證明故廣有失脫 違因盜相三為作證明故廣有失脫 止誹謗故四為成少欲知足 故非用餘物五為生他信敬心故

生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 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 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 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

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 外道問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 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 得不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 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 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 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 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 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 知受食取况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 切諸物不得受唯除生寶及施女 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六 假 戒  
貯金器受則制施

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瘦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實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中心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至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亦許不若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頌祝願已然後乃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七 假 戒  
又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

福一者少姪二者少財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

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飲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蟲住處如蘇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肥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糜滓濁下沈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尿清者為尿舊有三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為肉從新內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量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功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為屎尿本是美味惡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十八 假 戒  
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喫食我若貪著

當隨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脆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尔耶母言癰瘡老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麩蘇傅之癰熟膿出和合蘇麩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問之兩拳打頭推背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為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尔等是飲食歡喜樂致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道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閑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

等成齋若不令者皆不成齋此經無日云巨摩者中莫是也若使此經用中莫淨口取律取命師傳記云西方俗人外道等事覺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諸物養育人民故齊牛業以淨道場備隨俗法如以為淨世不淨淨取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蘇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前亦名為淨善見論云合樓伽果漿漉汁使清非時得飲此是摩德勤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蘇治之水病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嗽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飽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飲故無病非時飲是石蜜蘇油等亦不得食僧祇律云胡椒菓

芡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平鹹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閒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菓汁或生梨薄葡萄榴不搗汁飲并子搗食雖有搗汁非微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開開食合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蘇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祝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今時世尊日在東方著木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為眾首來至輪頭檀王官內到已空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今時輪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

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輪頭檀王令其解寤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

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頌讚祝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祝願若為此人施福者應如是祝願云

一切眾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祝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婆施 拘樓拘那舍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諸眷屬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條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祝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眾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祝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祝願云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俾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疾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祝願云

夫主亦復然

女人信持戒

能行修布施

由有信心故

二人俱持戒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一條

歡樂共作福

修習正見行

此業之果報

諸天常隨護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祝願云

如行不賈根

持鉢家家乞

值腹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上量其前事為

檀越祝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

舍經世尊為女施園便祝願云

園果施清涼

近道作園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

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

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

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

舍閻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備

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閻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條

今獲如是報

今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所

抱取乳哺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

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為

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

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

即為說得須臾後求出家佛告善

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

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

人所見敬仰余時世尊將千二百五

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

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

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

自然盈滿如是大第取千二百五十

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

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

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著衣

持鉢將詣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

者家設諸餽餼欲請賓客客未至頃

有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

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

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情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飲游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日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今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游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子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悲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今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相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

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濟且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遠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饍餼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饍餼執持幢幡香華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切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資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繞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是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今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娶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熾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鐵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見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效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息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見在魚腹高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

第七〇冊 二八三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第三卷

假

傷見父開魚腹抱兒而不傷損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會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鏃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

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戶利仇多大富多財具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自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煇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憶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著衣持鉢前行比丘從後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空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

宗正林卷五十二

第五卷

假

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又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疾佛告阿難僧中宜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祝願姓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淨水手自斟酌眾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空具於佛前空聽法即於空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尚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勒伽論云眾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

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積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域

感應緣 略引六卷

晉司空何方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第五卷

假

晉尼竺道安

晉關公則

晉南陽滕並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一空座延僧精華路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履垢神情低陋出自眾中徑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疾謂其釋僻充亦不悅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願謂充曰何侯勞精進因擲鉢空中凌虛而去充及道俗馳遠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悵稽識累日

晉尼竺道安不知何許人居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其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奉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濛陽也第內具道舍客齒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客

法苑珠林卷四十一 卷五十五 疑

所為回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  
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為聖人  
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  
而絕迹不知所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  
邊有塚云

晉關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  
事晉武之世死于雒陽道俗同志為  
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  
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  
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關公則今生  
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  
合堂驚躍皆得親見時復有汲郡衛  
士度亦若行居士也師於則公其母  
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常飯僧時日將  
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道逢眺望忽  
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  
也有飯盈焉馨氣充勃闔堂肅然一時  
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  
飢此鉢猶云尚存北土度善有文辭  
作八關懺文晉未齋者尚用之晉永  
昌中死亦見靈異有造像者作聖賢  
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  
該曰燭日關叟登宵衛度繼軌咸恬

法苑珠林卷四十一 疑

泊於無生俱骸骨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並累世敬信妻吳郡令氏  
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  
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  
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  
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軍都盡  
固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  
足供一眾使並今行既而道俗內外  
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撒鉢空中翻然  
上昇極目乃滅並即刻木作其形像朝  
夕拜禮並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  
倒踞云並子合以蘇峻之功封東興  
者也

沙門生法進者開度淨圖主也聰達  
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雒將亂欲赴  
山澤眾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  
與眾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  
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  
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  
復見眾望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  
沙拌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  
入山時論以為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  
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某故見此神

法苑珠林卷四十一 疑

異止其行告云  
宋仇那跋摩者齊言功德穆對齊主  
子也幼而出家魏三藏法師宋初來  
游中國宣譯至典甚眾律行精高  
莫與為比慧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  
京師居于秋溫寺當時來詣者疑非  
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起請於  
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眾華布僧  
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頽  
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  
欽然增加敬異至元嘉八年九月十  
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銀社  
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  
深禪既而得遺書於庭下云獲沙門  
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並聞香煙  
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  
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  
俄有一物長將一匹繞屍而去同集咸  
觀云跋摩未去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  
曰可送示天空僧也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  
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縣法華誦  
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苻法如撰

記

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惟自琳居之則消  
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墜頭陷入呂月琳  
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  
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  
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  
長三尺餘眾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  
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  
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  
有二右一卷出聖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金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途平九載

西明寺少門輝道撰

輪王篇第四十

此有

迷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迷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  
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威現  
棄括遐邇獨起中原發慈父之撫育  
感赤子之忠且出世居久遠貪逸彌繁  
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具行轉輪之  
猛騰帝釋之宮圖度非分退失輪王  
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  
痛矣深可嗟乎

命名部第二

依真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  
無量歲於住壞劫時人壽八萬歲時  
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  
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  
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  
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

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

悲令諸眾生知若無常易可化故出

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與世劫初轉輪

王唯彌勒佛出時人民福德二王俱

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

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

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

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

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

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

育王等如來為法輪王言劫增轉輪

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

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輪銅輪有五

百輪銀輪有七百五十輪金輪有千

輪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

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

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

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第三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

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

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

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

經論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

法苑珠林

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利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姝女眾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滿時沐浴香湯升法殿上姝女圍繞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則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盡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令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自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中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正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

法苑珠林卷三

第四

法苑珠林

時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人不殺生偷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妒邪見之人此即名為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遊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彼此閻浮提所有名曰土汝野豐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交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造此城已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聖王是為輪寶成就云何名為白象寶還清且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鐵膺真金間填時王

法苑珠林卷三

第五

法苑珠林

見已念言此象馴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且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象寶成就云何名為紺馬寶成就還清且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鬣尾色頭頭如象善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且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馬寶成就云何名為神珠寶成就還清且殿上坐自然神珠忽顯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已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管內時王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費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為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神珠寶成就云何名為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容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輒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宜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廿一

則時王見已心不暫捨况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為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為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勅嚴船於水游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被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綠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句須寶者為須幾許時王語言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為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自言大王有所討伐不足為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廿二

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佳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行國入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愁慮唯行十善不為非法猶如北鬱單不可具述

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菓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廿三

受調伏堪任眾事為試象馬於其展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徧已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

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為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為寶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為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圍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王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耀白日大燒不燥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含溫涼能却寒熱隨王去處皮寶

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

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

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軟得所若王入

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

女人見王聖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

癡心第四圍寶者入彼圍時即得定

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

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

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合

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

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

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

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綺布絲

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軟一切塵垢不

能點污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飢渴憂

惱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

用寶者所謂鞞等若王者涉水不

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

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寶實是十善

道

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

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

◎法苑珠林

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

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

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

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第四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

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曰瞿

薩離典斯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

二萬夫人姝女一萬大目時王頂上

欵生一砲其形如蘭淨潔清徹亦不

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

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

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

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

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樂樂快善

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

復轉躡虛而進詳目七寶皆悉隨從

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

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

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

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

名鬱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

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起其樂

難量王可游之王與群目及四種兵

乘空而上四天遙見甚懷恐怖即合

軍衆出外非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

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昇

初利即與群目踏虛登上時有五百

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

下落汗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

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

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

人忿恨便結神呪令頂生王及其人

衆悉住不轉王復知之即立誓願若

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

感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

至天上未到之須遠觀天城名曰快

見其色嫩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

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

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

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

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

分空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

不能分別唯以視瞻遲疾知其異耳

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

後欲害帝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卷 論 六二

即墮落當本殿前受頰欲死諸人  
來問頂生答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  
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  
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  
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  
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眾  
游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半  
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  
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  
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  
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  
粒在頂受樂二天

又頂生王故事經云今時頂生適生  
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闍浮提  
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  
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今時大王  
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  
生曰大王命終後若備有今時頂生  
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  
厭足染著聚集貯欲無厭所謂足  
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今時世尊便  
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厭足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卷 論 六三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為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貪欲拘利威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為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今時尊者阿難問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  
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  
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青玉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晨朝著衣  
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  
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色而  
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  
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閻耶二名毗  
闍耶遙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  
嚴其體時閻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  
麩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毗闍耶  
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  
令得一天下繼蓋王即於此生得供  
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卷 論 六四

微笑相今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使  
合掌向佛自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  
微笑今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  
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  
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方  
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  
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  
王之塔安樂無量眾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闍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  
如來經行處今當生彼處阿難受教  
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  
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  
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  
名曰修師摩時彼時婆羅有一婆羅  
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  
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為  
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  
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  
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  
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為夫人

前夫人及諸嫁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惡學已為王料理驢駘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剝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貴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又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嫁女令我學此王即勅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為第一夫人王常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地少得相如果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

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目名曰阿菟羅施此目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為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互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摠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二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

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座素器盛食糝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象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從者自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乎阿育言我若為王差報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目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法沙國時彼二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八 逾字

大力士為王平治道路諸天宜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乎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目吾今欲立修師摩為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目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目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目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為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繪繫首時王見此相執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窺樓陀為大目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為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目自守東門時阿窺樓陀大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即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窺樓陀大目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遊

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植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聞修師摩終云歎世將無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目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目之禮王亦自知諸目輕慢於我時王語諸目曰汝等可伐華菓之樹殖於刺棘諸目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菓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菓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今時國王念諸大目即持利劍殺五百大目又時王將姝女眷屬出外園中游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廣濶諸姝女輩心不愛王惜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樹華王從眼覓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姝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窺樓陀大目白王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目姝女王今當立層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層殺者彼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二 定

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兒惡過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非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兇惡者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啟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見將來耶諸使呼彼答曰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兇惡具說上事以具啟王王即勅彼我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兇惡人啟王上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舍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比丘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枷械操掠

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五天使經所說彼屠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佳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高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狀世出家游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眾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兇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兇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今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忍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觀  
余時兇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兇不聽如是日數

◎法苑珠林

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兇惡之人令治其罪兇惡將是女人著曰中以杵擣之令成碎末時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色女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鍊木  
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兇惡人語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余之所說彼兇答曰

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蓋 以殺煩惱賊  
意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墜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散

任汝之所為 無復有吝惜  
余時彼兇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燃者或復不熱兇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威久之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眾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昇虛空猶如鷹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令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眾生於此間淨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去月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段

敬信又自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  
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  
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安  
拔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  
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  
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  
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  
無量凡人王應慈念一切眾生施其  
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  
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  
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  
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  
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棄空而化  
時王從彼地獄出見惡白王言王不  
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  
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  
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  
兇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  
壞此地獄施眾生無畏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先當  
供養所覺善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  
施設於僧勅諸目唱令國界王今捨  
十萬兩金布施眾僧十變香湯灑灑

法苑珠林卷三 第五卷

善提樹集諸五眾時王子名曰拘那  
羅在左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  
二倍供養大眾見之皆盡發笑王亦  
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  
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  
供養眾僧復加十變香湯洗浴善提  
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  
瞋意語諸目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  
我興競目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  
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  
耳時王右顧視王子自上座耶舍曰  
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  
人婦女諸目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  
悉布施賢聖眾僧唱令國界集諸比  
丘眾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婦女  
目民一切眾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變香湯洗浴  
善提樹時善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  
盛以偈頌曰  
王浴善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軟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卷

時王及諸群目生大歡喜時王洗浴  
善提樹已次復供養眾僧時彼上座  
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  
當發淨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  
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  
觀五部眾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  
珍寶贖取閻浮提官人婦女及太子  
群目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  
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  
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  
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  
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  
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  
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  
彼二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  
大會會有三百比丘丘用三百億金  
供養於彼彼眾中第一分是阿羅漢  
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直賢凡夫  
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婦女太子  
大目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贈取如  
是計較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  
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

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較前後所施  
 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玉即辨諸珍寶  
 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撰為  
 太子諸巨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  
 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願藏財寶已  
 竭諸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  
 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  
 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今斷  
 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  
 銀器勅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  
 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  
 悲淚告諸大目今誰為地主時諸目  
 啓白大王王為地主王即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望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厭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貪至  
 如旋伽駛流 一逝而不返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思  
 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

○法苑珠林

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自言阿  
 育王問評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  
 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願盡無  
 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  
 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  
 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  
 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  
 者受王勅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  
 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  
 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  
 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歇世時彼上  
 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  
 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  
 切皆得周遍時王復問傍目曰誰是  
 閻浮提王曰答三言大王是也時王  
 從取起而空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  
 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  
 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  
 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  
 是事畢便即就盡余時太子目民  
 葬送王已諸目欲立太子紹王位中  
 有大目名曰阿究羅隨語諸目曰不  
 得立太子為王大王在時願滿十萬

億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十萬  
 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  
 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  
 為王時諸目聞已即送四億諸金送  
 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名三  
 波提

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衛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感 乘式康衢  
 貝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翊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兼都事  
 勅附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途 善

西明寺沙門釋 述世 撰

君自德第四十一 此有六部

迷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禁部 王福部 王都部

迷意部第一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推萬邪王威仗以流通以四眾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今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誣顯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愛滌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目有章男女有別政今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脩德月蝕則右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為天正坤始於未其衡在丑陰不專制往而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第一張 途 善  
承陽故丑為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

成其功故寅為人正三正迭用有變

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二代之後體三

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故使目從乎君女歸

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

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

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

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

無大輔佐無大軍眾而可歸仰何等為

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

暴惡四憤發輕微五思惠猛利六受

正真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願

應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作思十不

自縱任不行放逸 謂前十種雖有大庫大

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為

五一善觀察攝受群目二能以時行

息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攝務四無放

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 謂善

前五種成五寶攝門大王當知略有五種

可愛樂法何等為五一世所敬愛二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第二張 途 善  
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

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

等為五一思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

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

謂前五種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

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

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為果報

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

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為士用

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為法王

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目英傑

豪貴國人共修慧苑樹福受齋堅持

禁戒是王名為功德圓滿又果報圓

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

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

亦於當求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

國王三不具足名為下士若有果報

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為中

士若三具足名為上士

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剎利以水灑頂

得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鈎

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肩一切

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肩一切

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肩一切

除却復有三月一有忠信無技能智慧  
慧二有忠信技能無智慧三具忠信  
技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  
上士若不忠信無有技能亦無智慧  
當知此目下中之下

王過部第三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  
貴賤不得毆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  
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  
撞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  
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深衣或有持戒  
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  
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  
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  
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目  
諱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  
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厲疾病死亡  
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目自恃高貴滅  
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  
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典制等安籍  
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國王  
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

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  
佛法不久

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  
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  
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思慮吝嗇六  
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  
不顧善法九不知差別志所作思十  
一向縱任專行放逸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  
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  
既大瞋恚竟不究乘信佞人捉一  
賢目仰使刺脊取百兩字有人證明  
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字用為  
補資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  
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  
意不足耶何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  
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于死雖十  
倍得實不免苦痛愚人亦介不畏後  
世貪濁現樂苦切眾生調發百姓多  
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  
王割人之脊取人之字以餘字補望使  
不痛無有是處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字

初厨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  
食以此為常目下咸知即共瘳逐捐  
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歐  
人三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歐  
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  
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還  
復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  
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  
諸後官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  
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  
銀時王入池當欲灑洗其歐人王空中  
飛來抱王將去還於山中國王見歐  
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歐人王  
曰吾本怖人當持祠天已得四  
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  
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  
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今之  
何須愁耶旦出官時路逢道人為吾  
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  
今王和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  
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  
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  
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八 途 宗祿

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殷勤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荅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爭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詣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眾人荅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遠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鶻崛摩是還王舍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第四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八 途 宗祿

犁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為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三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御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霸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逮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等海內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帶以節度目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姓法以自荒壞無以念意有所殘賊當受忠目剛直之諫夫與人言當以寬詳無灼熱之語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民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說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為善惟守一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言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其邊推會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遊捨吾之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八 途 宗祿

乎聞之者莫不傷心觀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臥制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為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聞聞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姓泆無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為弟子即受五戒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今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偽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為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為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

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為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陀洹道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為憂愁佛來入國尊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為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為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選為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為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為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自察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啻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為國王何等為五一者布施得為國王萬民奉獻官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檣幃帳以是為王在於正

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為王一切萬民莫不為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為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法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為王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為王子捕王之弟今者富貴而及懈怠夫為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為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康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目正直之諫無受諛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眾綱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想巨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主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後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為世間將修正不阿枉心調勝諸惡

如是為法王 見正能修惡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眾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陀洹道  
又寶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輔相子寶頭盧阿羅漢為優陀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前猶未得拔出 帝汝云何而生樂者想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禁位須更閉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 未脫生死胎 橫生無畏想 欲賊劫諸根 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速駛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轉如掉索 愚癡深為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為王略說譬喻王  
三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為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互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五段 逾 六六

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  
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  
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  
動樹敲壞蜂窠眾蜂散飛咬螫其人  
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  
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  
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  
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  
燈火苦如日月如藕根比於太虛  
亦如蠶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  
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  
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立  
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昆  
者喻於晝夜蠶樹根者喻念念滅四  
毒蛇者喻於四大蠶者喻於五欲眾  
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  
有三毒龍者喻其死土墮三惡道是  
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  
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  
勞苦無歸依處眾苦所逼輕疾如電  
是可憂愁不應愛著  
王福部第五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五段 逾 六六

還過寺繞塔為沙門作禮群目共笑  
之王覺知問群目曰有金在釜沸以  
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  
水投中可得取不自白王曰可得也  
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  
香然燈繞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  
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為但有惡  
無善乎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  
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  
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今時大王  
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  
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  
千夫人五千大目及諸人民以淨信  
心俱共出家今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  
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  
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游四  
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皆悉已出家無量億眾生  
為法亦出家我今樂出家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佛道欲詣導師所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應速隨我去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不違難欲火安心在出家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五段 逾 六六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  
無一眾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  
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  
生諸粃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  
諸天供侍給使一切眾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如十二游經云波斯匿王老言和悅  
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  
晉言無物不有雜耶摩國者晉言廣  
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  
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土波羅索國  
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由  
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  
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  
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  
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支天子  
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  
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  
萬億丘乘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  
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  
種草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  
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

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歌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敬魚鱉龜龍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華荳胡椒第五王名那頓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已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

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為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國王有下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為不祥王即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閻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併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為王舍城復有人言摩伽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促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

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匝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歎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詩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諳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為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我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為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垂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蹤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

人言我知為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臂至項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今得免罪余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輩臨法中種種因緣讚祀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推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唐軍嗣位為王後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畋獵見有鹿走其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平正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菓茂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九

咸溫泉浴地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  
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余時樓  
闌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  
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  
住如是思惟已群目百官尋跡而到  
王告諸目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  
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  
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  
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  
在此中住從是已後次第止住是王  
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  
又智度論者闍嶼山者此名鷲頭山  
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  
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  
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  
南尸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  
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  
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水聖人住  
處  
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  
古昔諸佛之所游居如來感神之所  
禱立其地道場諸菩薩眾所共咨嘆  
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

智度論卷第四

第九

第九

又智度論問佛昔慈一切何故獨住  
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  
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  
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  
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思故多住此二城  
問曰何故知思多住二城答曰憍薩  
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  
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思故多住  
舍婆提城者毗羅城近佛生處何  
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  
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  
屬則深著心以報生地思故多住  
舍婆提一切眾生皆念生地故如偈  
說  
一切論義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思故多住王舍城諸佛  
皆受法身故如偈說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  
頌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九

君目威德 靈篇金鏡 寶冊藏鞋  
帝圖掩映 烏紀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凶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蔭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威應緣略引玉粉  
燕目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又漢靈帝  
燕目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  
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  
年必使君知之其年簡公祀於祖澤  
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  
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  
擊公公死於車上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  
長子也立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  
人得寵於帝帝欲譖太子而立如  
意群目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  
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徵如意到  
長安而拉殺之又肢斷戚夫人手足  
號為人彘後呂后拔除於灞上還道  
中見物如蒼狗攫后腋忽而不見卜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今後宮姝女  
右二編出  
之云趙王如意為果迷病腋傷而崩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今後宮姝女  
為容舍主身為簡賈行至舍間姝女  
下酒因共飲食以為戲樂蓋是天子  
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獨也其後天  
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  
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  
之姝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  
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  
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葬葉三  
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  
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  
樊子都等起寶丹其眉故天下號曰  
赤眉於是光武以興於其名曰秀至于  
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  
萬眾數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  
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  
鄴會於真定詭惑百姓曰蒼天已死  
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  
鄴者天下始慕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  
向跪拜信趣出荆揚尤甚棄財產流  
溢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

○法苑珠林

黃巾之起未盈三百一十年而天下  
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穢代之間有三男共取  
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  
均乃致諍訟廷尉范壽斷之曰此非  
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  
三男子以見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  
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  
也廷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  
論人媿將來之應也

漢靈帝拜靈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  
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  
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  
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  
亂君有妾誅之暴自有劫殺之逆兵  
草傷殘骨肉為讎生民之禍至矣故  
人媿為之先作恨不遭幸有唇乘之  
論以測其情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甲辰歲高麗高句麗都監奉  
勅詠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論三王成

納諫篇 此有  
納諫篇第四十二 襄陽篇第四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慧琳

述意部第一

夫納其理則言語絕乖其趣則諍論  
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  
所以籍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  
短於自見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  
必假齒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  
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齒之功也行之  
所以芳蓋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  
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  
於良醫也

引證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  
為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  
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統奪取不  
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  
貴諸人稱傳惡名涼布介時有鸚  
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  
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

第七〇冊

三〇三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二疏

諸彼為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  
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奈何人王  
為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  
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  
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嚙鳴而語之  
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欲害萬民尋  
及鳥獸合識救數人畜憤結呼嗟之  
音周聞天下夫人奇剋與王無異民  
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曠息熾  
感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介  
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  
之即用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  
鵡荅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  
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荅言有七事  
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焉七荅言  
一者耽美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  
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葷博不修禮  
敬四者游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  
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  
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鞠養民財有  
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  
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荅言一者親  
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良不愛善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疏

法苑

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  
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為三者率土歸  
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稱親  
踈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  
口普照世間三者如月與物清涼王  
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  
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  
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  
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  
教化眾生王聞其言深自慚愧鸚鵡  
之言至誠至款我為人王所行無道  
請遵其教奉以為師受修正行亦時  
國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  
皆生忠敬一切人臣無不歡喜介時鸚  
鵡者我身是也  
介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  
介時夫人者今輔相夫人是也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  
師頗有眾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  
不荅言有何者是荅言大三即是王  
甚聰明大智利根慧有大威力心  
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  
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荅言大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四疏

法苑

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忍太硬太  
卒大王當知若王子性太惡者彼為  
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  
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  
大王不應太惡所為作事當安詳不  
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眾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捨瞋惠  
介時嚴熾王在室對面聞尼乾子毀  
瞽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專  
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  
大眾中說我過慮我從昔來無人敢  
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  
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  
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  
惡我有善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  
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當遠說尼乾  
荅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大實語  
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  
急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卑作事人前  
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第五十

黠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

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

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世

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

平隨意說實

彼人智者呵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橋尸迹

實語入惡道

余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

開解歸誠懺悔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老

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

活路由關遲遲人稅之時老母不欲

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

稅乃可得若不尔者終不與汝於是

遲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

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

某比丘不至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

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

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

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

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

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

能與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第五十一

稅物云何更欲稅棄於我王聞是已

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

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

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棄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墜於三寶所生

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

養況稅其物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

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有

鬼來持之當嗽沙門言汝相離

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

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

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

又摩訶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

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

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

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訶女

便於家內委取而啼母問何為悲啼

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

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難答言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第五十二

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難答言

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如不得者我

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

佛人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

入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盡

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

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

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

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

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

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

門以盤道法縛阿難至於曉時母為

女布席臥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

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大牽阿難衣

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大中阿

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

佛即持神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

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

念阿難女明日自來阿難復見阿難行

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

面阿難慚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

訶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

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

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難答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

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  
佛告女言阿難無疑汝今有疑汝能  
踰駭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踰  
佛言歸報汝母踰頭竟來女歸具白  
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疑何為欲  
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  
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  
辱我種族母為下刀刺頭已女還到  
佛所言我已踰駭佛言汝愛阿難何  
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  
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  
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  
中但有涎耳中但有聾身中但有臭  
屎鼻起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  
惡露中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  
已已有死便有哭泣於是身中  
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  
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  
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  
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  
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  
岸如盲人得杖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  
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九

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鄰女  
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  
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  
如兄弟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  
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  
經論四事隨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  
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  
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  
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諸長宿  
皆來詰問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  
正覺教化眾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  
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  
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  
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  
阿難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  
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  
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  
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  
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  
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第十

智惠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  
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  
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  
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  
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  
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悲為刺離酒  
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  
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  
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  
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  
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  
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  
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  
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  
欲刺意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  
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  
是為阿羅訶無刺除此刺者  
是名阿羅漢  
又大魚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今時大魚  
勅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  
備為惡人所得今時小魚不從大魚  
教便往至他處今時漁師以飯網羅

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

今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

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

大魚便勅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

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

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遙見長綫尋我

從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

害所以然者汝所造見綫尋後來者

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綫所害汝見

必為所害汝非我兒今時小魚盡為

戲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有

死者為不度時

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雖已

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

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

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鐘

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并

而作留難便作木鐵堅固難破令頭易

難出持著并邊然投杖屏馳伺之行人飲

訖野干主知前入飲飲訖摸地不能令破

時婆羅門捉杖打野干帝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佞優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鐵苦

佛告諸比丘今時野干主者今提婆

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

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

受知識輒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

比丘諫當望惡道長夜受苦

頌曰

智人受諫 愚人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症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固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此有

迷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述忘部第一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賢

所運假實於安城故審非慧無以窮

其寶慧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

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

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玄

功交養於萬法也

審怒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那

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

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

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

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禪子使我有

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勸婦言汝

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婦與兒

食已便至比舍借確春穀是時小兒

有蘇酪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

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

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

弟便殺毒蛇眼為七分父母知者必當

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

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

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

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段 金 六

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婿舍  
外便顯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  
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  
血便作是念我夫婿不在將無殺食  
我兒徒養此豈即前打殺既入門內  
自見已兒味指而戲復見毒蛇七分  
在地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  
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幸便殺  
之可痛可憐迷悶躡地空中有天即  
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幸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大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  
昔者有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字名  
沐魄生無窮極之相端正好潔無有變  
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  
為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潛泊拙  
朴恣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  
不視色狀類瘖瘖聾盲之人於是父  
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奈存此子必為  
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  
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段 金 六

閒人但焚惑耳外為端正內懷不祥  
匡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育養宜當  
生埋誅而殺之今不除此子恐後無復  
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為王即召  
國中大夫共議之一目言但棄於深  
山之中無人之處一目言投於深水之  
中一目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坎而  
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大夫障兵二十餘人  
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  
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  
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  
此致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

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  
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  
當生埋五百婢女來觀太子見太子  
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  
不語而當生埋各為太子作伎樂太  
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  
上五百大目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  
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  
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  
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  
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段 金 六

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  
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  
車在路時國中耆艾大目宛轉車前  
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卓勞我  
上去諸龍虎肯扶持使過時數千萬  
人皆圍繞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  
走獸繞藏三面復塞藏戶於是太子  
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  
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  
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  
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覺身首為寶  
痛庶余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  
為止聖者為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  
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  
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  
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  
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  
太子頓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  
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生相捐  
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  
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為智者當原不  
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  
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

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

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爇割裂甚痛  
 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欺  
 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冀  
 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  
 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  
 忽如夢室家歡娛須臾聞耳憂苦延  
 長歡樂暫有王知至故惟聽學道於  
 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  
 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人  
 間為迦夷國王太子太子自知作  
 佛佛告阿難余時太子沐浴者我身  
 是也王者悅頭壇是也夫人者摩耶  
 是也五僕者閻居輪等是也時婆羅  
 門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  
 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第三

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著淨衣  
 鬪致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  
 嚴飾時阿沙羅極大腹念我隨汝語  
 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  
 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  
 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  
 為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賢聖汝為僧  
 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  
 故我今欲相覺寤阿沙羅比丘聞已  
 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  
 尼言佛法無時豈簡壯老聞此語已  
 因向憂波耆多所即為說法成阿羅  
 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  
 不能得道憂波耆多請令就房以香  
 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  
 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  
 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  
 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  
 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從  
 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  
 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  
 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  
 道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鬼舍聞鬼共有  
 一篋一杖一履二鬼共諍各欲得二  
 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  
 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履有何  
 奇異汝等共諍瞋念乃余二鬼答言  
 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牀褥  
 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  
 怨敵歸伏無敢與諍著此履者能令  
 人飛行無有星礙此人聞已即語鬼  
 言汝等小遠我當為尔平等之鬼  
 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長  
 杖躡履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  
 語鬼言尔等所諍我已得去今使尔  
 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眾魔及  
 以外道布施如憊人天五道資用之  
 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  
 惱之賊持戒如履必昇人天諸魔外  
 道諍諍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  
 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  
 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第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二十

論

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余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導者我見象小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踏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入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方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刹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感然見羅刹曾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刹答言我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二

論

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刹迴面向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途羅刹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內念濫罰 外諍何息  
願澄心腑 詳審慧力  
感應緣略引三驗  
博物志曰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 小山有髮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棘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紫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貯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紫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紫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

論

又人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誦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閒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青衣青衣見之以挑尖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嗒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可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其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佞夫衣青衣而操杵好春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輻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

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該人以  
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曰之精名曰意  
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并故  
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  
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  
侯伯狀如入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  
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  
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  
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  
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  
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  
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  
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  
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  
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  
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  
為撻棘矢羽以鴉羽以射之狼鬼化為  
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  
之精名曰門其狀如因而無手足以  
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  
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  
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山之精名莫狀如鼓一足如行以

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收弊  
池之精名曰鼠頓狀如牛無頭見人  
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  
有兒被髮走勿惡之精名曰溝以其  
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  
名曰知女狀如美女聖道傍告丈夫  
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為妻經  
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  
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  
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  
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  
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也見秦  
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閒見吏者名  
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  
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屠者狼也  
稱令長者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  
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  
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  
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  
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  
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  
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

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獾也酉日稱將  
軍者老鷄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  
人姓字者犬也稱戒陽公仲者狐也  
亥日稱日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  
也子曰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  
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  
不能為害又焚或火精生朱鳥辰星  
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  
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  
子曰山川石木并竈洿池澗皆有精  
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沉天地為物  
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則賞善  
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疎不必撥發而  
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奇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捨三五部見

西明寺沙門釋 遵 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儉約篇第四十五

思慎篇 卷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寤因緣之興起鑿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弃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目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勅告目吏咸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圍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介時群目受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若履

述

王重教咸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擊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眾庶縱有王女國內無雙交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擊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擊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庠

其儻最巧妙

能動離欲者

譬如魔之后

來往其人邊

何況於凡人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

敬擊鉢心不傾

倏轉相呼教言避火莫墮坑塹官兵

悉來一時救人其人一心敬擊鉢一滴

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

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

嘆專心念油其人不聞介時擊鉢至

彼圍觀一滴不墮諸目啓王具陳斯

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

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為大目行道行

者御心如如是雖有諸惡姓怒癡來擾

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卷五部

述

法

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擊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擊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棄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介時眾中有一

音龍名曰頗羅機梨奢舉臂大哭作

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

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

諸蟲之所啖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

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

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

廣貪眷屬弟子眾多名聲四達莫

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

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

惡加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

中願我所在食汝身實如是惡業死

生龍中是汝前身眾生願故食噉汝

身惡業因緣得此首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蟲之所食敢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感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眾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今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眾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注淚佛敎立大誓願已烟火皆滅乃至入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菓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去我曾嚙取四方眾僧華菓飲食或有說言

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禮拜如是報敢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計因緣或復來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菓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飲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者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滿受三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眾中有首龍女口中腔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沫出一切身分常為蟲噉諸惡毒蠱之所咬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今時

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去音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眾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利那不停為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常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今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凉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觀熟堂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今時曠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菓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

法苑珠林卷十六

雜傳

述

三

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  
 彼此丘以瞋念心惡業緣故死便即  
 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數於我血熱  
 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  
 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  
 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今時世  
 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  
 曾往昔於飢饉世今時願作大身眾  
 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  
 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  
 腹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  
 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  
 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  
 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  
 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  
 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輩大重次  
 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  
 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  
 華果樹園飲食資具生牀褥敷具疾病  
 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  
 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  
 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  
 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公水中如是三

法苑珠林卷十六

雜傳

述

十

稱三受身即安隱得入水中今時世  
 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肢節身分肌膚空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眾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脗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受取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林席  
 寧以大熱火鐵錐 拳手握持便燒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用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砮 而自齧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批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念瞋心視  
 寧以熱鐵鏢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卧  
 不應瞋忿心妒嫉 而著眾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眾僧淨施藥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

法苑珠林卷十六

雜傳

述

三

眾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  
 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  
 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眾等亦於三  
 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得種種資  
 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眾  
 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眾人盜  
 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  
 道又受勤苦復有眾生貧窮下賤不  
 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  
 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  
 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  
 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  
 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  
 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  
 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  
 緣又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冥不  
 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  
 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  
 法行人倚眾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  
 或菜或菓或華但是眾僧所食之物  
 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  
 我物別眾而食又亦不得以眾僧物

貯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益益招世  
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  
又亦不得為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  
眾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  
令比丘眾直信三寶攝諸眾生乃至  
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脱  
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  
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  
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  
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  
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  
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若說  
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  
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  
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  
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  
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  
不異佛言華面當為汝說乃往過去  
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  
世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富沙王  
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  
四沙門果大菩薩眾以種種衣服飲

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  
菩提心并為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  
一太子名裏多婆樹帝見佛聞法於  
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  
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  
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眾  
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  
子裏多婆帝妒嫉心生常罵罵之時彼  
僧眾被罵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  
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  
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  
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  
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  
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  
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  
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涼  
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  
彼娑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  
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  
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  
中備受眾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  
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  
已大聲號哭舉身自投四肢布地禮

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  
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  
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  
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  
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  
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  
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  
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  
類答曰目亦不見王便使一目至於  
鄰國求買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  
市中賣買之狀類如猪持鐵鑊繫縛賣  
之目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目曰賣  
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  
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且便家家  
發求買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  
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  
之處患毒無聊目曰雖得禍母  
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  
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便  
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  
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張

念

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  
飢餓困苦坐由歌樂買禍所致苦也  
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子貪毒至死  
不知苦也

慎憶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眾若  
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  
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醜  
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  
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  
好鬪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常  
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  
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  
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食人不近  
販賣欺詐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  
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  
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  
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  
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  
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  
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  
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張

念

是故應離惡  
隨近何等入  
近故同其行  
一切人求善  
如是能得樂  
近善增功德  
功德及惡相  
若近於善人  
若近不善人  
常應親善人  
以近善人故  
慎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  
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威著  
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燃不比丘  
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  
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  
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  
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  
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  
戒退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鏡  
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  
諸根門繫念入村介時世尊告諸比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五張

念

丘過去世時有一貓狸飢渴羸瘦於  
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  
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貓狸疾  
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  
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貓狸迷悶東  
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  
死如是以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  
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  
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  
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  
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  
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  
益若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繫念入村乞食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  
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  
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  
初夜後夜不勤覺寤修習善法當知  
是輩終日損滅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  
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  
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眾生眾生被  
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復或

身終後現靈異天即下報之人中言  
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由宿命非空  
生也佛說偈言

心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作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手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  
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  
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  
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  
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  
樓孫佛言何有充人而當得道如是  
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  
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等量衆生佛所  
不許如經中說  
佛告阿難若人等量於他即自傷身  
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等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游行以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  
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為自傷  
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  
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  
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鵝遭遇枯  
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  
有大鵝集住其邊隨從求食乞相濟  
度鵝啄銜之飛過都邑籠不默聲問  
此何等知是不止鵝便應之口開籠  
隨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  
如是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  
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  
謂為四一者年威力壯慎莫憍慢二  
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

寶常念布施四者執師學問聽受正  
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  
計成敗一旦難散譬如老鵝守此空  
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墮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衰作老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鵝 守伺空地 既不守戒  
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纏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妾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曷憂喜  
感應緣 略引上卷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吳詳 晉義興人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庶之  
宋秦始山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宇文贇 齊京師釋慧慈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法苑珠林卷第甲六十九張至東海道逢一吏持

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

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更夫還式首視書吏怒曰

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

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

之隣人平之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

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

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淚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

淚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古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

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箏篴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 一變復一廻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問阿登驚曰

此是我女近二葬於郭外漢時諸縣吏吳詳者憚侵委頓將

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曰欲暮見年少女子綠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

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其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

至女家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三更竟聞一嫗喚去張姑子女應曰諾詳

問是誰否去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

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漲溢深不可

涉乃迴向女家覩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

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

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詐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有一更

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奪

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

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為惋至後五

年果作臨賀太守古此三張也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

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

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逆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

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云

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古此一張也

宋時孫章胡底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解便有鬼怪中宵

窺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不屣聲看

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暴

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謂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

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

法苑珠林卷第六

卷第六

建

有音聲及石擲人肉皆青黥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妪好罵詈鬼在邊大赫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解火頻四發狼狠澆浚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大家家人每呼為吃噀後忽語吾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云蒼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去我不識陶御史鬼去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去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當自作御史去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沉公所為此解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語擲杖猶念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若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

法苑珠林卷第六

卷第六

建

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身邪屏絕依衾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燒死人骨未以傳之雇同房小兒登崗取一鬮體燒以傳瘡其夜戶內有鐘燒火此小兒守火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燃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于故處酒肉醜之無復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正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六

建

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刃反斫李親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頃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真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續後神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罵甚嚴常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膊上杖痕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勅逆之餘盡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赦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德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頭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甚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第十五區 金

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穿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臥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復死僅二十許日若此驗其祥記

齊京師靈根寺有釋慧豫著龍人來游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偏訪家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感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見誰荅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荅云可余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若此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第十區 金

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比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衛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去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去汝是何人教逼於我乘馬人去王遣我來取汝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去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非鬼便大怒云急截頭殺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鼻附空落地便至西街闊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

瞋守街人何因聚眾守街人具述逗留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奉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菓子宜吞四百顆執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第十區 金

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曰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見闍相趕力屈不加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開縮身體燥捲變為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既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犂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犂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犂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犂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削其舌將入鐵湯煮之責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目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其人見在蘇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懼忍不衡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於馬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意濟四生一念一彈而常貢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頭陀薄施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麈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施羅所得飲食或麈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麈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

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嘗起欲想我持真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貢高想亦未嘗憶受居士衣未嘗割截作衣未嘗倩他比丘作衣未嘗用針縫衣未嘗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之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貢高想亦未嘗受居士請亦未嘗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嘗視女人面未嘗入比丘尼房中未嘗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嘗蓄沙彌未嘗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嘗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嘗憶服藥乃至一片詞烈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嘗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嘗有法

又僧祇律云遠賦伽羅漢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擊身命 精廬隨眾得  
欲得寂滅樂 當集沙門法  
一切知知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瓊裳上樹裂破比丘念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擊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苑伽河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余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匝圍繞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仙人游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今時行菩薩道游行苑伽河邊見如此即故問具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五 述

耶荅言介又問汝見龍那下有何等

物荅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

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

汝那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今時仙

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

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

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那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荅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爆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

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

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余時彼王

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妨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五 述

梵志即以偈荅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荅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荅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

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

頌曰

六情無憍恣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嶠停駒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雲 葦牖參歸禽

石采無新故 峯形詐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沈慈舟寶 徒勞扞海深

感應緣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五 述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人少

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餽栢

實栢寶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

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嗽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

晝夜不眠開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

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進陵太守

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

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

無懼色以石虎肆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

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

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

士入境虎普勸州郡有異人令啓開

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

初止鄴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

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

厚開皆以慧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

開都不荅迺為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為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末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平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和者昔在北澗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遙心敬挹及後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食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 正當蟬蛻耳迺為贊曰

物隲招奇 德不孤立 遶遶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游集 遺屐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

不至頂出梁高僧傳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羣女漸相逼席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摠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著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痊愈 出三 拜拾遺錄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 勅 附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述六款

西明寺沙門僧 道 撰

微過篇第四十六 和順篇四十七

微過篇 此有 二節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誠根識昏沉宜常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微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慢慢徒施攻擊無奈患受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罪惡不為故成實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

法苑珠林卷七

賢二疏

述

卷七

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恨屢不信惡焉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之窟孤兔所不敢停涪淵澄海陸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眾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水當尔之時生為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感壯

形衰極枯槁

又佛說死苦偈云

為老所見過

氣竭憑杖行

法苑珠林卷七

弟三

述

卷七

氣絕神逝形散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陰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土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親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已生皆有苦

猶如死囚

人命如是

人命如是

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

常恐會零落

孰能致不死

動向死道

位而不返

逝者不還

法苑珠林卷七

弟四

述

卷七

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眾人猥肉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又增一阿合經云尔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繞佛告阿難曰汝今速觀手摠推今七月十五日是我歲

非入山石間

脫之不受死

舍衛

五百人

於露地敷

阿難曰汝

是我歲

今速觀手摠推今七月十五日是我歲

淨眼無餘等  
智慧無染著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業淨  
兩兩比丘對  
還自稱名字  
我亦淨意受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  
捷推而說此偈

無事而不練  
何等名受歲

身口意所作

自陳所作短

今日眾受歲

唯願原其過

除結無有餘

比丘聞當集

度流生死海

盡當運集此

余時阿難擊捷推已至世尊所白世

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

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

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

欲受歲我無過咎於眾人乎又不犯

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

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

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

諸比丘眾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

令般涅槃無救者為作救護智者為作眼目

為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

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眾人亦無

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

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

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

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

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

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

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

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眾之中極

為清淨無瑕穢今此眾中最小下座

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

之故我不忍責此眾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釋種宗族士眾

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

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

世尊遙見輪頭檀王與諸大眾嚴備

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

見之不起迎逆我今若見父及大眾

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罪若我

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

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

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

從座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

大眾生信並皆入道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

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

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

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

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

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

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

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

人家一切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

應白衣眾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

立為四眾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

高座香華供養四眾聽者下坐如孝

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

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奉師當避六處一

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八

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  
 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聖立行卧何  
 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為叅故不應行  
 為恭敬不應聖為供養故不應卧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  
 徐却踏牀二不得前副上三不得使  
 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  
 五洗足未燥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  
 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暗噫三不得  
 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卧五  
 欲起聖當以時若意走不定當自責  
 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  
 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  
 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堅兩  
 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又卧起  
 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  
 聲二著履先當抖擻三正住著法衣  
 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  
 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白  
 而不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眾  
 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  
 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九

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  
 國法受真埽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  
 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  
 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  
 是名袈裟調伏之法  
 第二若入聚落視地而行前視一尋  
 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  
 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  
 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  
 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  
 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  
 法  
 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齋腕澡  
 手若受食時不大節手當前一肘不  
 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  
 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  
 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  
 心所受飲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  
 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  
 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  
 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  
 怖望所受數具如法受食不求上勝  
 是名第四調伏之法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惜身命於  
 所用且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  
 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  
 名第五調伏之法  
 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  
 革屣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  
 心不怖望王者之饕心不甘著不親近  
 於喜閻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  
 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  
 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  
 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  
 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  
 解脫  
 又雜寶藏經三佛初出家夜佛子羅  
 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  
 官婁女咸皆慚恥怪哉大惡耶輪陀  
 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  
 令我舉官都被染汗悉違菩薩久已  
 出家今幸生子甚為恥辱時有釋女  
 名曰電光是耶輪姨母之女推曾拍  
 嗔呵罵耶輪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  
 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為非  
 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

法苑珠林卷第七

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

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前入心聞于

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

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

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

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

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

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

擊手鼓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

會即喚耶輸陀羅著白淨衣抱兒在

懷都不驚怖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

咸念叱余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

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

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

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王言我子悉

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况

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詭曲非正直

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

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

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

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

住陸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

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

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

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

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

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

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

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

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

敬禮復拜諸釋令掌向火而說實語

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

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

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

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

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

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

即燒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

語得免大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

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

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陀羅

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

受重深厚不見羅喉終不能食若憶

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

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徒請

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

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

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

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說正在如

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

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無有偏愛心

我盡諸結使

汝等勿懷疑

此亦當出家

略言其功德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常泛濫

漂我常游浪

忽遇慈舟至

是知高基友

罪垢蒙除結

釋門光麗景

冀除昏五蓋

自非衆寶輅

感應緣

及以所生子

但以手摩頂

愛憎未除盡

於子生猶豫

重為我法子

出家學真道

苦海濤波聲

遠難涅槃城

運我出愛瀾

懲過改凡情

神珠啓闍冥

俗務苦重禁

方磨六塵輕

何以息酸寧

宋沙門釋僧苞 卷五 第五 齊沙門釋僧遠 卷六 第六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抵桓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地  
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游北  
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  
仍於披摩三七普賢齋識至第十七  
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  
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老  
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  
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  
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  
下京師正值抵桓寺發講法徒雲聚  
士庶聯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  
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  
既窄坐躋齋於戶外高座釋題適竟  
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苞  
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  
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  
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避退  
而止時王弘范奉聞苞論義歎其才  
思請與文言仍屈住抵桓寺開講衆  
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  
焉及見苞神氣彌察數伏或問曰謝

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

拆不免其身美苞嘗於路行見六劫

被錄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辟劫以

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

共醉劫解劫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許人

為性疏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醜

為任以齊武平五年夢見大人齟齬

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蓬縱

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

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

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

落盡因自咎責奈此缺譴遂改常習

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

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勿驚喜覺

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

一身頓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

自後渴情時不暫忘鄉川所歸幸於  
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

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

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

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

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

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懺衣來

親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

物願必受之獻納櫃中綱食還房怪

失衣服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

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徹網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

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

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

放汝獻感真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百親

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悲在紫陌河上唯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

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

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

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

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

仍以絹兩匹付獻云當以一匹施大  
衆一匹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昏問  
見仍依付領綱後憇過彌勤經業卒  
於所住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 引證部 和施部

述意部第一 和國部 和華部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暨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錡劍太對則折太柔則卷欲錡無折必加其錡欲錡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錡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合性和平則為善矣夫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凌履行以獲惡故眾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專以自饒董安于性緩帶弦以自急故陰陽詞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密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返周旋常存和雅不與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諛二性行和雅常無倖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瀛步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祐

受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自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

為十一寧柔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三見於剛強難化眾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饉人以好美膳而充施之五親諸恐懼勤慰安之六若有眾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感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有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喪失是為十事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他親支互

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眾生見人破亡為他執掠救令得脫或於險難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其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軟深心離一切垢涅

解脫猶如在手掌心之人心如白蠟修行善業眾人所信處獲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眾人所憎不受不信尔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軟 猶如成鍊金 斯人内外善 速得脫眾苦 若人心器翹 一切皆柔軟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鵬阿那合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為八一不末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點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主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尔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 尔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尔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活

居家貧困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禮和達王所乞丐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 迦提

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余乃當行若汝去後其處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刑金已盡着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意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前復欲索汝若密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介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為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蹶脚婆羅門子語

債主言卿雖相親非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教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 迦提

丐得物選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四時諸目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求好善而施慈仁刃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昔何但以此一身故勉攝兵眾設有所中實非我宜便勸諸目下須為備亦勿恐怖且嚴出迎逆作禮共敬故事受其教勸令踰於我諸目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止然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目皆言王勿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喜各且安寧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亡而去彼國王入國即頌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遂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亦想此人將無正是

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償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 迦提

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復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躡地而大帝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煩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

亦可得賞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段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為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介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至還復為王不為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介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王一切施為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踣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詣言門諸目即入白彼王前所募去王一切施者為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見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目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蹠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目汝輩何以皆啼諸目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目各各說是即便蹠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

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未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蹠地啼淚而言告勅諸目促解王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為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目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作佛號字提和羅耶百八天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去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口國王二是比提醯國

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眾往取破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今時眾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龍籠敷著其上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眾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十

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

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

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

害王言彼欺凌我象言聽我使往令

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

能不還答言無能速我使不還者象

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

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

語之言即住我國象自王言不得即

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普先許彼王

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

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

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今

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

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

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象生赤羊

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好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

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

有摩沙豆陳久者久不可執持著肆上

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

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

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

驢賀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十一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冰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足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著道令汝知 雖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著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頌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版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良驢處處尋蟲整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曰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從先祖已來 行此懶慢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笑惡不可苦語便更

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游林澤中

驢聞軟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熊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賢愚親附 情貪麋獮

人畜速慮本運常策 內順常御

萬代揚名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會藏經卷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達三三

西明寺必門釋 慧 探

誠品篇第四十八 共有六部

述意部

誠馬部

誠學部

誠盜部

誠罪部

雜誠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真化俗齊訓寄指羣月  
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汙流固習  
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  
為善清升譬言同爪土為惡沈滯喻等  
地塵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纏或比  
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  
朽宅三火常然逆隱空聚五刀常逐  
井河引喻逼形器於利那屠肆生羊  
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窮  
何趣况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  
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前  
所歸止在誠約身心無俗逸慾鑿鑿  
力勵專任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  
眷屬聚聚對顏難救嗚呼湊溷披  
沈淪既屬斯苦何不自誠過由我生  
改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

◎法苑珠林

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  
由此悲痛無由怠情云矣

誠馬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  
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望一面白  
佛言世尊我觀世間其為輕淺猶如  
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  
我作方便須更令彼能病悉現隨其  
態痛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  
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  
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  
者柔輒二者震盪三者柔輒震盪佛  
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  
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有不調者  
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  
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  
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  
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  
三一者一向柔輒二者一向震盪三  
者柔輒震盪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  
柔輒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  
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  
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

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輒第二一向震  
盪者如汝所說此是身惡行是身惡行  
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  
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  
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震盪教也第  
三彼柔輒震盪俱者謂如來有時說  
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  
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  
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  
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  
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  
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  
來柔輒震盪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  
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  
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  
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  
殺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  
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  
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  
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  
與語不教不誠豈非死耶調馬師白  
佛實於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誠真

第七〇冊

三三三

法苑珠林卷之六

內證

卷

為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

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二者剛鉤

鉤口著其羈絆二者減食常令飢瘦

三者挫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

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擴

由加挫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

亦有自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

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

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

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

道

誠學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

二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

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

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

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

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

法苑珠林卷之八

內證

卷

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

非諸法乎

誠盜部第四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

羅國人閒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

患受師教云應喚鈴曇摩華時彼

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鈴曇摩池側於

池岸邊逆風而空隨風喚香時有天

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

今便是盜香賊也尔時比丘說偈答

言

不壞亦不奪

汝今何故言

尔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汝今人不與

是則名世間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尔

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拔根重負去

汝何故不遠

法苑珠林卷之八

內證

卷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斯狡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汗不現 黑衣黑不汗

斯狡兇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汗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為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誠罪部第五

如閻羅王五使經云佛告諸比丘人

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

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

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

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

德不忍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

安徐以忠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

第一汝不見世入始為嬰兒僵臥屢

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知是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使也

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鬢白齒墮羸瘦偻步依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尔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

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眾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律當勉為善奉行經

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尔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

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勉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為善事勦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尔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

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安眾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剝耳鼻或懷其形懸頭白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勦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

故尔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誠心前作禮歡喜奉行

雜誠部第六

大法句經偈云持士誠

誠信

士有信行為聖所譽樂無為者一切縛解比方世利惠信為明是財上寶家產非常欲見諸真樂藝講法能捨慳如此之謂信無信不習好駁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賢夫習智樂仰清淨如善取水要冷不擾信不染他莫如斯載如大象調自調最勝信財或財慙愧示財聞財施財慧為七財生有此財不問男女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誠死

所以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生者日夜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一級 卷之八

命自刀削壽之消盡如榮棄水  
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泉生相刻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自受殃禍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為老所厭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老則色衰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命終其然身何用  
常漏臭處為病所困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亦非父兄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晝夜慢惰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四蔽  
為自侵欺  
誠殺  
為仁不殺常能攝身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不殺為仁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所適無患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見怒能忍是為梵行  
至誠安徐口無麁言不瞋彼所  
是謂梵行垂拱無為不害眾生  
無所燒惱是謂梵行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知足知止是度生死  
普愛賢美哀加眾生常行慈心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二級 卷之八

所適者安晝夜念慈心無剋伐  
不害眾生是行無仇臥安寤安  
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在所得利死昇梵天  
受樂自然仁無亂志慈最可行  
愍傷眾生此福無量  
誠意

惡言罵詈 憍敖蔑人 興起是行  
疾恚滋生 避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恚自滅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迫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妒 敏達善言 愠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愠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誠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級 卷之八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殊人  
如近香熏 進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律者得度 吉祥無上 剋已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常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昇沈殊趣  
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蒙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為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墜厄地  
乃知不善 愚恣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迫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戚長興 昏昏暗室 如鷲與蘭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讎罪猶未熟愚將為觀  
至其熟時自受大殃愚好財色  
晝夜無狀如焦谷山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觸虺被瞋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誠惡

深觀善惡心知畏忌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故世有福念思紹行  
善致其願福祿轉勝信善作福  
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  
喜法臥安心悅意清聖人演法  
慧常樂行賢人智者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照明世間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工匠調木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風不能移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譬如深泉澄靜清明  
慧人間道心淨欣然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能自拯濟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志樂無為覽受正教  
冀法常存

誠縛

去離憂患脫於一切縛結已解  
消散自安心淨得念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如隔菜地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虛心無想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不求餘長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制想從正如馬調御  
捨捨棄慢為天所敬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真人無垢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言行亦止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棄惡無著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是謂上智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應真所歎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衆人不逮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誠誦

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雖誦千言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聞可減意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不敬何益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雖誦千言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捨捨放逸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不如一說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不欲除罪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雖誦千言色情逾回

不如一解心境忘懷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不如一寤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不存悲智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誠行

人壽百歲慳食逾歲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人壽百歲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淨心守戒人壽百歲  
多念不忍不如一日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怠惰不勤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人壽百歲情欣救逸  
不如一日歸心空寂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不如一日洞寤無明  
人壽百歲拙御身心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人壽百歲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勇猛慧力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不如一日發行四如  
人壽百歲不生一智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誠口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各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處

應毀便稱譽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律志誠心愚

高慕欣明儔

相與立如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壹壹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如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理燥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引四款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軌

晉剡浚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

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

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親過才藻驚

絕罕儔遂被袷解帶留連不能已仍

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

於浚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

隨稟學時或有墮者遁乃著聖石銘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處

以勗之四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為

淹滯溺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

煩勞外透真心內馳駒赴欽渴編遡

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

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

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

致心神道抗志無為寥朗三蔽融治

六礙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

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

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自誠云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草凋岱山磐石

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

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

當降魔死當銅虎如其不佞徒生何

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

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

簪弁騎其馭駃衣納杖錫聽講誥玄

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狀形骸甚於

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

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

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  
不行何所說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處

若說不能行

所以顏回好學勤政前非季路未修

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假神傷命為道

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

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亦名息心號真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實人焉九緘其口而

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

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

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

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好道勿謂何

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

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

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余七竅閉

余大情莫覩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

龍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

技一箭曰下孤燈英賢才藝長為愚

弊捨棄淳樸航溺難履識馬易奔心

後難制神既勞假形必損弊邪徑終

迷脩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日惜憐滄

拙羨巧其德不知名厚行薄其高連

崩塗書汗卷其用不常內懷矜伐外

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要人令

卷之九 第九

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室以之各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劇逾  
走端坐樹陰迹滅影沈默生患老隨  
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  
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  
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  
榮漱天愧淨穢日勸明安夫岳岳固  
彼金城敬詒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  
翊故城人識寤玄理早附法門神氣  
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以  
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  
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  
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  
幾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  
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  
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  
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仁也行必  
可履言必可式被服出家動為法則  
不貪不諱不說不匿學問高遠志在  
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  
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卷之八 第八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捐捐妻  
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復  
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悛怕  
虛白可奇可貴故自蒸流道法遂替  
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邪著正望其  
真實以小點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  
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  
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  
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  
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甲示  
有情之流可為永誡

其二卿已出家  
永遠所生身駭毀空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淺零割愛崇道意焚太清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  
色聲彼愆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穢跡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  
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三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  
不貴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  
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  
風塵坐不暖席馳務西東劇如僂佂

卷之八 第八

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念朋友  
豈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  
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卿已出家永  
辭宗族無親無跡清淨無欲吉則不  
歡凶則不哭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  
存玄妙執真守獲得度廣濟普蒙添  
福如何無心仍著深觸空靜長短錄  
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  
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  
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卿已出家號曰  
道人父母不敬帝王不目普天同奉  
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  
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  
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游逸身意  
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為食  
融銅灌胆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  
誨約宜改自新  
其五卿已出家號曰  
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空清潔  
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  
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  
縱其四大志其五根道德遂遠世事  
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  
幸自開神

法苑珠林卷四十八

第三十五

途

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  
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  
入泥塗隙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曲護其七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事行  
可觀衣服雖危坐起令端飲食雖疏  
出言可食夏則耐暑冬能忍寒能自  
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聚足不步前  
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  
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教其八卿  
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專  
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修金龍塔  
寺經營豈可殺日一無所成立身無  
聞可謂唐生今故誡汝宜自端情其九  
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介絕俗  
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  
無心更謀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  
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悲悵  
日親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  
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

法苑珠林卷四十八

第三十五

途

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  
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眾議  
共停說戒乃為法集有僧外座將欲  
取其義叙云堅論法相深會聖言布陸  
常聞擊難為勝勿見一神形高丈餘  
貌其雄峻垂髮驚人來到座前問堅  
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  
以手捐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  
上座問答同前捐還將死欬害二三  
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  
親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  
策大眾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  
重不堪勝譽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  
戒闍境僧尼承斯德誠至布薩日亦  
不虧法其十  
法苑珠林卷四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豆獄都華  
勅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途

西明寺山門碑蓋

忠孝篇第四十九 不孝篇第五十

忠孝篇其十一

迷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昧子部 藥因部

迷意部第一

六稿聞孝誠忠敬高邁董黷之賢反慢  
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  
供則饗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  
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  
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孝寔律國之  
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  
之時常食菘藿之食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猶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  
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  
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消塵永慕長  
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  
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二

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  
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思重豈同凡  
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  
甚刁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  
報須更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  
大慈悲愍念眾生如一子眾生不知  
佛能救毀誘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如末羅王經云人間世尊何等為父  
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  
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  
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經云小時世尊告諸比  
丘有二法與凡人得大功德成大  
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  
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  
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  
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具  
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  
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時將  
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  
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師僧過者  
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三

若得好食美菓華不與父母師僧先  
自食噉憤餓鬼中後生為人貧窮若  
人含毒向師長入鐵杵地獄後生毒  
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  
地獄後生為人寒。吃  
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  
鹿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  
罪無罪皆不得說

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  
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齒草木以為  
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  
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  
敬心道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  
地獄名為推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  
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  
諸蟲名曰鈞牙常噉舌根若從他聞  
一四句偈於各千千劫取彼和尚阿  
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  
亦未能報也  
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  
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鷄鳥  
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四

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  
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  
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  
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  
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  
歎曰母慈慈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  
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鷄母者  
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  
是也菩薩慈愍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  
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  
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項  
施馭飯須施馭百萬人不如飯一斯  
陀舍飯斯陀舍千萬人不如飯一阿  
那舍飯阿那舍一億人不如飯一阿  
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母支  
佛一人飯母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  
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  
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舉願求佛欲  
濟眾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  
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  
神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孝三 逾

中有一鸚鵡父母都言常取好菓先  
奉父母當於介時有一田主初種穀  
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  
共取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  
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  
有蟲鳥捕穀穗處眼恚悞惱便設  
羅網捕得鸚鵡鸚鵡介時語曰主言  
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  
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  
鸚鵡答言有首父母願以奉之田主  
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舊  
生尚介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  
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  
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準飯王  
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太子部第三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六 逾

太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  
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大目謀奪  
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兄軍馬不久當  
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  
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  
見其形所宜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  
王寺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  
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  
介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  
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道一  
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  
至王即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  
人隨後時去忽忽心意荒錯迷惑誤  
若十四日道其路險難復無水草初  
發唯將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並  
食數日糧盡南踰猶遠王與夫人牽  
臂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  
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更之窮  
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輩宿業  
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躡  
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  
殺夫人取肉法身并續子命念已扶  
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七 逾

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涕泣悲淚滿  
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  
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  
介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活子命欲  
殺汝母子自父言王若殺母俱亦不食  
何處有子噉於母實既不噉子當俱  
死至今宜可殺子取實濟父母命王  
聞子言即便開絕跪轉躡地而語子  
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斃目食吾  
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  
父言若斷子命矣則衆爛未得幾日  
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  
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  
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  
命進路二日未到身實轉盡骨節相  
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  
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  
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  
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  
處子諫父言已噉子矣進路至此計  
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  
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  
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

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食分  
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  
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亦時舉  
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  
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躡地身體  
血出鬚髮啖食焚毒苦痛不可復言  
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  
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  
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  
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  
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  
道施以法食除汝飢渴生死重病發  
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  
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  
來躡齧太子語言汝欲啖我隨意取  
食何為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  
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  
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  
捨能捨能以身實供養父母如是功  
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  
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  
一切天王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

○法苑珠林

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  
答言假使熱輪在我頂上終不以苦  
退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  
信汝太子尋即立誓願言若我欺詐  
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  
合者令我平復血變為乳太子誓已  
即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為乳身體  
形容端正倍常帝釋即讚言若得佛  
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  
彼國王具說上事言子孝養身實供  
養其事如是隣王聞已感其慈孝即  
與兵眾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  
眾順道還過與子別起即自念言吾  
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舉聲悲  
哭隨路求覓遙見太子身體平復端  
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  
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  
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  
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  
王即立太子為王佛告阿難爾時父  
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尔時母者今  
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  
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睽子部第四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  
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  
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  
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  
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  
枉害善壽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為  
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  
事父母如入事天年過十歲睽子長  
跪白父母言本發大志欲入深山求  
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  
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  
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草為屋施  
作牀褥不寒不熱常得其宜入山一  
年眾菓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  
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  
向無復害意睽至孝慈踏地恐痛天  
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  
皮衣提瓶取水麋鹿眾鳥亦復往飲  
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鹿  
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  
胃睽被毒箭擊大聲言誰持一  
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

遊樂卷九

第七

遊

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豕牙死犀豕  
角上翠為毛終糜鹿為皮肉我今無  
事正望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  
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  
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  
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  
我為王所射殺登介之時山中暴風切  
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  
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涼泉為竭  
泉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  
相謂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  
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  
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  
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殺  
道人其罪甚重坐食小肉而受重殃  
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官服妓女丘壠城  
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睽胸  
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  
呼動山王益悼怖三百六十節節節  
皆動睽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  
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  
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歿無  
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

法苑珠林卷九

六十七

六

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  
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往山中供養  
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詣天龍  
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三誓心  
喜悅豫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  
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  
言卿語我父母起及卿未死使我知  
之朕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  
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  
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寤其  
竟為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  
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  
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  
毒死自當今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  
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  
違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  
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  
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  
睽便奄絕鳥獸號呼繞睽屍上口舐  
胷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既  
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  
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  
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

法苑珠林卷九

六十七

六

言大王善來勞屈感尊遠臨草野王  
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  
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  
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  
自平安王問評盲父母言來在山中  
勞心勤苦樹木之閒飛鳥走獸無侵  
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  
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  
常與我取菓蘇泉水常自豐饒山中  
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空  
菓蘇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  
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  
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  
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  
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  
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  
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  
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其母啼呼  
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  
問王射睽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睽言  
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  
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我為斯國王 游獵於此山

法苑珠林卷第九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併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曾懊惱號

咤而言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

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偈言

釋梵天世主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睽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

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

胸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

睽曾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

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

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前嘗拔出毒

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

王座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

呼哭乃聞第四兜術天宮皆動釋梵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卷

法苑珠林

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由臂

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

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

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

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

涌出眾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

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

父母及與睽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睽

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

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犬傷蟲獸

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

人居世間恩受暫有別離久長不可

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

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

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

持五戒王辭還宮今國中諸有盲父

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稍捨犯

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

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

佛告阿難宿世睽子者我身是也盲

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

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

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卷

法苑珠林

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葉因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

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无

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奈國

為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

共居家貧善具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

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

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

獲利轉多日得十六錢奉給於母眾

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勸之入海採

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

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剋日已

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

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願負言信便自

掣出絕母頭髮傷數十根遂去入海

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

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上見琉璃城

飢渴往趣有四玉女擊掌四如意珠作

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

樂復生獸心捨之而去見玻璃城有

八玉女擊掌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

歲中極大歡喜後獸捨去至白銀城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

有十六玉女擊十六如意珠如前來  
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  
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擊三十二如  
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  
樂後默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  
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  
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  
卒荅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汝入  
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  
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  
福獄卒荅言汝昔兩錢供養母故得  
珠瑠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萬歲  
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玻璃城八  
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  
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  
六玉女十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  
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  
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  
快樂以絕母駿今得鐵城火輪之報  
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  
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荅言無量  
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  
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六十

鐵輪即墜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即  
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  
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  
吾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  
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  
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  
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如來無所取  
無有思報想  
不求報亦然

入朝輔王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爾度躬  
感應緣引一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遵有煇瓶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道有供養之感 蒲固有延墓之感  
吳冲有哀恻之感 王盧有疾疢之感  
伯俞有泣壤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三十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自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十

舜有井穴之舜父在家負厄邑市而  
居舜父夜臥夢見一鳳皇自名為鷄  
口銜米以哺已言鷄為子孫視之是  
鳳皇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  
奇舜占猶也此年余稻穀中有錢舜  
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  
常與市者聲故一人奔前之目霍然  
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  
明矣

又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  
萬為兩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  
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  
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  
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金黃金  
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又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  
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  
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駭自  
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  
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  
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  
則不與附錄七 舜子情口隨聲哭先事而  
後水何知通口所水母也血蘭道也服行  
及此所以未獲死宜帝皇之碑六十大者也

法苑珠林卷九 第十卷

又董永者齊郡之孝子處少偏孤與父

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

日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

與語云願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

曰女為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

汝織三百匹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

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

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往古此四卷出

陳遺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釜底焦

飯遺在侵常帶囊每煮食錄其焦胎

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常帶自隨及

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

遺目為失明耳為無聞遺還入再拜

號泣母目豁明古此一卷出

姜詩字士游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

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詭云

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

出於舍側末如江水甘美且出鯉魚

一雙古此一卷出

吳逵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

有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

傭賃夜還作埽夫妻執事無食自暇

暮年葬七墓十三棺送百傭直以供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卷

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為賻一無所取

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守張崇禮

碎之

又蕭固字季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

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

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鴆游狎其庭屢

鹿入其門墻微聳不就固子芝字英

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

啄宿其上常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

側古此一卷出

吳中書郎咸沖至孝母王氏失明沖

製行勅婢為母作食乃取蟻蠅蠶

食之王氏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

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

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

問婢婢伏甕是蟻蠅沖抱母慟哭母

目霍然開明古此一卷出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

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

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

俄而不見人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桶

樹隆冬三賣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

感古此一卷出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卷

韓伯俞有過其母嘗之泣母曰他日

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今前得嘗

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又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為令尹

行道遙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

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曰

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卷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

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

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

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

自謀伏之時子公為獄吏曰此婦養

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

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

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思求其所答于公曰孝婦不當死

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

身祭孝婦之墓未返而大雨焉長老

傳去孝婦名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

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

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

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

第七〇冊

極標又緣幡而下云介 法苑珠林卷四九 卷五十五 述

擗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祿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社遺泥和拜撒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命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貞年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緇香囊一枚咸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郎太守蕭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 卷五十五 述

不孝篇第五十 卷五十五 述

述意部 五逆部 婦逆部

棄父母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闍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微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聞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繁眾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撥爛周備形骸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覩也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捨婆遠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三年其後為供養故來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犍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投提婆

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憊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菓與王子阿闍世或自愛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奈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目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眾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七眾圍繞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得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信還和合今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進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復以惡毒著指

於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裂火車來迎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 處  
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

不能忍伏其心為供養利故而作大

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

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

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

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

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習曇

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介

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

丘遙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

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

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貪王大

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夫人手觸即

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車

輿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為鳥急

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

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

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

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

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隨

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

增上慢謂得阿羅漢侍是而止不復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一 處  
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求

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

生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

泥犁中陰相求命終即生阿鼻地獄

佛為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惡經云調達嫉佛徒眾還告

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宮以貢佛僧

因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與

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

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勅勢目奪其印

綬付王獄禁王意怡然照之宿決心

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

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

勸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

山海有成必敗滅者即衰合會有離

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

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憐

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思唯

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夫親親

者死入太山吾是汝尊以國惠汝吾

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二 處  
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勃嶽吏曰絕其

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

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

之愆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

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枉

捨處在牢獄望取須人欲見大王寧

不可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

塗身入見大王面頰瘦瘠不識本

元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若有常王

曰獄吏絕餉飢渴日夕身有八十戶

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

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復連后曰

具照斯難妾以麩蜜塗身可就食之

當准佛誠無忽憂心王食畢已向佛

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如

夢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

佛清化與秋露子目連大迦葉講尊

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等眾垢已除

得六神通尚為貪嫉梵志所推豈況

吾哉為惡殃迫人猶影響佛時難過

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吾今

死矣遣神遠逝夫欲律志莫尚佛教

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聞三誠重更

法苑珠林卷九

卷九

卷九

哀慟介時太子詣獄吏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麩蜜貢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飢勢走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太子聞令塞憲隔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觀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佛還為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殊福歸身可不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為佛大千日月天神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况凡庶具照宿殃王即又手向佛遙稽首今日命絕永替神化嗚呼嗚呼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躑躅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郭滅矣

述曰閻王後悔殷誠重戲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迹似實約權便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修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

法苑珠林卷九

卷九

卷九

又雜寶藏經云昔迦然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搥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嬰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欲得濟軀命因為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歸跋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全汗即便婦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眾信言從今以往眾僧塔寺聽我婦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全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

法苑珠林卷九

卷九

卷九

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婦鬪諍竟不得食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介時主人都無聞者飢困而還介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然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齧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犍連復為取食中道為金翅鳥王見為搏齧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蹙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眾前

食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游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祖父之母故惠施子怪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瞿志即便投母閉著空室鏤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食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紛六合為下霹靂霹靂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棄父部第四

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輒物停蛇著上其躁燒者當知是雄佳不動者當知是雌雌雄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宿誰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目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目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置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目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解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掛骨而來問言世間有人飢窮疲苦劇於我不群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五

論

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大山腹如大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刺汝飢苦百千萬倍即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項後著鐵身中大出舉體憔悴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目率余無知答者大目復問其父父即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違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鑪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眾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萬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瓊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目默然無能答者目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生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五

論

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目智力無能答者目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汝著水中振者必沈尾者必舉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驢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群目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目言為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既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目答王言非目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尚不問况小罪過目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目有老父不忍驅逐致犯王注藏著地中目來應答盡是父智非目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即歎美心生喜悅奉養目父尊以為師齊我回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養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五

論

敬師長當加大罪  
 余時父者我身是也余時大臣者舍利弗是余時王者阿闍世是也余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欲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數綱使守門戶余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數綱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數綱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數綱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數綱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互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答言實余我等亦共有老輔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余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殺父則

法苑珠林卷四十九  
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母出  
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  
佛身血

頌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荷其恩 害親存已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 如五逆及惡心內三男親殺母者經  
五逆者誹謗今略述二三不孝親殺之類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為性  
兇惡好游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每  
諫不許共惡人交游復抑不聽射獵  
恐損身命不存條嗣偉不從父訓常獵  
不止兼逐惡人常為虞過父母既見  
不止兇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  
恨父母伺夜眠之役密以土袋壓父  
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  
無有瘡痕將為卒 亡不指已身勿見  
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  
翻俾牀前俾便仰臥土袋已在俾腹  
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  
身俾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  
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

法苑珠林卷四十九  
之必竟不移俾聲不出但得以手叩  
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  
後更不子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  
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自持  
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  
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  
私父還到合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誑  
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  
平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散  
天聽勅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  
目盲婦以拉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  
味竊藏一齋留以示兒見還見之欲  
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  
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  
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  
孝姑為天神所謂夫以送官時乞食  
於市後不知所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詔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滅

報恩篇第五十一

報恩篇第五十二

報恩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第一

蓋聞重恩三寶慈蔭四生化育十方  
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照智有來而  
必撫遂使優填刻像擔荷今浮光斯  
匪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  
興嘉聲彌成靡草從風念則罪滅  
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  
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  
不存蟬遊之命恩教深重特須思報  
恩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為難報  
何等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  
四者說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  
無量福現在為人之所讚歎於未來  
世能得菩提

又大般若經 第四百四十三云 若有問言誰是  
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

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二編 藏

寶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難此開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常歡譽若有眾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繫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念返復莫學無返復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辨可以為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夫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指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大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惠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  
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彌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編 藏

寶

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著陌頭行人按指喙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眾生飲吸於風古人謂其中牛乳多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捕麁菩薩功德一等

文佛說古來世時經阿那律比丘自說宿命云吾昔在波羅奈國穀米貴人民飢饉我負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游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介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退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願見緣覺追吾之後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四編 藏

寶

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而空鉢還想未飽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感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著鉢一分自食介為應注耳施主報之唯然聖人白衣居家徐炊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愛飯食吾因是德七返生天為諸天王七返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自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忘所忘

又佛昇初利天為母說法經云佛在初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眾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若審是我所生悉遠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

種種利益不可具述。亦有出尊。夏三  
 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救五色光照曜  
 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  
 作三道寶階。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琉  
 璃。右用馬腦。欄楯雕鏤。極為嚴麗。佛  
 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  
 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  
 耶垂淚說偈。余時世尊與母辭別。下  
 踊寶階。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  
 左右四部大眾。歌頌讚歎。天作伎樂。  
 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  
 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眾。集在寶  
 階。稽首奉迎。佛還於桓處。師子座。四  
 眾圍繞。歡喜踊躍。不可具說。

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往切  
 利天。為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  
 問。部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  
 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  
 各持七寶臺。持地為佛作三。道寶階。  
 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  
 蓋。覆母上。作七寶林。奉令坐。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大理家。  
 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向眾生。觀

○法苑珠林

市觀。敬魚心。悼之焉。問。價貴賤。敬魚主  
 知善。種有普慈之德。答曰。白。萬善。種  
 答曰。大善。將驚。歸家。臨水。放之。觀其  
 游。去。悲。喜。答曰。眾難。命全。如。今。令。也  
 廣。起。弘。願。諸。佛。讚。善。驚。於。後。夜。求。初。盛  
 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驚。語。善。種。曰  
 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  
 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  
 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  
 詣。門。如。事。啓。王。王。以。善。種。宿。有。善。名  
 信。用。其。言。遂。下。赴。高。時。至。驚。乘。洪。水  
 至。矣。可。速。下。載。幸。吾。所。之。可。獲。無。患  
 船。尋。其。後。有。蛇。趣。船。善。種。曰。取。驚。云  
 大善。又。觀。深。劫。曰。取。驚。云。亦。善。又。觀  
 深。人。博。頌。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驚。曰  
 慎。無。取。也。凡。人。心。偽。勤。有。終。信。背。恩  
 追。勢。好。為。凶。逆。善。種。曰。盡。類。小。濟。人  
 類。吾。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  
 取。之。驚。主。悔。哉。遂。之。豐。土。驚。辭。曰。恩  
 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具  
 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驚。曰。大善。驚。遂  
 蛇。狐。各。去。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  
 磨。名。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伽

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盡。穴。居  
 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  
 塚。非。家。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  
 真。賢。善。種。深。性。不。東。徒。損。無。益。於。貧。民  
 可。以。布。施。眾。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  
 取。之。漂。人。觀。焉。曰。今。吾。半。矣。善。種。即  
 以。十。斤。惠。之。漂。人。曰。今。掘。塚。劫。金。罪  
 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  
 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尔。欲。專。之。不  
 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善。種。見。拘。無  
 所。告。諱。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  
 願。眾。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  
 吾。也。蛇。狐。會。曰。奈。何。斯。事。蛇。曰。吾。將  
 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善。種。狀  
 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善。種。言。以。藥  
 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  
 者。賢。者。以。藥。自。閉。傳。即。瘞。表。善。種。然  
 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人。曰  
 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矣。治。善。種  
 上。聞。傳。之。即。瘞。王。喜。問。其。所。由。本。末  
 自。陳。王。愜。然。自。咎。曰。吾。聞。甚。哉。即。誅  
 漂。人。大。赦。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宮  
 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

宋先抄卷五十一 第八編 藏

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覺者阿難是狐者秋露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新婆沙論云昔據歐羅國迦賦色迦王有一黃門常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今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

頌曰  
威哉能仁 悲救為先 乘機計感 鞠養慈憐 狐金蛇賞 閻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威應緣 略引四載

宋時吳子英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勃海陳東

宋先抄卷五十一 第九編 藏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二年長丈餘遂生魚有翅子其情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後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

莫馬七一編七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勃海陳東見使此郡東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東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東既到官侍醫有王僕平一有史侯黃侯等

宋先抄卷五十一 第十編 藏

心寤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臥思故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覆被上覆覺以被目取之其物跳躍旬習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救當深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為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為魅垂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救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東乃喜曰卜真故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敲戶者東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為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殺奴也東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東於是境界無毫毛之斲而咸曰聖君

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襄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自遂與諸侯謀殺襄却為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襄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匹絳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拷問

來意故皆伏首後月餘日與復辭曰  
江蘇蘇州府志卷之六十一 第二十一  
今得為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  
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  
古此一論出 復神界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  
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鵠巢其房楹上  
哺養二鵠法師每有餘食常就巢哺

之鵠鵠後雖新長羽翼未成乃並學  
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救養之經旬後  
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  
少罪遂受鵠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

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  
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  
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

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  
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  
鵠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  
始言  
古此一論出 冥報拾遺 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昔恩篇第五十二此有二節  
述意部第一  
蓋聞四生沈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  
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  
曲垂提引令脫苦難况復違背重恩  
豈不永沈苦海是故婦人鳩毒未蒙

◎法苑珠林

王賞燕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思  
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一 第二十一  
業重現受災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生  
大悲之根本聞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  
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  
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淫無度欲  
情既感嫉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  
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驛  
使隣國婦密為計造毒藥丸欲用害

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之短今  
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為資糧以送  
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  
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

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  
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  
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匹  
馬并及寶物求止樹下由其迷突盡

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  
已各食一丸藥毒氣感五百群賊一  
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  
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死屍收

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

王多將人眾尋跡來逐會於中路值  
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一 第二十一  
於彼王彼王問言汝是何人何處得  
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  
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  
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

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  
創痕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  
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歡未曾有既還國  
已厚加爵賞對以聚落彼王舊日成生

妒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伙  
如何幸余寵遇過厚至於賞賚逾趨  
舊自遠人間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偉  
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舊人

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  
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  
舊且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偉  
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為國

除害真為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  
王聞是已給賜刀仗尋即遣之介時  
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  
師子見之奮迅越吼騰躍而前遠人

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  
其人怖急失所投刀落師子口師子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一品

尋死余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  
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介敬服咸皆  
讚歎

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  
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  
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  
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  
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  
果美味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  
示其道復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  
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介  
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  
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  
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  
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  
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愛即  
將獵者示熊起所獵者殺熊即以多  
分與之此人展手取空二肘俱憶獵者  
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親  
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  
敢食空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  
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  
莫食此空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十五段

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為九色  
鹿其毛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燒伽  
河邊飲食水草常與一鳥為知識時  
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  
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憐  
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  
挽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  
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家作如給其使  
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  
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  
求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  
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  
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  
雲我思欲得其皮作空罽其角作拂  
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  
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  
其金鉢成滿銀粟賜其銀鉢成滿金  
粟溺人間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  
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  
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  
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願憐溺人言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十六段

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  
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  
徑到燒伽河邊鳥在樹頭見人兵來  
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  
熟眠卧不覺鳥下啄耳鹿方驚覺見四  
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軍邊傍  
目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  
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  
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  
此王便指示車邊獵人面是也鹿即  
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  
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  
水中負此入出約不相導人無反復  
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  
其恩奈何反欲殺之即下於國中若  
有能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  
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  
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  
時九色鹿我身是也鳥者阿難是也  
國王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  
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  
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  
有至意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第十七

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眾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刺其齒困飢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瘠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誠厲聲勃然志曰介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觀其不可化即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前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前禮佛懺悔佛為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驢駘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常生天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奈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運返到淵洄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眾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前文

貧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日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求向船所負載眾人即得度海時龜小睡不識恩昔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貧人言我等蒙龜施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停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踏殺眾人今時大龜我身是也今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貧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免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和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麻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臥熟失車仍遇天雨雲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日啟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前文

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奉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聞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痛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即募表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自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正日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技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達王命躊躇迴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落地探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經 滅

血肝腸以剝樹心不知當以誰害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悅遂致太平阿難退聖稽首贊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宇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斷兄弟足兄復起念當扣殺弟父言汝二十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得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不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興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扣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扣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

頌曰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經 滅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尊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文喪其魂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甲辰歲高麗國公哥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滅王四經

西明寺沙門釋 謹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惡友篇第五十四

擇交篇第五十五

善友篇 此有二

迷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願此二途條然易辨幽則有罪福若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趨樂背苦合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粃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驚寒而望騰超實絕不亦或哉如鳥獸蠢蠢之智猶知因風假勢託迂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存而名惡也故玄執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如嗉牛之益飛極百步若附鷹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也亦同凡夫滿空極趣不越人天若馮大聖之威則高昇十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

地

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介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善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徧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

不淨觀法謂至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者我多者當為分所十八界等則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暇法從得暇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龍龜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直實利益眾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實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善謹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裏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

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裏物難陀余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裏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裏然後放地余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余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觀於手看余時難陀聞佛語已即觀自手佛語難陀汝觀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時常共居隨順涼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余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沈水香 及以種種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涂 親附善友亦復然 余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懂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 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 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

遺棄林第五十一 善法  
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  
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莊嚴  
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  
輩一外如慈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  
直諫於外說其善三病瘦黧官為其  
怔忡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  
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  
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  
死於棺殮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  
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  
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  
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  
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  
人陳辭其言鹿獷而高自大咄男子  
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  
施矣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交  
以空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

遺棄林第五十一 善法  
損空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  
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  
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辭甚鹿獷 云何相與實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謂我以為兄

此人為善哉 便持一牌與

其辭如技體 而心懷慈哀

報第三人曰 便以心肝與

可受敬施我 其身得同契

其辭如腹心 以空皆相與

報第四人曰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鹿細各與

以我為親厚 一切男子解

此言快善哉 是故莫說言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鹿細各與

云分於是天說頌曰 柔輒歸其身

一切男子解 喪利不離身

是故莫說言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養辭則所欣

釋子是第二人者颯陀和梨是第三

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

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

如是

如是

北地林第五十一 第七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  
久遠之時波羅奈國有一鳥王其鳥  
名曰蘇弗多羅善子而依住皮波羅

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

有妻名曰蘇弗室利善女時彼鳥妻

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食現今人王

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

得故宛轉迷悶身體憔悴羸瘦顛掉

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

於地身體憔悴羸瘦顛掉不能自安

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

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饈

如王食者時善子鳥告其妻言異哉

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

三宮深遠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

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

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

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

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

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

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後復作

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

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鳥王群衆之內，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愛，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所，白鳥王言：「異哉！賢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被鳥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饋膳。王所食者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辦得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厨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厨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餽膳，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鷄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鳥日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怪異云何？此鳥數數常來穢汙我食，復以背爪

○法苑珠林

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言：『汝比何故穢汙我食，復以背爪傷我婦女？』爾時彼鳥語梵德王言：『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知波羅奈，有一鳥王常依止八萬鳥衆所圍繞，悉皆取彼王處分。彼鳥王妻有所懷，我向大王說其緣。鳥妻所思者美膳，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為彼鳥王故，致被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為鳥王佞妻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過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勅已，於後不敢更復為。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吞食封祿，須似如是猛犴鳥。』為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鳥者，即毘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令淨飯三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澡身沐德，鐘石心堅，水開春日，蘭敗秋年，慧人成哲，愚友增纏，將昇寶地，願值善緣。』』惡友篇第五十四。述意部第一。惟夫大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二十二 戒 七

用標宗松善類清身外惡穢垢除良白  
 業惑未傾空籠三界情慮不靜難解  
 五燒滯八倒之沈淪勞四生之維執  
 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  
 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候難察  
 修福念善字自無聞造罪營營日就  
 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至愆之  
 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起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  
 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  
 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忌  
 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  
 厚內與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卜  
 侵之便大怒二有情使之便不肯行  
 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止  
 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善薩摩訶薩  
 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  
 故便壞身故善薩摩訶薩於惡象等  
 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  
 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  
 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  
 一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一 戒 八

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  
 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  
 壞臭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  
 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  
 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  
 怨是故善薩摩訶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從惡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  
 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  
 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  
 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  
 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  
 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  
 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  
 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  
 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  
 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  
 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二 戒 九

周聞諸方目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  
 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  
 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  
 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  
 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  
 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今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  
 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  
 樓茶鳥一頭名憂波迦樓茶鳥而彼  
 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樓茶  
 有時睡眠此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  
 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  
 其頭今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  
 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  
 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  
 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  
 後寤時腹中飽滿放噉氣出即語彼  
 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味妙  
 飲食而敢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  
 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  
 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  
 迦華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華墮落在

我頭邊我於今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便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華今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啻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游行經歷忽然值過一毒華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樓茶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樓茶聞彼憂波迦樓茶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樓茶頭尋食毒華迦樓茶頭既寤已咳嗽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震盪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狎云何乃作如是惡事即說偈曰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毒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及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樓茶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彼時憂波迦樓茶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復余我教利益反更用我為怨讎也  
又佛本行經云今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今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直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自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余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今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鯁羊余時難陀即鯁其手今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

唯有不淨腥臭氣也今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住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今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城城王舍城 善人慕投福 善惡昇沈異 擇交篇第五十五 此有 二部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圭素然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熏心應其境心境相乘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七段

或

或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十段

或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十一段

或

或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雪山根底曲山窟中有向陽處眾鳥

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

鳥為王今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

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

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

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今復有

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

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鵝雖白

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

不可又復眾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

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

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

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鳥

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

守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可介有一

鷓鴣在一處住有多智慧作是念言

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

鳥晝夜則不眠晝則多睡而諸眾鳥

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其為

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

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

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

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小

時眾鳥即說偈答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余時鷓鴣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鳥王

歡喜時親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義此

鷓鴣鳥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

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鳥者今闍陀

比丘是鷓鴣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

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鯉侵食雄雞

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

子作聲時翁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尸波羅蜜善

薩思惟眾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

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殺

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

行邪行以貧窮故為入下賤下賤畏

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

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為非法何以故

五欲充足無所乏短故如提婆達多本

生曾為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

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

無所控告時蛇遭龜以呼蝦蟇蝦蟇

說偈以遭龜言

若遭貧具窮矣本心 不惟本義食為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脩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

持戒無此眾惡是為布施能生尸羅

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

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

昔過去之遠劫時曾為比丘入城乞

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九城中有一小

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

投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

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

一歡喜九布施眾僧然後於文殊師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 功 空  
判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

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祐囂煩

懲心見真理

擇災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  
三股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葬元魏中行  
業僧也多知解善呪術希禁圖識尤  
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榮陽  
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初達以實告  
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  
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  
輪唯見守者皆大皆睡因走出外將  
欲遠避以繫獄日久脚遂蹙急不能  
達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臥  
草中兵騎踏草悉皆靡徧對逼不  
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目達一心眼  
死唯專誠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  
又有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 功 空

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

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

悉繫從頭至足刻明斬決僧明大怖

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

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衆繩都斷

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

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

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及

遂捨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

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

人王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

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

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

度天師冠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

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

願不須殺帝遂赦之猶散配役徒唯

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

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

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生

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

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

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第三十 功 空

計憚惶投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

曰今厄賴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

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

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

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

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備

將發而山谷重疊裏回萬里不知出

路俛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

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明語僧

口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

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

邊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僅

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沈池又至

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

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

中不求利養或云練丹黃自醫療占

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

菲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

帝嘗命酒并蒸肫勅置盤上命遣

食之豐且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

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

牀頭物及發撒牀見向者蒸肥酒等猶在都

空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

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

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

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

今道成即是常也今當好作佛身莫

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蘇重倍視群

僧猶如算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背云

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

層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

作本日欺我悉慳阿鼻又眼睛已赤

數呼無常合寺知是驚揮及未發前

舉詣豐所住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

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

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見然雖曰此風

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在走難制便

以鍼鍼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

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

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

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窟

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

減於今現存

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統都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五十二

法苑珠林

卷第五十六

杖量篇第五十七

眷屬篇此有四部

迷意部

改易部

迷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萍移新故輪轉去留難

十乘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沈殊

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

王位而斷結如旃檀林旃檀圍隨處

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遣

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常結怨讎

既同棘刺之林亦類玩蛇之種善惡路

分禍福可觀也

哀惡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

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

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

躄踊稱怨大喚問絕于地或有喚父

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

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分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入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今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

今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顛蹙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噓氣而住今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咸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

是故我等悲泣懇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今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不老病死不語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旨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利 命終能覺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惶懼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五毒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今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

皆息並復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慧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尸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殮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先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此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怒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得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一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五段 戒

過此城鄉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初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祝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卜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乎若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安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纏迫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竟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桓為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名反謂語我為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余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六段 戒

譬如穿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焉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休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思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羅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眾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鬼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老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俄鬼定俄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俄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俄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域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常閉門不喜人客若有其食時輒勸門士堅閉門戶勿令人安入門裏乞丐求索令時長者飲思美食便劫其妻令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七段 戒

作飯食教殺肥難薑椒和調羹之令熟飯食釘鉅即時已辨勸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雜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空食現出聖前便祝願云但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我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所生投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慈慈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鏃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師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 道人何故說此 答曰 乘上難者是卿 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 為卿所食 此小兒者 往作羅刹 卿作賣客 大人乘船入海 舟輒失流 憤羅刹國中 為羅刹所食

舟輒失流憤羅刹國中為羅刹所食

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暗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悟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別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又雜寶藏經云佛時游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今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控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終既得抱佛鳴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出家者當得羅漢主便即放迦遮佛

時出家學道故得羅漢今時為徒眾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常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富長者唯無子息母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歎焉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擣擻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氣復蘇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中隨水沈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常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得得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小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

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踴躍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尋求顯蹟自憶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立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今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常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魚吞不死受一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又佛說長者子慎惱三處經云今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二疏 戒 意

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  
 攜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  
 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賢意  
 二知夫賢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  
 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  
 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  
 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元  
 夫婦行團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  
 鮮白潔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  
 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  
 摧折兒便懷死父母聞之奔起抱頭  
 摩挲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  
 摧傷眾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  
 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植樹死佛告  
 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  
 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  
 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  
 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  
 即取嗽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  
 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無常譬如幻一切不久立 譬言若如遇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迫長者  
 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  
 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  
 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  
 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善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  
 弟妻子妻屬車馬等物增長貪求無  
 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沫家是無  
 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  
 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  
 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  
 責好醜家是無常雖父失壞家是眾  
 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  
 是顯困貪著假名家是使人種種安  
 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  
 有實事家如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  
 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  
 如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蟲覺觀常  
 咬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  
 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  
 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技作歸非找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疏 戒 意

善友是故宜當急捨離之又無始已  
 來一切眾生於六道中互為父子親  
 疏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為父子 貪等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為知識 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眾生  
 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味著礪石之膏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則  
 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空熱鐵  
 牀即是味著熱鐵几墜舍利子若有  
 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華  
 髮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  
 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丸  
 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  
 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雜豕  
 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駝猪狗又是攝  
 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  
 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攝受一切眾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  
 子當當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極  
 熱偏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

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涼愛之心這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眾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  
是患對本是生皆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為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眾生受重擔故能使眾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眾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眾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眾生為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為婦所言婦者是諸眾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為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為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為婦

有三種子何等為三有隨生子有隨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為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為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城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螫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省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曰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慈愛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

耶兒母即為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能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求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詔其婦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亦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  
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慈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感自責不識東西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七後 成 七

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桓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空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連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園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慈居家大小都無慈悲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鄉語此之五人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下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為凶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

法苑珠林卷十二 第十八後 成 七

三寶最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

頌曰

眷屬多攻擾染著亂心神親疎未可定何得偏憎憐乾城無片寶渴鹿諱龍塵息心上空響廢念心源其

感應緣 時引七後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津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下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城人也家巨富有二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自家所養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我兒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天西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曰乃敬

法苑珠林卷十二 第十九後 成 七

青誥可名為青津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觀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津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發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空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毋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乘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幸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津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津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素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津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眼中聞津喚聲驚起見津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津云從來住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津不忍見父母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 戒

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  
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  
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律律  
不久當命終即共律同生一處父壽可  
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  
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耶  
得有光明律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  
世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律  
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津  
日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  
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  
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  
得離七苦律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  
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  
誰家律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  
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  
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正五三年耳自  
今以後毒厲歲多且勤修功德律見  
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  
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  
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  
垂死可令見汝不律曰不須相見益  
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語天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 戒

已去不啻久住慘有悲色忽不見  
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  
問餘否焉律云所生七家江紫羊布  
張永王文宗護蕭惠明梁季父也賢  
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素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微中為  
吳郡丞病經少日奮然如死但餘息  
未盡棺視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  
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  
咬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  
階閣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墜森  
然威飾冠自執刃者點廓坐定溫  
涼畢設酒炙果粽菹餈等廓皆嘗進  
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巡行主人謂  
廓曰身主簿不幸閣任有闕以君才  
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  
是幽途乃固辭凡簿非所勉堪如少  
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  
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  
此間榮祿貴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  
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  
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骸然並  
在幽處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二 戒

之經理有可矜廓因涕洟稽顙主人  
曰君辭讓乃介何容相逼願言不獲  
深為嘆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句點  
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  
定省先止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  
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黑圍圍  
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  
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  
生母平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  
平生見廓驚善戶邊有一人身面瘡  
瘻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平  
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  
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  
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止  
來楚毒姑無暫休今持少時寬隙可  
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  
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  
母也廓妙時亦在其側有項使人復  
將廓去經涉街陌閭里整頓似是民  
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  
巾馮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遺廓曰  
汝既蒙罪可速歸去不須來也  
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廓

今太子洗馬是也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宋居士十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華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遍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已五歲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以後奉尊其法隋大業中因空禪修定遂七日不動眾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淚泣災流僧眾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眾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故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銀屋迸著如脚被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綯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眾僧爭往房視之則綯在

林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年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唐京師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着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喚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眾投餅與首不可勝數此大常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敦迫如是信問之驚愕流淚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駭鞍響謂曰若是信爐當自行歸家馬速前行信負鞍響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廩糧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間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政州司法張金停俱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校量篇第五十七 唐書卷五十二 第三十五法 藏書

迷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迷意部第一 蓋聞者知一撥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群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操奇顯相或輪形晦跡軌轍雖殊和道同異若不扶皇平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遠過去世時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遠過去世時

有一婆羅門名曰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憶數比藍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貧窮之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今我瀉水當憶我手作誓願已便傾灑瓶水即憶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尔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尔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真正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

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舍人施百斯陀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陀舍百須陀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愍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行功德

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擇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曰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轉輪聖王福一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一東弗于逮人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一俱耶尼人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一鬱單越人福等一四天王福一四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王福一三十三天王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

等一炎摩天福如是展轉扶量乃至  
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  
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  
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  
骨冥亦無汗垢不生嫉妒其目不眇  
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  
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  
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插受難於  
嫉妒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  
轉輪聖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  
生之時歌憐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  
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蓋業盡  
故一切皆忘切利下天尚有大樂況  
上天樂難可為比如是展轉校量從  
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為  
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剎利旃陀羅  
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  
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  
蟲以壓油輪而壓取之即便油出此  
壓油人於其日夜為應定殺幾所泉

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  
輪一日一夜壓油十斛如是乃至滿於十  
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  
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  
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  
一姓女舍罪其含有十女皆為求欲  
如是十姓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  
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  
罪等一剎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  
輪中等於一三輪一日一夜罪介時世  
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姓舍 十姓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坊罪等剎家  
雜業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侵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戒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觸突墮畜生 何物墮金剛 無著墮金剛  
何物輕鷄毛 心柔較鷄毛 何物香旃檀  
持戒香旃檀 何物明目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空澤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為高  
家和最為高 何山最為明 須彌最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康鹿戲深山  
何物樂森林 狐貉樂森林 何物墮風塵  
沙磧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天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樂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今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受  
遠離於邪淫 自受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為財及戲笑 安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壽二 頌

不害於眾生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鑠於命  
何法為命縛

介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繫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手捉團土  
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  
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手中少耳彼雪山土  
石甚多乃至算數不得為此佛告諸  
比丘如是眾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  
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  
土石介時世尊以爪甲擊土告諸比  
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比大地土  
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  
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  
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眾生形可見  
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壽二 頌

大地土如陸地如是水性亦介得人  
道者如甲上土懷非人者如大地土  
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  
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  
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  
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  
是知有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  
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  
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  
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  
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  
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  
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  
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  
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  
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  
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  
及金翅阿脩羅何等為五一勇健二  
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葺地五行  
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壽二 頌

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  
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普合諸  
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喜勝  
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  
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  
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  
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  
形大三官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  
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  
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官殿高二宮殿  
妙三官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  
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  
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  
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  
說頌曰

惡多難善善少可陳 人天蓋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杖量優劣 樂苦昇沈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滅常

西門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愚顛篇第五十九

機辯篇共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汗七衆紛綸設教備機  
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  
道則喜捨啓寤清泠音韻鬱若芝蘭  
峻百官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迪其  
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姿折其名數  
羅漢摠其條理並望質妙典俾剪外  
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  
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成  
哉袂圍若在鹿苑如瞻誠未證果趣  
佛通也

菩薩部第二 時列三論數別篇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

六百餘年 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

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拂天竺

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第二 滅常

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貫杖銘云天  
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  
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常執此刀  
周游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  
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  
道名理無不精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望林下志氣眇然若不可  
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  
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  
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  
無勝顏扣之數四會無應情馬鳴退  
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  
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  
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  
便欲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  
隨我意歸汝周羅為我弟子即以理  
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里則文宣佛  
法游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  
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為  
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父身子  
之疑聖師箴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  
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  
自歸之倡謙敬憑其冥照以自蔭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菩薩部 第一

今天竺諸王執勢士皆為之立廟宗之  
若佛評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六有一大  
士名曰龍樹傳三傳云世後七百年內出  
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雖稱壽後七  
百天聰奇寤事不拜問津立法擅推  
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  
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  
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  
童子時處在極抱聞諸梵志誦四聲  
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  
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  
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餘道  
術無不綜練朋友三人天姿奇秀相  
與議曰天下理義開寤神明洞發幽  
旨增長智惠若斯之事吾等急達更  
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  
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  
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  
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  
才智高遠生大情慢草芥群生今以  
所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遠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

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投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臉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問香即便識之今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嚼其身潛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眾尋往白王庶免罪答王問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余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目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

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殺身依王而立於是始寤欲為苦卒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趣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行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彼瞿曇門入介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晷影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於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常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

法苑珠林卷之三

戒

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寤後學饒益眾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切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今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寤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論難不逮稽首禮敬除驕驕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愛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

法苑珠林卷第五

卷法

第

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  
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  
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  
樹菩薩所作已辨將去此土問法師  
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  
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或  
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  
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  
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  
智慧最為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人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  
部經通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  
龍王兄弟一名娑利二名阿伽羅降

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  
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

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比  
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

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今時舍利弗  
以八歲之身問眾人言此四高座為

法苑珠林卷第五

卷法

第

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目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已  
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眾人疑怪或  
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  
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取其年小不  
自與語皆遺年少傳言問之其父唐  
言解理超絕時諸論師數未有愚  
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  
司封一粟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舉振  
鈴告令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

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是四神一法時二法  
時三詞時四了了時若以此神而外道不伏  
若無有是處又應思惟論三時時有七種諸  
依樂說時字何字為七一惟他樂說時字三  
帶樂說時字三三因樂說時字四了了字  
五不性樂說時字六和而樂說時字七任  
八地苦難得也是時吉右師子名拘律  
陀姓大目捷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

智德行互同行則俱游住則同止少  
長交契結要始終後俱狀世出家學

道作梵志弟子情未道門久而無徵  
以問於師師名訕聞耶而答之言自

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  
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

連在足邊立二人惴惴其師將終乃  
慰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

法苑珠林卷第五

卷法

第

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  
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  
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  
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  
有金地寶人遠來摩伽陀國以踈盼  
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曰我昔非其人  
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法苑珠林卷第五  
王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誦論說揚云  
今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神識所示願汝等今時  
阿羅漢瑞多預云屬屬即誦讚云  
如若對須彌王師此大海 嘉益益金瓶 我與彼空然  
如世世世世世 汝汝汝汝汝子 汝汝汝汝不疑  
佛法因緣生 亦從因緣滅 善師大智門 當說法金瓶  
佛明已即說見諸得法師舍利弗欲得須陀果得  
勿四連亦說見為目連問舍利弗欲得須陀果得  
是舍利弗曰二人時五百眷屬同誦佛神得須陀  
果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等以五十二百五、人上  
於佛所得

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國是中有大城  
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

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  
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

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  
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鹿大名

拘締羅大摩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鏢鏢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鏢之又問頭上何以戴火答言以大暗故眾人言曰日出照明何以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眾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徑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問之問是何人眾目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眾人而告之曰有能辯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陳故不復葉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悅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觸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為占知誰得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眾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蹣跚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眾中見彼論師

顏頰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愷負起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為之封一聚落諸目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目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後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未奉志提舍納其女為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摧破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常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道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皆令通利是故時人名為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氈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為甚提舍

至提舍言是為父母作字眾人以其提舍是名是為父母作字眾人以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弗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  
問曰若尔者何以不言曼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眾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  
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耆波其樹蔭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自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尔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尔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卷

咸金言

樹有幾多葉今時阿難仰觀樹已知  
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  
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  
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  
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  
便即過去今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  
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  
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  
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遠三餘備經文

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逐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韻 喻此滄海變 譬彼替羅熟  
妙智方縛錦 詞深同纂綴 善學乘梵爪  
眞言異鍊腹

感應緣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自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政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卷

咸

大弘佛法苻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  
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  
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長  
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儒素著  
作即後遷至黃門郎正感太守為人  
無顯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閨人  
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威鮮卑情於  
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  
清是誰攪令濁堅勳容日是朕也又  
歌曰

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  
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感願欲  
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趙趙高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  
史郭恢欽其風尚逼共同游終於襄陽  
春秋六十餘矣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卷

咸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  
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  
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難衛  
之松柏與勅見之欲觀其子器叡周韻  
穴淫流含吐於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  
郵吏力人譽興後謂嵩曰此乃四海  
探領何獨難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  
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恭正  
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次品云天  
見人人見天竹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  
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  
天文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  
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  
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  
華華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  
於世叡知講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  
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  
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平是日同寺  
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  
七矣

晉淮陽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  
見重如復神采卓犖高論適時無人

能抗陳留既歸穎川度凱並結知音  
之父世人呼為八達時或朝之日大晉

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  
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道

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瘦形  
彼謂我辱我棄彼禁故無心於貴而

逾責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競宗歸 人思劭仰

雲泉彌漫 蘭風軒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  
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

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  
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宿  
輒清談盡日康乞規謂暢曰此麈尾

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  
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珉

邪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  
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

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  
為名峇

愚謂之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疑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癡者是眾病之本障道之源致  
使昏滯三有沈溺四流六情常閉三

毒常開問者口突發語成狂洪疑不  
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株善心

於毫芒拔凶頂於虎口魚魯不辯救  
麥何知愚或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  
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

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  
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

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等量我今共  
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

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必  
當殺汝汝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錢

實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  
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汝答言若如

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曰日偷取珍寶  
與奴將出在外共藏計得二人重擔

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似著婢服

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  
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

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  
憶母欲得還家共婿籌量奴誓不去

云若歸必當殺我誓入山斫樵不在  
於後閉戶而去誓還不見其婦即問

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  
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

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  
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

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  
誓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

生故便字為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  
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

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  
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

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  
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

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  
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婿籌量

即共往送到父門外遣人通知父母  
間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

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已以香湯洗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十四 疏

浴著衣環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  
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  
耶二兒荅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  
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  
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  
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  
年大為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  
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  
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  
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  
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  
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  
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  
外啼泣不欲還家余時世尊以天眼  
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  
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荅世尊兄  
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  
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麩與周  
羅般陀汝以此麩向日而咒當作是  
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  
毗舍住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  
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見法得安樂先無患最樂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十四 疏

不害於衆生世間無欲樂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是為第一樂  
今時周羅般陀送聞此偈即得阿羅  
漢果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  
教執掃等令誦誦掃忘慧誦等忘掃  
乃經數日始得掃等復名除垢般特  
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  
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慧掃除  
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兄按伽陀一偈經四月  
誦不得兄訶擯出今時世尊見啼慙  
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為按  
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  
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  
從外來者汝皆可為拭革屣上所有  
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  
有一苾芻革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  
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  
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  
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深心  
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  
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  
問小路何緣如此聞鉢答尊者小路

問小路何緣如此聞鉢答尊者小路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十四 疏

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  
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  
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  
如是極聞鉢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  
羅痲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  
置船上度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  
通故猪皆已死由彼業力如是聞鉢  
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閻陀  
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  
故聞鉢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  
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  
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  
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  
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  
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  
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失  
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間塞佛令五  
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  
一個國中四輩並知過其佛憐傷之檢  
與一偈守口攝身莫犯如是行者得  
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個人皆知之不

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個人皆知之不

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  
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  
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  
令特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  
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  
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  
施御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  
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擊鉢申臂  
遙以授佛王及群目夫人太子眾會  
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  
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  
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  
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  
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  
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  
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  
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  
及群目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  
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  
中讀誦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  
為入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  
之中不得一偈眾共輕之不將會同  
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  
諸道人天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  
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  
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  
大樹下欲自縊死佛以道眼遙見如  
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誦之曰吐  
吐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  
苦化神誦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  
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  
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倍惜經義  
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  
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  
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愛  
為惡自更 如剛鐵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  
懷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  
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  
藏眾經即貴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  
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空此  
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  
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  
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空眾人心悉  
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訶譴念其  
愚癡不曉遠觀心為之疲王便下食  
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遠觀音如雷  
震清辭兩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  
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目百  
官皆得須陀洹道

雜癡部第三 打蟲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  
過去有禿頭涂衣人共見持衣詣水  
邊澣衣已振擲持歸余時大熱酸間  
道中見一樹便以衣裹枕頭下睡有  
蟲子來咬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

唐經

唐經

唐經

即便發惡罵云是業惡微陋唐經子何以故來咬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毘羅子毘羅子飛去捧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昏者憐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惡 毘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意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見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達日暮父老行遲見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權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游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宜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

唐經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是轉相連乃可出之唐經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遠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今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繫繫繫 羸象共相隨 空自生苦惱 何能救世月

佛告諸比丘今時獼猴主者今捉獲遠多是今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今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妒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肆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相見人形二人相妙謂變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竟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聞者覺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文 十誦律云佛在橋薩羅園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見罷得多施物

唐經白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

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跋難陀今作三聚

是二比丘聞著一聚白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我有三 問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善跋難陀養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尊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獼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獼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獼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獼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獼言汝誰善入淺答言是某獼誰善入深答言是某

法苑珠林卷之三  
獅子緣  
獼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入深應與頭中間身空分  
應與知法者

野二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備口河中得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實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學不知分別法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魚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獼者二老比丘是

野干者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

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

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

我有錢財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

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

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

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

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

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

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二十九  
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此

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憍憍懈  
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

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

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三乘次第先學

般若云不先學小乘後

磨石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

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

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

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

磨刀今利來下而到如是數數往來

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駝上樓

就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愚人毀破

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

反得其缺如駝駝上樓磨刀用功

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沈水香

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

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

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

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十  
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

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

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番餅夫婦

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言

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為一

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

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

二人以先要故眼者不語賊見不語

即其夫前便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

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痴人

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

咄婢我家得餅不復與你世人聞之

不無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為小

名利詐現靜默為虛假煩惱種種惡

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

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

戲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如彼愚人等

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娶二婦若近

其一為一兩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

第七〇冊

三八九

中閒正身仰臥值天大雨屋舍霖瀉

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

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

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

結業慳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

眼如彼愚夫為其三婦故二眼俱失

掉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會見其

擣米便往其所偷米掉之婦來見夫

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

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

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

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

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

似石癰以刀抉之可得差耳即便以

刀抉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盡世

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

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

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吐米以刀抉口乃顯其過

効助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

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

茫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眇便効

王詢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

何以眼眇其人荅王我不病眼亦不著

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眇故効王也王

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言擯令出

國世人亦介於佛法王欲得親近求

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

來法王為眾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

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

佛法中永失其善法於三惡如彼効

王亦復如是

捕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

折墮其香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

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

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

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

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

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

日方還師所如是去來是為愚惑

自非慕高友何得竊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

勅彫造

成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戒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詐偽篇第六十

情慢篇第六十一

詐偽篇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情部 詐善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瞞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瞞但教流未代人法謫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威現親尚無附之况元來疏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新滑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妬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為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就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安

不肯延致前婦之子擲於火中令時小婦眼者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

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

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令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

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

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介並停

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懼

取良久乃還去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

後資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越一樹下見一

鶴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今時諸鳥

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鶴雀越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

更復銜草諸鳥知語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

身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

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

畏傷蟲蟻是故耳今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

但聞歌憐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

交歡彈琴儂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以草還主人 鶴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論偽 都無可信者 來世當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一切江河 必有回曲 一切叢林

必有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詭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即合毒藥以撒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頸上即便悶絕躄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第四跋

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  
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  
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  
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  
婆達多常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  
猶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  
過去亦尔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  
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  
羅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  
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常行惡行好  
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  
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  
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  
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  
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  
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  
有罪便走向毗提離王所作一寶篋  
盛二惡蛇見毒具足今毗提離王遣  
使送與彼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不  
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  
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  
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  
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第五跋

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殷勤三諫王  
不用語復自王言不用目語王自看  
之目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皆冥不  
見於物斯那憂苦愁瘁欲死遣人四  
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  
治王眼平復如故尔時王者舍利弗  
是尔時斯那者我身是尔時惡意者  
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弗盧  
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五百  
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  
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  
法言盡能憶持此奴一時共諸童子小  
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弗  
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  
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  
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  
師答言可尔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  
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  
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  
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第六跋

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因我  
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  
漸豐樂耶若達多為人難可婦為作  
食常腹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  
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  
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  
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  
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  
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游戲在  
於中路遙見奉主即便驚怖密語門  
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  
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  
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  
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  
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遂羅門  
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  
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  
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  
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  
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  
尊指投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先  
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  
作是念如是如是因若他女汝但速發

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  
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  
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  
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  
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  
食自行供之夫為曹主求伴不在婦  
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  
言

無親游他方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  
在其邊背而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  
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  
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  
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  
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  
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  
比丘時本主弗盧臨婆羅門者即我  
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闍陀比丘是  
彼於介時已會恃我凌他今復如是  
恃我勢力凌易他人  
詐備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象

生愚癡不識親疎賤罵加害乃至奪  
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  
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  
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  
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起分令住此  
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  
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  
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即入  
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  
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  
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先入  
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闔打門  
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開戶後  
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  
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  
亦打至且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  
各相愧謝眾人雲集笑而怪之眾生  
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  
闍諍橫加毒害若劇解在地但有骨  
肉無人無我是故善薩語眾生言汝  
等莫於根本空中闍諍人身尚不可得  
何況值佛  
詐備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  
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  
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  
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  
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  
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  
河魚捨鷹捨魚魚既不得復失本  
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  
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  
也  
又信杖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  
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徧歷七村  
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  
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  
自於窟穴祝願言使一切眾生皆得  
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爾  
日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  
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  
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心  
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  
虛實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  
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羊部 第五

哉齋福報應勿至我游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銷齋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趨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駭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達羊化為狗方口軌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勢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念言我欲食彼反欲噉我介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花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甫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驕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突毘我尚不出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誠 假便為突毘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小二部 戒身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約在山窟中誦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游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游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象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獅子遂獲得為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羊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而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目共議唯除一目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戒身

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目聰敏遠略而白王言目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目雖弱味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去王即問言計將焉出大目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勒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并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去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極慢威 欲求善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橋亦如是 規疑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余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聽散大目者 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遠是諸比丘 調遠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利帶多佛言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髮師其人  
 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  
 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  
 經歷踏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  
 即投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  
 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  
 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  
 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  
 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  
 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  
 捉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  
 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髮師見  
 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  
 是誑迫於我我今還可誑誰是龜使  
 令出水時華髮師即向彼龜而說偈  
 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髮鬢汝咽 恐汝歸家作喜樂

余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髮師安言  
 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株華造髮  
 欲賣以用治命今作是言定是誰我  
 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  
 髮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云者已脂堪頭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  
 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髮師者魔  
 波旬是其於余時欲誑或於我而不  
 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  
 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彌復心食以是因緣其身  
 羸瘦痿黃踈轉顛燥不安時彼特  
 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  
 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  
 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  
 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  
 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  
 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服  
 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  
 當方便會見今得婦即語言我今意

思彌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  
 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  
 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  
 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  
 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  
 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  
 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余時彼  
 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  
 一大樹名優婆塞婆羅龍言時彼樹上  
 有一大彌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  
 時彼虬既見彌猴在樹上坐食於樹  
 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  
 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謂彌猴善哉善  
 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  
 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  
 不彌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  
 於苦惱虬復重更語彌猴言汝在此  
 處何所食噉彌猴報言我在優婆塞  
 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彌猴  
 言我今見汝其大歡喜徧滿身體不  
 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  
 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  
 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佛十七 戒

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  
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豐饒獼猴  
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  
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  
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  
樹下來騎我背上余時獼猴心無定  
故墜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  
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  
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  
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  
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  
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  
我將汝來余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  
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  
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  
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  
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臺婆羅樹上  
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  
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  
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  
余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  
猴見虬欲出彼岸是時獼猴努力奮  
趯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佛十七 戒

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  
時停待見猴還遲不下而語之言親  
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  
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  
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余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  
偈言

汝虬計杖雖能克 而心智慮甚隱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眾類誰無心  
彼林難復于靈境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  
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  
時猶尚誑或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  
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  
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巢共相慈愍  
烏待晝日知巢無見踏殺群鳥散食  
其空巢便於夜知鳥眼闇復啄群鳥  
開單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  
有竟已有一智烏語眾鳥言已為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佛十七 戒

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  
宜作方便珍覆諸鳥然後我等可得  
歡樂若其不介終為所敗眾鳥者言  
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鳥答言余等  
眾鳥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  
要令殄覆即如其言燒瘁形容向  
鳥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

余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為語鳥言  
眾鳥讎我不得生治故來相投以避  
怨惡時鳥憐愍遂便養給常與寒  
日月轉久毛羽平復鳥作微計樹乾  
樹枝并諸草木著巢穴中似如報恩  
鳥語鳥言何用是為鳥即答言孔穴

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  
鳥以為余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即求  
守孔穴而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  
雪寒風猛威眾鳥幸余來集孔中鳥  
得其便毒生歡喜銜收入火用燒鳥  
孔眾鳥一時於孔焚滅余時諸天說  
偈言曰

諸有窟塚處 不應生體信 如鳥詐託寒  
焚滅苑巢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善薩為孔雀王

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為妻  
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曰  
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觀孔雀  
云其宮可為藥寤已啓聞土令獵士  
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將以  
李女賜金十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  
觀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  
蜜鈔每亂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  
射師以蜜鈔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  
鈔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  
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  
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子  
斤金妻以李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  
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  
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  
疾瘳矣若其無劫受罪不晚王順其  
意夫人服之眾疾皆瘳華色煒聯官  
人皆然舉國歎王知慈全孔雀之命  
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十  
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眾疾可  
瘳若有疑安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計  
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眾聽  
皆視瘳語變申眾疾皆然夫人疾除

○法苑珠林

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  
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  
報濟一國之命報厚乞退王曰可介  
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瘕三  
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瘕二者獵士瘕  
三者六三瘕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  
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之  
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雀  
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罔所得殆  
危身命斯吾瘕也獵者之瘕吾至誠  
之言捨一山之金去業無窮之寶信夫  
人邪偽之欺望李女之妻觀世狂愚  
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  
欺酒樂淫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  
大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  
鳥欲飛曰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  
翁彼鬼魅靡不由之凶國危身而愚  
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  
斯謂獵者愚矣王憐天醫除一國疾  
諸毒都滅顏如成華巨細如視而王  
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  
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  
慈心布施愈眾生病雀王者吾身是

也國王舍利弗是也獵者謂遠是  
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  
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  
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鵝  
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  
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  
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歡許於世間  
誰不知諂譏  
鵝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  
白鵝答言我知汝諂譏終不親善汝  
欲知今時鵝王者即我身是也今時  
鵝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雲山之  
側有山雜王多將難眾而隨從之難  
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難言汝等遠  
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瞰食我  
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  
一貓子聞彼有難便往趣之在於樹  
下徐行低視而語難言我為汝婦汝  
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  
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難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第三十頌 戒 廣  
說偈言

貓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余時難者我身是也 余時貓者提婆  
達多是也 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  
亦復欲誘誑我 素我徒眾頌曰  
姦情詐癡 令信匪疑 偽見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  
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  
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  
嫉妬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曰  
用於心要無害於之累故嫉妬靡曼方  
之已深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  
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揮之亟  
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  
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重則勢微  
是以思之測之寔由勤功而寤道情  
之慢之良因貪聲色而墮聖所以釋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第三十頌 戒 二

六度法設於鹿苑夫子尚德音於陬  
自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與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投木之戒五  
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  
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  
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切利天以問  
者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尔時目連  
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  
唯著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垂  
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  
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  
以神力制車令住者婆下車禮目連  
足三連種種因緣呵責者婆答目連  
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  
問評顯見諸天有尔者不時目連勤  
誠釋提桓因云佛世難值何不歡歡  
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  
遣使勅一王子令求返覆三喚猶故  
不來後不應已而求帝釋自目連曰  
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樂以自娛  
樂以深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  
故不肯來况作天王種種高觀無數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第三十頌 戒 廣

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  
娛樂親東去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  
難聞而以深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  
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  
天下得戒此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  
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  
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  
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疲羅奈國有  
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養  
羅果語其夫言我思養羅果若為我  
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三何得婦  
語夫言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  
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  
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  
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  
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養婆  
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  
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  
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  
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  
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  
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

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  
 空為三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  
 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忘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  
 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  
 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  
 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

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  
 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  
 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

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  
 入城乞食漏不能得到白象履見王

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  
 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

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  
 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  
 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  
 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  
 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

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  
 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  
 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  
 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  
 值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  
 婦女盡持髮鉗羅華以為裝飾有一  
 貧人其婦語言介若能得髮鉗羅

華來與我為介作妻若不能得我捨  
 介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  
 即入王地作鴛鴦鳴憂鉗羅華時

守地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詐而此貧  
 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  
 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

鳴守地者言介先不作今作何益世  
 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  
 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

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  
 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  
 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太富長者左右之  
 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坐時左  
 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

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踏却欲  
 唾之時我當先踏於是長者正欲效  
 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踏長者口破  
 唇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踏我唇  
 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欲出舉脚先  
 踏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未及到強設  
 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  
 時與非時

頌曰  
 情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合專不結  
 致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幽闇道 關閉牢深密 一八百年

萬億苦切逼 謝若悔無知 方由情慢得  
 至人善取智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卷第八  
 晉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  
 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冤網潛

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干法蘭亦  
 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懼後有僧來姿  
 形頹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

足僧日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日老  
 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戒 三

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常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遂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之間四寸耳易足以美七尺之軀監鐵論曰

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成施澤香不能加萋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秉燭乎臣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戒 三

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指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甲辰歲高麗圖分夏

勅詠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戒 三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寤無為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蒿蘭慧日流輝寧分崇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至生情難量巨測雖周孔偏荷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璫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八邪反四倒而歸一味折滌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實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奈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奈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郵長者常有千萬寶其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吾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郵經紀是時郵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拋華色世之希有介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郵曰此是誰家女郵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匹偶可適貧家不時郵報曰事不宜介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郵報曰種姓賤貨足相酬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郵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素幾許財寶郵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郵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那郵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吾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六

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郵報曰欲余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見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郵復莊嚴已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取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猪糞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毳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騰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抱長者頸往詣座所各隨空說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猶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淚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罵乃余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修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

第七〇冊

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第三段 戒

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評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聖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踟躕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踏洗衣舉著空中而曝使乾時披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登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皆使立正道我今復值厄唯願善屈神余時香如雲懸在虛空中徧滿祇桓舍住在如來前諸響虛空中歡喜而作禮又見香在前須摩提所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第六段 戒  
雨諸種種華而不可計量悉滿祇桓林女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太子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眾僧使人名曰乾茶明且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繞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數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牛上坐往詣彼城介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介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坐往詣彼城介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馬皆朱尾金銀交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

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距平蓋金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第七段 戒

銀天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變皆繞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掃千二百弟子前後圍繞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伎樂數千萬種雨眾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中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捨神足入城以足踏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歡華詣長者家就座而聖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說戒施生天之論詞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  
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  
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  
利不憍令其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  
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  
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此誓  
願人皆隨喜此願余時哀愍王者今  
須遠長者是余時王女者今須摩提  
女是余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  
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  
法得道

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即迦葉  
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  
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  
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  
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知俱絺羅思  
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  
口未生乃余及生長大當知之何思  
惟是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  
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  
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  
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  
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

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  
為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  
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就長  
爪梵志是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  
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唐突蹴踏  
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推依諸論  
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  
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  
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  
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  
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  
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  
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  
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  
余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  
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評訖一面空  
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  
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  
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  
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誑而得我  
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  
一切法不受

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今出  
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  
余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  
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  
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  
置我兩翅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  
是負處門虛故眾人所共知云何自  
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安  
語是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  
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  
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  
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  
亦不受則無所破與眾人無異何用  
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  
自知已慙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  
心自思惟我盡負處世尊不彰不言  
是非不以為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  
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為  
說法斷其邪見即於空處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  
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  
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摩訶止持 第三

中風當須牛乳。余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為五萬弟子作師。復為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踵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三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余當指授與惡牛。令自擊取。當使牠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為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盡中汝自往聲摩耶利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為。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摩訶止持 第三

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眾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為善慚。常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為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詰。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摩訶止持 第三

余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擊乳語。適竟第二。切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連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天帝答曰。雖我之來。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僣肆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為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目。諾。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取復動。其來觀者。皆驚為怪。余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示微恙。汝與我乳。連令佛服之。差得福。無有量。佛尊天人師。常慈心憂念。蚘飛蠕動類。皆欲令度脫。余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何一快乃。余取我兩乳。連置於後。餘者。當持遺我子。朝來未得歡。雖知有福多。作意當平等。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今得聞佛聲。即言持我。今盡用奉。上佛。世尊一切師。甚難得。每見我食草飲水。可自足。今日我作人。已來飲乳。甚大。久及在六畜中。亦余不可數。世間愚癡者。亦甚天眾多。不知佛布施。後因悔。盡益我。乃前世時。慳貪。阻。突復隨。惡知友。不信佛。經戒。使我作牛馬。三于十六劫。今乃知有佛。如病得醫藥。持我所飲乳。盡與滿鉢去。令我得智慧。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獎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了介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猶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或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他人言其未畢但望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返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返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

○法苑珠林

志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云佛游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詣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憚無量還顧見佛端政殊好倍加踴躍重自推村今得親佛及眾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曾思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異結恨不得由己當如何便即盛飯取汁一杓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鋒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遠嚙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匹 金銀杖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杓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奇 杓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明珠瓔珞 供佛一杓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王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杓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

疑或前問佛言一杓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杓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返舍衛羅闍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眾五百乘車爭對曰唯然存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介不敢欺也佛又告種如芥子生樹廣大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子生二天上下生為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

解法華經又涅槃經云今時十仙外道法華經欲共

佛捕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

等今者欲以手爪飽須彌山欲以口

齒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

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

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

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

師子吼猶如羸子共金翅鳥捕行違

疾如兔度海欲盡其灰汝等今者亦

復如是汝等今者與律是意猶如飛

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憐尸迦向外道說偈

言

外道所為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醉象踐踏之穢壞無益餘

佛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

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

為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

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

云何得冷今時人眾悉皆堪笑其猶

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

臥棘刺上漉糠飲汁斷殺自餓五熱

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

徒為智者之所怪呵受苦現在劫流

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

甚愛重婦無其信後於中間共他交

往那姪心感欲逐傍夫捨離已婿於

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責

一死婦女尸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

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

時以一死尸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

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已

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其骨以

妻喪之者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默傍

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

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

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

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

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賣客共行商賈

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假羅縵有他

買真金者燒而試之第二賣客即便

偷他被燒之金哀號九羅縵時金熱故

燒綿部盡情事既盡二事俱失如

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

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

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昭見亦復如

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

庫物而遠逃走今時國王遣人四出

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

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

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

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

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目等共

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

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

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

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譬王

昔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音猶如外

道竊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然

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

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

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

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

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凡見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後還責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責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財物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驚竊而用以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眾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其責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

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冥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誠 六千俱捨執 七眾各休禱 邪徒虛抗志 縲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明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六略

辯聖言真偽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眾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言真偽第一

夫邪正文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眾生之具本皆陳正法咸稱大齊又有魯邦孔氏道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聯開虛玄於五岳各日吏於機務並徧分於吸城辯御牽強理路沈溺致令或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皇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為四生之尊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蒞問孔子曰夫子聖人與對曰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三聖人與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與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與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敬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勸答而答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孫未昇故毀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又後漢時通人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三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顯所國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絨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備述傳云時有沙門迦彌摩騰生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慕倍使遠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變佛正化咸得寤道餘眾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道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却教今因朝集可以

第七〇冊

四〇七

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

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

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

得辨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

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

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

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

五岳道士各賣道經置於三壇帝御

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

十五日齋說道士等以紫荻和沈檀

香為炬繞經泣淚啓自天尊乞驗縱

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

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

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行語褚信曰

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

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大上者靈寶

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

安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

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聞

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

空中旋轉如蓋徧覆大眾映蔽日光

摩騰法師躡身高飛空中中廣現

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

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歡未曾有

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

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

侯劉岐與諸官人仕庶等千有餘人

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

人出家陰夫人王嬋好等與諸官人婦

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

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

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

疑此傳近出本無捕力之事案吳書

明費叔才有感死故使為寶錄不虛

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

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

五色光曜天地純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

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目主驚嘆

歎希有瑞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

教法初理名為建初寺勅下問尚書令

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

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

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

岳道士與摩騰請力之時道士不如

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曰

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

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其或不

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

目聞魯孔君者其才誕秀聖德不群

世號素王著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

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遠民

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

書皆修身自亂放暢山谷縱汰其心

學歸澹泊寧卑人倫長幼之節亦非

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

子義體尤濠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

令朝野悉誦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

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

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今凡章書以倫樂神安吳主大悅以澤

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

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

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

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

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思者正以  
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  
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清俗為政家性靈  
真輿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  
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  
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  
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  
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備虛費  
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鑄鑄  
化真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  
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與家多福  
也

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  
夫忠目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  
親務防災於未地聞多福之因緣求  
之如不及觀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初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  
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入之情也忠之  
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

禍豈是忠目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  
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采威加子孫  
之魚食毀於燕嘗之獻覓充僕妾之衣  
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  
養親之費銘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  
謂忠孝之道乎

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  
之尊千聖莫足倚其大萬惑盡矣方  
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  
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  
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讚博施廣濟  
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無物可不  
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  
聖乎

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說  
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十高嶽法王  
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勤若興之者  
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  
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  
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  
之所當避乎且無斯慎於其君非忠  
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  
之於中國耳

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域輔秦穆以  
開霸業日碑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  
危害目既有之師亦宜介何必取同  
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  
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  
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  
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魏收南海之明珠真犀象之牙用採翡  
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  
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  
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  
以遠來而不用之哉

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  
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局夷夏而計親疏乎況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  
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

卷之三十五

第三卷

疏

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  
 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  
 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者之吉凶而有  
 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  
 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  
 滋滋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  
 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  
 於後代故棟宇易指巢之居文字代結  
 繩之制歛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  
 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獎亦  
 如幼穉蒙養長養梁肉少為布衣老  
 過侯服豈得以蓼藿先獲謂勝梁肉  
 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  
 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  
 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  
 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備促乎來平  
 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  
 之祀豈堪中夏為人師之軌  
 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知十善之化魅  
 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效猶畏狗魅  
 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天心摧天魔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卷之三

疏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  
 遠之儔高德高名非任非辭莫不辭  
 受榮位求懸懸之邪道勤身苦節事  
 翹翹之鬼神又自東漢三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懸懸之  
 豈塔入翹翹之徒眾又上古帝目冠  
 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盾心以崇信  
 豈容尊尊於奉懸以自屈乎良由暗妙  
 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目謀其德也  
 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  
 理也而歷代實之以為大訓凡聖軌  
 摸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具濟何  
 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  
 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  
 故沙門鬚髮去髮反先王之道失忠  
 孝之義耶  
 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  
 身而稱仁衛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  
 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體防危難  
 而苟免何得一祭而避死傷雷同而  
 顏屠駁割股納肝為傷其天罰顯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卷之三

疏

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公叩論  
 者莫之咎求道不受其毛何獨以為  
 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析澤墨敢兼  
 受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  
 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  
 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  
 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  
 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  
 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博禮莫甚  
 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  
 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  
 於家園形衛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  
 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  
 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  
 服改貌違目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  
 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  
 眾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  
 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  
 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  
 便事泥瓦塔像尔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  
 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



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以日警報應有歸等鯨止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徵也

安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游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玄而救物驗之圖階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教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實詔授李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遁抗選得開府授風前道士馬翼雍州別駕李蓮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之三

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拋擲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秦跋裝演但見其書其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素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

上出城門外見道之內著黃衣執道經可改經事發為尚書備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勅令誅戮此是近事可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安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安取藝文志書名檢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誕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寺時諸道士見行真思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造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全會聖觀道士田仁慧郭蓋宗等搜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八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焉詳道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之三

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東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觀並

以除却如大素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慧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騰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擅越賢者達觀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如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偽可測如老子依舊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曰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遠買團為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方及世

法苑珠林卷之五

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作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盡述備在經文即時造者乃無成一今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身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

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

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勸州黃水縣令王文榮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微祥靈感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幸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介許經書余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片有微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詎於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五

卓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故吳王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茲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放出山谷非人所知直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王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稿我聖蹤施乎已共何者宰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三往帝不聞郊祀之名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旒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攝大道統御七莖之宮縱有道教稱天尊請于

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足可依妄衍之書非關國史又齊儀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絲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碎破逗遛備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辨何者姓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姓皆號眾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穆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葦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安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熟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

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雜請求捕試摠將道家經書合有三百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心之法凡九百三十卷什書等七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一 戒

十卷摠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摠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千九百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十四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其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詭說處為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取字承獎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一 戒

敷五教社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如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腐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偽曾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曾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勝驥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或亂眾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光顏聞過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微妙無為行三張之風謀為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游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迷王有天下陵不度已德遂據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豎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為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郭師有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一 戒

二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眾至十萬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眾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眾聚合徒黨向屢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叡矜妓言惑眾行禁步岡官軍收擒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絳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重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於屋却空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野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止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偏林鼻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律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律千人大齋肅禱帝形反縛頭手呪而魔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並有大

內傳卷五十五

唐武德三年

隆縣民李望先

唐武德三年隆縣民李望先  
 事著老常作姦邪去大業季生有道士  
 蒲子真微開道術被送東京至雒身  
 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  
 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  
 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姦詐在明張喉  
 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壹氣小聲詐  
 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  
 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  
 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  
 百餘騎同至穴所二冊拜請期望時詐  
 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  
 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壹聲  
 竹質時喝之望即欵伏收禁刑獄方欲  
 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  
 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  
 聖觀道士聿靈符還俗道士朱靈威  
 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或亂東宮  
 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威  
 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  
 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  
 郭行真家業卑賤宿素寒賤亦薄解

○法苑珠林

內傳卷五十五

章醮

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

章醮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  
 上託天威威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  
 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  
 法聖上監照知偽付法法官按撻苦  
 楚方承勅恩怒死流配遠州所有妻  
 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疊逆相  
 仍左道鄙俗斯厚頗興矣勅道士朝  
 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  
 藝缺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營  
 為皇太子和療患得損錄其功効叨  
 授以禁班緣前聖使安作威禍兼以  
 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財物遺世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不  
 而偽敷至教救麥詭辨而潛請禁書  
 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為務雖靈漢千  
 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  
 其瑕心摧髮未數其慝刊竹寧書其  
 罪論斯各宜宜從伏法以其參迹道  
 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仍  
 即發遣令長綱領送至彼官司檢校  
 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  
 磴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

內傳卷五十五

竊惟賊飾

黃巾與平錦度鬼書丹簡

竊惟賊飾黃巾與平錦度鬼書丹簡  
 發自平陽而云服象雲羅斯言徑延  
 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  
 披巾布褐驅羈策鳳頂戴皮冠所  
 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三喬羨  
 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  
 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  
 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  
 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  
 昇沈殊趣豈可以熾火之暉事日月  
 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  
 法幽邃非凡所測僧眾高遠亦非黃  
 官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  
 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  
 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  
 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以此其之大意  
 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  
 宗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  
 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  
 敬已經依法遵佛冀伏邪愚依承正  
 典略引二十二經  
今增三寶文

第七〇冊

四一五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勸道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持世陀羅尼  
士云

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具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具安悉智慧  
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  
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  
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  
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  
來遺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間子  
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曰  
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柱佛所  
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  
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生  
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

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成經云道學當念  
旋大梵沫影宮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持世陀羅尼  
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載不聽

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  
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  
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  
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  
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  
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五音華 願煥琉璃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佛生何以晚 泥洹二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心為先 勤行當作佛 道士新受事云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物 為行便全關

十依老子大推菩薩經云老子是迦  
乘菩薩化游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  
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  
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

菩薩今來漢地教化眾生當游仙道  
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  
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眾聖難經云葛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持世陀羅尼  
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

張太卿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  
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卿思遠願  
為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  
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子時  
有沙門自稱天生僧於市大罵著市  
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  
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  
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匝禮拜恭敬沐  
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  
言則志於佛敬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杖量功德品云施  
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  
報

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  
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  
勸善了無從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  
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三

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既好  
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

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眾法師復有  
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

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  
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

不擇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偏俗之業

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

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  
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

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  
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  
滅得還生人中六智慧明達者從無

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  
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捨邪歸正第六

法苑珠林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仁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地務殷而卷不釋手

內經外典固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十  
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

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  
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曰惟一食

永絕辛糲自有帝王平能及此舊事  
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安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行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去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取聖發慧準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啟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  
群生於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四句語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

而為尊普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息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  
揮鶴樹闍王滅罪安教除殃若不違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若在迹雖  
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執事老

子廢業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  
迷知返今捨舊習歸正覺願使未

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  
識同共成佛靈在正法中長淪惡道

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  
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善攝攝受

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靈雲殿

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  
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  
十五種名為邪道

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  
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

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  
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算凡成

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偽就  
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

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  
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  
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第七〇冊

四一七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感累皆盡信是  
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弟子其餘諸  
信皆是邪見不得攝清信也門下速  
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

目輪間如來嚴相繞魏架于有頂微  
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  
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盤  
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  
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趣八  
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  
方無盡並水清日感霧散雲除燭火  
螢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法底  
出世真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  
法門而無倦渴愛贊頌之主茲探賾  
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咸于京  
雒恒呈不現周鑿燧微滿月圓安  
漢威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地華俗  
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朋照迷途之  
失準被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  
菩薩應天御物負屢臨民含光宇宙  
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不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二十四 戒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樂示權  
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  
訪濟人興等覺之願拘起菩提之心  
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  
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純益

橋梁津濟者夫道既光被民亦化之  
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  
堅持正固伽藍精舍實利相望講會  
傳經德音盈耳且昔未達理源承事  
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  
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器具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計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自任孝恭  
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  
因宜加勇猛也發李老道法詔比齊  
高祖文宣皇帝昔金陵道士陸修靜  
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  
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安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  
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  
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三十三 戒

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賈游託  
以謀期冀興道法帝感之也於天保  
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較于時道士呢  
詰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呢詰梁末或  
構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對士  
女擲吏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

詣道士等踊躍騰倚魚脫雲漢高談  
自矜誇衍道術仍又唱曰神通權設  
抑挫程靈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  
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  
統法師與靜揣試上曰方術小技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推  
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  
尋覓有僧名佛德乃又字曇顯者不  
知何人游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效  
言標寤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  
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座酣酒大  
醉昂兀而室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  
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帶道所行止  
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  
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  
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已  
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日向呪諸  
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可命  
取綱禪師衣鉢况之諸道士一時奮發  
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  
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  
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无賴  
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  
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  
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  
官夫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咸  
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三具宗在一求  
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  
妄俗人未寤仍有祗崇麴孽是味清  
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  
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須  
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  
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  
心者可令決鬪尔日斬首者非一自  
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  
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斯絕

致使虜境國無兩信近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未無足抗言  
至大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吉州因人  
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  
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  
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  
夫有此文者為父母庸人有此文  
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  
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因席  
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  
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  
為圖識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  
勅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即刑部郎  
中紀懷葉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  
張慧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問  
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  
為墨書非今元等所造  
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敕  
依內律僧尼受戒得陰田人各三十  
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  
清下清替僧尼戒處亦合陰田三十  
畝此經既偽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  
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

士等當時懼怕畏廢陰田私瀆奏官  
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  
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  
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  
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  
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  
文者並勅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  
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摠取禮部  
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  
鑿在簡寔繁人人妄作非徒益卷無  
識之徒將為聖詔晉彭城郡有釋道  
嵩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厭師愛其  
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費  
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  
字既嘆而異之於是恣其游學迄至  
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游心府  
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  
初入道遙圍與什參正詳譯俄而師  
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  
善字不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  
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  
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  
洽東國遂乘駃負書求入長安姚興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九 源 序立

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素僧抽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與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欽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捕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親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融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兼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辨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介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說殷勤善誘異命如法後率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九 源 序立

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曰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雲謨最對論帝曰佛聖老子同時不歎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主巳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殊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第三十九 源 序立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均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誠同筮窺覽不知遠索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出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眾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允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綽大傅李寔衛尉許伯樾吏部尚書邢彥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目等所議姜斌罪當減衆帝加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 晉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

喻李老何乃信感胡言以為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煩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突隨著刺號呻聒可見慧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修福人也慧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慧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違邪正乃感邪道既至大城徑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慧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憤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慧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慧就空謝曰小鬼諛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慧還乃使覓兼覆核將軍歷觀地獄慧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眾巨億悉受

罪報目公有獠狗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藉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歎然而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腕轉呼嗷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秦肩荷大担粗同不復具載惟此二條為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偏乃遣慧還復見回所逢比丘與慧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常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慧家於京師大祈南自見來還遠皂英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慧之止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慧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屑天良久還小奄介而滅至戶聞尸臭悵懷惡之時實親奔吊突慧者多不得復回因進入口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付同慧後為廷尉預正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頰問不識人半日乃念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一驗也

竹縣人小年出家清淨儉素講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卒邑連比什邪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管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空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競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明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熱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闡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尚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遠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召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一驗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

勅限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戒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貧賤篇第六十四

富貴篇 共有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  
聲發響故富同珠玉貴若蕭曹錦繡  
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喧  
風管之上趨綺廣殿容與長廊良珠  
履於丹墀珥金貂於青環食則珍羞  
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  
聖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  
淒清飄颺臥則蘭燈炳耀繡屏垂陰  
錦被既敷糯甃且排行則駟馬電飛  
輦舉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  
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  
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惠經云昔佛在時舍衛國有一  
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  
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名字名檀

法苑珠林

卷五十六

戒

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

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

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

滿種種寶物時三太子字毗琉璃遇

得熱病諸醫與樂啓王云須牛頭旃

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

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

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

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

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

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

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

世間無比聖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

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

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

次入中門純是琉璃門內有女坐琉璃

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

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

首端正轉復倍勝聖黃金牀紡黃金

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

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

內見琉璃地屋間剎鐸種種百獸風

法苑珠林

卷五十六

戒

次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浦不敢

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海

彌離白王是琉璃地非是水也即脫

手上七寶環玊擲著于地礙壁乃住

王知地已即共入內昇七寶殿婦在

殿上坐琉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

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

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

間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

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

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

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

摩尼珠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

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

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

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

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

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

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彌

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

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

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

離宿植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

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為福二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為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辨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當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見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

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顏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子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睛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其妙要得賢士金色光暉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自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佈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游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眾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婦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蓋難

星至我身上亦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談至故舍福推見看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令時有一明鏡復得一瓶咸滿淨水安鏡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為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釋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珍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排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慷慨不好布施佛常說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凡所疑誤耶兄曰止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龐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授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三女皆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言殿巍巍乃今日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言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爾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三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為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所可欲有一白鬘手中掛著池邊為天風吹吹王殿前三即大會群目坐共參論羅列下問怪其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所以諸目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鬘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目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目家拭體白鬘掛著池邊為天風吹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三復會目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目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令卿須還歸任作謂度吾領二十萬眾往到卿舍看主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目之家自然牀席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受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二十萬眾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目子問之效小復前行至內閣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目守閨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為壁水精為地王見謂水鏡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為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目不敢欺王問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壘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目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惚經月大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游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苑華綾羅繒綵二十萬眾人馬俱重一時還園王語群目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婦女宅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巨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眾推鐘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眾人馬俱倒手脚縶反腰籠婀娜狀似醉客頭腦岷岷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眾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

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  
放神力令四十萬象人馬俱起一時  
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如同車而載  
往詣佛所自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  
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  
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  
庵屋米糲燈燭令時廣乞多願天自  
供我從空求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  
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錮湯  
生華獄出辦檀鉢鬼作沙門羅刹空  
誦經五百萬人賣其重寶由供病僧  
從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  
樹提如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  
寶人皆得阿羅漢道

◎法苑珠林

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  
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  
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  
佛出世號毗婆尸人涅槃後有王名  
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  
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  
珠繫著椶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  
九十一劫不捨惡趣天上人中常有  
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  
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  
奉行

後時彼國王名解頭末帝收取舍利  
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  
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賣持香華  
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  
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  
各自歸去

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  
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普願力故九十  
一劫不捨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  
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  
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  
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為假 竊服聖門上  
濫吹緇軒下 鳳把徒驚恐 驕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繕 迹殊冠冕容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更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錄 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常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著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騎持鶴頭版來召之王文大驚問騎我作何官

騎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聞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謁衣小吏

其多王尋病歿左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

鳩余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一

鉤從余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

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噉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齋齋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

侍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箸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

然失形聖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

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

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間神

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常字元文譙人少時有一沙門造常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

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常性躁又寒門但問

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常不肯取又固問禁途貴

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常曰且

當富貴何願後患因留宿常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闚視

復變為大鳥跨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常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

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

預錢鳳之亂被誅右略已見世說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

中船壞人盡元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

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

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

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盆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

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文甫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甫以貞觀七年薨至

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美寧坊西南街忽見甫著故裝衣顏

容甚瘁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誤奏殺人吾死後

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平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

平生與君善友音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

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蒼蒼有徵其年冬裕入京

奉 暹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

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

夫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介亦二也  
介負賤篇第六十四共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貪兒部 貪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貪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瓦甍無掃風塵席戶蓬扉不避霜露或編稻菜以為薦或裁荷葉以充衣飯肘則兩袖皆穿納纒則雙衿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一牟之冠身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雒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噴噴度日雖慚靈輒而有賢妻之慶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妻妾頹之豈見陽春升斗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朝宴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炬云當知貪窮比於地獄失

法苑珠林卷六 第七

所依馮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痺  
憔悴華色既衰容轉憔悴身體尪  
羸飢渴消削眼目陷陷諸節骨立薄  
皮纏裏筋脉露現頭發蓬亂手足銳  
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  
糞穢中拾聚糞糞連綴相著燒遮人  
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  
親舊等見而不識歷街乞食猶如餓  
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  
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  
出欲加鞭打俯偻曲躬再拜謝罪舍  
主輕篋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感之  
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擦  
擲孟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  
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  
貪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象羸遠避  
被霜之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  
不游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  
無人拊拾今日貪困說往富樂但謂  
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貪窮所向無  
路譬如曠野為人所焚人不喜樂如  
枯樹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霜摧不  
收如毒蛇害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

法苑珠林卷六 第七

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  
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  
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  
鄙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  
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  
譽復生誹謗言此貪人常無好語若  
復教授復言詐偽若廣言說人謂多  
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  
云獲獲若求人意見復言諂曲若數親  
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矯誣若  
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  
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  
不屈意言是貪人猶故恃我若小自  
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斂  
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散逸言其  
譎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  
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  
判釋言其貪趨以愚代智耐羞之甚  
若復默然復言頑冥不識道理若小  
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  
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  
後望大得若言引經善復云詐作聰  
明若言語朴素復嫌疏訛若公論事

寶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倖

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

復言停多寒瘁若多飲食復言飢餓

饕餮養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

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

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

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詡自譽若自

杜默言門貧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

止言說俯仰盡是憊過富貴之人作

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

所貪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

如過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絕絕無

水草如墮大海及溺洪涿如人捺咽

不得出氣如眼上翳不知所至如厚

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

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

塚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涼吹漂

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

貴者有好感德安親從容意度寬廣

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

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

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

六窮者甚為大苦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

者最後貧言財物都盡客作傭力

得米四升吹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

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

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

施滿鉢宗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

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共

若尊者阿那律未汝當自食為施尊

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

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

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夫答

婦言寧自不食當施與婦即語夫

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

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

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

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

盡

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

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

炊米方熟舍利弗目連迦葉佛來四

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

供養盡空佛為說法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

貧隹前父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

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

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

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二錢終無有

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

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

燒人畜波斯匿王勅目作限自今以

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

罰金千兩今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

坐禪入定夜半雞鳴然燈聖釋伺捕

得之捉燈自王當輪罰負須達自王

今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輸王

腹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

執守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

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為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

梵天復下見為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觀上見獄上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慚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煙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大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還倍於前言不然火為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余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促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到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惱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自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念結不解貪嗔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

時為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聖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開法為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頭取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獅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自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聖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尔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跪跪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躬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於之實為甚難復有天命日尸迦梨於高樓上取有天王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 家專惡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渴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

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家及諸聚會明日屈於舍舍余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顯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優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澆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履座乞佛未視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貪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為飽此無慈悲意吾為王者以鐵軛車輪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觀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座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訖即

法苑珠林卷之六

第五十五

戒

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親  
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乞  
丐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草之中時  
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  
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賤人應  
為王者諸目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  
界誰應為王願視道邊深草之中上  
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  
乞兒相應為王諸目拜謁各稱為目  
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  
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若王者之  
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道從前後迴  
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臥寐不  
覺車轆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  
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

余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  
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  
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  
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目  
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  
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  
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  
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

法苑珠林卷之六

第六十一

戒

子無央數眾往到彼國時王出迎為  
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說得王  
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  
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轉頭而死死  
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轆意劫乃出  
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  
極已余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口為禍之門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不念人善惡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不覺車轆頭心為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心念而口言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自作安身本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目民得須  
陀道

又賢惠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  
千二百五十人俱園中有五百乞兒常  
依如來隨逐眾僧乞丐自活狀心內  
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  
為難過我等下賤蒙佛身命今貪出  
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  
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  
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

法苑珠林卷之六

第六十二

戒

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  
虛空貪冒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  
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  
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  
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  
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  
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  
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佛眾食今  
此下賤聖我牀席捉我食器余時太  
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  
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  
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  
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齋  
多越取自然成熟粒米還至其家隨  
意空次自食粒米比丘如命即以神  
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  
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聖隨  
次各食於時太子親眾比丘威儀進  
止神足福德歡心歡喜歎未曾有而  
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  
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  
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余時祇陀聞  
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冥不別明

聞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遣何答乞巧自活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常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撒陀寧時世尊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老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獸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今時長者常令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今時使人率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空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互可種殖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為執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劈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

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果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言故今遭我世家得過度太子當知今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目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今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皆獲四果貧女部第五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羅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一婢小有慳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瓦器河取水舉聲大哭今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責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者可責老母自言貧可責者責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責者一隨我語告今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瓦是大家都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

取水施受為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春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壤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數草而空鬼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虫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為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百天子賣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花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昔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為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眾捨諸家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第三十二

富而從貧乞之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

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

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

糞塚中傍鑿糞塚以為嚴窟羸瘦

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

便於嚴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

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

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夫福

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

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

右迦葉到所祝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

大福余時老母即說偈言

躡身得疾病孤窮安可言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世有不慈人尚見矜憐憐

云何名慈哀而不知此厄普世之妻苦

無過我之身願見矜慈我實不為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吾備在其中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若能減身口分錄以為施

長夜得解脫後生得豪富

余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

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啟迦葉哀我

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前取之

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前取之

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僕體離上投

與迦葉受之尊口祝願使家福安迦

葉心念若吾妻生著餘施飲母則不

信謂吾妻之即於母前欲說盡錄還

著其妻中於是老母持復具信迦葉自

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

在空中廣現神變令時母人見此踊

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

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

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見老

母數日壽終即生初利天上威德巍巍

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言如七日一

時俱出照曜天宮帝釋驚怖何人福

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

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求處余時天

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

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

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

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求下於

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求下五體投

地禮畢却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佛為特尊次有迦葉

能閉罪門昔在閻浮普善富之前

能閉罪門昔在閻浮普善富之前

能閉罪門昔在閻浮普善富之前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第三十二

為其貧母開說真言時母歡喜

貢上米瀝施如芥子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封受自然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

米汁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化福劣

家不往大姓當作良策即與天后持

百味食威小瓶中詣王舍城街邊作

小陋屋覆其形狀似于老翁身體癯

瘦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

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

此貧人而往乞食翁言至貧無有如

何迦葉祝願良父不去翁言我等夫

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

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

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指以施賢者審

如所示云今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

聞若預開瓶必芬之香迦葉覺之全

不肯取即言道人喫食不多將鉢求

取迦葉即以鉢取受祝願施家其香

昔薰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

其香翁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

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翁而為

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翁而為

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  
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類來下殖福  
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  
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信益歡喜  
感應緣略引一驗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  
於市旬市中感食之以糞灑之旋復見  
黑灑衣不汙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  
而續在市中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  
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各見授  
神記

頌曰  
業風常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瀾  
寔由高慕施 頻捨貧窮情 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明 貴門光景麗 賤葉永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榮 億邁慈父誨  
開我心中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論訟篇第六十六

債負篇 此有二

迷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善  
薩常願具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  
相須債負之缺各植三報之苦果或  
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  
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非而不  
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  
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  
果報一者常飢貧窮二者難得少財  
常被他人奪斯言有徵者已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弗迦  
沙王比丘入罪闍城分衛於城門中  
有新產犍牛所斃殺牛主怖懼當生  
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  
復斃殺其主其主人瞋恚取牛殺  
之於市賣與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賣

擔持歸去舍田邊空樹下息以牛頭  
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  
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  
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  
群目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  
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  
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  
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  
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  
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  
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欺  
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  
守祝我今窮厄何忍欺我後世所生  
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  
不相置佛語瓶沙王亦時老母者今此  
犍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  
牛所斃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情斃義人 興起是行  
嫉怨滋生 逆言慎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嫉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斤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  
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第二疏 編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一

佛藏

經

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  
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  
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  
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  
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  
驅馱墮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  
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  
已語道人曰汝何道說而使找牛愁  
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  
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  
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  
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  
今放汝不復使使牛聞感激至心念  
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  
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  
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  
麀羴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  
街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  
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余乃  
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  
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一

佛藏

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  
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  
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令佛言過去  
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游  
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搥捕賭五百  
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  
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  
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  
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  
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  
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窮貧園中有阿羅  
漢名曰難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  
牛逐蹤至難越所時值難越煮草漆  
衣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漆汁自然變  
作牛血所煮草漆成牛矣所持鉢  
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投收縛將  
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常與獄  
監針馬除糞難越弟子得阿羅漢音  
有五百人觀見其師不知所在素緣  
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剎須獄中  
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  
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一

佛藏

威色推瘁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針馬  
除糞使還白玉獄中都不可見有沙門  
難越弟子復白玉言願王說教有比  
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  
出獄難越聞已踊發自落袈裟著身  
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  
投地自言尊者願受我懺悔王即問  
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難越答言我  
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謀他經一日  
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劫不盡今  
得羅漢猶被謀謗以是因緣一切眾  
生應護口業莫謀謗他難越昔所謀  
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  
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  
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為餓  
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恠他  
女人思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  
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  
斷其命根若後能捨舊怨之心我亦  
能捨余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  
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  
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梵伽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徑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燒伽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言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遂致眾生尖如意事

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徇利牙赤白來噉我矣唯有骨在風來吹起去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眾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空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其同穢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稱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法苑珠林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龜吞喉于脚其絢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眾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酒欲啖食盡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廟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國主有諸白衣供養眾僧供辦食具汝以麈供設客僧細音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芥束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眾僧差作蜜漿石壺出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放子時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師長七枚

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癩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斛與他重秤大斛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骨有口皇常無有頭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醜態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鉞入出我身受苦無間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鉞刺脚又時牛邊亦以鐵刺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如心伺欲危害值王自起去時所愛夫人眼猶未起箸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  
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  
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  
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古突無有脚  
手眼耳鼻等常為羣鳥所食罪苦難  
堪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  
他雜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  
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  
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  
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  
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兒  
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  
或畏官法裁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常有  
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  
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  
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為道典僧  
飲食以一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  
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  
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

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報  
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報  
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  
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  
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  
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報  
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  
世曾作比丘於他粟曰邊摘一莖粟  
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債

頌曰  
今負書文疋 債負相連 攀貨抵拒  
業結常馳 心無悔憤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略引上卷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下士瑜  
隋離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人婦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離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離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  
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  
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  
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鷲忽謂伴曰鷲  
士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  
奇之故僅乃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  
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  
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  
學多瞋忿術值施主不稱情每輒忿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亂行路逾一年少進手拔刀曰兵  
得汝夫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速相  
償解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頭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下士瑜  
隋離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人婦朱氏

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誠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游  
 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  
 昔同學行達邨亭湖廟此廟舊有靈  
 威商旅祈禱乃今風上下各無留滯  
 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  
 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懼影  
 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  
 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  
 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  
 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  
 瞋怒今為邨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  
 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怒故墮  
 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  
 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  
 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  
 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  
 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  
 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  
 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  
 之梵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淚如雨

法苑珠林

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解別而去舟  
 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  
 手然後乃滅儵忽之頃使遠豫章即  
 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  
 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  
 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  
 邨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  
 敬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  
 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  
 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  
 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  
 僧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  
 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  
 禱高非凡器然慈解追恨前愆厚相  
 資供隨高東游遂達會稽至便入市  
 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  
 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  
 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  
 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  
 西人少惡世乃微敏遠絕倫誦經日八  
 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  
 墓多所讀晉初至晉惠之末欲游道

隗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秦州刺史先有  
 州人皆皆與祖論義屢屢深恨向輔  
 所謀輔收之行罰眾咸憤恨祖曰我  
 求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  
 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  
 此已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  
 罪遂鞭之五行冬然命終輔後具聞  
 其事方大愧恨道俗冰凍眾咸憤激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  
 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  
 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平時  
 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  
 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  
 講竟應往切利天又見祭酒王淨一  
 云道士基公次被鐵械求祖懺悔昔  
 祖平素之日與淨每爭邪正淨屢屈  
 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  
 謗佛法矧有所歸故死方思悔淨紳  
 道賢論以法祖正熱康論云帛祖暨  
 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  
 以俊邁之氣味其圓身之慮極心事  
 外輕世招患治不異也其見稱如此  
 古二論也  
 漢高僧傳

第七〇冊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瞻尚書右僕射元積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負財里為齊諧里也見齊諧寺記

隋楊州下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怪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讎之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汝作牛須臾之間下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蒼犢腰有黑文橫絡周布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刺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介

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三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決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斛與汝望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見妹抱持慟哭驢亦夷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其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食後驢

死兄妹收葬焉見齊諧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納兩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三變作母豬在其家生復產二牝伏生並已食盡遂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藉園中游戲藉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納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豬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屠屠兒責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時怒曰汝甚顯狂豬郡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豬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豬豬踰圍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豬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豬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豬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豬兩匹又問姊幾幾人生又報云唯一姊姊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

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豬母凡經數日豬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年宿而蘇自云彼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遣更切兼為白我孃努力為某造像偈福朱即告乞鄉間得縮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淚歎歎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末微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非諱及執契往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書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將牛產一赤犢子類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

施與隰城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誹投錢物布施右此三驗出真報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苟家皆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李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為他炭丁立言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為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土即託炭丁將牛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救贖不與其牛尚在左比村人同見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積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

枝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積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枝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為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見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枝尉聞此從屠兒贈豬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枝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救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為解救已枝尉更請豬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汝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枝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枝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吾此寺枝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守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

寺僧初不肯受枝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慙為造舍并安置枝尉復留小籠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手僧並解豬語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第三柱

按尉下省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  
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猶至  
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東官平梁縣通  
并州人政任據  
州縣下析儀  
具見說之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  
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  
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  
未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  
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  
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  
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  
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  
寫經女語嫌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  
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  
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  
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  
法華未裝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  
主姓范此經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  
子勸留二百錢施主不知買錢師子  
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  
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  
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  
母供養其女陳後夢見母從女索經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第三柱

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  
今不得汝報母言已為娘贖得一部法  
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  
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  
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  
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何有福汝  
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  
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  
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  
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  
成何因復來教逼待寫了何須急急  
後寫經成母求報女因汝為吾寫經  
今得出真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  
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  
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  
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寫自得罪咎  
劉妻贖所微得少福然二母不得力  
陳女夫劉公信母  
向捨遺自說之

諍訟篇第六十六 此有二知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  
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水蘭心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第三柱

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  
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與善  
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  
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必  
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余時祇桓中有兩比丘  
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  
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  
受其懺以不受故眾多比丘共相勸  
諫高聲鬧亂余時世尊以淨天耳過  
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  
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  
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  
高聲鬧亂竟為是誰比丘具述前  
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  
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  
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燒益苦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  
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文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毒盛 不發於麤言

法苑珠林卷第七

帝釋

揚人之虛短

不求彼制節

常當自防護

不怒亦不虛

若與惡人俱

感恚能自持

我說為善師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

帝釋共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

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與阿

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者

當生擒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

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

戰時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

帝釋以五繫縛將還自宮當其戰時

諸天得勝脩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

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天帝釋斷法

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

脩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

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

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

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為力不足耶  
一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何有默慧人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愚癡者當言

是故當苦治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見愚瞋熾威

非力而為力

愚癡遠遠法

若使有大力

是則為上忍

於他極罵辱

是則為上忍

於己及他人

知彼瞋恚威

於二義俱備

謂言愚夫者

愚夫謂勝忍  
未知忍彼罵  
於勝已行忍

亦非力不足

而與愚夫對

於事則有開

畏怖故行忍

以智制愚癡

制彼愚夫者

智以靜默伏

是彼愚癡力

於道則無有

能忍於劣者

無力何有忍

大力者能忍

無力何有忍

善護大恐怖

還自守靜默

自利亦利他

以不見法故

重增於惡口

於彼常得勝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

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

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

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

與阿脩羅起大鬪戰余時帝釋告其

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

若與脩羅共為戰鬪宜好莊嚴善持

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可共

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

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觀三十

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余時毗摩

質多羅阿脩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

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王以

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觀

立且我前諸脩羅眾亦受教行當於

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

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

處向帝釋立余時毗摩質多羅王若

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  
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

是名忍諍忍

是名為上忍

受娛樂其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

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

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

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脩羅官起

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

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

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昔

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

念時即便解脫今時毗摩質多羅阿

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

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

雖在我上運轉風行我力能取以為  
耳瑞趣趣游行不為妨礙今時羅睺  
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  
鞞摩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  
屬前後圍繞從阿脩羅城道徑而出  
欲共切利諸天與大戰闢今時難陀  
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  
以身繞須彌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  
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  
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  
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發  
聲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

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

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

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

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

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眾

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

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

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

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  
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  
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  
虛空之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  
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象前後圍繞  
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  
可受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  
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為害於其身  
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  
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  
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癢痕唯

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舍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

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

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

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余時世尊告諸龍眾阿

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

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

等為十一得作玉王四天下自在輪

王二畎樓博叉天王三畎樓勒叉天

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

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  
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  
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  
處忍辱近果  
又中阿舍經世尊說頌曰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功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舍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  
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法苑珠林卷第七 是法真尊貴華嚴經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土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解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割和合

若思真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與性廉謹

常為主人典糶麥豆時家有一犛羯

伺空逐便噉食麥豆斗量打損為主

所賸信已不取皆由羊噉殺是之故

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犛羯羯亦

含怨求能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

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

舐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

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突燒村人延

及山澤子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

感不及遷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

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鞞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富貴諍人我 貪賤自然著

強弱相享有 鬪訟未曾休

平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讎

怨結常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略引二卷

漢景帝時白頭烏鬪

漢中平年中白頭烏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頭烏與黑

烏群鬪楚國當縣白頭不勝墮泗

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日黑祥

也楚王伐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

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頭者小

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

伐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

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

水之劫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

曰黑烏鬪於國變王且之謀反也又

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墮地死五

行志以為楚葉背骨肉蕃目驕恣而

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

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變陰謀未發獨

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

元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眾而

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

傳曰顯征去殺厥妖烏鵲鬪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

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

著樹枝和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

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日懷

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

右二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

卷五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誦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篇第六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呪詛部

非謗部 避護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  
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  
非攬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為招盟之  
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空三  
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  
縱加鳩毒毒不能傷異道興謀謀不  
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  
云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  
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譁若其無知  
譁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真偽頗辯  
菴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  
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  
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  
謗之罪自加塗炭如唇口是弓心慮  
如絃音聲如箭前長夜空發徒染身口

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呪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  
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  
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  
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淚  
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  
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  
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  
彼此和合則能住持遠通我法若彼  
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  
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  
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  
部大乘為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誇他  
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  
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  
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  
惡眼視發善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  
惡口謗發善提心人故得無舌報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  
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  
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  
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

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狀大婦心妒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庸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即取鐵鍼刺兒顛上後遂命終小婦是疑大婦殺即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今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咒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為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安身現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臥前所咒誓今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下者抱之淚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度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尔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藉

在地母時斷絕良父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悔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執打婦陳產意夫腹怒故奪取兒殺以酥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奈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慕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為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埋時有群賊來開其塚賊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為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為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剗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

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桓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遠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咒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得羅漢常執鐵鍼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思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土爨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者時有力士向王厨食常懷飢乏獨牽十六車糞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尔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三共飯佛時食其躬助其驅使魚身所具與三行之而謂三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三是也不行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藉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无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无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眾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賤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遠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遠見祇桓赤如

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法苑珠林卷第八肌實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極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煩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遠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遠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遠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不久之間便覺有娠其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妒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鬭諍遂相打捧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絞死止欲不道苦痛巨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遠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

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法苑珠林卷第八

又法句喻經云琉璃王受佞臣阿菴陀等奸謀并殿送將兵就祇桓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園中道飢餓噉蘆葍根腹脹而斃於是琉璃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聞宮中自然音樂迎其鬼神琉璃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介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眾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芬陀利經偈云

眾生老病死 沉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眾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善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

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  
於地求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

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  
令我等輩自清淨心勿復更造

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  
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

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  
於多聞教逸住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

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姪  
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

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法師所親  
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

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下具足說非善  
事時二法師所有眾生心恭敬信隨

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

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迷於六十  
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

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  
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

獄復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  
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

之處一切暗鈍志失本心善根閉塞  
少於威力眾皆捨棄常被欺欺為人

憎惡毀謗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  
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

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眾所  
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

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  
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志

失本心而於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  
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

切業障亦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  
國極樂苗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

菩提記  
今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悲慄

毛豎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生曠處  
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

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

一切所不起諸過今時世尊讚彼六  
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當

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淨今時世  
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眾闍揅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爾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  
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

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  
師所問言為男為女六師答言生必

是女長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  
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為誰弟子六

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  
佛

又舍利弗目捷連及頻婆娑羅王并  
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

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  
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為佛今者

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今時  
長者即詣佛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

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

法苑珠林卷八

第五

卷八

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徧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余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即便殞斃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敬實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余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余時都不見問母命脩短但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大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蓋六師見已謂為幻術長者見喜訶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余時告者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者妻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眾生壽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三

命不定如水之沍眾生皆有重因果報火及毒熬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回名樹提

又賢惠經云余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共言汝相無兒夫妻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眾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詣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敢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壑樹底空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捨却鉢盡極令淨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起備墮大坑中即便命終竟歸受胎於師質

法苑珠林卷八

第五

卷八

家婦便覺娠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饒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塞師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塞為瑞應因名塞勝兒既年六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閒游化若渴之時擲鉢空中自然滿塞眾入共歡感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躡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飄疾熟似獼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辨年少聞已衣毛皆墜五體投地求哀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若羅漢故五百世中常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遊護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禮已不坐為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為尼說法故不坐又為止誹謗故不坐若聽聰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妹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

異欲滅如是諸識毀故是以不聖又  
女人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聖  
又大乘方便經云余時尊者阿難白  
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  
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  
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  
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昇虛  
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  
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  
云何罪法云何非法余時阿難憂愁  
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  
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  
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  
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  
無有留難斷一切結善幢成就一切  
智心雖在宮中婬女共相娛樂不起  
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  
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  
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  
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眾尊王菩  
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發阿耨  
菩提心余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  
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

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  
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  
座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  
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訶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  
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眾生  
余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  
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  
號無垢煩惱  
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  
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  
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  
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  
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  
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之即時雙  
地余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  
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  
曰若不從我我今當死余時梵志如

是思惟此非法亦非我時我於四  
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  
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願拽得離七步  
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  
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  
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  
是女以我致死余時梵志還至女所  
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志汝所欲  
余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為家室過  
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  
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余時梵志即  
我身是彼女人者今釋夷是我於余  
時為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  
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  
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園界出窟  
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  
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  
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  
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  
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  
漆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  
首謀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

人憶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謀謗篇第六十二

宿障部第五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佛患頭痛緣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佛患背痛緣第五

佛被天槍刺脚緣第六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舞沙儂打謗佛緣第八

佛食馬交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眾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

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

孫陀利謗以何因緣被奢彌跋謗

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

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

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

木槍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

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儂打大眾

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

百比丘食其馬交以何因緣在鬱祕

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服華座

吾當為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

空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

即為佛作七寶文露蓋蓋中兩旃檀

末香周徧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

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

羅奈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姓

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

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介

鹿相便歸莊嚴衣服即共詣園至

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

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

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為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

誰知我與念已殺埋平地如故乘車  
 而去從餘門入城余時國三名梵徒  
 國人不見鹿相遂徵國王王召詳曰  
 徧城求之不得往到園廡搜索得屍  
 諸目語無為曰已行不淨胡為復殺  
 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  
 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眾目  
 便反縛辟支拷打問辭樹神現半身  
 語眾曰汝莫拷打此人眾目曰何  
 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  
 目雖聞不肯聽用持詣王所王問瞋  
 恚勒諸目等急縛驢馱打鼓徧巡出  
 城南門將至樹下計矛鉞之言著竿  
 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  
 目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眾人悲  
 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眾人言  
 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在死念  
 已走趨大眾並喚上官莫因殺此人  
 是我殺耳願放道人縛我治罪諸官  
 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  
 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  
 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  
 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令

將來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  
 辟支佛念不置更復直入波羅奈城  
 乞食我且眾前取減度耳便於眾前  
 頭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作十  
 八受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  
 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  
 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  
 脇出煙五或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  
 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  
 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  
 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  
 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腹  
 前出水背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  
 背出火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  
 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  
 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  
 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  
 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六  
 眾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  
 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  
 即將淨眼詣王于脚復以著土王念  
 依前殺之弗語舍利弗余時淨眼者  
 則我身是其異相文者今得便利是

余時梵達王者今教杖釋種是我於  
 余時由殺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  
 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一  
 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余時  
 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壽  
 奢彌跋誘佛緣第二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  
 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  
 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傳常教  
 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  
 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  
 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為  
 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  
 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  
 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  
 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即請供養  
 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即以美食滿鉢  
 與之辟支受已昇空七返迴旋飛還  
 時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供  
 養無厭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  
 如達遂薄延如便興嫌如誹謗之  
 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告  
 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六卷

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交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邪聲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眾人乃知是如虛謗辟支佛佛語舍利弗余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余時梵天者今優填王是余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余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余時因共供養故便生嫉妒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謗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闍城中時世親貴飢饉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糞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質一升穀余時羅闍城有大才數百家名曰吠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六卷

魚一名鯢一名多舌此日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余時吠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毗羅越國詭釋種是余時小兒者則我身是余時鯢魚者毗樓勒王是余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余時魚鯢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代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口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按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火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鎮我頭痛熱者今當消盡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闍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眾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為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時實醫子即治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第六卷

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痛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余時醫子者則我身是余時病子者今調遠是我於余時與此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闍城時大節日聚會時園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剎帝剎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剎帝剎帝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皆受王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剎帝到後節日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剎帝復饒不摸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剎帝目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剎帝心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今

法苑珠林卷之九

我今日當使其消便干笑語曰奸  
誑我滿三今不用脚物便右手捺項  
左手捉跨腰兩手斲之挫折其脊如  
折甘蔗擊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摸  
地即死王及群目皆大歡喜賜金錢  
十萬佛語舍利弗余時到帝者則  
我身是婆羅門者投塗達是我於  
余時以合志故摸殺力士以是因緣墮  
地獄中經數千歲今華成佛諸漏已  
盡余時交緣今故有此背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  
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  
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祇城  
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有破剛木  
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  
此是宿緣我自作是固當受之眾人  
聞見皆共聚觀大眾見之驚愕失聲  
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眾  
人見信解疑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  
虛空中去地一仞木槍逐佛亦高一仞  
於佛前立佛復上二仞四仞乃至七  
仞槍亦高隨上七仞佛尊復上高一

多羅此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十  
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  
七里乃至上七由延槍亦隨之佛於  
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  
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  
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  
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  
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  
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槍上立  
槍亦過槍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  
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  
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  
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  
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  
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  
捨走然槍逐下置余時世尊與梵天  
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  
閱城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  
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為羅閱城  
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  
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  
眾人汝等欲何所至眾人答曰欲隨  
如來看此因緣佛語眾人各自還歸

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  
遣眾人還佛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  
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何難使眾  
尊即還竹園信伽藍自處已房勅諸  
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  
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  
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  
大衣四襲裝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  
足木槍便從足跌上下入徹過入地  
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  
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  
八千由延至火乃無當余之時地為  
六返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  
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脚足也佛被槍  
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  
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  
起起已禮佛足摩拭為佛脚足啼泣  
墮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  
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  
作何因緣為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  
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  
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  
阿難漸有降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

卷之九 第五

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  
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  
無可逃避此對非父母所作亦非  
天王沙門等佛自造自受諸漏日盡  
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往日曾所  
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止

時者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為木槍刺  
脚從牀悶死墮地良久乃蘇舉宮驚  
怖王起啼泣勅諸目日速疾嚴駕欲  
至佛所諸目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  
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繞共  
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  
佛足摩按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  
佛慰王已命王使聖王言我從如來  
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為不捨  
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  
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捨能壞此宿  
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駭不學問

未識真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  
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言婆汝  
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差若日婆曰  
諸者婆即便禮佛洗足安樂後續止  
痛者婆出百千價用真佛足以手  
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慈悲此患早除  
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  
禮佛於二面住佛於是為王及一切  
眾會說四諦法六十比丘得漏盡意  
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  
天展轉相告皆來禮佛說渴願已禮  
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  
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  
波羅奈國各負財財嚴船度海乘風  
徑往即至寶珠渚上豐饒衣被飲食  
及妙姝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第一部  
賈客語眾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  
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  
眾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  
慈愍此輩使於空中語眾賈曰此間  
雖有財寶姝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  
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麗  
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利天所說水

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生

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

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如前天言

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

部眾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

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才持杖共相

格戰第一薩薄以蠟矛刺第二薩薄

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

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

者則我身是尔時第一賈客眾五百

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尔時  
第二賈客五百眾者則今五百羅漢  
是尔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  
尔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  
婆羅門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  
昔作薩薄貪財今死度海與彼爭船  
以蠟矛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  
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  
數千歲在鐵鬼中蹈鐵錘上今雖得  
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  
刺

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為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亦時為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眾中告大目犍連言令此大地出佳達羅刺欲刺吾右足未至足之間此佳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余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余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屢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余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堅向如來余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按地右脚踏之余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攢刺人斷其命根以此目緣得如此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

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坐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佳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去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錢貯貨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耶舍曰可余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推崖底以石厚之便即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余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具淨是也余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余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

歲在地獄燒爇為鐵山厚壓余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為提婆達擲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埋羅以手按石石邊小片墜墮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儂杆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余時波羅栗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喜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喜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事無之常歡微薄因此妒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喜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余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旃沙是也我於余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痛今雖得佛以餘殃故為多舌童女儂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

菩薩藏經卷第九 第九

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歡  
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找通使我有身  
今當臨月事須蘇油養於小兒盡當  
給我今時眾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  
因侍後我肩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  
裏齧於憐杆忽然落地今時四部弟  
子及六師徒眾見杆墮地皆大歡喜  
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眾有罵曰汝死赤  
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譁謗清淨無  
上正具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  
耶諸眾各說是時地即劈裂火焰踊  
出女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犂中大眾  
見女現身墮泥犂中阿闍世王使大  
驚恐衣毛為豎即起叉手長跪自言  
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  
所墮名阿鼻泥犂闍王復問此女不  
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  
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  
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  
為中何者為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  
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答  
王曰身行處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  
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九 第六  
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劍所繫縛如  
人欲行身三殺盜姪慾發口之四過妄  
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狡然後施  
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  
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取身口  
此二不難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  
佛問王曰何為啼耶王答佛曰為眾  
生無智不解三事常有折減是故悲  
耳此眾生等但謂身口為大不知意為  
深奧如人殺生偷盜姪慾天下盡見  
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  
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  
聞為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為大身口  
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  
舌女欲毀佛先心思念普以繫杆起  
腹在大眾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  
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  
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  
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九 第六  
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  
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人得法  
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  
萬鬼神受三自歸  
又生經云今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人  
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言受請  
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木盛繫腹  
似如懷佞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  
有娘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眾  
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  
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  
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  
獨步三世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  
汙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  
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  
世尊見眾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  
時天帝釋奉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  
繩繩斷即墮地眾會觀之嘆善文集  
怪之所以時國王曠此比丘尼棄家  
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報恩反懷妒  
妬隙大聖平即勅掘地為坑深欲倒  
埋時佛解脫勿得介也是吾宿罪非  
獨彼殃乃往過去文遠世時有賈客

賣好真珠數多圓好時有一女諸欲買之有一男子逕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感遂怒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王等今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眾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鰲頭摩跋城中王名鰲頭與群目住庶以四事供養如來及眾終已無乏今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輩典籍亦知尼揅算術及教五百童子大玉設會先請佛及諸大眾佛見時到往詣香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餽餼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眾食已各還本處遇梵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妬意曰此耽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耽頭

道人食於甘美銷餽不謂童子三寶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入佛誑舍利弗汝知今時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今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我於今時以興嫉妬罵言不應食其甘饌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今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今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持麥人以卿等如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為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為欲度此五百馬故現

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得我既彼五百菩薩墮馬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今時大馬為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為說法示教悔過令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今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曰善調如來雖食草木土石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今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今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為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

此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麩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慳心證阿羅漢果昔男子為調伏五百比丘度五百馬菩薩故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素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輪因為名火輪彼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識記無事不博時有二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輪少小親衣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鼠壤土等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輪曰共見迦葉如來去

乎火輪答曰用見此狀頭道人為真見此禿頭道人為何有佛道難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輪便脫衣捨走護喜遂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輪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撮其頭牽曰為一過見佛去來今時國譯捉人頭捉者皆斬火輪驚怖竊心念曰此瓦師子今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今死相捉火輪曰汝放我頭我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空火輪直舉手問評已便空護喜又手白迦葉佛言此火輪者多持忤由太史之子是我少時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輪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觀佛相好威容總總諸根純淑調和以三十

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容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輪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識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舌紙面相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觀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復面故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突髻并覆兩耳七過欲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臆吃天光還繞身七帀從頂上入以神足力現陰馬藏相令火輪獨見餘人不觀火輪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為火輪說法止其三葉令行菩薩行火輪即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

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  
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鬚童子護  
喜童子俱禮拜退後自尤責悔不早  
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鬚童子說偈讚  
護喜曰

仁為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  
舍利弗今時火鬚童子者則我身是  
火鬚父者今我父王具淨是今時瓦  
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居妹  
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  
曰時已到可出家去為道者是舍利  
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  
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克  
頭沙門何有佛道難得以是惡言故  
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  
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  
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  
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  
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眾生皆欲度  
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  
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寧

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  
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  
子夜叉受三自歸佛說是已舍利弗  
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  
歡喜受行

頌曰

惟斯上哲 濫被謀枉 清濁難分  
善人惡網 幽顯冥知 具偽鑒朗  
自觀葉對 如空影響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底訶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雜

西明寺沙門撰 道世 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 此有七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彌陀部

彌勒部 觀音部 滅罪部

雜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為用也拔瞶昧之信心啓  
正真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  
之深痾業既謝違異法潛形所以累  
聖式陳眾靈攸仰故波旬奉呪於白  
樹梵王顯儀於赤叢七佛揚道於時  
錄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羌難  
備焉然陀羅尼者西梵天音東華人  
譯則云持也誦持善不失持惡不生  
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  
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病隨  
聲發而苦除逐音颺而事畢或召集  
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而膏雨垂  
呼策志而禱瑞集咸應不窮其來久  
矣  
懺悔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第八 佛書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  
 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  
 持無多功効自無志誠謗言無微或  
 有文字譎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噉  
 酒食或雜食葷辛或室宇汗穢或浪  
 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  
 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  
 立道場懸繒幡蓋燒眾名香四門護  
 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每須澡浴多  
 見和香口內常含至誠殷重自責已  
 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昔為四  
 生六趣心心相續剝那匪懈如是懇  
 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  
 為破眾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  
 五法不得為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  
 不食五辛四不婬五不淨之家不在  
 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  
 無量眾生活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  
 能治

千轉陀羅尼神呪釋迦牟尼佛說  
 此呪出於西梵由來威傳至隋大葉  
 初東都雒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  
 此呪以惠遺學士釋彥琮法師即傳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第八 佛書

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  
 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  
 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  
 創復沫布洗滌瑕累即於別院仍律  
 道場每至肇春為受戒沙彌又餘道  
 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  
 年時漸譎替恐後人不和本未故委  
 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十  
 卷廣明雜呪不煩且錄今且逐要時  
 濟所須意存滅罪除障出四十餘首  
 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之徒亦略  
 述二十餘或此呪無文西域有本三  
 藏口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  
 流行餘之不盡者莫尋大本佛說呪  
 曰

南莫遏羅音但入那 但邏耶  
 夜音南 南摩阿羅耶音羅耶  
 吠盧吉低溼吠邏夜苦提音羅  
 囉耶音摩 摩訶薩埵婆耶音薩  
 膩音夜 夜音摩 但歌音夜  
 善曳善夜音夜 婆羅音夜  
 誓掬但囉音夜 邏音夜  
 磨邏音夜 邏音夜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第八 佛書

邏鉢邏音遮 鉢邏音遮 邏鉢邏音遮  
 器摩音薩 薩婆音羯 磨吠邏音摩  
 你迷婆伽吠底音索 訶音薩  
 囉低音薩 薩婆音勃 陀音吠  
 隻菊音林 囉音夜 揭音夜  
 比音夜 閻夜那音輸 達音素  
 囉音鉢 邏音素 囉音薩 婆音勃  
 陀音地 瑟音那 那音婆 婆音阿  
 磨音石 揭音喇 囉音婆 阿音羅  
 婆音婆 婆音婆 婆音婆  
 婆音婆 婆音婆 婆音婆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已  
 皆盡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報當得  
 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邊際轉  
 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生清淨佛國  
 者晝三夜三一時中各誦二十一  
 徧至二十一日如其所欲即得如意  
 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  
 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會中

彌陀部第三  
 此阿彌陀呪若欲誦者諸口傍字皆  
 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

師授之聲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  
行剋有靈驗

那上謨善上陀夜摩可反上謨默

上囉上摩上夜上那上謨僧伽夜那

上磨上阿彌多婆上夜路了可他伽上

多夜阿上囉上訶上卷上三藐三菩

上陀夜路姪他地也反阿上彌喇幾

阿上彌喇都婆聲善建反阿上彌

喇路三婆上聲阿上彌喇路卑善到

迦上囉迦伽彌你伽上伽上那稽

居移喇底都你迦上喇六婆上囉上

囉薄可嚩波跋义梵我焰迦上喇一切

也婆婆訶可反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

說盡於晨朝時用揚技淨口散華

燒香佛像前胡跪合掌口誦七遍

若二十七七遍滅四重五逆等罪現

身不為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時

因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今別

勘梵本并問真婆羅門僧等此呪

威力不可思議但且暮午時各誦一

百遍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

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遍則善

提芽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萬遍則  
面見阿彌陀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

又陀羅尼雜集經云余時世尊告諸

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

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者有四眾能正

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

阿彌陀佛即與大眾往此人所令其

得見見已尋生度脫信增功德以是

因緣所生之趣永離胞胎穢欲之形

純趣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

神通十方河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

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

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

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

亦不可思議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

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剎

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

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

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悲弟子名曰慧

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余時魔王名

曰無勝有提婆遠多名曰勝寂阿彌

陀佛與六比丘六萬人俱若有受持彼

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

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  
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

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

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心念

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

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往處唯除

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觀

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

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佛與諸大眾現

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

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

告諸比丘何等名為鼓音聲王大陀

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

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伏叱一婆離二阿婆離三婆摩婆

羅四尼地奢五呢闍多祇六呢伐耶

七呢拔企八闍羅婆羅車馱祇九宿

佉波帝呢地奢十阿彌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蛇波波羅十二婆陀祇十三涅

淳提古阿迦舍呢浮陀十四阿迦舍呢

提奢十五阿迦舍呢闍帝十六阿迦舍久

舍離十七阿迦舍連奢尼十九阿迦舍提

叱你手留波呢提奢二十遮堆唎遠摩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九

雜錄

波羅婆陀祇 遮埤喇阿利蛇娑

帝蛇波羅娑陀祇 遮埤喇未伽

婆那波羅娑陀祇 婆羅毗梨耶

波羅娑陀祇 遠摩呻他祇 文

舍離 文舍羅呢提奢 文舍羅波

羅帝 祇祇佛陀文舍離 佛

陀波羅波斯 遠摩迦羅祇 呢

專帝 呢浮提 毗摩離 毗羅

閣 羅閣 羅斯 羅娑岐 羅

羅娑伽羅 娑離 羅娑伽羅阿

地 祇祇 文舍離 波羅帝 文舍

離 毗文舍離 毗帝 脩陀多

至帝 脩波羅舍多至帝 脩波

羅帝 脩波 脩離 脩目 遠

咩 遠遠咩 離 遮娑離

阿菟舍娑離 佛陀舍呢表

祇 佛陀舍表 娑婆訶 天

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

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

受持讀誦如說脩行行此持法當處

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白素

不啖酒肉及以五辛當修梵行以好

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九

雜錄

菩薩所說陀羅尼名聞摩兜 現在滿昔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

三毒當前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

有法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奈帝 閻浮支奈帝 蘇車

支不多奈帝 檀黃不支奈帝 烏蘇

多支奈帝 娑遮不支奈帝 閻摩

賴長支奈帝 阿怒婆賴長支奈帝

怒波帝支奈帝 莎訶

誦此呪三徧縛五色結作二結繫項

此陀羅尼四十二億諸佛所說若諸

行人能書寫讀誦此呪者現世當為

千佛所護此人命終以後不墮惡道

當生梵率天上面觀彌勒又有衆生

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純服牛乳

中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

悔先所作億千姦劫所有重罪一

時部盡得見千佛手摩其頭即與

授記宿罪結惡悉滅無餘

願見彌勒佛呪 投得之

南無彌帝隸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 彌帝隸彌帝隸 彌哆囉摩

那 彌囉囉囉 三瞞鞞 彌囉囉囉

觀世音部第五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九

雜錄

南無彌囉囉囉 但囉夜 南無阿利

耶 囉盧吉帝 淫婆囉耶 菩提

薩埵耶 摩訶菩提 薩埵耶 摩訶迦

囉 毗他 但囉他 多利多利 毗多

利 毗多利 毗利 薩婆訶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呪法

陀羅尼呪經云佛在舍衛國時有夜

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狗牙上

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

中流血舌喙無聲食化鹿澀六識閉

塞為鬼所致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

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

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

此乃南宋時外國舶主竺難提譯出經

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破

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所逼惱畏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為施無畏者有灌頂章句陀羅尼神呪畢定吉祥聞者獲益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方諸佛及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或於三七日七月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律首莊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日別揚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燒亂應西向席地地若卑溼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盡力供養若不辨者初日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七佛觀音大勢乃至菩薩等我今且揚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救我厄放大光明滅除癡闇來至我所施我大樂我今稽首歸依奉請如是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西方觀音

大勢至誦呪七徧云  
多姪陀 烏呼賦 摸呼賦 閻婆賦

乾婆賦 交荼罪 般荼罪 首埋帝

般荼囉 婆私賦 多唾他 寐梨

鞞首梨 迦波梨 住契端者 苾陀

梨摩登者 勒义 勒义 薩婆薩埵

薩婆邪呬 娑訶

多荼咆 伽帝 伽帝 賦伽帝 修留修

留毗 勒义 勒义 薩婆薩埵 薩婆娑

耶啤沙訶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

大勢大慈大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

常以善習普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

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

依樓 今荼梨 兜攪兜攪 般荼梨

周樓周樓 般荼梨 豆富豆富 般

茶囉 婆私賦 矧埵 直實 矧埵 矧埵

賦矧埵 薩婆訶 婆耶 羯多 薩婆

常婆娑陀 阿婆耶 卑離陀 閉殿

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

名誦此神呪一徧至七七徧身心安

隱一切業障如火燒薪永盡無餘乃

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陀 安陀罪 般貨毗 難多罪

娑伽罪 阿盧祇 薄鳩罪 莫鳩隸

兜毗隸 娑訶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十四環 編

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第四更為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多姪咆烏耽毗罽兜毗罽兜陀卑波羅耽埤捺吒修奈吒枳拔吒牟那邪三摩邪檀提膩羅枳尸婆羅鳩卑烏罽攬瞿罽罽訶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讀誦解說即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濱有山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感赴若至山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以斷食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亦

減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千億佛剎過已有一佛剎名無邊華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勝燈王如來現在道遙說法遣二菩薩來此娑婆世界一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薩往向娑婆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十五環 編

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羅尼章句說為諸衆生故安樂故功德故增益故名開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衆生故為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上經地也他優波美泥觀美泥羅叉免囉波多上曳波囉闍婆隸闍上婆上隸闍婆隸摩上阿闍婆隸闍婆隸阿帝闍婆隸闍婆隸尼摩訶闍婆隸尼

闍婆囉木公婆利 摩婆利阿迦上隸摩迦上隸阿上公摩上公那上公婆上婆隸摩訶婆婆隸三波羅郁句目句三摩帝摩訶三摩帝三摩帝三摩帝摩訶三摩帝摩訶闍婆隸 婆曳 婆羅彌目句奢彌 摩訶奢彌 三摩帝摩訶三摩弟 三目遮毗目遮阿羅細摩訶阿羅細摩那上細摩那細摩那細啼卑底 莎婆訶

尔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屈中臂頃至釋迦牟尼所恭敬禮已具申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

法苑珠林卷第廿 第十六環 編

神惱害或被諸雜毒虫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屍病或有熱病自餘種種擾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此陀羅尼呪來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而說前呪尔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呪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出此難值此呪復甚難聞若有人能受持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刀仗不傷諸毒不害縣官不殺梵天不害彼人七世常知宿命此呪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有鬼神不敬重此呪者或與我奪某甲威力者或已呪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

尔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為利益衆生故增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故增長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故而說呪曰

多上經他阿知上跋知上那上知上俱上那上知上那上知上叱羅跋泥侈羅跋泥觀多羅上曳阿羅上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五段 佛部

等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  
讚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  
樂以方便力而當說之是故天王及  
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  
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  
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  
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  
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云云  
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  
時如來即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壞波羅預  
多曳三薄底反丁復筏捺七男羅曳三  
骨跛履頭多窶擊曳四薩縛咀他  
揭多跛履布視多曳五薩縛咀他揭  
多奴壞多壞多奴壞多曳六但姪他  
七鉢刺一第反下鉢刺八莫訶鉢  
刺九鉢刺壞婆娑羯囉十鉢刺  
壞路迦羯囉十一案馱迦囉毗談未  
淫十二悉遮十三蘇悉遮十四悉殿都漫  
薄伽筏底十五薩防伽孫達囉十六薄  
底筏捺囉十七鉢刺娑履多喝悉帝  
大參磨淫嚙娑羯囉十九勃陀勃陀二十  
悉忙志二十一劍波劍波二十二浙羅浙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五段 佛部

羅三易遇嚙三阿揭車阿揭  
車五薄伽筏底六麼毗濫婆七莎  
訶八  
如是神呪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  
護念能受持者一切障滅隨心所欲  
無不成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令時  
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壞波囉頭多  
曳二但姪他三牟尼達四僧揭洛訶  
達五過奴揭洛訶達六毗目底達  
誑七薩馱奴揭洛訶達八吠室落未  
擊達九參漫多奴跛履後刺咀那  
達十窶擊僧揭洛訶達十一薩  
縛迦羅跋履波刺那達十二莎訶十三  
如是神呪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  
罪滅常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  
正等菩提令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壞波囉頭多  
曳二但姪他三室麗曳四室麗曳五室  
麗曳六室麗曳細七莎訶八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  
消除所聞正法抱持不忘疾得無上  
正等菩提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五段 佛部

此下三呪西京與善寺大唐翻經僧玄  
摸法師於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  
門所口決正得諸經先無正本舊依  
婆羅門所翻得為文訛略不依正  
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第  
一大般若呪云  
南無薄伽吠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  
羅寧多商頰鉢喇審多 羅耶窶  
薩唵他伽多鉢喇喇多窶薩  
唵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窶  
但姪他地夜鉢囉慎若西州摩訶鉢囉  
慎若反鉢囉慎若婆塞羯囉鉢囉慎  
若盧迦羯囉頰鉢囉慎若南毗陀沫  
涅悉提蘇悉提悉但都曼薄伽婆  
底薩囉缺反伽孫達囉薄底薄  
唵囉鉢囉娑唎多曷薩帝三摩涅  
囉薩那羯囉但姪他索姪索姪  
悉姪悉姪劍波折羅折囉娑  
囉娑阿揭車阿揭車薄伽底底磨  
毗藍婆蘇婆訶

此呪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呪句二  
十七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  
字有加減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

斯文受持此呪者須造一軀般若母

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

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匠須持八戒

齋法彩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

油熏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

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華散著

道場所并拙著瓶瓶中著八種漿石

榴葡萄乳汁酪蜜石蜜甘蔗等數并

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

供養示像并然八支蘇燈其誦呪人

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

禮拜誦呪滿一萬遍過七日後一日

斷食於此日夜誦呪滿八千遍下前

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

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減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踰娜一怛囉上耶

囉上裴盧者那三怛他揭多夜

摩阿喇耶跋盧枳鞞五鐮笈囉夜

菩提薩路婆夜七莫訶薩路婆

夜八莫訶迦嚕妳夜九那摩

薩囉上瞞咄可怛他揭鞞

囉上囉喝賦上敝三三三

捉騾囉上踰娜他三烏叫古賦上

囉上伊踰暗囉上者黎者黎

囉上者黎鈴囉上者黎鈴

距蘇上麼跋喇伊離上弭離

離只知上二閣囉上麼跋捺夜

囉上未輸賦上薩路瞞

囉上七婆娑訶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

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

淨浴若不潔浴當淨漱口澡洗手面

善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

身當無病二者常為十方諸佛憶

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

足常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

能使一切有情者皆生慈心六者一

切盡毒執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

仗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為

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

受一切橫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

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

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萃

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若有在

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

身心讀誦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

根本重罪悉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上謨下達奢那什一菩陀俱

致那什二烏什三戶嚕戶嚕悉賦

嚕者你五婆上囉上婆囉上他

達你七婆娑訶

此呪十俱胝諸佛所說

我今亦為憐愍一切眾生持此呪者

能令一切墮惡眾生皆念歡喜若能

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千萬俱

胝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

量壽佛國前翻本亡臨命終時得諸

佛來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

承供養但有人能常誦此呪者最是

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

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今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

來詣佛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六經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遠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闍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勝勝法 及禮無著僧

口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眾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刹

常喜敬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力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淨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為其作燒害 我今說彼名 願常聽我說

第一名彌伽迦 第二名彌伽王

第三名嚮陀 第四名阿波悉摩羅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闍彌迦 第八名迦彌尼

第九名黎婆坻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難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掃吒波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藍婆

此十五鬼神常游行世間為嬰孩小

兒而作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

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並生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七經

驚畏

彌伽迦者其形如牛

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

嚮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

阿波悉摩羅者其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

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刹女

闍彌迦者其形如馬

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

黎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豬

曼多難提者其形如猫兒

舍究尼者其形如鳥

掃吒波尼者其形如雞

目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

藍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

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相

彌伽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

彌伽王鬼著者令小兒數數吐

嚮陀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

阿波悉摩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

牟致迦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八經

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齧其舌

闍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

迦彌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

黎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

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眼中驚怖啼

哭

曼多難提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不肯飲乳

掃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聲塞

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

下痢

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忘數噉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

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

大鬼神王名旃檀乾闥婆於諸鬼

神最為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羅

尼一徧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

名字使人賣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

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

鬼神所住之處與旃檀乾闥婆大鬼

神王令以五縛縛彼鬼神兼以種種

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粥供養

神王

念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

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

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

命長壽者當當繫念修行善法於

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淨洗浴

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

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

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

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

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為

七分如阿梨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

羅尼呪曰

唵姪吽阿伽囉伽泥那伽伽泥娑

樓隸祇隸伽婆隸鉢隸不隸羅

收禰脩羅俾遮羅俾婆陀尼波

囉阿曷利沙尼那曷彌那曷蘇婆訶

毋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

令得安隱獲其長壽故

介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曰

唵姪吽善陀善陀善陀菟摩帝

菩提菩提摩隸式叉夜娑舍利

娑達祇娑羅地頭隸頭頭隸波臘

多頭隸舍摩膩叔鞞叔隸波臘帝

叔監舍彌帝 解他絲綿 波呵膩

祇摩膩陀波膩蘇婆訶膩婆羅

膩蘇婆訶

此十二鬼神常食血冥以此陀羅尼

呪力故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

子離於恐怖安隱無患更胎初生無

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城邑聚落隨

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得安

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

諸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燒害一

切諸難一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訶

時此梵天聞說此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因

陀羅尼呪曰

那摸薩利姿 伏陀佛 鼻悉侈梨

拳哆地夜他一至利彌注路彌祇

離跛祇離 莎婆訶 帝使化兒 路

地噀 婆帝劍 裨帝劍 施離沙噀 劍

娑祇婆帝劍 薩利婆伏陀佛 坻

祇那帝使化兒 路地噀 磨娑羅婆

兜未伽羅兜 摩婆訶兜 莎婆訶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為繩呪七遍作

七結繫腰血即止治宜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呪

目多修利夜 赦尸伽羅 悉侈囉

睽失辨陀羅 波羅目至也兜目多薩

婆娑婆 佛圖那梨伽羅 波羅目

遮也兜 多姪他 阿叱毗莎呵 婆叱

莎呵 阿叱婆 波叱毗 莎呵 慕遮因

地利夜 伽多妳 毗舍厲夜 婆娑兜

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 伊咩遮

摩怒妙 舍盧夜 薩鞞舍盧 波羅

目遮兜 莎訶

行此呪法者呪油七遍塗產所見

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毒呪

唵鍍摩夜輪盧多咩 迦悉成 三摩

夜婆伽鍍 舍羅婆悉劍 自卑呵囉坻

悉摩 拔多婆祇 阿那他比奈

達拖囉咩 多多羅 婆伽鍍 什闍

唎曼多羅 耶坻悉摩 汗其履美擊

多婆摩難 大伊楞沙茶叉梨劍似

淡陀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 鉢利

夜不那 鉢梨於遮 什悉侈梨擊

三婆羅迦舍耶 多地夜他 鞞鞞囉

鞞囉 叱叱支 叱叱支 莎婆訶

法苑珠林卷中 第三十卷 佛名

行此法用者須黑羊毛繩呪七遍繫左臂若無羊毛用皂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呪黑線繫左臂若患頭痛誦呪七遍以手摩之若患耳聾呪木七遍塞之若牙痛呪楊枝七遍嚼之若患腹痛呪鹽湯七遍服之若患產難呪黑線七遍繫其咽喉兒即易生若患宿食不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除不用心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佛說多聞強記陀羅尼呪

淨多弗婆摩難聲頰帝收嗑那摩供我達邏囉閣婆浮婆娑伊曼供我波羅頭使迦梨使多地夜地悉地那薩坵頰三坵迦致鼻迦致不柞押夜羅坵阿伽坵三摩美坵悉地三摩比坵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婆羅彌支多翅梨勒畢鉢梨三物合清晨呪滿一千遍以蘇蜜和服即得一閻受持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呪南無羅多那哆羅耶耶南無阿利

法苑珠林卷中 第三十卷 佛名

耶波志盧吉志奢婆羅耶甚提薩陸耶摩訶甚提薩埵耶摩訶薩埵耶摩訶迦留尼迦多囉他烏蘇咩沙陀耶蘇彌婆帝婆陀耶守吉利婆陀耶守鞞婆陀耶伊斯彌斯悉纏泥波羅耶啤悉婆訶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以香泥塗地香華供養日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遍隨其所未觀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如願本心乞雨陀羅尼呪

大雲經云今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雨俱徧興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伎樂一切衆生之所樂聞今時世尊即說呪曰羯帝波利羯帝僧羯帝波羅僧羯帝波羅啤羅延帝三波羅卑羅延坵婆羅娑羅波娑羅波娑羅摩閔閻摩閔閻遮羅坵遮羅坵波遮羅坵波遮羅坵波遮羅坵三波羅遮羅坵比提嚩梨嚩梨薩埵薩薩薩薩薩薩薩

法苑珠林卷中 第三十卷 佛名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下降甘雨者頭破作七公止齒痛陀羅尼呪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樓摩訶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徧十方北方犍陀摩訶衍山彼有蟲王名羞休無得在其牙齒彼當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齒及在牙根牙中牙邊蟲若不速下器中頭破作七分如鳩罽勒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佛今我所呪即從如願若行此法以淨水合呪一徧便吐器中即止呪穀子種之令無蟲蝗災起陀羅尼呪

多擲地婆羅跋頭那蛇婆提若欲種時取種子二分呪二十一徧以投著大種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蟻呪田土陀羅尼南無佛陀蛇南無達摩蛇南無僧伽蛇南無彌留竭脾甚提薩埵担提他耽波佛者比律陀佛者且其梨比律陀佛者彌樓閣婆竭囉波佛者呼夢阿尼婆佛者摩羅阿跋多佛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五十五 雜

尼黃沙淨佛者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  
一斛滿二十一徧以土散穀上并令  
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稼食此穀  
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災蝗諸惡  
不起

呪蛇蠍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牠  
休婁淨泥婁淨呵梨呵梨呵莎訶  
南無居力拏移奄勒那多擲牠  
因縷利頻縷利淨莎訶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徧與  
水一口呪三徧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恒提牠阿羅尼  
多羅尼 薩篋豆吃 筏羅尼 薩筏  
達吃 般若彌邪筏陀梨 南沒遮彌  
悉但兜曼牠波陀莎訶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徧結一結  
誦七徧結七結若有病苦者繫著  
咽下百病諸毒悉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婆路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卷五十五 雜  
吉坵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摩訶  
薩埵蛇多擲哆兜流兜流阿思  
摩思 摩利尼 互波摩利 互豆脾  
那慕那慕莎訶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  
沈水香至心懺悔於六時中禮誦行  
道時時中各誦三徧能滅無始已來  
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可思議欲求  
所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  
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坵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  
蛇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莎訶

若人卒得腹痛病因宜急呪鹽水三  
徧令腹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  
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 婆路  
吉坵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  
薩埵蛇 多擲哆 莎梨 莎梨 毗莎梨  
毗莎梨 薩婆毗沙那舍尼 莎訶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  
急以此呪呪於耳中即老縱暴死還  
蘇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  
破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梨蛇 婆  
路吉坵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  
訶薩埵蛇 多擲哆 修目企 毗目企  
休流休流 修目流 比修目流 輪那摩  
毗輪那摩 摩思多婆兜摩首羅兜  
摩當坵婆波坵多婆首沙兜莎訶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  
行道常誦即瘥若狂噬齒若身瘡病  
若被刀箭傷瘡破壞以此神呪呪土  
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  
聞持不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 婆路  
吉坵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  
薩埵蛇 多擲哆 度跋富那離  
波羅婆離 莎訶

第七〇冊

四七一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沈水香至  
誠呪白菖蒲根滿八百徧服之得聞

持不忘持法第六十自外黑赤青黃四種首痛亦

有別呪文煩不迷

療腋臭鬼呪

若多奴知一眠眠眠多奴知二流

流流流多奴知三磨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奴知五莎訶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

上和呪三七遍圓之更互替易男安

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即差

療癰病鬼呪

須蜜多一阿膩叱二迦知膩叱三烏呼

那須蜜多四支波呼那須蜜多伊知

膩叱須蜜多六莎訶

若行此法須五色線線呪作七結若

痛從頭下先繫頂繫脚手令大急

之呪水三遍唵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堯一烏奢眠眠胡摩堯阿兜規

卑胡摩堯羯卑胡摩堯三破波羅

胡摩堯四莎訶五

須呪水七遍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

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南無比丘僧南無

過去七佛南無諸佛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南無諸賢聖弟子七佛

第一維衛佛第二式棄佛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并池河泉呪之

三遍飲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吽唵羅婆多

哇羅婆多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筏多 莎訶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葉在於淨處

佛堂塔院專精禮拜繞塔誦是陀

羅尼滿一萬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

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呪泥塗兵陀羅尼

多擲多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 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埃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訶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遍以塗其身

若塗幢鹿幡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

為毒蟲所嚙若有被毒者身有腫

處以呪泥塗之用青黛規院其上即

差 頌曰

沈痾誠已久 癰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繞

六賊現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仗大慈憐

蓮慈惠心網 振錫遠乘煙 投茲甘露藥

邪道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思流振玄教 並利該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田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新製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雜

西明寺沙門羅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應緣略引八條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林虔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刺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隨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後神記晉雒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傲傑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常時人莫之能測自發矢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雜

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雒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文法淵從羊中來生法興從人中來又識諸眾僧衣服華上塵不應素法見雒陽官城云髣髴似切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閻密曰造此官者從切利天來成便運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近實以作器者瓦下又云官成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雒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癱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揚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華發杖踈榮茂尚方畧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頭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微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雜

布應器中有若近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雒陽近亂辭還天生維中沙門生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昔曾會眾人也眾既集域身升高座說偈云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誦自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遺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謝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目有人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郭中有生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

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四段

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無到蜀宿受講名師西域成辨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雒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香油雜相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微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其孽孳現於上常象著見林谷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業其益者

十有八九勒後因念欲害諸道士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五段

欲害澄澄迺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見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知勸意憐明且告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恚心昨夜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求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整水源在城西北五里汎瀾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劫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坵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沫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預記前地難可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得石慈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

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六段

食慈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慈到八月石慈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見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稱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勸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齊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知自立遷都于鄴稱元璋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禁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轡朝會之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舉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眾皆起以彰其尊又勸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

法苑珠林卷之七 第八大 雜 四

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  
及和尚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  
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談汝  
師耶先民有言不日敬乎幽而不改  
不日慎乎獨而不忘幽獨者敬慎之  
本余不識平佐愕然愧憾於是國人  
每共相語曰其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頰垂便利者  
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遠  
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遂即馳  
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羸騰及外國  
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  
三日果死後晉軍出准泗蘆北瓦城  
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牙  
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  
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  
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  
刹寶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  
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  
此主人命盡當更離身後王哥地今  
王為主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七 第八大 雜 四

耳何為矣諺三寶夜與吾命乎虎迺  
信信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  
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  
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  
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惡無  
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  
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  
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  
解於禍願陛下省欲與慈廣及一切  
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  
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  
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  
清靖無欲慈矜為心擅越雖儀奉大  
法而貪嗔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  
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  
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嘗遣弟子向西  
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昔中見  
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  
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  
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  
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  
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

法苑珠林卷之七 第九大 雜 四

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又  
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  
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火乃取酒  
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遺驗幽  
州云介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  
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津  
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  
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  
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  
宣覆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  
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  
度乎石韜後至澄執視良久韜懼而  
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  
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  
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評澄澄曰賜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  
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  
尚耄耶何趣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  
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  
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報的後二日宣  
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

第七〇冊

四七五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節 雜

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

乃重禍耶陛下若舍心加慈者尚有  
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誓星下

掃鄰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額  
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

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  
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

馬驥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  
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

余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  
一月虎大饗群目於太武前殿澄吟

日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  
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

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  
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

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  
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

西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

保貧道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  
殊重故遂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

尚有疾迺忽告終即自出宮詣寺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一節 雜

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  
常也備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

全德貴無急苟業操無虧雖上若在  
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

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格興起寺廟  
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身休社而

布政猛烈淫刑酷監顯違聖典幽背  
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

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  
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

其必逆即為鑿壇營墳至十二月八  
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

年也仕庶悲哀號訃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交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

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漆  
閔篋位級石種都盡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  
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

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

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  
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

正標宗政使始末之言昭然可了加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二節 雜

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兒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善提  
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生康居不遠

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  
釋道安中山生法雅並跨越關河聽

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讀幽微澄自  
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

百九年酒不踰盞過中不食非戒不  
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

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與立佛  
寺八百九十三所知法之威莫與先

矣初虎發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  
中後法闍墓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

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  
虎疑不死開見屍後慕容儼都鄴處

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  
虎為祟迺募見虎屍於東明館掘得

之屍僵不毀佛踏之罵曰死胡敢怖  
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

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  
橋柱下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

襦所識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

族常著麻襦布裘在市乞丐似狂而  
是賢人言同澄公極為文密初見虎  
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  
殿下後符堅征鄴携子肆為堅大  
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  
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管塚壙澄  
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  
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  
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  
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為佳  
流其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  
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其味難  
明為嘗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  
為結善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  
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  
鄴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  
勞問印士貪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  
虛應若無橋檀越巨勤修道德以升  
濟神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  
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寶意梵言阿  
那摩佞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生以

宋孝律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  
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  
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世祖  
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  
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呪  
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  
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度者不知俗姓名字  
是何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  
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  
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  
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  
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  
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  
如飛俄而度岸遠于京師見時可年  
四十許帶索縷縷殆不蔽身言語出  
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和凍而洗浴或  
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盧圖  
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  
處意以別房待之役欲往瓜州步行  
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涼直度北岸  
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

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室置盧圖於  
中庭眾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本具盧  
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  
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子  
時有一取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  
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  
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  
樹下聖李禮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  
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平齋與俗  
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  
伯為兗州刺史使要之負圖而來興  
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似自看唯  
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  
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  
令辨李即經管至中未成度云暫出  
至冥不及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  
處覓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  
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  
華極鮮香一夕而委邑共殯葬之後  
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盧圖行  
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韉履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  
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卷

第廿一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見  
蘆園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  
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辨度  
曰汝但捨見宅中應有欣即窮捨果  
得三十六枚列之廷中雖有其數亦  
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  
堪二百萬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  
所得觀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  
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  
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  
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  
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  
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  
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  
然已為許矣後乃游入吳郡路見釣  
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蓑者度手  
舒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  
師更從乞魚網師罵罵不與度乃捨  
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兩水牛闌其  
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隱行  
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  
涉會稽刻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卷

第廿一

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  
長干寺住有客僧僧語者與佉同房  
冥於牀隙中見佉取寺剎捧之入雲  
然後將下落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  
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  
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衣  
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  
曰吾東見蒸耗南評馬生此遇王年  
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了  
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雅實  
顯彰何事迷昏子猴或自招殃樂所  
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  
用擬風霜開預紫煙表長歌出曼蒼  
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  
后辰麗輔殷王伊余非二仙時遊之  
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鴈毗  
觀有念寧曰盡於章佉曰前見先  
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慈惠心請  
念枯骨亦題頌曰  
悠悠世上或遊損益使欲塵神橫生  
悅澤惟此若人消覺先見息形淨沫  
矚影過電田空廣聲華華觀章弁視  
色寤空觀物傷變捨捨絕有斷習除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卷

第廿一

慈青條曲蔭白芽以厲依睦暖赤都  
崖飲美慧定計照妙真曰纂慈悲  
有增深想無勸  
言竟各去介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寤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傳都少時游止無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其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窰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窰  
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五  
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  
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  
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嗽壺薑為異乃  
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  
云彼度已移壺就為寺其家度忽來  
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  
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  
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  
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報四  
追不捕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

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齊子時為黃門侍郎在麻惠刺遣信請度度竟云難老見有四鬼皆被傷截齊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齊子果死又有齊諧妻母胡氏病眾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室有僧聰道人勸迎在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情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律鄰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若云度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敬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旨道

慧聞人恒之祥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眾人言并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信喚度度便辭云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蕙華鷹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蕙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遠干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後遷總刑

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晉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律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律利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大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瑛西鎮成都欽暢風執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瑛曰貧道拙荆累稔年衰瘡積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遠迤長亘連雲豐峯巒開四澗亘列五岫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盛背岳遠矚九涼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置前冬至此訪承今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大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雒有周之地靈石表六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

法苑珠林卷第一 第七十二 雜 七

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  
微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軌跡山贊一  
篇篇以露馬心抱燒頁日

峨峨齊山誕自幽宣潛瑞幾昔帝號  
乃明岑載聖宇地祚休名巒根雲坦  
峯岳覆平規巖擬剝度嶺嶺歸經創  
工之日龍飛紫廷道倂二儀四海均  
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

琰即具以表閱勅獨百戶以充俸給  
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汎舟  
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眾阻望  
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諧術姿形類陋長不滿  
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  
侯有白米為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  
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群鼠俱到呪之  
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  
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臾因仰頭微  
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  
設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額  
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上  
有石人騎石馬侯以手指之人馬一

法苑珠林卷第一 第七十三 雜 七

時落首猶在山下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  
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有恩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  
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  
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楛選

勇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  
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設備於是  
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  
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  
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廷作  
安帝與群目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殺國貞君九年遣使朝  
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  
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  
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  
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

驗又能霖雨猛風大雪及行潦水之  
池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五 雜 七

七月西域貢吞刀咋火秘幻奇伎  
西京雜記曰麴道龍善為化術說東  
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取虎立興雲  
霧壘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生胡人來渡江南其  
人有數術能斷舌續斷舌火所在人土  
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  
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  
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  
取合續之有頃壘以見人舌則如故  
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  
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  
段合將呪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  
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乃  
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  
中取一片與黍餒合之再三吹呼已而  
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焚取以熏則火  
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  
眾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  
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  
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  
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師白  
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

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

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介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右食不肯出正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銷饒豐腆亦辨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分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竟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須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較者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一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

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且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由得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餘人食飽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幽冥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手設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然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聖驚歎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言咸寧中為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墜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舍羽習收而斬之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津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瘠徑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旁施唾之便斷創又即欲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瘥向空長嘯則羣雀來革夜呪民強無志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為

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二叛的縛枷鎖極為重覆少日已失所在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以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禁使人替其石河

和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盡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斷脊肩動目荆州有鼻飲之壘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

孔緯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瓠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膏香舊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介大藏都監奉

勅陳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

古相篇第七十

祭祠篇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主偏別義

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

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

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

迦廟千載之規摹擇述言往寺萬代

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

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

事木母之形無盡解饗奉承多寶佛

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

理下越又按禮經天子七廟諸侯王

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

天於園丘地曰祗祭地於方澤人曰

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

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

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北方他方

四生慈父威德為萬億所遵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

冥登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眾星日月氏遺影那竭反身舍利徧流救涸

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專或貴

莫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

獻供於此日中復多入客未知此物

出何窟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

此將窟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

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

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

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

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

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

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

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

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

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勅賜田莊所

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

盆獻供種種雜物及摩金音樂人等

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禾知出何

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朱至已前佛

前獻供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

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

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

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

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

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

律等國王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

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

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

者文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

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

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若不看

視文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

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

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報佛知損益

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

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

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

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

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

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麩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聖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

若施主居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爪屢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在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減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減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為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眾者凡聖俱得以言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此七月十五日諸僧放鉢過事以後並須送食向寺不令自食若無道僧將欲不入僧者自食若犯戒者亦不與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

青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者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

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介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許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共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十五日既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珍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問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鐵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勅藏目為吾造盆藏目奉勅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磲璆盆五百瑪瑙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琉璃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及罐盆器香油然燭牀臥眾具盃施甘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初受盆時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咒願竟便自受食不論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寶或用雜綰或用米麩或用諸臘或用鉛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譏論此舉目連為母生在鐵鬼佛令設百味飲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等不答曰不得已使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白木香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磲璆鉢盛滿千色青蓮華五百瑪瑙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琉璃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勅兵目嚴駕十四萬眾俱到祇桓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七劫生死之罪其六須達居士毗舍

法苑珠林卷十一

雜錄

卷十一

住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須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為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舉五百黃金舉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十八萬眾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舉等竟敬禮還歸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雜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華供養佛不答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譏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嗽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修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為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

法苑珠林卷十一

雜錄

卷十一

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興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眾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技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眾生若不爾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譏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各項位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空廓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空廓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園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謔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善和合者得用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蕪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永用塔功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譏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

法苑珠林卷十一

雜錄

卷十一

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勅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多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聲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多少常食獻佛得不儉有在上察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悋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難用僧物不能被別人存以眷屬且免被俗譏誘之罪如五合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誘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咸與亦被俗譏佛言開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不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回固執故五合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此言高僧何事不如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余時維耶離國冷氣疾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

大目集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推  
疫火所燒死以無數當以何宜以除  
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  
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  
大祠祀禳却災氣時架會中有一長  
者名曰禪尼半明奉佛五戒修行十  
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以無  
數如仁等議害生救命豈得然乎以  
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  
便以善獲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側行  
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  
會問才明日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  
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眾  
生號名為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  
臨國者災害可除人畜安泰大眾聞  
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  
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  
聽求才明日佛興出世志存救苦猶  
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  
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遭重責辭  
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目皆同意  
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  
以為使令時才明受使欲往大眾皆

起向佛方面又手長跪五體投地以  
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王舍  
城通書啓貢且陳來意王告才明可  
詣佛所宜遣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  
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  
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  
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  
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  
莫不變動慘然不悅於是閻王與群  
目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  
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  
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  
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繪蓋幢幡奉迎  
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  
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  
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間  
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向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  
域空中鬼神升空退散地行鬼神諍

門說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  
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廟穢臭惡下  
沈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皆視聲  
聽症語寔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  
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  
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投妙響器物  
玩變自然有聲柔輦清和暢妙法音  
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  
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  
舉眾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述曰  
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眾生業力  
亦不可思議故莊嚴論云若有善業  
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  
之力不知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  
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  
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汝可勤作田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  
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  
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  
大小豆等示彼種種已向天祀中為  
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  
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福望現世增  
益財產令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十五號 講 六

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自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獲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余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余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不種獲福利

不應照世間

當知由業故

亦各有差別

福少劫威德

一切皆由業

持戒生天上

威德劫損滅

此三所獲報

此種皆是因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

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街道陌屠膾

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

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為名若人

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

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干共一

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

而侍衛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

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日月及星宿

以照世間故

天上諸天中

福力威德咸

是故知世間

布施得財富

若無布施緣

定慧得解脫

十力之所說

不應擾亂我

以求將來果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故知空祭鬼神欲求

功福難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於時迦葉

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奉風水火神

夙夜不懈廢

至竟無所獲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

廟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

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

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

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為苦為樂牛

即答言極為大苦刺刺兩肋柴炭脊

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

以何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

祀主自志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

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

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

言我親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

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

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

第五號

已歷八十年

日月諸山川

心中無他念

值佛乃安寧

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安食詭作

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我家業所

以諸富由此樹神恩福故余今日汝等

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教執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嚙嚙笑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實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立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為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實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愛貪慳吝故墮餓鬼既為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

是故得之若所為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為餓鬼勸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為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埤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親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樹檀樹斷眾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祠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為主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

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住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我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勸在家人歲節之日菓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今及以妻子所

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施又正法念經云若為土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為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實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

故婆沙論為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為施時彼鬼兼力遙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為施者鬼自親見生喜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澗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

若慳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

注疏林卷第廿二

第十九

條三

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令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野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緣令二人不得此福故為修善自得大利如勿起慈自常獲福

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眾生令得快樂眾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飢若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

又宋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竟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志失也候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傲慢妒弊事無麤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

二者貪受實貨斷事不平等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游獵嬉戲苦困人民害眾生所受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歡舊撫按不平等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故知事邪修福善惡常別苦樂兩報不相雜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去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

又中阿含經云若為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六後作福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

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

注疏林卷第廿二

第廿二

第廿二

第廿二

注疏林卷第廿二

第廿二

愍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  
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  
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止者生神使  
生十力無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  
生土者在世若有罪德應墮入難以  
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  
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  
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  
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鬼之所得  
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  
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  
過是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  
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  
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  
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  
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  
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  
九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皆  
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  
息

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曰諸天帝釋  
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  
伍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

◎法苑珠林

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安未校  
人氏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巨小  
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  
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他用福原赦  
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  
剋死歲月日時開下地獄地獄承文  
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  
日未到強推作惡令命促益福多者  
增壽益善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  
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  
又觀佛三昧經云今時曠野鬼神自  
佛言我常嗾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  
佛勅鬼王汝但不殺我勅弟子常施汝  
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  
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亦制諸聲  
聞弟子出眾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  
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  
多令得充足  
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  
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  
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  
以啼哭佛答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  
為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

家兒子親屬唯為殺害無有與作福  
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  
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  
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  
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為資糧其國  
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  
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  
愍之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為設福請  
佛及僧盡心供辦餐飯佛前稱名呪  
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為  
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為作  
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  
言此厨間年少是真檀越佛為說法  
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眾僧歡喜  
皆得生天  
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  
須道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  
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祀當須人祀然  
後得過於是一眾買共思量言我等盡  
親如何可殺唯此道師中用祀天即  
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  
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  
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

第七〇冊

行以為道此碑并卷九十二 第二十五條 佛七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

神鬼難測潛來密往投以福甚薦以款饗兼祭幽塗冀免飢想凡聖等祠福祚無爽感應緣略引二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故廬陵太守龐參蟻姑神

偃佺槐山菜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將子文死為鍾山下神

漢會稽郡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殺徵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徵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梁陶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為

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后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且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故廬陵太守太原龐參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聖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蟻姑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蟻姑曰使余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蟻姑食飯盡去有頃復來示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意

報當行刑蟻姑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故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蟻姑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鑿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參

偃佺者槐山菜藥父也好食松實示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姪姪不服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云古四事出 獲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蹠踉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曰解紮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生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神以福尔下民耳宜告百姓

為我立祠不尔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伺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官真為吾立祠不尔將使蟲入耳為災俄有小蟲如鹿蝨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呪若不祀我將又以火

吏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官縣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冷豆有以禁之於是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

皆三百歲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

鍾山以表其靈今律廢東北將山是也自是災沴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

此一段出投神記

漢會稽郢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歌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綠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對貴人士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望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橋與之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鱸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一段出續投神記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

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行簾自然牀檯男女異處有誦經者頃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

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為在世開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豬羊鷄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鐵使吏帶著鐵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又禮著鐵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為頓奪其命校錄籍錄餘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又義著鐵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弄勿復殺生淫祀禮忽迷活遂下復作正師左此一段出此其記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

食酒食以內顯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許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欣薨猶子固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許怨得申故也 出覺魂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思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空墨墨墨墨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墨墨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公不淨見墨墨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眼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墨墨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席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部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釋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鈿鈞釣之應曰我佛弟子卒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二張 辯

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悶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蘇活說有數人以鈿鈞鈞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錢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寤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鈞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鈞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頃頃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復休然既而三日持齋頃頃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讚讀誦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二張 辯

誓曰若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齋截口體乃就其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檢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颺衣動袞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屍履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未求飲將家人喜之間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二張 辯

然可隨我共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游歷未竟有傳故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性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閻見有鈿栝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千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且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任女弟子因而斯之遂棄本妻妻心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誘義著在三而斯之是父子相姓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形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窻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窻上匍匐行走行糞汗糞露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與洗精熟而其舅每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汗司命聞知故

錄送之府君曰眠窳非過小兒無知  
 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曷罵言  
 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項吏而到  
 赤官振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為  
 伯所許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  
 也其伯殺害無辜警誑百姓罪宜窮  
 治以昔有小福故未知罪耳今復謗許  
 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  
 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  
 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  
 至閭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  
 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游貴人所貴  
 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  
 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  
 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  
 吾家在宛陵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  
 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  
 之也乃以三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  
 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  
 經過戎邊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  
 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  
 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  
 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瞭然如

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  
 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  
 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  
 強排之踏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  
 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營尋問果有此  
 婦相見依然如有曩昔云已死得生  
 舅即以其日而止說所聞見與安居  
 悉同檢五戒師字僧旻襄陽人也未  
 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  
 居之終亦親觀果九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  
 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  
 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  
 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  
 危薦家中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福疾  
 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  
 威魔魘所不敢親自有善神護之然  
 病久不美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  
 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  
 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香然燈  
 或如寢寐須臾復興夕中一兩如此  
 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成見見諸善神方  
 為此郎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

無所至愛也僧欽於是遂美彌加精至  
 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  
 十二年矣方此三人  
出冥神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為志汎  
 博游化已任會於江陵勸一家受戒  
 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  
 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  
 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  
 母甚遠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  
 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  
 雲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眾中  
 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  
 牀者乃對融前路之便勸色揚聲曰  
 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  
 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  
 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  
 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  
 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  
 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賊引  
 大送逃走執妻繫獄過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  
 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  
 其前足蹠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照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十七卷 雜 四

解脫見門猶閉閣司憲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

右此一證也 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買得妻皇甫氏為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為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眾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為其庭前有廣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闌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訐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擯之則易皇甫見被使侵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

右此一證也 冥報抄述

迷意部第一 引證部

法苑珠林卷二

第二十九卷 雜 四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階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響契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明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椶種四大包毓自致巨感牙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躡集華蓋瑩節更還作按可得可不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按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按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治家洋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

法苑珠林卷二

第三十九卷 雜 四

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開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慧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炸火人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費鐵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

道各有其相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 涼浪生死 漂滯馳騁  
 墮於五趣 彼終生此 皆有因緣  
 人根相貌 今為汝說 行步顛履  
 不自覺知 視瞻眩惑 常喜多忘  
 舉動輕飄 浮游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 睡眠驚覺  
 夢寤凶惡 黑繩獄來 廣駭屢眼  
 長齒喜腹 聲濁暴疾 舍會獄來  
 語聲高大 不知慚愧 喜聞喚呼  
 不別真偽 眠臥呻吟 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 啼哭獄來 常喜悲泣  
 登高遠望 好聞家人 無有親疎  
 言便致恚 經宿不食 此人本從  
 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 筋力薄弱  
 言語噎塞 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 當知此人 阿鼻獄來  
 身體麤醜 長苦寒戰 好熱喜渴  
 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 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 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  
 復喜暍熱 行步輕便 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 復欲更施 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 小眼喜暍 所受多安

所造短缺無廣大心見大而懼

視小歡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鬪訟 誹謗賢聖  
 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鋒頭獄來 眼視三角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拘牢獄來  
 好帶刀劍 強捺人鬪 必為人殺  
 邪持獄來 身生瘡痍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薄皮 常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發無狀 當知此人  
 從焰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取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細樹獄來 手常執刀 聞閻便喜  
 為刃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真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已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剝獄來 眼喜無常  
 尋知憂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怒責其心 如被判罰 此人乃從

趨地獄來喜宿臭處好食麤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麤穢 好譏鬪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醜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俾瞋難解 從駝駝來  
 遠行俾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真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常食糞食 眾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游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淫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斫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眼 不喜淨處

法苑珠林卷三

此篇字誤

第

從豬中來 毛黃 暴獨崇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安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反覆 從烏中來  
 情多色慾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鵠中來 所行反屐 強辯耐辱  
 不孝父母 鷓鴣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妄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率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鸚鵡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姪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臥則纏身 從蛇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鳩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啞呢 夜則少睡  
 從貓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律恐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經身 衣裳垢圻  
 從餓鬼來 淫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法苑珠林卷三

第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為 薄力少知  
 從餓鬼來 聲壞響寒 辛與腹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常乏財貨  
 空貪匱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永絕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孤寡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為不獲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取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寔  
 獨樂神祠 從閻叉來 健眼合闔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閻叉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如以所失  
 從羅刹來 體陋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脊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伎術 乾脊和來  
 常喜歌憐 男女所侍 先語後笑  
 甄陀羅來 情性柔輒 曉了時節

法苑珠林卷五

第

能斷滑結 眞陀羅來 此餓鬼相  
 閱又羅刹  
 第四修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鬚 盡備伎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恐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 已不為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斯偽 從人道來  
 貪性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下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為 速還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相  
 第六大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同腰細脚瘦常喜含笑  
智者當察從曲天來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見闕則懼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顏色端正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常懷悅豫聞惡不懷  
不從彼受從樂天來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慈孝父母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喜游林藪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財寶雖少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從三天來任已自行  
所為不剋望斷願違從炎天來  
意喜他姓不守己妻為鬼所使  
他化天來承事父母常法則義  
已短彼受覺率天來非道求道  
心無悖想不樂在家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常貪睡眠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六趣眾生各有元本  
性行不同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凡聖道合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占候觀察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方能止過  
感應緣略引六輪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智藏

同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黃頭郎卸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貴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愛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擗鑄盡沒入家財平窮餓死

帝意下獄卒以餓死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姓魏名巨常為章符詭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明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去經像炭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炭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幡空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猶惑意不止被髮禹步執持刀索云席佛還胡圖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歐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變履不能行動道士經巨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其鄰人東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九編 統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平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琰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和經論匡究佛法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一命卒於寺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聖姪工相人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室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九編 統

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之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下為命已為不夭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服後記畢壽於是江左道俗誦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餘此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其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去首者得規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勞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閻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篋療其祖目謂元之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老元於夢中喜踊無伸遂即驚覺乃更禱告家人小大三日之後祖目果老事出因文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西明寺沙門經道世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 國策篇第七十二

祈雨篇共有四部

迷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河海部

迷意部第一

夫重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元旱積時北壙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地庶之夫葦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膏衣盱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照無幽不燭神功巨測有感必通所以仰馮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起布玄言一闡沛澤遠覃嘉禾連秀於郊原瑞葉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稷世界鬱若眾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諳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繼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新祭部第二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  
及止雨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  
切眾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  
應張青帳懸十青幡淨治其地牛糞  
塗場請誦呪師坐青座上若在家入  
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皆  
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  
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  
及粳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  
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  
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  
財力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  
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  
純新淨牛真汁畫作龍形取舍法師傳  
以西國土俗  
以牛糞餅地也生万物故以中真為淨其王帝  
標及牛並立牛前以相之德隨俗情故同為淨  
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  
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畫  
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  
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  
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  
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呪師應  
自護身或呪淨水或呪白灰自心憶

◎法苑珠林

念以結場界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  
水若灰用為界畔或呪縷繫頸若手  
若足呪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  
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  
其誦呪者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勸  
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  
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二日  
二日乃至七日音聲不斷亦如上法  
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能  
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  
唯除不信不至心者  
又大雲輪請雨經略要云佛告諸大  
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  
所聞陀羅尼過去諸佛已說威神我  
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眾生  
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  
令降雨若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除  
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  
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眾  
生具足安樂即說呪曰  
但經他摩訶若引那引婆娑引薩尼  
失梨帝珠羅鼓彌二地履茶毗迦囉  
磨鉢耶囉僧呵怛拏三波羅摩避囉

閻口尼摩羅末那難圖蘇栗耶波羅  
毗五毗摩嵐伽耶師噉六婆呵囉波呵囉  
南無若那一沙伽羅毗盧遮那耶二多  
他竭多耶三南無薩婆佛臨四菩提薩  
埵毗呵五  
又呪曰  
但叱但叱一帝致帝致二闍耆闍耆三  
摩訶摩尼四摩俱叱五毛林達羅戶比  
沙六千留必那七三磨羅他八帝利曷  
囉但那地師叱南九跋折囉臨羅薩  
埵那十跋利沙他伊呵閻浮提地卑莎  
呵土  
阿婆何夜寐 薩婆那紺二迷帝羅質  
埵那三菩提質哆弗婆樹寐那四那  
羅那羅五祇梨祇梨六奴盧奴盧七  
莎呵八  
又呪曰  
釋迦羅薩埵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  
摩訶那伽三伊呵閻浮提卑莎呵四  
又呪曰  
阿師叱摩迦一薩埵那二鉢羅婆利沙  
他三摩訶那伽四伊呵閻浮提卑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

欲祈雨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法苑珠林卷五

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法苑珠林卷五

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呪法苑珠林卷五

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法苑珠林卷五

呪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法苑珠林卷五

郁究隸 牟究隸 頭坎 比頭坎 陀尼法苑珠林卷五

羯坎 陀那賴坎 陀那僧塔岑法苑珠林卷五

降雨部第三

如今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

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麇

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

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

者是歡喜雨若雷電霹靂者是瞋恚

雨法苑珠林卷五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

可思議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

為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為從

眼耳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

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

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名

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

然雨不從彼天口眼耳鼻身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

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

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

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求處

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

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

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

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

聽佛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

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沫出五千

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

四百河水悉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

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

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

海佛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

多

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兩大海中悉

過前水百光明龍王兩大海中復悉

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兩大海

展轉過前後伽羅龍王太子名目佛

生兩大海中復悉過前

佛子彼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

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

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

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

海復悉過前

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

龍王太子兩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

不及娑伽羅龍王所兩大海娑伽羅

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

過前波涌流水青琉璃色盈滿大海

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

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

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

彼大海水為無量不答言實余其水

深廣不可為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

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

乃至不可為譬但隨所應化為作譬

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瞻部洲中有四

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

謂即於此瞻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彼出四大河一名燒伽二名信度三名縛第四名私多初燒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繞池一而流

法苑珠林卷第八

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繞池一市流入南海次縛葛河從池西吹瑠瑠馬口出右繞池一市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頰脰迦師子口出右繞池一市流入北海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鼓奢二名詣羅筏底五名設咀荼盧四名毗咀婆多縛葛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刺拳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懸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趣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九

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八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多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各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波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苑伽河中有七泉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城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四方者所謂錯魚為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錯魚遙見食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

法苑珠林卷第十

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  
頌曰  
玄言始開闢雲霧上昇天駿躩垂下布  
駛雨徧山川百草俱滋茂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 略別二  
秦時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時夜郎縣水竺王祠有竹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蝦舍沙射人  
漢永昌不羣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遺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脾分派  
黃帝時有赤松子是西師能服水入火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西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千吉能祈雨將孫策皇嘗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炊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法公能呪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見  
晉沙門竺曇羅利龍呪水枯而更流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十一 雜 神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其有徵應

唐沙門慧瑠山隱無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  
壇經過有不悟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  
中朝縣民至洛返路見一行旅寄其書  
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  
也但扣藤自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  
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渝尋還云江伯欲  
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觀屋宇精麗  
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  
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塔塔殿  
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餘  
下巫人當今殞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  
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  
中瞭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  
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  
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賤水生王祠昔有女子滯於  
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十一 雜 神

去有小兒帝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  
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為姓所破之  
竹葉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甘止石上  
作美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  
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  
而斬之夷獠怨許竺三非二氣所育  
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為侯  
今猶有竺王節廟右此二廟  
出漢紀

漢中平年內有物起于江水其名曰  
域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  
體筋急頭痛發熱刺者至死江人以  
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口中詩所謂  
為鬼為域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  
毒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塗  
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事縣有禁水水有毒  
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  
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  
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  
擊木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  
鬼彈  
太山北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  
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指之則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十一 雜 神

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傲慢則泉  
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  
之而曲流有神傳而分之以利河流  
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  
賦所稱巨靈具殿員高掌迹以流河  
曲是也

赤將子舉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  
而啜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  
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  
繳父

周禮春宗官伯曰禮司命風伯雨師星  
也風師其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  
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  
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  
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  
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  
沒不返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  
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常入  
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  
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  
今之雨師本之焉右七條出  
按神記

漢務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

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

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

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

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

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

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

念恚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感傷每歸

跡見吉後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瘡

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

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噉瘡皆崩裂須

史而死凡電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

行提鉢振錫行化四輩居于蔣山常

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

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

招來姑熟深相愛遇義興五年大旱

陂湖竭涸苗稼枯朽祭山川累旬

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

躬乘靈航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

悉行蓋於中流燔香禮拜至誠慷慨

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

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纒子及釋軸洪雨

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

為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親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

石柯面徑數丈柯中泉水深五六尺

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游餌

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

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

真之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息

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

踐山足便風雨晦冥如此者三竟不得

至群所栖策與泉隔一洞且夕往還

以一木為梁後且將渡輒見一折翅

鴨舒翼當梁頭逆啜僧群永不得過

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

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

為眾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

或此鴨曰錄之報乎

晉尋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遠

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

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

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

曰若使此地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

出嘉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

為治因構堂宇其後天嘗亢旱連率

諸僧轉海龍王經為民祈雨轉讀未

畢泉中有物形如豆蛇騰空而去俄

亦洪雨四澍潤過高畢以有龍瑞故

取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

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

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躡牀前蘭以手

摩其頭虎揚耳而伏數日乃去生護

燉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

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繁蕪蓋偈

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

山中山有清澗汲飲所資有採薪者

嘗穢其水水即竭澗俄而絕流護臨

澗裏回數口水若遂竭吾將何言言

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

人也支道林為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

體玄旨嘉過山澤仁威虎兇護公澄

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若

四人出異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

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

之事驗若抵掌以符堅肆九十一年

高麗大藏經 卷七

至長安縣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早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目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仕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病而化堅哭之甚恸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隔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縣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虎登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長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我軀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游

法華經疏卷三 第七

心七藉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慈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賈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高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道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常取澗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襄回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可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讚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亨谷枯泉漱水邀矣護公天挺和諒濯足流沙領拔玄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灑池避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生七僧方竹林七賢以量高山巨源

高麗大藏經 卷九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威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莫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且公卿入賀勳見慰勞賜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空中遶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而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游姑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和闐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聲俄見一人執笏而進稱嚴鎮東通須

更有一人至形其端正羽衛連翩下  
 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  
 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  
 冬鑿麓山下為博優壞龍室群龍共  
 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  
 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  
 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  
 也超日興雲降雨本是擅越之力貧道  
 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  
 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俯  
 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  
 遙為龍咒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  
 人來詣起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  
 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  
 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言法師  
 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  
 必當降雨超明且即往臨泉寺遣人  
 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  
 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纒竟連雲  
 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起以永  
 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古五八歲  
高僧傳

○法苑珠林

六十五分以去天監六年二月八日  
 於寺東房比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  
 聲今後房主蔡王尼所住房牀前時  
 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起忽  
 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  
 駭觀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埽為  
 井井猶存焉古一見宋  
聖寺記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  
 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游涼川  
 原有綠斯赴普性藍田真兒山所誦  
 經賣麩六升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  
 嗽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  
 來府至玉泉寺以為終焉之地時經  
 元早泉竭苗焦合寺將嚴藏乃至心  
 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  
 動色驚嗟不已至貞觀十六年終於  
 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瑤姓董氏善通  
 三論涅槃莊老俗書久已洞明由此  
 聲譽久遠漢南至貞觀二十三年講  
 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  
 作房宇不文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  
 日講金經竟飯手曰生常信施令須

通散一產以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  
 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  
 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  
 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  
 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瑤曰奉請住此  
 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  
 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  
 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  
 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  
 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  
 車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  
 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  
 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  
 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  
 至末期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  
 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  
 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  
 清泉香而且美合眾同幸及止此住  
 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此  
二聖山唐  
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五部  
 摠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迷意部第一

法苑珠林卷第廿三 第三十卷

佛 巧五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  
宴空斯依淨住徧於十方慈化通於  
三界所以遠追須遠高慕菴羅崇無  
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  
門起念乖荼葉鍾湯炭故親則發心  
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若  
有真心造作縱小得福如多何況於  
大若起偽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  
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  
法不得新偽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  
伽藍最為其心中本經云羅閱祇  
園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國施與  
尼掉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  
永為棄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  
心念即召閱又推逐尼掉裸形無取不  
應止此尼捷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  
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  
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新園中  
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眾  
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

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  
眾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眾鳥入  
者非時不鳴萍沙大王與諸姝女入  
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  
亦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  
以此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問法  
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  
所應得住是園無有愿地蜈蚣蠱蟲  
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  
不共功德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信心清淨  
以園林地施與眾僧令僧受用命終  
生掉陀羅天天女圍繞百倍縱逸若  
有眾生以善修意為遮寒熱造作義  
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帶天意天五欲  
自娛從天命終若得人身為王大師  
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刻浮樹者此樹生  
在閻浮提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  
是樹株本正州中央從樹株中央取  
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  
形容可愛枝葉稠覆久住不凋一切  
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

下本 洪直都無福節五十由旬方有  
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  
旬其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  
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菓甘  
美無比如細蠶蜜菓大如瓊其核大  
如世間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  
東西枝有子多落闊浮提地少落水  
者南枝果子並落闊浮提北枝果子  
悉落河中為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  
所覆當春雨時下不濕夏則不熱  
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下  
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  
比丘具神通力共為朋友往看彼樹  
遂至樹所見樹果執墮地自破其一  
此丘從其蒂孔探手至甲其最長指  
猶不至拔牽手而出為果所染手甲  
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饜果香  
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  
最為廣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饜是  
香即生心氣乃發願狂有諸離欲外  
人若饜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  
還王舍城說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

德林林卷第廿三 第三十卷

長脰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移若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剎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黑暗補畏而返佛問汝至剎浮樹不答言不至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觀黑暗佛言此黑暗色即剎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繞三匝更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渡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剎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下因脚履水手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為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流於佛手佛以此手

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澀亦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為片故因名此石為片片巖是時佛化優婁頻螺迦葉亦取此菓與迦葉是剎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繞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香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次名剎浮三名婆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香蜜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良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食是麤糲牛其數最多以其鬚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糠粃是其國人磨蒸為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

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葷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松四面四松上有一松其東松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松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松果海蟲所食其北松果禽獸所食其上松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淨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色憔悴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思無有反復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羸欲得噉果往詣樹所

法苑珠林卷三 樹下七

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  
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  
已如力士屈申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  
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  
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  
申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  
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堅於是  
樹王居止枝天因此故憂若愁感帝  
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  
啼泣彼天白日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  
倒堅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  
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  
樹王即復如故  
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  
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  
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  
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菓時  
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菓其樹  
根能生莖葉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  
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  
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  
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  
有樹名善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

法苑珠林卷三 樹下七

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  
而二十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二面  
者國王與宮內諸伎女共食二面者  
大目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  
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  
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  
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  
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  
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  
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亦乃行  
嫁此同彌勒佛  
出此時也  
損傷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闍陀比丘  
須木造房有薩羅林樹便往伐之持  
用成房余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  
語闍陀言莫斫是樹今我小弱男女  
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闍陀答言死鬼  
促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  
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  
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  
世尊尊者闍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  
我男女大小風雨曝露當何所依余  
時此尊者為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

法苑珠林卷三 樹下七

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  
得住止佛呵闍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  
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  
是故神祇樂求依止云何惡口罵之  
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  
突吉羅罪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持戒難於  
邪見見人所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  
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  
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  
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眾天女歡娛  
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  
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  
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  
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  
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  
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  
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  
下此樹有大鬼念頭打此比丘親佛  
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  
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斫一菩提樹  
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  
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為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 諸

木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  
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  
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深如  
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  
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  
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  
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世  
間有五種子出

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  
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  
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  
及住亦復如是余時有阿那毗羅大風  
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  
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  
子接子子子此為五子間浮樹果大如摩  
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  
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  
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  
方東方生者諸婢閻婆皆共食之南  
方生者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  
為七一名不正嗽二名嗽嗽三不正體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一 諸

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四分生者金  
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  
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  
來取食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  
狹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  
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益冬  
感寒罷剝夜又在山曲中屏嶺之飢糞  
穢不淨盈流于地狂風吹雪以覆其上  
漸漸成整五卜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停  
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香陽三月八  
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水雪唯果樹  
在其果形色間浮提果無以為譬其  
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  
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切不老不死凡  
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二明六通無  
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壤之  
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名拘律陀  
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  
除熱病  
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  
曰忍辱若食之則成醍醐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一 諸

祇園感神央 鹿苑化拘降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淵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幡高飄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轉 入歌百福田  
感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錄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律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檮樹變

漢光和中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愛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棧怪

太古之時有女焉皮變為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以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

一尺五寸京房易跋曰地長四時暴占

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

淪入地中而為澤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日邑之論陰吞陽不相屠

夏桀之時厲山以秦始皇之時三山以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工漢昭

帝之末陳留昌邑社工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覆亡也故

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

見此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去誠其形者乃

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

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勝曰山徙

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

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

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雲立為

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

暑乖連則五緯盈縮日星辰錯行日月

博蝕慧動流飛此天地之色候也此寒暑不時天地巫否也故名立土踊

天地之瘞瘳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癘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澤

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漢哀帝平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圖

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

南平陽遂鄉有樹博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鬚稍長六寸一

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平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棠鄉社有大槐樹吏伐

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相之

應耳漢靈帝嘉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

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廣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發鬚備

具其五年十月正殿作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豎投上枝下其於洪漸皆

為木不曲直中平正長安城西北六七

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鬚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宛句離

祇界中草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

頭目足翅皆具非但鬚鬚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娥也是歲有黃巾賊起

漢遜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文世禪草化為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僂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

有娥人欲構制者尋亦自死矣吳先主時陸敬叔為葭安太守使人

伐大樹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

此名彭侯食而食之其味如狗葛祚字元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

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查橫水能為蛟怪百姓為之立廟行祭必過要禱祠

查查乃沉沒不者查浮則船為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

之明日當至其夜廟堡及左右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

往視查移去必流沫下數里駐在澤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為祚立碑曰正德所禳神等為移

尋舊說云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壯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余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承此言馬乃絕韉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之皮所戲以足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

○法苑珠林

於樹上其爾論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取為馬星蠶書日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織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古之遺言也古此十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有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游揭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勸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為結弱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殞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律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眾行道訓授與戒介旦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須之雲景明霽及焚燄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相生焉根枝曲直巨細如一貫擗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且為傳讚云此真釋記從吐蕃國向雲山南界至屈處多悉立等因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袈裟此王玄奘西國行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戒

西明寺多門經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

慈悲篇第七十四

漁獵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  
殺害為重衆生貪濁愛惡已身刑害  
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  
貪彼甘肥置羅萬種或擊鷹放犬胃  
涉山丘擲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  
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  
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  
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游歸於  
是脂消鼎鑊兵碎枯形識附羹中  
竟依鱗裏何期已身可重彼命為輕  
遂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止存口腹不  
顧酸傷但為庖厨橫加屠割致使怨  
家讎隙偏在冥中債主逐隨滿空  
界不善素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  
時暫捨菩薩為此般肩大士由茲救淚  
但惟四生逸受六道輪迴或此身然

所昔是至親覆世空今成疎友改  
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  
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  
愍濟為用常應徧游地獄代其受苦  
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  
六一者為利餽養羔羊肥已轉賣三  
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餽養猪  
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  
者為利飲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  
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  
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  
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  
贈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  
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眾生永  
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  
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  
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贈九守獄  
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  
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  
屠羊養雞養猪若復如是捕鳥者若殺

鳥自活捕魚獵師亦皆如是作賊者常  
行劫害魁贈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  
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  
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  
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  
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  
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贈害牛縛  
象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為擄辱屠  
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  
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常起山林調  
執野象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  
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  
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  
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  
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  
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  
不律儀業

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  
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  
此及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  
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  
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  
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

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 目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 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 貴求欲出家便以居葉盡以付弟剃 頭躡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 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 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 業便語賊帥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 門頭來賊帥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 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 何以來賊即荅言汝弟雇我使來殺 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 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 不違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 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 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 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 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 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 須彌漢泣之淚過於四河飲親之乳

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眾苦皆從 習生有斯眾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 聞佛所說靈然慧解即於佛前得阿 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擄其 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語其 婦言常云思念前臂此是其臂其婦 悲泣便往自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 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 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 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 乃昔過去波羅奈國有王名婆羅達 出行游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 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 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 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 眾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 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 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一脚示我 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 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 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 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 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

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 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 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 亦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 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 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 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 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 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略引二十四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晉羅郡周子文等游獵受現報 宋阮雅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妻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犬訴生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晉州屠兒殺豬有徵驗

楚王游于苑白獲在焉王命善射者

令射之數發獲搏矢而嬉乃命由基

養由基撫弓則獲咆木而號及六國

時更羸謂魏王曰日能為虛發而下

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白可有閒鴈從東方來而更羸虛發

而鳥下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

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

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參位問其故以

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

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

人名曰侯引去則死母謂神明而異

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

桓公與文姜俱到于齊齊襄公通其

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

拉桓公為桓公夢於車上晉人告于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思何辭

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

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

貝丘有大豕從者曰日見豕乃彭生

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

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

其目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

公焉

續按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

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

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投弓箭鏑

頭廣三尺許自如霜雪忽出城喚曰

阿鼠

幸弓滿鎗向子文文便失蒐厥伏

續按神記曰吳未臨海人入山射獵

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文著黃衣

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鱗尅明當戰

君耳何用為別荅曰明食時君可出

溪邊敵從北來我南住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

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公

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

便相盤繞白睛勢弱射人因引弩射

之黃睛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

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

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還傳一年獵所

獲甚多家致富數年後憶先山多

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

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

離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

聞之甚憤便欲走乃見三鳥衣人皆

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

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禁

其孰如此

宗阮雅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

隋鍾離太守阮惛在郡惛使雅宗行

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馬行遠民

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為死舉

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雅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眾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

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雜宗皮割  
 齋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  
 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為鱸狀又  
 鑊煮鑊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  
 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雜宗便叩  
 頭請命道人令其躡地以水灌之云  
 一灌除罪五百雜宗苦求多灌沙門  
 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  
 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  
 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齊會之日悉  
 著新衣無新可澣也雜宗因問我行  
 拔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  
 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尔愚朦不  
 識緣報故以相誡因尔便蘇數日能  
 起由是遂斷漁獵云方一略也

梁小莊嚴寺在津康定陰里本是晉  
 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  
 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  
 殺一鹿鹿跪一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  
 剗剖鹿懷一齋尋當產育就庖哀切  
 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癩  
 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  
 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聲捨家資

○法苑珠林

迴買此地為二伽藍見佛本  
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驍騎將  
 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矜所殺無數  
 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  
 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  
 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  
 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免疑隣里  
 戲載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  
 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  
 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  
 兔鳴足上得刺盈拘經月餘日不食  
 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  
 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  
 寺丞蔡宗宣明曾為代府法曹為臨  
 說之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改獵善  
 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  
 圍繞略林歎曰急還我頭來略輒  
 頭痛氣絕又蘇因請眾僧急為請  
 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  
 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  
 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可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

三帝盜隣雞勿燒煨食之後朝村人  
 未起其門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  
 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  
 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  
 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  
 種且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  
 面門樓丹雘其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  
 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  
 小兒前入小兒入聞城門忽閉不見  
 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熟灰碑火深纔  
 沒蹕小兒忽呼噉走趣南門垂至即  
 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  
 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  
 眾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  
 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邪且來如此  
 游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見  
 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  
 村南走戲喚不甯來父出村外遙見  
 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  
 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  
 脛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  
 炙抱歸養療解已上肉如故膝已下  
 遂為枯骨隣里聞之競問緣由答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三十一 政

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簡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為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大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獵常籠鷹為數聯殺他狗餒鷹既而公疎見五大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大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為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開汝以生割我肉覺齋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大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汝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隨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音不美除延安公寶暉云夫人之弟為臨說之耳 右四事出 吳藏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

宋史卷之四十四 第三十二 吳

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背爪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背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屬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情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燃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開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赦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遂巡之聞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常以讀

誦為業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三十三 吳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慶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北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鐵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以形唯見白骨如此良父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自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仗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蘇活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攻放彈所殺甚多有時單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徵患三四日

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匹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東云遭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一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軍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辨駿并縛手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夫到知禮勸聲呼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罵詈意游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摠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面牙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刺知禮皮玄須臾摠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以此肉分食禽獸其冥落而復生生而復刺如此三日

○法苑珠林

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槐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咬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當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投之三九白物如束令禮噉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信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橫植不得過見其兒女并婢賣箱并下錢納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游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筒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然絢也右三劫世

唐顯慶三年徐玉任晉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荷殺一猪命斷湯燂皮毛並落死經半日貪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割腹下一刀

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林下而臥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胆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後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汗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并州晉陽縣人王明仁作三考法正具見說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 皆有五部

迷意部 善陸部 國王部

迷意部第一

夫含三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翱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圖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整拳推之珍撒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淺筭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九章 緣

肉骨髓尚不實惡況復外財寧生愛  
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  
而物亦空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眾  
生修菩薩行為此法眼於諸眾升起  
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  
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  
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  
捨皮袍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  
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  
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  
持禁戒而無缺犯二佛所無量供  
養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  
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  
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痛苦  
之者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  
為作歸依無趣向者為作趣向令其  
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  
慈愍一切苦惱眾生故發大堅固勇  
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  
首真世間無大道師儉法之時於如  
是等諸眾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九章 緣

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  
不迴轉復願救度三惡眾生安置  
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余時如來被加陀羅  
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  
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  
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  
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眾生前  
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安達多等無有  
異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九章 緣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五  
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  
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  
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叉道隨所  
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  
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  
恐末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為  
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  
男子自相謂言王慧燈教我等行十  
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  
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今閻浮提  
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九章 緣

不邪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  
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  
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  
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  
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  
余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  
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  
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  
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  
已求經歷眾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  
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  
利刀自割服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  
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  
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  
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  
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天  
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  
答言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  
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  
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  
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  
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王慧  
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

路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今時利益眾生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郭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余時此土名無塵彌樓狀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其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為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

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云云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障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六動彌樓傾搖海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奉願故即成高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求食血冥以奉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亦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眉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眾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云云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冥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唇取齒取舌者以奉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冥充滿

一切閻浮提人夜又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四大海施已身冥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徧安呵剎善男子觀我於十

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眾生無一念煩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統伽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冥充彼眾生河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我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剎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眾生我時出游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為急切即問諸目此人何罪諸目答言此誰王法敢是天民常由輪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目速放斯人儲糧蘇油勿苦索之目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勤以菩提即今此閻浮提為五百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卷

佛

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  
 近大海夏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下又得王神通  
 介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  
 獲象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  
 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眾  
 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  
 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  
 藏實是菩薩以奉願放生於其中彼  
 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  
 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常逐於  
 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  
 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  
 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  
 風雨神等乃至耨喚父母所愛兒息  
 之聲介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  
 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導  
 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  
 介時即以繒帛而自纏手內香油中  
 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  
 六年游四梵處為益眾生故食眾果  
 既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  
 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卷

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  
 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  
 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  
 得為商主操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  
 十方苑伽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  
 於眾寶二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眾  
 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眾生令  
 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  
 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惠手 拔貧窮於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未歸向  
 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  
 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  
 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  
 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  
 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  
 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  
 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  
 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  
 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  
 意而取安慰之言善求賢者莫生  
 恐怖我當為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卷

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為生人若不  
 如是名為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  
 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  
 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  
 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  
 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  
 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同  
 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  
 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  
 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  
 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  
 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  
 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  
 最勝  
 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  
 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  
 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  
 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  
 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  
 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  
 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  
 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  
 眾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

書石乃知真偽假便怨家亦如親友  
國三部第三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  
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  
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  
三昧慈哀眾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  
狀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聖  
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為淚出時  
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夢  
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  
者當得生人宮血飲食之即得愈矣  
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  
彼藥法所難得勅問目下王第一大  
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  
氣最為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  
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  
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  
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  
各有至心天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  
身引得復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王子兄弟二人  
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食都盡弟即  
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  
此肉藏弃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九

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  
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  
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  
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用無  
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則  
人王子為入少於欲事採華果去  
其婦在後與別人通以有私情深疾  
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邊  
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  
有深河或當橋落婦言以索繫腰我  
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挽其夫情著河  
中以慈善力隨水漂而去不沒死於  
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  
中誰應為王遙見水上有黃雲蓋扣  
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  
中而往迎接立以為王之舊婦據彼  
別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  
有一好婦携一刑誓恭承孝順乃聞  
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  
王問婦言此別人者實余夫不答言  
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  
王言汝識某甲不諱向王看然後慚  
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

者即我身是余時婦者胡遮婆羅門  
女帶木杆謗我者是余時則手足者  
今提婆達多是此知善惡  
日難有限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  
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  
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殺  
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  
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  
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  
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  
自欲噉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為  
悲感舉聲大哭余時夫人欲還宮中  
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  
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  
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余作是念  
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  
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  
人聞之心為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  
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  
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  
在呼吸不逾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  
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食食之可  
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

法華經卷第四

第三段

一

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  
 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  
 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  
 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  
 人適欲舉刀便割一乳應時三千大  
 千世界為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  
 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  
 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為悲  
 泣住夫人前即便問言汝今所施甚  
 為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  
 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度脫一切眾  
 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為  
 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  
 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  
 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  
 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  
 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為痛耶答  
 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  
 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  
 為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  
 中眾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  
 後王崩即拜為王人民熾盛國遂興  
 隆佛告王言余時夫人者今我身是

法華經卷第四

第三段

一

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眾歡喜作禮  
 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三經  
 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迦女  
 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  
 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  
 威光無量求三津所時有結髮梵志  
 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  
 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  
 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誦經為我解  
 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為汝  
 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  
 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常以慈  
 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  
 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  
 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  
 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  
 智廣博眾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  
 即便信伏為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  
 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  
 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  
 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

法華經卷第四

第三段

一

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  
 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  
 日時彼林中有一五百白兔有一兔王  
 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  
 是言今此仙人為佛道故不食多日  
 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  
 當為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  
 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眾生  
 愛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我今欲為  
 一切眾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  
 法師余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  
 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  
 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兔  
 王母子圍繞仙人足滿七布白言大  
 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  
 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免自仙  
 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  
 諸眾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  
 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  
 正念三寶余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  
 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  
 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  
 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

乃至色界及以詣天皆雨天華持用  
供養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  
免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冥  
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  
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  
說偈曰

寧當燃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眾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食眾生  
如佛所說食眾生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  
世世不起殺想常不噉食人白光明  
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實戒作此語  
已自投火坑與免并命是時天地六  
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  
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  
發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  
知今時白免王者今我身是時免兒  
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  
眾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  
群免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  
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

持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  
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  
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  
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  
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使得  
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  
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  
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  
佛其人民二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  
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  
一師子王住深山空窟常作是念我是  
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規護一切諸獸時  
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  
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  
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  
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  
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  
行是時山中有一就王名曰利見師  
子王眠即便擗取獼猴二子處嶮而  
住時王寤即向就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就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是為故捨之 莫令失信主慚耻

就為王說偈報師子至曰  
我能飛行游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為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為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  
身今時就為王復說偈言

若為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  
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  
是二獼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  
時就為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為護依  
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說  
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  
莊嚴於五道眾生若起悲心能破煩  
惱云何地獄眾生而起悲心此諸眾  
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  
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  
十六處眾生墮中地裂裂手碎斷截燒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三十七 壽 一百五  
者火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  
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  
福

若人利益眾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  
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  
踢突焰火焚燒徧體熾然以求救護  
無能救者此諸眾生何時當離種種  
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  
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應念其中無  
量苦惱互相殺害或行水陸死法無  
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眾生何  
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  
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  
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山谷峯園  
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  
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  
生東西馳走繞亂無知受大苦惱是  
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  
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  
有貧窮依恃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  
於五道眾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三十八 壽 一百六  
如是之人得勝安穩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以爪上土告  
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為六  
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  
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為比  
佛告諸比丘如是眾生能數數下至  
一彈指須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有如  
甲上土耳其諸眾生不能數數下至  
如一彈指須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  
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當當數數  
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  
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念怨如善友展轉在生死  
惡曾為親族譬如樹生華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宗親亦如是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不問於遠近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及至三界人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於天刀刃不能害縣官及火怨  
邪思諸羅刹蛇虵毒蠱毒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一切不敢近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  
極蟻子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游行  
覓食驅逐別處得住

法苑珠林卷第廿四 第三十九 壽 一百七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鬪戰阿脩  
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電掣遠散  
極生恐怖乘車馳還歸天宮須彌  
山下道徑叢林林下有金翅鳥巢多  
有金翅鳥子今時帝釋恐車馬過踐  
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  
子御者自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  
迴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當迴  
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眾踏殺眾生  
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遙見  
帝釋轉乘而迴謂為戰策即還退走  
眾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官佛  
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  
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  
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  
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睡  
眠得安隱甯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  
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  
害六刀箭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  
不溺九常得好衣餅膳飲食牀座臥  
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

命終得生梵天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卷 戒得之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見以啼為力女人以瞋為力比丘以忍為力國王以傲慢為力羅漢以精進為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慈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去身徧法界 據化指秋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脩袂愛馬 六念靜心獲 稱池澄定水 寶意動聲誦 悲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根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言

感應緣 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求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將其驥面情無所

◎法苑珠林

畏眾咸觀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

皇末年召入慧曰來歸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柩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誦數未嘗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葉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升座立性沈審慈仁摠務諸有癩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為補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滌淨淨穢由心起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晨不臭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與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初羅國人年過小學字神寂澄簡默世高禁情放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兇持戒不群慈救為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余初無

乖儀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眼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眾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勅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舉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闢非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得施又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電靄覆所講堂四部驚嘆美聲彌遠因遵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卷 戒得之

第七〇冊

五二五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四卷

尉曾因重病闕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據牀而空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捉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口其竈上有氣直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龍威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代一切眾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右

此由異報拾遺

唐安法師行傳云婆羅泥斯國內有

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善陸

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

有狐兔獲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

脩善陸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

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

日涉薔水草游戲茂林異類同歡既

安且樂老夫日間二三子情厚意密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四卷

忘其老弊

何以

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之何以饋食日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泓水濱銜一鮮鯉後於林樹採菓俱求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介曹未和後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後狐曰多聚樵薪方有所作後狐覩馳驅草曳木既已趨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食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散傷歎良久謂狐後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律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百歲者皆奉

勅取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錢

四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

救危篇第七十六

放生篇此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蓋聞元元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虛中銀鬪鷲禽遂投身於索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救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帶奕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朕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弔普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市遠仁莫不鼓刃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辜橫遭狙醜致使怨鬼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頰尾並相望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寤道何異翬龍開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鵡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令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護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令者犯輕垢罪

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澆水飲用若澆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頃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救澆不可信者自澆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求處遠道有池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若知

友同師者語言此中有蟲當澆水用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北

遠道共往合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兵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澆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

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澆囊持用澆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之皆欲然却汝小蟲尚畏不殺况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自皆殺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聽欲王聞故之由行人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經宿之水若不細觀

恐生細蟲若不澆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

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瘕瘕諸菩薩爾時身為赤魚自以為其疾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飛鳥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為水神所罾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罾上繩即爛壞人得脫之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敷施罾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罾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乃現脚相時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是羅師來願勤方便出是罾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力勢已盡毛罾乾急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先殺我身然後願放

鹿王今去 法華經卷第五 鹿野六反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亦不殺鹿王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云

獵師即時解救鹿王佛言昔鹿王者

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

鷹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鷹欲代捨命

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鷹並放後

求寶報恩大意同前

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坐起而

說偈言

我實是畜獸名曰人頭鹿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以理而言之非以形為人

若能有慈悲雖獸實是人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

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人籠

繫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為

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

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鴣鳥

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

若無殺心汝無罪也而說偈言

不同華而觸不同心而起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法華經卷第五 鹿野六反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時香

山中有仙人住起去山不遠有一池

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

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

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

獼猴便作姪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

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猶如鼈所繫失守摩羅捉

非芥則不離

時鼈急捉獼猴却行欲入水獼猴急

捕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

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幸與遇值

峯巖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

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若難獼猴

會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

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出哉

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獼

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貝物滿鉢持

來得何等信而未向我今時獼猴即

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無辜觸惱他救危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今日婆羅門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困厄還山林 法華經卷第五 鹿野六反

余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今汝得脫還於山林中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余時彼仙人為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曾號宇迦葉獼猴過去世

號宇憍陳如已作難欲行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今還山林去

鼈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觀皆眷屬隔世即相欺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實牽我入三塗焚痛受方危

自非慈救捨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 卷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

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

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

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

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

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復怪也謂使

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

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臥

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普將入大門有

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

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妻姓元

卷之三十一 卷九

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替張惣管穴游母數相見惣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為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拈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文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荆處坐嘉運見司荆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間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今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間君才學欲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汝馬生歸即命追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五十一 卷九

于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責我所乘作淨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淨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為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澗道指令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蘇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凶但二人凶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交怖唯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荆為君被請護君幾不免賴君賜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將挾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得銷數十匹因四月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城宮間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今嘉運後為國子博

法苑珠林卷之五十一 卷九

士率官 卷九

救危篇第七十六共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舒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獨見哀聞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軀海漂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或臨刀項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無損或枷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鑿難盡若懇誠克已必感靈徵若浮漫情情艱危巨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剎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雀頂上覺鳥在頂懼如墜落身不移搖檢聖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將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玉太子號曰寶華端正殊好從園觀出道見

第七〇冊

五二九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二 疑

一人身患病癩見問病人以何等藥療  
卿治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  
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自破身  
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  
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曰大海  
水尚可斟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  
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尔時曠野菩薩現為鬼  
身散脂菩薩現為鹿身慧炬菩薩現  
彌猴身離愛菩薩現殺羊身蓋漏菩  
薩現羯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  
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  
明一菩薩手執燈明為供養十方諸  
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為眷屬  
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為欲調伏一切眾  
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  
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  
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勃使還來  
沙彌解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眾  
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  
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  
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三 疑

師其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  
更無餘福得余以救蟻子因緣之故  
七日不死得延命長 又言此塔即得延命  
聖天咒也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尔時流水長者於天  
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眾生患令得  
平復時長者有妻名曰水空龍藏  
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  
者子將長二子次第游行到一大空  
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血空一向馳奔  
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  
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  
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  
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  
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憐汝可  
與水是故號汝名為流水長者問神  
此魚頭數為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  
具足足滿十千尔時流水聞是數已  
倍坐悲心時此空地為日所曝是十  
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  
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遷到  
池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四 疑

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  
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  
然其決處巖難補時長者子速至  
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  
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尔時大王  
即勅大目連供給自至廢中隨意  
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六  
象從治城人借縻皮囊至彼上決決  
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安置池  
中水遂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仿  
伴而行是魚亦隨傍岸而行時長者  
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  
為飢人所惱從我求食尔時流水告  
子至家啟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  
上急速來還尔時二子如父教勅至  
家啟祖說如上事尔時二子叔食載  
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  
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  
中若有眾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  
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  
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  
為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  
緣尔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有

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

客醉臥余時其地率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余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脅邊復以十千置左脅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寤寤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子於空游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澤池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為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眾寶悉滿至海中聞其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余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余時商主即告之言諸大

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一

夫勿生怖畏我今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劍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已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時皆者有抱肩者有捉膝者余時商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興大悲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劍斷已命根速取命終于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眾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余時為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踏一岸以後脚踏一岸令眾獸踏背上而度皮實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免求氣力

卷之三十一 第七十二

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免須跋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餓如來因地慈悲救眾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食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食也

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眾生如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邊臥息積有日月其背骨堅燥猶如陸地賣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者爰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懼不亡適欲強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危眾賣眾買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救濟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買人曰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

今當相安終不相危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眾聞之知有

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眾與大慈

還負眾賈移在岸邊眾人得脫靡不

歡喜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而歎其德尊為橋梁

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超越三界設得

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王報曰

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

時弊黑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

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犯法者

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

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

受人身不遭玉難

若有眾生持戒見大火起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燒眾生

以水滅火救諸眾生命終生行道天

受種種樂

又如度荷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踊

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

遍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大豪貴

門得鹿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途一射

獵屠見抱一狗子持婦欲然見沙門  
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  
沙門知有狗子疑欲然之故問其人今

何所貴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七 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

問吾已見之何為藏匿殺生之罪甚

為不善願持我食賀此狗子令命得

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

故行末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

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飢突不肯

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

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

狗子以手摩按祝願淚出卿罪所致

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汝

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

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

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

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家貴大長

者家適生愷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

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

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

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

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

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

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  
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  
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

聽今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注

衣誦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立

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

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

生尚有得道宜況於人寧不獲果縱

復缺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

滅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為鷹所

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

忽遭此難我聖捨離父母境界而游

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囚

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

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

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

父母境界鷹為於羅婆起憍慢言汝

汝今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不於是羅

婆得脫鷹為亦還到耕壠大古之下安

住止剋然復於古上欲與鷹鬪鷹則

大怒披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威  
峻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古下鷹鳥  
飛勢騰衝堅古碎身即死時羅婆鳥  
深伏古下仰說偈言

麻鳥用力來 羅塞依自由 乘顯猛威力  
致禍碑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元思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合誠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涓 親疏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厄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 略引二十五

秦沙門釋道周 晉居士呂棟

晉居士徐崇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慧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慧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慧布 唐沙門釋智聰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同鄉里氏族已載前記  
姚秦始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  
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  
行持炬探究入且三里過一深流橫木  
而過岡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

又滅冥然昏闇同生念已盡慟哭而

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菩薩願若葉出

路供百人會表報或神經一宿而見

小光炯然狀若火火熾忽之間穴中

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瘡

彌深屋額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

王作鎮廣陵請同供養其年九月於

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

夜四更盡眾僧皆眠周起禮拜還欲

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

出見一佛靈鬚分明了了有一長人

著平上情箋布袴褶毛把長刀執拉

雄異捻香授道同時不肯受壁中沙

門語云岡公可為受香以覆護主人

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介之時都不

見眾會諸僧唯觀所置釋迦文行像

而已

晉呂棟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

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

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棟自說其

父當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

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

覆瀆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

有火光來岸如人捉作者照見溪中

了了遙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

餘步棟後與鄰嘉賓周旋郝所傳說

晉徐榮者琅邪人當至東陽還經定

山舟人不慎誤墮洄渚中游儻濤波

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

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

踊出渚中還得乎沫淞江還下日已

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

而濤浪轉威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

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迥拖趣之徑得

運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

恒異之疑非人火明且問浦中人昨

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風

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

後了其為神光矣榮後為稽府督護

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

有沙門支道蘊謹萬士也具見其事

後為傳其言之與榮所說同

晉張崇京北社陵人也少奉法晉太

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

南走歸晉為鎮戎所拘謂為游一范

殺其男下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釋

手脚扭械持身出坑埋築至腰各相  
 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為娛  
 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  
 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  
 逐得免脫崇既脚痛同等路經一寺  
 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  
 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祈亂晉帝  
 理此竟寬赦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  
 當分為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  
 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寃氏帝乃悉  
 加宥已為人所略賣者皆為編戶智  
 生道人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  
 世信奉法父苗苻堅時為中山太守為  
 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  
 登陟峭嶽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  
 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  
 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  
 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可得揭  
 厲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返  
 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  
 水裁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朝後自  
 王丘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福昔

三五

法苑珠林卷五

釋

灑掃敷陳香華成列經像忽聞法堂  
 有經唱聲清婉流暢懿遂往觀見有  
 五沙門在佛空則威容偉異神儀秀  
 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  
 瞻肘意若依然音言未六忽而竦身  
 飛空而去親表實僚見者甚眾咸悉  
 欣踊倍增信寤古此一驗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  
 後凶猛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  
 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  
 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而  
 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  
 指之虎即搏胡臂得免也古此一驗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埭頭  
 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慈家  
 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  
 許先是空埭忽見四瓦屋當道門  
 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  
 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  
 誦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  
 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  
 便罵之日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  
 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音

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  
 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  
 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復  
 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  
 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曾相拖度五  
 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為西  
 將幸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  
 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  
 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  
 人面何以得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違  
 家三更盡古此一驗  
 宋沙門竺慧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  
 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慧  
 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拔  
 已得依浦唯慧慶舫未及得泊飄颻  
 中江風疾浪踊靜待淪覆慶正心端  
 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  
 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徑  
 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  
 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  
 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  
 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

賈經誦念稱名師命有師子從林中  
 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嗚吼而  
 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驢  
 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古以二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  
 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讀有超邁之  
 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于景環約  
 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為  
 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天賊耳迴軍  
 即定後三年景環率弟安周續立是  
 歲蒙遜死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  
 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  
 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  
 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  
 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眾雖飢  
 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柱鹽以  
 啖之兩股空盡心問不能自割因語  
 餓人云汝取我皮實猶足數日若王  
 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  
 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  
 舉國奔赴號噉相屬因舉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  
 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閭維

○法苑珠林

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  
 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  
 右右此一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不知氏族  
 奉律貞確禪懺為禁會周德六年  
 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  
 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  
 餘美髮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鬣自  
 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  
 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  
 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  
 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  
 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避竈神曰師既  
 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令住此  
 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  
 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  
 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  
 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  
 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常憑神安蘇  
 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雋  
 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群魏  
 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雋因過勃主

三藏授以釋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  
 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蔚蔚於是  
 陶化京華久而逾感忽於一日正午  
 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鐘急眾僧出房  
 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  
 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  
 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  
 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遺俗且共  
 救厄當尔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  
 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  
 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  
 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  
 著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欵推倒大  
 眾得令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勅使問  
 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  
 放棄主遙禮備盡敬大送珍寶及  
 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  
 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  
 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  
 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  
 驚嗟入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  
 在苑內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  
 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

感記

行宰儔為君主所重或見諸人樂生  
 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  
 今所祈化度眾生如何在蓮華中十  
 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  
 七十與眾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  
 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  
 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去也幸願好  
 任願自努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  
 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  
 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  
 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  
 無所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  
 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  
 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  
 告眾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足  
 生身一足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  
 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  
 照於品禪師戶促時怪光感出戶觀  
 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但  
 往述之怡然符合言已端聖而化有  
 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  
 測其故入山視之乃知布去也世也以  
 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奉

住春秋七十有餘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

感記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  
 許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  
 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  
 扶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常有虎繞  
 之而已不食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  
 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  
 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  
 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住者可  
 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  
 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  
 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  
 四虎同住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  
 誓言不寢臥眾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  
 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眾由此驚寤  
 每以常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  
 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眾辭別還歸  
 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  
 年九十九矣右此四條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  
 才一生口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  
 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師延興寺玄琬  
 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

感記

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  
 被捉將去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  
 投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  
 美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  
 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利那不輟  
 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  
 斫時心不覺惺當殺之時日始在甲  
 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空去  
 岸三百餘尺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  
 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  
 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竟項微痛而  
 無片傷即知由念觀音得令身命當  
 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  
 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且漸下樹  
 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  
 羊裘及得一量鞋鞋得者免寒復  
 行一里便得一匙糲糲青翠赤白似  
 新摘求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  
 音神力豈能仲冬得新糲糲免飢  
 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  
 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  
 未眠臥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趁望  
 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

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踈跣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至於四更，忽寤開眼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躡坐，將口柱取賢者鼻鬚者見已還開目作念去若實我，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今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拋棄，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年如白見，師說之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月念齋觀經奉勅厭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 此有七部

迷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蟲畜部

地獄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萍移神明不朽，識慮冥持乍死乍生，時來時往，奔捨身命，草下籌難辯，惟大地丘阬莫非我，故身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闇不識親疏，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為怨府，歷劫相酬，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

蓋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

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坑伽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隨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坑伽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棄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為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

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安隱快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數無量，或見諸眾生受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說

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  
 以來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  
 諸衆生而怖生恐怖友毛為暨當作是  
 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為傷害者為  
 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  
 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受念歡喜  
 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為我等  
 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  
 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  
 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  
 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  
 莫令增長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積聚其身骨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若諸聖弟子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離苦得寂滅修入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極至於七有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  
 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  
 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  
 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  
 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濕一  
 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說

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昔天  
 大雨洪注東南西北無斷絕處如是  
 四方無量國土劫壞如天普雨天下  
 無斷絕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譬言如椰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  
 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  
 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三十三天有一  
 天子身形有五死端一華冠自萎二  
 衣裳垢坳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  
 玉女違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提胃  
 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聲  
 便勅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微此聞彼  
 天子具報所由今時釋提桓因自往  
 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  
 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  
 愁命將欲終有五怪衰令此七寶宮  
 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  
 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  
 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為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錄

說

無常之物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  
 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  
 身清淨無染光逾日月靡所不照捨  
 此身已當生羅闍城中豬腹中生常  
 食屎溺死時為刀所割是時帝釋語  
 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憚三惡  
 趣故如來亦說此偈  
 諸有自歸佛不墮三惡趣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今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為  
 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  
 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  
 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  
 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  
 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墮窮  
 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  
 所著時彼天子隨帝釋語即便長跪向  
 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  
 形壽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  
 說此語已不復處豬胎乃生長者家  
 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羅闍城中大  
 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  
 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

年至于十歲父母將至佛所佛為說法  
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  
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

又正法念經云介時夜摩天王為諸  
天眾以要言之於天人有十六苦  
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道所攝一者

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  
捕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  
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

給使苦十者遣求營作苦十一者近  
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  
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為他輕毀苦

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  
人中夫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  
眾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為中

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介時  
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有陰皆是苦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若住於中陰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此苦不可說沒於屎溺中  
熱氣之所燒如是住胎苦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其心常希望於味麩大苦  
此苦不可說小心常希望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此苦不可說悲懼不愛會  
猶如大火毒所生諸苦惱此苦不可說  
於思安別離眾生趣大苦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寒熱大苦畏生無量種苦  
眾身受斯苦此苦不可說病苦害人命  
病為死王使眾身受斯苦此苦不可說

為他所策使常無有自在眾身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愛毒燒眾生遺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此苦不可說若近惡知識

眾苦常不斷當受惡道苦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見則生大苦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飢渴自燒身猶如猛獸火

能壞於身心此苦不可說常為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生於憂悲苦此苦不可說  
人為老所墜身羸心意劣偃偻任杖行

此苦不可說人為死所執從此至他世  
是死為大苦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三佛告比丘有九輩九因緣

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為不應飯為飯  
二為不量飯三為不習飯四為不出  
生五為止熱六為不持戒七為近惡

知識八為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為可  
避不避如是為九因緣人命為橫盡

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為飽腹  
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  
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為不知時冬夏

為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  
出生飯者為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  
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為止熱者大小

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噦噎下風來時  
制六不持戒者名為犯五戒殺盜淫兩  
舌飲酒使入縣官捶杖斫刺或從怨

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為近惡知  
識者空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八  
為入里不時者名為真行亦里有諍

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安人  
他家舍九為可避不避者為惡惡象  
馬牛車蛇蚯蚓水刀杖醉惡人等

忤擾是為九橫人命未盡當聖是盡  
又五陰譬喻經佛說偈云  
沫聚喻於色受如水中泡想譬熱時酥

行為若芭蕉器幻喻如識諸佛說若此  
當為觀是要執著而思惟空虛之為審  
不觀其有常欲見陰當介真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知身無所直命盡溫腹氣  
捨身而轉世當其死地地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但幻而愚貪止止為無妄亦無有牢強知五陰如此比丘宜精進是以當晝夜自覺念正智受行寂滅道行除最喜樂

五陰部第三

如涅槃經云譬如有王畜毒蛇置之筐中以付一人仰令瞻養若令一蛇生瞋患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亦時聞王切念心生惶怖捨籃逃走王特復遣五狴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落中聞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空地間空中聲出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大賊來汝設遇者命終今汝當云何而得免之念時其人恐情遂增復捨而去器值一河其水漂急無有船筏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為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為毒蛇五狴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為彼蛇賊所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為五王說注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老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思愛別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為八苦也何為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

七苦部第五

七日如凝蘇四七日如肉痔五七日五施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嗽一杯熱食灌其身體如入饑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飽之時迫次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情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呼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昏昧耳聽不聰感去衰至皮皺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神識轉減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淚更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二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臃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極強百節苦痛猶被

杖楚四大造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  
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塌目不  
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  
心懷苦惱言輒悲哀六親在側晝夜  
看視初不休息銷膳美食入口皆苦  
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  
作四大欲散鬼神不安欲死之時刀  
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  
空室家内外在其左右憂悲凌溢痛  
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游氣  
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竟靈去矣身  
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月之間肉壞血  
流腫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眾  
鳥噉食肉盡骨乾觸體異處此是苦  
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思愛別苦謂室家内外兄弟妻  
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以為人抄劫各  
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婦北非唯一  
處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絕竊  
竊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  
言實是大苦

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

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  
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幾幾  
時貪取民物為人告言一朝有事檻  
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  
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  
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  
怨各自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鋸箭  
拔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隨道相逢  
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  
當余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  
實是大苦

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  
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胎胎傷惜長命  
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  
在其酒醉疾病六知作八減少五歲  
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和禮義年過  
八十老鈍無智可驚日冥無有注則  
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  
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  
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  
霜亦愁天下不孰亦愁室家内外多  
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思失亦

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思失亦

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閉  
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  
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  
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  
家死山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  
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  
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禮當歡  
祭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  
是大苦

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  
而說偈言  
何法名為苦 所為貧窮是 何苦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  
惡名畏三死畏四惡趣畏五怖畏如  
是五畏證得清淨意樂地時皆已遠  
離

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為王說  
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為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過惡

如是大王有四思畏無能避者老為

大思畏肥肉消盡病為大思畏無強

健志死為大思畏盡無有壽思愛別

離為大思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

畏一切刀杖呪術藥草象馬人民

珍寶城郭可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

霹靂虛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

其中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息愛

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如婦人遇羣經六佛在世時有一人

無婦往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

母時還顧見子為狼所啖為怖懼

夫抱中子恒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

失志頓墮水中墮所懷子遂便度水

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為安隱不行人

答曰昨夜失火皆燒入母悉盡無餘

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姊為安隱不行人

答曰昨有劫賊傷室其家姑姊皆

死無兒在者其母聞之悲憂滿懼心

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

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

所燒佛在舍衛給孤獨精舍時婦馳

走而往趣之今時世尊為大會說法

眾苦隨逐老何因吾時分變壞苦故

病何因苦大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

壽命變壞苦故怒憎會何因苦合會

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愛別離時生苦

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

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處重苦故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世人入海採寶

逢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

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

入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

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

噉之六者地有熱沙行走其上燒爛

入家產天竺俗禮婦人歸父母國時

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舍

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繞牛脚牛

遂離荼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

為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

遙見之怖懼戰慄啼哭呼天無救護

者日遂欲具去道不遠有河水河水

對有家居婦怕日真懼為賊劫棄車

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

子度水通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嗷呼

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三老病死等

佛告諸弟子若曹亦有七事一者四

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

貪愛無限譬喻船滿溢三者憶水欲死

謂為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噉者謂

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二毒蛇者謂人

身中三毒六者熱沙燒爛其脚者謂

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

受罪之處窳窳一且其無有出期佛語

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

事可得解脫  
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得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澗赴火自毀高巖常翹一脚五熱多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履服麻衣糞掃毳褐斂婆羅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辛味常飲噉此糲沸汁乃云是等能為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為脫不復遭見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持弄惱若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當還欲界受苦如故故是頌曰  
譬如有雀繩繫足 適飛縷盡牽復迴  
修行如是止有天 墮行欲界不離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臣奉勅撰述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錢三十八

西即寺沙門釋道世撰

德苦篇第七十七

靈高部第六

如禪祕要經云復次舍利弗若行音入禪定時欲覺起會旋風動四百四脈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長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投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搭布散諸根如咸屎裏裹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十戶蟲圍繞周而四百四脈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劍形團圓大小上團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二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

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派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眼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繞繞相著狀如指環感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巨甚生藏陰處分為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二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首諸蟲中生筋色蟲 此蟲不離眼筋道等子藏發動時七脈受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

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醫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睛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十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亦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十戶蟲地水火風動作由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

手反之注法苑珠林卷六十七 卷三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  
 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  
 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  
 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  
 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  
 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  
 見癩人那利劍蟲如地獄箭半多羅  
 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焰應當  
 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衆生身  
 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  
 衆生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  
 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  
 是大丈夫大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  
 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  
 婬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燒害當知  
 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  
 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  
 能及大力丈夫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  
 弗汝好受持為四衆說慎勿忘失時  
 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又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寶見  
 身從頭至足俯身觀察彼以開慧或

注法苑珠林卷六十七 卷三  
 以天眼觀體內自有蟲行名曰腦  
 行游行骨內生於腦中或行或住常  
 食此腦復有諸蟲住腦體中若行若  
 食還食謂體復有髮蟲住於骨外食  
 於髮根以蟲腦故令髮恒落復有耳  
 蟲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蟲腦故令  
 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鼻蟲住在鼻  
 中食鼻中肉以蟲腦故能令其人飲  
 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  
 令人飲食不美復有暗蟲生在眼中  
 住於眼中常食人眼以蟲腦故令人頭  
 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身身蟲住  
 在人牙以蟲腦故令人脈痛猶如鍼  
 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  
 蟲腦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  
 蟲住於牙根以蟲腦故令人牙痛復  
 有諸蟲名歐吐蟲以食涎多生歐吐  
 是名內修行者俯身觀是十種蟲住  
 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眼  
 唯有蟲名曰食涎齒齧食時猶如歐  
 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唯  
 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  
 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食甜或食

注法苑珠林卷六十七 卷三  
 重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  
 令人困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  
 天眼見消唾蟲注咽喉中若人不食  
 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  
 脈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  
 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  
 沫故胃中成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  
 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脈流注  
 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脈中  
 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  
 種嘔吐一風吐二癢吐三唾吐四雜吐  
 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胃中順入腹  
 中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  
 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於  
 舌端乃至命脈於其中間或行或住  
 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  
 若食不美食則養弱若我不食醉蟲  
 則病不得安隱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  
 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  
 令人生瘡若至腠膜猶如蟻子滿腠

瘰癧 瘰癧者 瘰癧者 瘰癧者

瘰癧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  
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嗜  
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  
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  
無有食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杼氣蟲以瞋  
恚故食腦作孔或胆脈痛或胆脈塞  
生於死若此杼氣蟲共胆脈中一切諸  
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杼氣蟲常  
為毒復其蟲短小有面有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憎味蟲住於  
頭下胆脈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  
作安隱彼見此蟲憎疾諸味唯嗜一  
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憎  
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  
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脈隨順於味令  
舌軋燥以蟲瞋故令舌瘡瘡而動或  
令胆脈即得瘰癧病若不瞋恚胆脈則  
無如上諸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  
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脈流行趣味  
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牖體內或在

頰內或齒骨內或胆骨中或在耳中  
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頰鼓此嗜  
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  
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  
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  
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  
睡眠一切眾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  
晝日疲極人亦睡眠

嗜血蟲 嗜血蟲者 嗜血蟲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  
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則有腫  
起瘡瘡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  
在胆脈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  
處能令生腫若住筋中則無病若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於  
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  
蟲二名孔穴行蟲三禪都摩羅蟲四  
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  
名膿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瘡瘡蟲  
十名酢蟲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  
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  
瞋恚能破諸眉皆令落令人癩病  
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或於  
瘡處諸蟲圍繞吸食此瘡或於胆脈  
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  
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或於  
瘡處諸蟲圍繞吸食此瘡或於胆脈  
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  
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或於  
瘡處諸蟲圍繞吸食此瘡或於胆脈  
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  
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

瘰癧 瘰癧者 瘰癧者

瘰癧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  
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嗜  
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  
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  
無有食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杼氣蟲以瞋  
恚故食腦作孔或胆脈痛或胆脈塞  
生於死若此杼氣蟲共胆脈中一切諸  
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杼氣蟲常  
為毒復其蟲短小有面有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憎味蟲住於  
頭下胆脈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  
作安隱彼見此蟲憎疾諸味唯嗜一  
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憎  
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  
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脈隨順於味令  
舌軋燥以蟲瞋故令舌瘡瘡而動或  
令胆脈即得瘰癧病若不瞋恚胆脈則  
無如上諸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  
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脈流行趣味  
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牖體內或在

頰內或齒骨內或胆骨中或在耳中  
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頰鼓此嗜  
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  
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  
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  
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  
睡眠一切眾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  
晝日疲極人亦睡眠

法苑珠林卷七

第九

蟲

若

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嗜人血脈以為  
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  
筋蟲行於愈筋或行細筋若覺蟲行  
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  
突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眼患人  
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  
力若食人突令人羸瘦或見動脈蟲  
是蟲徧行一切脈中其身微細行無  
障礙若蟲住人食脈之中則有病過  
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蟲住水脈之  
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脈令  
人一切毛孔無汗若在溺脈令人淋  
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若若蟲眼患行  
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  
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眼患  
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癢或赤  
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頭木情落令人  
惡病或皮斷壞或突爛壞或見動脂  
蟲住在身中脂脈之內若食有過若  
多睡眠此蟲則膜不消飲食或生疥  
癩或生惡腫毛根蟻病或得癩瘡或  
脈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  
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

法苑珠林卷七

第十

蟲

若

二者不覺身皮突血等是名覺身  
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  
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  
睡眠夢覺或多焦渴皮突骨血精精  
損減或見臭蟲住在突中尿溺之中  
以食過故蟲則眼患身突尿溺唯湊  
皆臭鼻中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  
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  
以蟲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  
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經  
行蟲行背突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  
取人糞穢汁則成溺滓則為糞令入  
下門  
復次修行觀者內身俯身觀觀十種  
蟲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  
等為十一名瘡瘡蟲二名瘰癧蟲三  
名苗華蟲四名大詭蟲五名黑蟲六  
名大食蟲七名眼行蟲八名作熱蟲  
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等住  
陰黃中彼以開慧或以天眼見瘡瘡  
蟲以食過故蟲則眼患食人眼眼令  
人眼癢多出眵淚此微細蟲若行眼  
中眼則多病或今日壞若入睛中眼

法苑珠林卷七

第十一

蟲

若

生白瞳其蟲赤色若蟲不眼則無此  
病或見瘰癧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  
於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  
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  
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  
骨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  
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甚熱若  
蟲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詭蟲住在  
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  
蟲則眼患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  
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  
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眼則無  
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黃中  
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眼患令人  
面皺或生多癩或黑或黃或赤或令  
身臭或令瞽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  
便處生瘡若蟲不眼則無此病或見  
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眼患住陰黃  
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眼則無此病或  
見眼行蟲常愛眼食憎於冷食若我  
食冷蟲則眼患口多生水或寐或睡  
或心陰整覺或身疼強或復多淚或  
復多唾或咽喉病若蟲不眼則無此

病或見執羅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  
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益大或胆脹  
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愛寒冷不  
愛淡食或見食火蟲住在身內行住  
陰中此蟲寒時則便歡喜熱時萎弱  
寒歡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欲  
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  
或見大火蟲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  
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嗽身內蟲令人  
腸痛或脚手疼隨食蟲處則皆疼痛  
若蟲不瞋則無如上

復次修行者內身俯身觀彼以聞慧  
或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  
為十一名蚘骨蟲二名齧骨蟲三名割  
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蟲六名  
赤口蟲七名頗頭摩蟲八名食皮蟲  
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如此十蟲  
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  
復次修行者內身俯身觀彼以聞慧  
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溺中何等  
為十一名生蟲二名鍼口蟲三名節蟲  
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焦  
蟲七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

◎法苑珠林

色蟲十名穢門創蟲出其色可惡住  
糞穢中此十種蟲若違性瞋故亦損  
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復次修行者內身俯身觀彼以聞慧  
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  
精中何等為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  
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  
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  
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  
此之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廣  
如經說不可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今時信  
相菩薩為諸眾生而作發起白佛言  
世尊今有受罪眾生為諸獄卒割確  
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  
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辱已  
魁膾斬截眾生故獲斯罪  
第二復有眾生身體癩痺眉鬚情落  
舉身洪爛烏栖鹿窟人跡永絕沾汗親  
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  
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

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  
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斬且  
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  
第三復有眾生身體長大背駝無足  
宛轉履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為諸  
小蟲之所啖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自  
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  
君若為帝主大目四鎮方伯州郡令  
長吏禁督護侍其威勢侵奪民物  
無有道理使民枯痺呻喚而行故獲  
斯罪

第四復有眾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  
或斫樹木或情溝坑於時死已更復  
受身亦復如何罪所致佛言以前  
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  
合籠繫繫衆生皮囊感頭不得所見故  
獲斯罪  
第五復有眾生寒乞瘡瘡口不能言  
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  
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  
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  
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諸經卷之七 第三城 說 美

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  
 若有所食變為膿血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為大會福食  
 屏處偷噉惜已物但貪他財常行  
 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  
 第七復有衆生常為獄卒熱燒鐵釘  
 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  
 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聖為鍼灸醫師鍼入身體  
 不能美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  
 苦惱故獲斯罪

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為牛頭  
 阿傍以三股鐵叉又人內著鑊湯中煮  
 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  
 神屠殺衆生湯灌滅毛鑊湯煎煮不  
 可限量故獲斯罪

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煇煇齊  
 心四門俱開若欲趨門門即閉之眾因  
 馳走不能自免為火燒盡何罪所致佛  
 言以前世時聖焚燒山澤火燬雞子  
 燒煮衆生爛身皮剝故獲斯罪

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雲山中寒風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十六城 說 顯

吹皮肉剥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  
 言以前世時聖橫道作賊剥脫人衣  
 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剥牛羊痛  
 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刁山劍樹之  
 上若有所投即便割傷肢節斷壞何  
 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聖屠殺為業  
 有心害衆生屠割剥裂骨突分離頭脚  
 呈徽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  
 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聖飛鷹走狗彈射  
 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滅鳥翼  
 故獲斯罪

第十三復有衆生擊斃背腰腰不  
 隨脚踏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  
 言以前世時聖為人野田行道安槍  
 或安射窠苑張弰穿陷墜衆生頭破  
 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

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為獄卒桎梏其  
 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聖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  
 或為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第十七城 說 虛

怨酷昊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

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或癡或  
 駘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聖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有癡  
 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  
 獲斯罪

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  
 大挽之身皮皆復連引行立聖臥以  
 之為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聖  
 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毀咎他財鬻牛  
 弄升躡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

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為黃  
 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聖捷象馬牛羊豬狗死而復蘇故  
 獲斯罪

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  
 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聖為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  
 之時賣持瓶器值大水渚求拾鴻鵠  
 鷓鴣鵝鴒諸鳥卵繫擔歸表啜諸鳥失  
 子悲鳴噉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

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  
 母兄弟為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

人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聖喜捕拾鷓鴣鷓鴣鷄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孤此眾生父母兄弟常切哀悲悲鳴嗷裂哀感人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

第二十復有眾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鞠頰俱堆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疏缺口氣腥臭短短擗腫大腹凸髁脚復縲戾瘦脊匡助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疥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聖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妾為趨詐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殺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疇過盜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眾惡集報故獲

斯罪 今時一切諸受罪眾生聞佛作如是說悲號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在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嬰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今時世尊即為此諸受罪眾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威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衰者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為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盆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遲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為伴俱墮地獄共在一盆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昔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

中始為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遲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今供養三尊愚念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產屬他為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為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頌

曰 感年好放逸 兇猛勸不移 天長曉露促 生老病來資 百節俱酸痛 千病併著時 華堂一相捨 樂塗乃若此 感應緣 略引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凶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秦高平李羊次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黃蔣侯召為主簿 吳王夫差殺殺良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為張瑾殺現驗 晉張傾枉殺鞠儉傾被現驗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

宋文惠太子在殺豫章王蕭巖現驗

魏羅陽公寇祖仁在殺成陽王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群賊共停相殺

汗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

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

於甫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

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

王中心折脊伏殺而死古一驗也

秦始皇時纒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

陰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

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齋皆合

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

間有鬼來問樹言秦王曰暴相伐得

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

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

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漠然無聲

病人報秦王言伐之樹斷中有一

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旌

頭騎古一驗也  
秦高平寺美次家奴健至石頭壘見

法苑珠林卷第七  
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欲報

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思

便投頭奴喚與手即使倒地還半路

便死鬼以一千錢一匹青絨綬袍與

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

自著慎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

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

席著地以飯布席上食酒五肴如是

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為作食因以

刀斫其所食處便開數十人哭哭亦

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

有梓船故甚愛惜當取以為棺見擔

船至有斧鋸聲治船既竟聞呼喚舉

屍著船中縫眼不見唯聞窸分不聞

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

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

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

當為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

狀故排船壞耳古一驗也

魏劉赤斧者夢將侯刀為主簿日

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果切

法苑珠林卷第七  
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願祝日特

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因

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古一驗也

吳王夫差殺其自公孫聖而不以罪

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大宰話曰吾

前殺目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

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

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

聖猶在當有應聲話乃向餘抗之山

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

而三應吳主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

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主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晉和中作涼州刺史

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眾

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圍瓘瓘率眾

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

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穢

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

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

遂間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樑窄

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

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唐廣阿彈

遂不去自往看之宋徽皇宋混遺帝

登即於巢所害璫璫臨命語澄曰  
汝荷婚姻而為叛逆皇天后土必當  
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  
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璫從屋  
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  
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爇  
為血腹中馬一夕無尾三歲小兒作  
老翁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  
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  
晉張傾西域校尉張傾以怨殺魏儉  
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  
劍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  
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  
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  
遂禽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伎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  
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歎  
列隨例車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  
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  
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  
門斬之此伎聲藝精能又殊辯慧將  
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眾伎曰我

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  
作却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  
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  
歌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流泣月  
餘日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  
見殺實所不分許天得理今故取君  
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  
倒絕狀若風簾良久方醒有時而發  
發輒犬齧頭反著背四日而亡後  
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  
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  
晉安王子勛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  
守張悅得罪鎮歸揚都及湓口赦之  
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  
軍素顯既敗張悅懼誅乃擗暴疾仗  
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  
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  
其子以琬頭至五十年悅發疾見琬  
為厲遂死

宋濟豫章王蕭嶷止後忽現形於沈  
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  
十一種藥使我不差場中復加藥一

種使我病不斷吾已許先許還東鄰  
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  
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  
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  
尔朱榮及尔朱地入雒害孝莊而徽  
懼走投雒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  
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尔  
朱地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  
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地得徽  
首亦不賞侯地乃夢徽曰我金二百  
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地覺  
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  
銀此夢或實至晚即令收祖仁祖仁  
入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欺得金  
百斤馬五十匹地不信之祖仁私毀戚  
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匹輸地猶不  
充數地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礎其  
足觀篋殺之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葉末  
年群賊互興寺在三賢臺室西葛獲  
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  
尺地不空塔之上下壘複皆滿於中

穢汗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第三卷

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內外一切

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

可謂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隋高

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

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目鎮守河北

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

日聚結舉兵祝詔官軍一臨大陣推

解收擁俘虜將百萬入摠集寺北游

豫園中明且斬決圍墻有孔出者縱

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

河岸斬之凍屍水中水為不沫血河

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

曰此段一誅深有枉盜賊止薪迥餘並

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

不獲縱之可於游豫園南葛蘿山上

立大慈寺折三齋臺以營之六時禮

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僧住

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斯頓絕上卷此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照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疏 卷

正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節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清五濁

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

言茲理宜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

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

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缺是故善

須彫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

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令徒煩長

養浪飾畫瓶終糜碎於黃塵會楚等

於幽府貽厥續素嗟品音焉

業因部第二

如對法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

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

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

業黑黑異熟業謂不善業由染汗

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謂

三界善業不染汗故可愛異熟故黑

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不善不

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

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

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

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

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

由無漏業為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

與異熟習氣故

又侵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

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

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

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撲畫

無勝於意意畫煩惱惱畫業業

則畫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起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業業在於有中

彼業為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

為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

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

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

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尚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牙依因地水火風等如乳人攢為蘇遠因如無明色等為識遠因父母精血為眾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埋解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為一切煩惱作不生

生因亦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眾生畢竟造作清淨梵行也迷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有四例一特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第一有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第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三物重意重者如以極惡心殺所生母者是第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

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為八一者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評言則柔軟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余十惡亦然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 鈔王作八 前可知 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又如阿毗曇心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第五

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脫果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

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交若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余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麓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常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間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荅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常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舊作法發動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第七

方成無造作起則不說成故難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為若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貪及邪見成就不行

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

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荅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為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能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撲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

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

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第八

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淫業道荅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偶雖有姓事無相凌奪故無邪淫問既有行姓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荅彼起淫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淫尚非罪業不辜若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荅彼人淳直不行奸偽無誑他心故非妄語

彼定十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

粃米樹有實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繫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受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順故無貪瞋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

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

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

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善天而害餘趣如害修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棄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之少資緣更相攬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姪他美天故有邪姪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初禪中婆伽梵王語諸梵眾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牽出外語尊者言我不能如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誑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誑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

他人起貪鹿違損以上生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饒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受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為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瞿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為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若心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為微汙汗記是汗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焦永不生報上界眾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復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或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報及別報若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皆是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誘無上法當知彼中自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道理上界按其位判眾生心細

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貪瞋耶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惡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為異述日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給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加拳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皮索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蠍等以生眾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

法苑珠林卷六十一

第三十三

疑

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  
 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飲食等是  
 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  
 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  
 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  
 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  
 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  
 為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  
 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  
 毒起邪淫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眾  
 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  
 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  
 生依瞋心故起或姓怨家妻妾或姓  
 怨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  
 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確曰孰華果  
 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姓無罪  
 或如波羅斯等邪淫等是名依癡  
 起

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兩舌惡

口綺語皆亦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

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為依貪起依瞋

結生者名為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

為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

是應知

若三

疑

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  
 定何業中有何業中無答曰唯除邪  
 婦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  
 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  
 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婦中決  
 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  
 婦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願  
 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生罪不答  
 言有口使人作成就結罪

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  
 罪不答言有口以身禁作成就口業  
 妄語之罪

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  
 成就身口業不答言有口以依仙人  
 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業道中畢  
 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或無無作  
 或何以故以依心中間禪不定共  
 深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  
 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心起  
 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  
 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  
 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心

發身口業亦唯

若四

疑

方便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  
 作業

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  
 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  
 兒殺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  
 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  
 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  
 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  
 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  
 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是應  
 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  
 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

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  
 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  
 眾生命因復更斷餘眾生命如欲祭  
 天殺害眾生即奪他物欲殺彼人復  
 姓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夫  
 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  
 時非實於破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  
 人復生瞋心為殺彼人故生如是邪  
 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  
 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卷  
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  
善業道皆亦是應知

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眾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淫故不能讀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為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卷  
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兔棘墾土具氣多有蛇蠍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言眾生種種諸苦曰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

睡眠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有氣量如是一切十業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淫他妻雖不生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  
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其心匪劣心狀三界遠離大悲從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十卷  
他聞聲而遠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

又是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

又是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為諸眾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口七業即自體相名為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為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起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

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拳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為業道

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

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為業道者

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以此是故但說十名為業道不說餘者名為業道

問曰遠離殺生者六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不定不眾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為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為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眾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

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

問曰何名不定眾生相者答曰定眾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眾生相故

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眾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

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為起

問曰何故名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十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

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偷盜

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他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為偷盜身業

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比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為彼想

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為是我物為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

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間地取若疾疾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

問曰何名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邪婬者答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想是等名為邪婬身業  
問曰何名護女人者答曰所謂父母等護

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

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為自女為他女為父母護為不護等女一皆成邪疑

問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謂非道

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答曰此亦名邪姓

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姓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

問曰云何名遠離安語者答曰安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為安語口業

問曰何名見等事者答曰謂見聞覺知

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答曰顛倒事者如聞如被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

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為如是

不如是為一向如是為一向不如是

問曰何名起覆藏相者答曰覆藏實事異相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作相如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答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為兩舌口業

問曰云何遠離惡口者答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

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答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

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為綺語

問曰何名無義者答曰離實義故

問曰何名非時者答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眾中為自在人說亦成綺語

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答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儺等一切與不善法相

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如前殺生中說

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為十一施與一切眾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官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我力舉官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因父王王聞瞋念而語之言今當試

法華經卷第八

華王

發

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妻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曰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官宅悉成官人伎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幸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郎官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內官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髻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鼓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

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忘家貴莫

法華經卷第八

華王

發

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饋膳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今時婦者今善光是今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世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誦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答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者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飲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自卓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情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咬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真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

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

法華經卷第八

華王

發

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上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妹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庠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讚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

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  
歡喜四為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  
佛言為人姝長恭敬人故為人短小  
輕慢人故為人醜陋喜曠悲故為人  
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專愚不教  
人故為人瘡痍誇毀人故為人聾聵  
不聽法故為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  
三寶故為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為人  
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  
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疥癩人國者  
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慶豐慶慶  
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  
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  
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眾  
生故人見歡悅者前身見人歡悅故人見  
不歡悅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  
官閉在牢獄桎械其身者前身喜龍  
繫眾眾生不從意故為人缺者前身鈞魚口  
缺故為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舌亂人  
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耽耳狗中為人慳  
貪而驕憍好獨食者死入地獄情苦餓鬼中  
出生為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  
供口為人好食獨噉惡食施人者後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一

憤豬牝蛇蝦之中為人喜利脫人物  
者後憤羊中主被剥皮為人喜殺生  
者後生為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  
死為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  
馬中為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  
獄焯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犂之後  
憤鴿鴉鴉鳥中入間其鳴莫不驚  
怖皆言變怪祝令其死為人喜姪他  
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把銅柱女卧鐵  
林後憤雉象鵝鴨鳥中為人喜飲酒  
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獄憤沸屎  
泥犂中後生憤狂狂獸中後生為人  
愚癡故無所知為人夫婦不和煩數  
共鬪諍更相驅遣者後憤鳩鴿中為  
人喜貪人力者後憤象中佛言除州  
縣官長稟食官祿無罪或私侵於民  
鞭打輸送告誹無地桎械繫錄不得  
寬縱者此人罪報死入地獄神更受  
痛數千萬劫罪畢乃出後憤水牛中  
穿頸決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憤  
其宿罪為人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為  
人慳貪不好施者從狗中來為人恨  
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為人不安庠不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二

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為人內惡含  
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為人好於美食  
恐害眾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狸  
貓中來  
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余時羅閱城  
有長者號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  
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  
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  
面禮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  
問願為解說佛語須摩提念所欲問  
今當為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  
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  
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為他  
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  
生千葉蓮花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  
足從不可計億刹土去到彼間得禮  
諸佛云何得無憊憊無侵嫉者云何  
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  
殃罪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處不  
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  
為說經法即令不懼苦痛之處所問  
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  
求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廿二條 戒

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其善世尊願

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

歡喜何等為四一瞋恚不起親怨家

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

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作佛形像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為

四一布施以時二與已倍悅三與後不

悔四既與不求其報

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為他人所別離

何等為四一不傳應說聞亂彼此二

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

法護使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

令堅不動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

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為四一細掃紅

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

滿輒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

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

像使空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

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廿二條 戒

三常燃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讎怨無侵嫉

者何等為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

二不慳貪妒他人物三見人布施助

其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為不行誹謗

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

從踊躍受行何等為四一口之所說

心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

聞人說法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

令說法不求其短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決罪所作善

行疾得淨住何等為四一心意所念

常志於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

初發善善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

四常有仁慈於一切

菩薩復有四事法不能得其便何

者為四一常念於佛二常精進三常

念經法四常立功德

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

立為說經法令其不憶苦痛之處何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廿二條 戒

於三寶

余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

十事我當奉行令不減減悉使具足

不違一事

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余時世尊與無

央數大眾共會圍繞說法時舍衛城

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

者子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又手自言

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得

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

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

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

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

婢中為人所使復何因緣生產民中

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

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為人常被誹謗

為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

忍痛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

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知識建得

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是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卷

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為  
五一慈心不殺恤養物命令眾得安  
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淸謹窮  
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  
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  
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  
事乃得生天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  
為五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  
十惡三忍辱不亂眾患四精進勸化  
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為五  
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  
為人主一切敬侍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  
乃出何謂為五一不信有佛法眾而  
行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  
三四章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  
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目父子不相  
順從五當求有欲為道已得為道便  
不順師教誨而自負高輕慢誹謗師  
是為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  
出期復有五事慳餓鬼中何謂為五  
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卷

三惡闇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  
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  
為五事慳餓鬼中  
復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  
為五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能而不  
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善聽受經法  
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為  
緣是為五事生畜生中

復有五事得為尊貴眾人所敬何謂  
為五一施慧普廣二禮敬三寶及眾  
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  
五博聞經戒是為五事得為尊貴眾  
人所敬

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為人奴婢何謂  
為五一憍慢不敬二視二剛強無恪  
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為生  
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為五事常生  
卑賤奴婢之中  
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  
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為五  
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  
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  
不求人長短是為五事生於人中口氣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卷

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  
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  
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  
何謂為五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  
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  
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為作過  
五鬪亂兩舌彼此是為五事若在人中  
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  
不安常懷恐怖

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  
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  
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為五一身奉三  
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  
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  
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受經法盡  
夜誦誦是為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  
法眾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  
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

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  
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  
長者皆得法眼淨又諸會各得所志  
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弟子六反 疏

八識因緣 三界受報 六趣遷延  
隨事起業 觸麤拘連 五陰勞倦  
九惱速遭 自非慈聖 豈益我茲  
舍情普洽 機寤重玄 舒則利物  
卷則自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兼都督奉  
勅厭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疏 序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見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 住處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莫三報之徵祥猶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期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苦之切酷斯為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壘神陟輪輿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墮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永惑於始終為著翅之暴釋飛沈受困而難計斯為後報也玄鑿二代溺喪之流深記來憂坏形之累使寤四語三明之室今出三報一五苦之闇也

引證部第二

如優婆塞式經云佛言善男子眾生

三昧第十九 第張

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修善惡

是報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

今身造業次後未定更第二者無報無報

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定報

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業力定

業可轉故報不定 二報定時不定 由業力定

報不可轉故報不定 三時報俱定 由業力定

可轉故時不定 時報亦不定 眾生作業

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

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

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

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

報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果報雖定時

節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

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

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

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

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介善亦如

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

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

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

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佳即共流出

若盡出者以男精選復其處然後成

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佳即便有胎又

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

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鞞

香問何謂相觸受胎若有女人月水

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

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

受胎若有優陀夷共婦出家欲受不

止各相發問欲精汗衣尼取欲之復

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

若有鹿母毘道士精欲心而欲遂便

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

若有賤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道知下

來其所為夫婦既悉出家為道不合

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睽

子問何謂見色受胎若有女人月

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感唯視

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

問何謂聞聲受胎若有白鷺鳥悉雌

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

雌鷺一心聞聲即便懷胎雞亦有聞

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賤香受胎

若有秦牛母但賤犢氣而亦懷子

又增一問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

丘有三因緣識來受胎一母有欲父

有欲父母共集一趣然外識未應求

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

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感

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

集一趣母欲感感父不大殷勤則非

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趣

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

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

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

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趣父相

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

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

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

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

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趣然母遠

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

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

應求集一趣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

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

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則非

成胎若父子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

俱相有兒則成有胎

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

何等為八謂羯羅藍位邊部曇位

閉尸位鉢南位鉢羅賒位毳毛不

位根位形位若已結疑內掃名羯羅

藍若表裏如酪未至冥位名邊部曇

若已成冥仍極柔輒名閉尸若已堅

厚稍堪摩觸名為鉢南即此冥搏增

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住從此以後

毳毛小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

根生名為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

分明顯現名為形位

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

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

胎藏或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

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

感此惡不善業又由其母多習灰鹽

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少

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

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

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

彼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取熱

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

此法華經卷第六  
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

姪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疥癬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

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蹠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等現在緣故

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又彼胎藏若當為女於母右脇倚脊向腹

而住若當為男於母左脇倚腹向背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

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

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今之兩腋出產門時

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

汝當修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

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

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

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

中陰猶如白疊垂欲墮細軟白淨復

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

此法華經卷第六  
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

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非啼號泣以

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

天勝處即生受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

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營單越則見細軟赤黹可愛之色即

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之復有風吹若

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熱蒸令

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

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其苦為障礙若不妨礙生營單越中間次第有

善相出見青蓮華地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入中游戲欲入母胎

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

乃是雄鵝母為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

此法華經卷第六  
作鵝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

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營單越第二中陰有也

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

盡作黃色猶如金色徧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鬘相舉手攬之親族兄

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且是人命時壽命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群如夢所

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

猶如特牛除去其父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

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

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鬘相一切皆青徧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

空想青鬘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

猶如馭馬母如驂馬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

驛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已身如驛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駁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

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葉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念今見此樹我當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游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

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葉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眾禽莊嚴一切皆香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

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葉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令時即升勝堂生此殿中以為天子是名鬱單越

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游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升宮殿見諸天眾游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鬱單越人生此天處

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葉何等為二者餘葉二者生葉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脈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淨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快樂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

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葉或見他葉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

生於殿堂外見眾殊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眾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

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飢渴燒身常食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人夢中見不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

第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二天趣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

第七〇冊 五六七

陰有也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種

斷

卷

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眾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擲置鐵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鳥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啖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一歌儻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

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亦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避此山親里見之謂為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

巖即外此巖乃見赤巖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種

斷

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介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惱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已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空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剋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

此五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種

斷

窟處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幡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幡次第緣幡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受染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六有眾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刑犍時有內官

以金錢贖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

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

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志來

去未會通白今何故尔王時即喚問

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

頭小牛而欲刑殘目即贖放以是因

緣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問喜憚深

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

況其果報豈可量也

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

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乏息而議曰

此等群牛終非已物宜割取舌以濟飢

舌欲之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

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

揚技措齒既了摩以刮舌惡業力故

諸人舌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

苦時宗親圍繞號哭懊惱其人愧悔

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

顫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暖氣欲盡

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山陵

埠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逆眾生業果

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

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臘印印

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臘印不

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

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

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

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

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

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

非冥眼天眼所見

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

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

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

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判合之時

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受於父

生稟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

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

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

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

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發狂故生貪

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

境界皆悉顛倒

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

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

生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

無邪念則為柔爽堪任受子其精不

清不濁中適不強亦無腐敗亦不赤

黑不為風寒眾毒雜錯與小便別應

求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女

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

女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

余時即失中陰五陰便入胞胎父母

精合既在胞胎倍用歡躍是為色陰

歡喜之時為痛樂陰念於精時是為

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為行陰

神趣胎中則為識陰如是和合名曰

五陰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

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減又至二十七日

其胎稍轉譬如薄酪至三十七日似如生

酪至四十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十七日

胎精遂變猶如生蘇至六十七日變如

德寔至七十七日轉如段寔至八十七日

其堅如坯至九十七日變為五炮兩肘

兩臂及頭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

有五炮二手腕二脚腕及生其頭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十 發 骨生

至十一七日續生二十四炮十手指十  
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七  
日是諸炮相轉漸成就至十三七日  
則現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  
及其脾腎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  
十六七日則生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  
膈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熱藏起此二  
處至十九七日則生解及腦腸骨手  
掌足跌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  
臍乳頭頸形相至二十一七日體骨  
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  
著口七骨著頭兩骨著髀兩骨著肘  
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背十八骨著背  
兩骨著腕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復  
有微細骨總有一百八與體完合具  
十八骨著在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  
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綴其骨柔韌如  
初生軀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  
未熟軀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空譬  
如胡拋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  
足膝骨著膝如是腦骨髀骨膈骨  
脊骨肩骨脇骨骨項骨頭骨臂腕  
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連著如是聚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十一 發 骨生

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  
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  
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脈尚未具成至  
二十六七日諸脈悉微具足成就如  
蓮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  
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  
至二十九七日肌實稍厚至三十七  
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  
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  
三七日耳鼻唇指諸膝節成至三十  
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  
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  
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  
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或  
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  
有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  
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中生風寒熱大  
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  
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  
可其身意柔軟無瑕正其骨節令其  
端正莫不受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  
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優  
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十二 發 骨生

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  
身體骨節則成為人其小兒體而有  
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  
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脈者從母  
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脈堅者從  
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  
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  
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  
外處在右脇也若苦痛臭處汗露不  
淨一切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  
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逼窄依因尿  
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  
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  
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  
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悉不樂到四日時  
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  
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  
我投浴池水中游戲如憶高牀華香  
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  
嶺投於拊岸溝坑澗中或如地獄羅  
網棘上曠野石間劍戟之中愁憂不  
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  
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

法苑珠林卷九 卷五十七

逼迫毒瘡猶如痛病也以是苦惱恐  
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憤不識不  
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燒爛  
邪所中死屍所觸盡道頭鬼各伺犯  
之如四交道道實段為鴟鵂狼各來  
爭之諸邪妖鬼欲得見便周市圍繞  
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  
兒已長大團哺養身適得穀氣其體  
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蟬  
二名重蟬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  
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蠅蛛二  
名托擾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卑  
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蟻二名  
重蟬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  
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  
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  
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癢  
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  
止掉滅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  
舌根名曰柔軟一種在上斷名曰往  
來一種在脰名為嗽唯兩種在腫子  
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  
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為住立一種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九 卷五十八

在手名為周旋兩種在背一名額玩  
二名瞻普一種在心名為班駃一種  
在乳名曰種現一種在臍名為帶繞  
兩種在脇一名為月二名月面兩種  
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積一種在背  
骨間名為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為虎爪  
兩種在實一名消去骨二名燒拊四種在  
骨一名為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  
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  
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散五名白骨  
兩種在腸一名蟻蟻二蟻蟻皆兩種  
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  
肝名為銀啖一種在生藏名曰收收  
一種在熱藏名為太息一種在穀道  
名為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前二名  
目結三名目編髮兩種在死一名沫  
下二名重沫五種在脛一名宗姓二  
名惡族三名臥寤四名而寤五名護  
汁一種在髀名為機枝一種在膝名  
為現傷一種在躡名為鐵嘴一種在  
足指名為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為食  
皮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  
體

法苑珠林卷九 卷五十九

其人身上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  
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  
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  
如是如木因體興反來危人如身中  
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為人以  
為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  
附智者視虛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終  
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大壽貴賤同  
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  
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  
亦復如是  
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  
日此之胎藏一切支分皆悉具足從  
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  
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  
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  
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眾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  
漸微是故迦羅暹稠漸堅乃至冥團  
眾生由此壽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  
又禪秘要經云人身三分臍為中原

第七〇冊

五七一

法苑珠林卷第九 世品第五 頭為殿堂額為天門

陸雲五

又觀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

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產門

又譬喻經云風鼓水水鼓地地鼓火

強者為男弱者為女風水相鼓為男

地水相鼓為女

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為塵

一斛二十

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

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

身蟲有八十戶

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

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令東弗

于建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

人飲一萬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

日成身初生之日置百路首行人授指

與味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十是古小十三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層見七生已來常

層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由此七

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

法苑珠林卷第九 世品第五 諸善七 生不憚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

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

得脫善惡俱令此是後報具

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

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

檀那經中佛在祇桓住時時經行舍

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

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

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

弗影到鴿便作聲顫怖如初舍利弗

自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

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

影覆上鴿便作聲顫怖如故佛言汝

三毒習氣未盡少是故汝影覆時恐

怖不除

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

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

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

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

弗從三昧起自佛言是鴿八萬大劫

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

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

世此鴿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

法苑珠林卷第九 世品第五 諸善七 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鴿身過

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

脫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

佛所知齊限復於流伽河沙等大劫

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

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

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眾生然後入

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

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

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

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眾

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

悔自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

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

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

苦不以為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

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為五

一當耗滅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

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

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得

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

皆從諸天龍神各賣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親見兄弟同產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盡意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志在所至到無所礙今反當為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一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非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討竊至大山無人之處壁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禽獸所啄在大海中者則時失命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於眾人而自終沒於是世尊觀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遠無

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慧佛則頌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醫形欲求不死地未嘗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為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獲致何等為四一曰年幼顏色煒燁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游上車乘馬眾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老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

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感行步無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為無比張弓捻矢把執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衝口謂為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撈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空起須人汗露自出身取其上眾患難喻假使欲免常世無病終不可得

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免于病死命既甚短懷萬歲慮壽少多不察

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姪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易尊長反逆無道怖望豪富謂可永存譏謗聖道以邪無雙噓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興之世不受化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霧念長生命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終不可得也

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游觀妻妾子息以自驕志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趨行綺視顧影而步輕蔑眾人計已無健父奴客庸罵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眾意可常得宿對率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命斷竟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三張

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常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三張

此人先苦後樂何等先樂而後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常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為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常行惠施後生人天常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尔時佛告比丘曰或有眾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少時作罪長復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三張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若是謂身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若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若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若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第十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

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今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以及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用即滅盡或為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命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

○法苑珠林

增長法身永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善法之心受持見解力之不與餘福共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為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盜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曰閻浮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十卷 跋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謗言兩舌 調伏慳吝心 常修真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人乘持戒車 後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得至於無為 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發

法苑

西明寺少門釋道世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止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瞭然幸願深信不猜來誦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剝切齋截炮熬蚶蠅飛雁為走狗射獵眾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爇燒炙眾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豬羊驢騾驢駝雞狗魚鳥噉啣蛤蚌為人所殺螺蛸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實供充肴俎在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少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於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

又地持論云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二發 發

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若眾生故所以身墮命終地獄眾苦皆平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為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為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為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眾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是大苦也

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翳有口卓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凶突無有手脚眼耳鼻等常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緣故尔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地見胎是故受如

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

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蹶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麩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少復人身常為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盜

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蟻蟲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少復人身形容黑垢膩不淨臭醜穢惡人所厭遠雙眼盲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地持論云劫盜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剽奪偷竊人財

法苑珠林卷之七

苦眾生故身死即入寒水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為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冥法人償其宿債何故復墮鐵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生罪畢復為鐵鬼何故為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之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設若有財則為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

又雜寶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鐵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食從衡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眾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熟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報又緣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姪姪今身姪姪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為夫主受人

法苑珠林卷之七

所知臨時得決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雞鴨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退劫中受諸苦惱文苦既畢以本日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姪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為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姪

故地持論云邪姪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劫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姪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姪干犯非分侵物為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姪出為畜生以其邪姪不順人理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姪復為餓鬼以其姪姪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為餓鬼何故邪姪婦不貞劫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姪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姪奪人愛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為人

之所奪當知姪姪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說昔有一鬼白目連言

法苑珠林卷之七

我以物自若家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報又緣其邪姪故發言皆安令身若安苦惱眾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退劫中受諸苦惱受若既畢墮鐵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疴羸虛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緣妄語

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者多被非謗二者為人所詎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介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為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為餓鬼緣其妄語皆因貪欺慳罪故復為餓鬼何故為人多被非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為人所詎以其妄

語不實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七十 疏  
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

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

愛讒謗毀辱惡口雜亂死即當憤然

舌祥銅犁耕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

惱受若既畢憤畜生中噉食糞穢如

鷄鶩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

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

根不具口氣臭惡瘡癩寒暑齒不齊

白髮歷蹠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

知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

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

得二種果報一者得樂惡眷屬二者

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

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

苦何故兩舌出為畜生緣其兩舌闕

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

為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慳慳罪故

復為餓鬼何故兩舌為人得樂惡眷

屬緣以兩舌使人良儔皆生惡故何

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

親好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

也  
又緣其兩舌言輕貪惡令身緣以惡

口故闔亂殘害更相侵伐假請衆生

死即當備刀兵地獄於還劫中受諸

苦惱受若既畢憤畜生中拔脚賣勝

輪勝喪胛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若

既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

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肢不具閻剎

剝削刑骸殘害鬼神不衛人所輕棄

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

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常有諍訟

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

人人間為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

故惡口出為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

為畜生所以出獄即為畜生何故惡

口復為餓鬼緣其慳吝于觸則罵所

以畜生若畢復為餓鬼何故惡口為

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倉鄙所聞常

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常有諍訟以

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說言常致諍

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

又緣其惡口言輕浮綺都無義益無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七十 疏  
縛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若既

畢憤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

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

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

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矧陋短

矮人所凌蔑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

戲不節

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

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說

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

苦何故無義語出為畜生緣語無義

人倫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

故無義語復為餓鬼語無義故慳或

所障因慳或故復為餓鬼何故無義

語罪出生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

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

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暗

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

七大苦也

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

厭令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

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情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資仰於人所敬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剝奪守若無方以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狀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為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為畜生何故貪欲復為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為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何故貪欲無有狀足緣此貪欲貪求無狀當知貪欲八大苦也

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犁地獄於歷劫中具受眾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虺蝮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

微善劣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念恚皆緣瞋惱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為一切末其長短二者常為眾人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為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為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為餓鬼何故瞋惱常為一切末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為一切末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為眾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

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食采死則當墮墮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若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若遇

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誘佛法僧不崇三寶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為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為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為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纏心所以為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為人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二微細眾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算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返惡為善即是我師

又八師經云佛為梵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剽暴殘害物命或為怨家所見刑戮或為正法所見誅治滅又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拷掠万毒改更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未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當為畜生屠割剥裂死輒更刀鬼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向者心不仁 短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恐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庶彙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榜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焯銅灌口

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飲食物物化為炭身常負重眾惱自隨或為畜生死

輒更刃以實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盜者無多少 念惡惡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淫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狹刁杖加刑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著獄酷毒

掠治身自當當車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姪亂遠佛違法不親賢眾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殺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傷命而早夭 受罪種癡呆 死復墮惡道 故吾妻子施 津志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謔入無罪謗毀三尊招致捶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犁之

烱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為人一言不見信口中常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

臥輒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三昧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譏佞傷賢良 忿身癡聾瞽 善口口臭腥 顯狂不能信 死墮拔舌耕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為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日慢上忘敬朽父禮以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母失慈于凶虐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姪九族諍財產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為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氓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成

六謂年老夫老之為苦頭白齒落目視首冥耳聽不聰感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痠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

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洩吾見無常災變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感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苦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瘵實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塌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

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觀世人年感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

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

變吾親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  
吾七師佛於是說偈言

念人養老時百病同時嬰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晉體前脉離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  
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  
風先火次魂靈去失身體挺直無所  
復知旬日之間突壞血流腫脹爛臭無  
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突筋脉  
爛盡骨節解散胸體脾脛各自異處  
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  
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  
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是  
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三界之大患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身爛還歸土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  
受戒為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  
奉孝不醉歡喜為佛作禮而去故書  
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氣

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藉此  
旨斯為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列有四部  
七識住處 九衆生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住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此曇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  
善趣為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二地  
則為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  
四禪并非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  
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  
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  
惡趣中若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  
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  
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為識住  
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  
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  
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  
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  
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  
趣中為彼苦受心壞識故所以不立  
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

斷壞識故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  
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  
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略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  
曇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  
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若言惡趣  
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  
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  
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  
四惡趣中多苦惱故衆生不樂住於  
彼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  
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  
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  
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  
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  
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  
為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為四帖前為  
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帖前便為十四  
有也

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為四又於

法苑珠林卷二十 第七十 說

斷壞識故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  
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  
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略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  
曇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  
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若言惡趣  
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  
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  
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  
四惡趣中多苦惱故衆生不樂住於  
彼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  
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  
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  
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  
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  
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  
為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為四帖前為  
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帖前便為十四  
有也

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為四又於

法苑珠林卷二十 第七十 說

法華經卷第二 第三十  
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并無想天即為其七將七帖前十四即為二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帖前即為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為三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常計以為能生萬物之本邊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己身能為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真解脫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為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遠而復計為真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為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為造化之本歸之則

法華經卷第二 第三十一  
得解脫為破此見是故如來別標說有別說之意義顯斯也

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眾生不善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眾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為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為無上

是故隨處說為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為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復為十也摠為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為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為四十二居止也  
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

法華經卷第二 第三十二  
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

答曰居止名為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趣人有四趣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止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

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徧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所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趣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說為四居止也

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為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

以其君勝上目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開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為二居止焉

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絲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漢元始年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漢光和有女生兒兩頭肩有

四臂

漢律興年有女產二女相向

腹心合骨

周烈王之年有女產二龍漢時

有女生蛇

周哀公之年有女生四十子又

有生三十子

漢文帝時有馬生角

秦文王五年有獻五足牛

和二年有牝馬生駒三足

漢景帝六年有獻牛足出背止

晉大興元年有牛生子兩頭

八足兩尾

魏黃初中有鷹生鷄口俱赤

漢時有呂寶頭女灌夫田蚡因

恨謀死現報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

現報

晉有御史石密枉奏殺典客

現報

晉大司馬桓溫枉害著作郎

殷涪現報

秦姚苻以枉害苻永固長受

現報

秦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有崔錮烏枉害司縣人張

起現報

宋有張禪為隣人燒死隣人

受現報

宋有呂慶祖為奴教子枉害奴

受現報

唐貞觀年中有社通達枉害

衆僧受現報

唐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

衆僧受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

兩頭異頭面得相向四臂共首俱前

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

睽狐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頸

不一也足多所住邪也足少不勝任

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

瀆也生非其類姓亂也生而大速成

也生而能言好虛也

漢光和二年前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

兒兩頭異肩四臂共首面俱相向自

是之後朝廷霜亂政在私門二頭之

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

廢天子又周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

漢律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

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

蔡縣吏任倫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

女相向腹心合自宵以上臍以下分此

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

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

異畝同穗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

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

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

漢紀卷第七十 第二十六 魏  
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晒之君子曰

智之難也以感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瘠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

二龍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

生一蛇奉送蛇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

內佞名母死將葬未定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子其

二十人為一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

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十子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

人昭王二十年牝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馬禍也故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咎牝馬生子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咎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上向者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年六月密應城門外有狗

漢紀卷第七十 第二十六 魏  
生角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

易傳曰目易上政不順厥咎馬生角此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五行志曰以為馬國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駒行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

佞侵奪民時厥咎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敗北山有獻牛足出背者劉向以為牛禍思心

霜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

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鷓生

雀哺食長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目在國厥咎鷓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漢紀卷第七十 第二十六 魏  
魏黃初中有鷓生鷓巢中口爪俱赤

至青龍中明帝為陵霄閣始構有鷓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鷓有巢惟鳩居之此官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七十二 魏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

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及竇自皇后山嬰益跡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夫結其款

恨相知之晚乎孝皇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從衛使人

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承相雖貴寧寧可以勢相奪乎灌

夫亦助愆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為

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眾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

蚡曰不能滿觥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驗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

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乘市竇

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

足誅帝曰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  
 帝問朝日兩人誰是朝日多言嬰是  
 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  
 籍吾弟我百歲後當無冥之中及  
 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  
 子亦以蚡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論嬰  
 及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  
 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  
 似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  
 子使呪鬼者瞻之見實嬰灌夫共守  
 皆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  
 石頭夢白犬自下天而噬之既還娼  
 熟遇病白日見刁乘輜車導從吏卒  
 來仰頭瞑目及入攝錄敦敦大捕逃  
 不得脫死河間國兵張廣經曠二人  
 相與皆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  
 外鍾嶺坐于山椒鹿醢酒失色拔刀  
 斬曠曠母余夕夢曠自說為鹿所殺  
 投屍澗中脫禪覆腹尋見之時必難  
 可得當令禪飛起以示處也明晨進  
 捕一如所言處知事露欲規叛逸出  
 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

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  
 殺典客令葛黠密白日見黠來殺密  
 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威負其才力  
 久懷篡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  
 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子武陵王  
 性尚武事好大馬游獵溫常忌之故  
 加罪狀奏免卿及子綜官又逼新蔡  
 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涪太  
 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  
 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殷涪文浩先  
 為溫所廢涪頗有氣尚遂不語溫而  
 與晞游溫乃疑之庾乃請空有才望  
 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  
 崩而皇太子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  
 葛亮王遵舊事溫大怒望以為失權  
 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  
 伏見帝在壇前舉體莫衣語溫去家  
 因不造委任失所溫答目不敢目不  
 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涪形  
 狀答以肥短溫示向亦見在帝側十餘  
 日便病因此憂過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乞仲事  
 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  
 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  
 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  
 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  
 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  
 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家寵任優隆  
 如此後隨永固子敷討慕容泓為泓  
 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  
 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益萇恐懼  
 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  
 頗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使逼永固又  
 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  
 騎將軍吳中國永固中執永固以送  
 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  
 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  
 遂稱帝後又掘永固屍鞭撻無數保  
 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  
 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  
 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入後帳官人  
 進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  
 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  
 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

宋史卷之六

第五

卷之六

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且長罪願不賜枉後三日長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為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凶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常

見李期蔡射而為祟歐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程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起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採林程兄子銅為執弓持矢并賣酒醴就山貶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曰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求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好美色隣人求姝為妾裨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裨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

疏僧同仇黨便投邦頭以手中拋杖刺之邦因病而宿歐血而死邦死之日

隣人又見裨排兩直入張日穰被日君侍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殞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當使一奴名教子守視聖舍以元嘉中便

往家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費羊酒脯至極所而祝曰君茶酷如此乃云是我鬼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睡時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皆將情塞口因得醫治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教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收詰驗且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唐齊州高遠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

相謂言其由是絲綃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聞誦呪二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卓遽鳴眉驥即落遂或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虛陰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頰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箭十餘正過澤無人因即却殺此人云將向城內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

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發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符焚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註本

物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二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

欲蓋篇第八十一

罪福篇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闇相反罪福冥對  
若目前所以惡名併除善謂清淨福  
是富饒禍為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  
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  
白升沈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  
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  
行諸經或說名黑白業及以善業名  
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論  
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  
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  
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  
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

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  
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  
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  
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  
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  
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為益他人  
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矜動身  
口意皆為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  
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  
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履顯  
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  
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  
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  
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  
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  
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  
守念規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  
辦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  
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  
行徧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  
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善心多求世報  
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  
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

七

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  
 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  
 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  
 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  
 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  
 然故優婆塞戒經云若人施已生於  
 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  
 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  
 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  
 或起高慢當憶惡道雖得福報者中  
 別受不感人天故今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焚萬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

土

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  
 慈愍自求名稱或為求報縱雖廣施  
 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今  
 別業報經云若為生天施或復求名  
 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  
 清淨所受多麤濕施行既介戒等諸  
 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  
 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  
 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姪欲故如  
 再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  
 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  
 陀說偈云  
 如羶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沙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關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  
 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之所須若施  
 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且復福則多  
 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  
 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疫者於飢餓  
 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  
 世獲福此施有且現獲多福不同求  
 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  
 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廣造不善者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

土

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難欲及專  
 為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  
 云麤人有麤罪細人有細罪故此罪  
 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  
 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  
 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  
 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  
 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為已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二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眾星雖有光 不如一明月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  
 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  
 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  
 蚊眾生愛著亦復如是是善不善法  
 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  
 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  
 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眾生也此  
 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  
 經論竟

法苑珠林卷二十一

持身法

土

法苑珠林卷二十一

持身法

土

法苑珠林卷二十一

持身法

土

轉道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安見境深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為貪慾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深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安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情事而情三界眾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安見起深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安見受苦

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眾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安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安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安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安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眾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尙見鳥或見山壁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安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且介說善令智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途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若徒報音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世樂自此

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感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厭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眾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常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眾生憤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任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迷者依毗曇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九報

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  
 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  
 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  
 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  
 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  
 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  
 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勸方便起善  
 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  
 衆生無始已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  
 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  
 得之名為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  
 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  
 息為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籠  
 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  
 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  
 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  
 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  
 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  
 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  
 亦有得戒  
 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  
 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  
 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今自餘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報

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  
 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  
 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  
 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  
 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  
 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  
 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  
 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奇起下  
 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誓讚  
 歎即是散善此是奇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  
 界善是其初禪感儀心起據此所依  
 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明  
 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起竟  
 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起若  
 鬼畜中值聖強緣能誘導者亦得修  
 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  
 定正體必有淺淺未求禪心此未求  
 禪是色界業依此未求斷欲結時此  
 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  
 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  
 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二報

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  
 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  
 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  
 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  
 毗曇無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業  
 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  
 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  
 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  
 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  
 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  
 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閻凡夫希聖故  
 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及捨趣猶輕 昔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封普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明  
 感應緣略引一證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  
 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  
 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  
 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招因呼恪弟弟  
 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  
 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  
 慰僚賊使某殺牛人會之實奉兄命非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土

自殺也格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  
事也格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復以  
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已利何云  
國事也因謂格弟曰以汝證兄故久  
留汝兄今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  
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  
又問格因何復殺兩鴨格曰前任縣  
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格罪耶官曰官  
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  
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  
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  
時寒食日每與六卵因煮食之官  
曰然欲推罪母也格曰不敢但說其  
因耳此自格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  
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  
格將出去格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  
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格曰生乘有罪  
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  
濫耶官問主司格有何福何為不錄  
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今受福罪多福少先今受  
罪然格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  
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土

司二百餘忽鞭訖血流滅地既而唱  
格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格  
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  
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蘇格大集  
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  
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  
為遂所屬故委之也古一聖也  
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五欲部第一 五蓋部第二  
迷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呵欲部  
迷意部第一  
六稿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  
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  
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  
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涅解  
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  
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  
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  
人遠離涅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  
處善男子譬如佞目教王作惡五根  
佞目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卷

土

譬言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  
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  
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  
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  
之所賊害亦如然盜害及善人又遺  
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  
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  
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  
滅也夫論蓋者是薩覆義謂覆障行  
者令志性昏沈定慧不明隱沒善人  
是修正道障故名為蓋故對法論云  
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  
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蓋  
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  
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迷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  
欲繫縛眾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  
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  
將去如彼獵師擒拊獠猴擔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已界身心安  
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  
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已境界則得安

第七〇冊

五九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意十卷

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為義貪著五塵名為欲也并意識觸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為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眾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成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闍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或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眾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為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苦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續十六卷

淫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誦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汗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瞋詔嫉穢鬪諍貪穢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下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繫繫固圍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深著根深無可得脫眾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跪轉眼中 不以深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著想 迴面瞞眼 美言如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慾網 人皆沒身 聖取行立 迴肘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所醜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蚊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續十七卷

當如母姊 諦規觀之 不淨填穢 煙火不除 為之燒滅 色過既余 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永沈生死不能出離者良由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阱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常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呵五欲云長哉眾生常為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時須更樂失時為大苦如蜜塗刀故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為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

欲修定皆應棄之

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夏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過失

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雲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愴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七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憊不能自安天降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著年行

○法苑珠林

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曰女大迦葉答言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聲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此風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

如阿脩琴常自出聲自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

第三呵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歎之大香食之其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已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

願早作龍是時繞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徑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介之前諸僧及師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詣眾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臥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掘挽根莖狼籍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璧鮮淨而有黑物點汙眾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香欲過失

第四呵味欲過者當自覺寤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愛眾苦泔銅灌口取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三十

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者墮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喜不確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盡何以言愛酪沙彌荅言此盡本是我沙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師得酪分盡在中末師言愛酪人汝何以求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日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深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三十一

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來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果緣是名呵味欲過失第五呵餽慾過者此餽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偏身深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今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山中有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鹿合會姓心即動精流盤中鹿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庵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霖雨泥滑其足不便躡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祝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愴惻命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三十二

詣大寮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得開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躡地傷足瞋祝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姓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人言是仙人所生姓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求姓女即時京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草和之以彩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象仙人於仙人庵邊作草庵而住一角仙人游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聖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為淨水與歡喜丸以為菓菴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

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輒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媼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水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中即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女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尔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仙人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吾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厭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游處不能得去王自息惟若能強違其志為苦苦極則死卒以求除旱患

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道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姪女者今耶輸陀羅是余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是事故知細輒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觸欲過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蓋也五蓋部第二問曰云何為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入道慚愧人持鉢攝眾生云何縱欲塵沈沒於五情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如何還欲得如愚自貪吐諸欲求時苦得時多怖畏失時多執惱一切無樂處諸患如是已云何能捨之得福禪定樂

則不為所欺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情主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為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何物殺安隱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說偈答云殺瞋即安隱殺瞋即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捶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夏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風名優陀那觸臍而上出是風七處觸

項及斷齒唇舌咽及以月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惑者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  
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  
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  
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  
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  
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讚  
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憤名之為  
眠五情暗蔽放恣支節委臥垂臥名  
之為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  
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餘蓋  
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  
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

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前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開 介時云何而可眠  
眠為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眼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二一曰掉者謂好  
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  
語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馳  
乘馳騁放逸筋力相撲扼腕指掌等  
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  
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見觀  
等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  
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深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  
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  
何以故掉時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  
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為蓋此  
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  
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  
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懼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  
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  
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  
能承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  
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  
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  
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  
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  
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  
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  
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  
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  
亦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  
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  
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  
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歧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歧道 利好者應疑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九法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九法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九法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九法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九法

閻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

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隘義該三毒

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

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

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種

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

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

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

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

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

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

行者亦亦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

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翳羅手

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

頌曰

五欲皆神識 五蓋蔽福分 六根成苦業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今雖改修

斬籌方未極 鵠鶴既無窮 獲舉此馬蹄

自非絕欲蓋 何能速外涉 齊歎屈寶城

共觀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筆

勅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

十使篇第八十三

四生篇 比有五部

迷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迷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

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

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

分明閻異途昇沈殊路業緣之理昧

然因果之報常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

者溼生四者化生又阿銛口解十二

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

及畜生 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

蟻蚤蠱 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

卵生者謂飛鳥魚鼈

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

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

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

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

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

生所謂蛙蛇鵝鴨雞雉眾鳥三者溼

生所謂蚤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

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

者諸受根滅

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

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

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

為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為

死又涅槃經云眾生佛性住五陰中

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

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勢而生

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溼

效然而現曰化眾生所攝不過此四

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

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

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眾生雜惡起

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佛身讚 土 生沈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生

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

毗曇中說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

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

故此論問云為生攝於趣為趣攝於

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非趣攝於生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竟趣隨以化生竟故全攝二

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

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慾同人何故無

有胎生答曰慾愛雖同行事不等故

摟炭正法念經等云四王忉利此二

地居行慾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

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

全異炎摩天行慾意喜相抱或但

執手而為究竟不至穴合兜率天中

意言語笑即為究竟不待相抱化

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語

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

為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

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

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

城中有二女人為鬼精著身生五百

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吉日連云我畫

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啖

竟無有飽時此為胎生鬼也阿脩羅

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匹配故有胎

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

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

從大海泥汙溼潤中出通彼胎化亦

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

知如渥解經說如毗舍佉母生

一六外於中出其三十二外如鞞婆

沙論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如

佛所說閻浮利地多有實人入海採

寶得二鵝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

游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

外漸溼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

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

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溼生答

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

者優婆遮羅梨女及奈女等即其事

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

劫初人具是也巳得聖法者不復卵生

溼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溼生耶答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佛身讚 土 日卵生溼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

四生者胎卵溼生此三目觀可知其

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

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

卵生食二及化溼生還食溼生一除二

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

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

奢摩離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

地二十由旬身高二百由旬枝葉徧

覆五十由旬樹東二面有卵生龍及卵

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

金翅鳥樹西面有溼生龍及溼生金

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

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

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重諸鳥

和鳴

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

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

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

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

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

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

則不能取胎溼化生龍等若胎生金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第六  
翅鳥王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

又胎生金翅鳥王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溼化二生龍也

又溼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溼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溼生鳥王欲取溼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溼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

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向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溼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報應食諸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第六  
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

第二日於弗提婆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令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章求食了不能得游巡諸山永不得安

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令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沛如車軸鳥空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為明珠轉輪王得為如意珠

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兩身上燒炙其痛二餘龍王起姓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焦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

龍身何者為五行姓時若與龍共行姓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姓不得復龍身二受主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

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雲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

歷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九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雲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戲思趣中意行多故卵生眾生在卵時以思念母故知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三趣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龍身何者為五行姓時若與龍共行姓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姓不得復龍身二受主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

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雲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歷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九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雲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戲思趣中意行多故卵生眾生在卵時以思念母故知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三趣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龍身何者為五行姓時若與龍共行姓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姓不得復龍身二受主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

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雲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歷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九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雲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戲思趣中意行多故卵生眾生在卵時以思念母故知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三趣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龍身何者為五行姓時若與龍共行姓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姓不得復龍身二受主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

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雲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歷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九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雲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戲思趣中意行多故卵生眾生在卵時以思念母故知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三趣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趣及與非想全皆識食偏增何以

法苑珠林卷三

第九

上

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溼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溼生之中以因溼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

有或名俾達壽或名求有或名意成

問何名中有蒼居死有後在生有前

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

健達縛蒼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

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

蒼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

復名意成蒼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

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

或從難欲生從意生者謂初人及

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

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

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

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

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墜障

無礙從姓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

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棄意行故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七

二

名為意成

中陰

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執具不具者

蒼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

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

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

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為善謂中有位

於六處門攝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

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

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

生者住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

不具若不具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

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蒼地獄中有

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他言

顛墜至於地獄足上頭下由聖諸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

射虛空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

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

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當生

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

蒼不必皆尔且依人中命終者說若

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

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中不必足下頭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七

上

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歸下鬼

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歸下鬼

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

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為有衣不論

蒼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慚

愧增故慚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

身具勝衣服生身亦尔故彼中有常

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

中多分無慚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

芻尼所受中有常有上妙衣服有餘

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

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

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蒼白淨尼

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

衣服問若尔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

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

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中有無

衣而彼有衣服蒼由彼願力異菩薩

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

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

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

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

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難具相好而無有取願力有殊不應為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有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瀉糞米等置罐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大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食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廣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欲餐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

無福者欲餐其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深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又律達縛正現在前此律達縛合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律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深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慈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涼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淡互增遍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色有穢惡事日月常有血水流此若過多由稀溼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乾不溼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

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律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律達縛合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律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患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患若女中有將入胎時於父起愛於母起患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學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雜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余故問輪三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雜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余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

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姓變輪  
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  
時雖無倒想亦起姓變故入胎位必從  
生門入也

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  
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  
福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  
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  
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  
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  
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  
彼女人自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  
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  
男子自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  
人合時必於自身自尊勝想於彼女  
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  
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  
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  
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  
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  
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  
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  
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

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  
展轉有語言故問若余寧說中有無  
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  
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  
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  
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  
勝以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  
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  
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有人中有礙二  
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  
行安樂一切眾生一息苦生二隨類  
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  
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  
身以肉救濟一切眾生於病疾世為  
大醫王救治眾病於刀兵世為大力  
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  
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  
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眾生天龍鬼  
神等遮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  
悉生其中為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為  
宣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

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  
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  
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  
奇特是名增上生  
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眾具  
增上滿足生剎利婆羅門家得阿耨  
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  
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  
獲得阿耨菩提

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  
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  
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  
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  
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飢饉作大  
魚等並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  
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  
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  
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  
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  
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  
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  
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  
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

法苑珠林卷三

第八卷

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

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

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

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

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能現等覺

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善

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皆

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

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

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

諸善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五陰病難遣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墓塵徒知朝六色會當悲四鄰

復駭輪迴報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道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

惟乃發為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

論物類謂難外生用未足殺之與諸

蠕動不得同罰師尋止忽見形來至

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

出歸而行遁即悔其本言俄而

法苑珠林卷三

第九卷

師及雞雛並滅不見石此一驗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

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

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

道傑情切友情乃將一巫者至家遣

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

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

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

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

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

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

大抵勸修功德及遺念佛寫經以為

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

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

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

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達於華岳折子

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念

迫不得更佳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

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

淚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

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達智力寺僧

慧永法真等說之石此一驗

十使篇第八十三此有四部

法苑珠林卷三

第十卷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為窟宅六

賊攀緣寔因五住為猛將致使妄想

虛構或倒文與萬苦爭纏百憂摠茲

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沈

五利難割苦集順流無始常漂滅道

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

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

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

曾觀理安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

使隨逐罪人名之為使如地論云隨

逐轉義名之為使雜心論云使之隨

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

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摠釋

自下別解

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

為身凡愚迷此執為我人從其所迷故

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為我故從其所

立亦名我見故十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

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二 五

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起  
 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  
 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  
 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  
 劫善法要因內有眾生知見常樂我淨  
 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六塵惡  
 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  
 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  
 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  
 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  
 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  
 智慧命也

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  
 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  
 邊見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  
 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  
 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  
 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  
 續生故不斷念滅故不常離此斷  
 常名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  
 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還滅則是常  
 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求  
 報受未盡者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

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三 上 五

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  
 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  
 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非正名  
 邪若依俱舍論一切諸見皆違理起  
 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此  
 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  
 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  
 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  
 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  
 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  
 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  
 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貪邪見言  
 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淨  
 解道會著於我今別有無故不得涅  
 解道

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取之人  
 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  
 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  
 或取苦行之為道或取布施以之  
 為道乃至或取八禪事定以為真道  
 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誤執  
 為道是故名為獨頭戒取言足上者  
 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二是非謂已

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四 上 五

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  
 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  
 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  
 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  
 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  
 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知  
 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緣緣具  
 要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  
 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  
 餘善為道皆同愚人執戒為道以是  
 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  
 中道是名戒取目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  
 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為四一有  
 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  
 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  
 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  
 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  
 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  
 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  
 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  
 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  
 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

法苑珠林卷第五 持戒品 五十二  
能觀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  
戒戒行既然施等亦介

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  
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間  
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為第一勝妙  
善者名為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  
報計為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不  
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  
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已見是餘  
者非便即生心於已見上執為第一  
是故名為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  
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  
以為第一如此見取名為足上餘義  
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  
漏世間事業取以為道即名戒取若  
執為勝即名見取故俱會論云一切  
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為最  
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最  
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  
實其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  
一皆同愚人取見為勝是以齊名見  
取煩惱也  
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判那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五 持戒品 五十二  
項如河推度谷性猛利故亦能推度  
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為見此見  
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  
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  
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  
齧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齧諸草木  
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曰  
愚人所受持鱧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齧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  
如鐵墮泥故名為見  
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眾多或愛自  
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  
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  
使若依小乘善貪非使具說難盡略  
述而已  
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恨嫉妬不  
悅此等煩惱是瞋使大莊嚴論云  
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  
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  
戒瞋如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  
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  
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惡起一瞋心

法苑珠林卷第五 持戒品 五十二  
則受一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  
云若諸菩薩犯如河沙等貪不名毀  
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  
能捨眾生貪愛之心能護眾生不名  
煩惱瞋捨眾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  
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為重瞋恚  
易斷名之為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

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  
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  
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  
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  
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於色  
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  
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  
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  
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為無明與  
諸使合名為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  
明亦二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  
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  
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帶  
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  
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  
性則成有漏

第七〇冊

持三 卷五 第三十

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  
 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  
 處還計為等此過輕故直名為慢此  
 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  
 其執我相過故說為慢謂人勝劣唯  
 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  
 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  
 名為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為  
 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  
 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  
 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彌深多身修業  
 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陵他  
 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  
 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  
 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  
 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  
 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  
 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夙細我見皆  
 強是故名為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  
 學人我見則微分斷夙現是故名為  
 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  
 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  
 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

持三 卷五 第三十

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起人  
 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為慢使  
 煩惱也

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  
 如夜見掛疑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  
 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為使非煩惱故  
 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  
 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  
 疑若望大乘是暗安心招變易死亦  
 說為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  
 我疑謂常我名為疑理故成論問疑  
 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  
 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  
 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  
 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  
 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求莫問  
 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應現願使  
 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  
 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持三 卷五 第三十

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  
 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  
 忍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  
 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  
 為苦諦諦是實義審介不認故稱為  
 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苦惡皆  
 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為集諦煩惱盡  
 處名之為滅理實不生名為滅諦觀  
 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為道諦若就一  
 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之苦之與樂有  
 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  
 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  
 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  
 道智見無我時感斷之處則是滅諦  
 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  
 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  
 苦報為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  
 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  
 故雜心論云身邊二見果起故唯  
 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  
 惡業因為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  
 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  
 集又亦不將滅道為我計斷計常義

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

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是人直介  
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  
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  
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  
是故戒取迷苦論生或有不將身苦  
為道直執戒等福行為道此將集因  
轉將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  
凡愚不識集因安執為道應是迷集  
但彼迷心不計福行為集因方轉  
為道是故不得名為迷集不同計苦  
以為道者將苦為道故名迷苦是故  
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  
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為道  
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  
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  
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談凡及聖  
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  
第一即為迷苦於善善業計為第一  
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  
涅槃名為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  
取為第一名為迷道是故見不通迷

◎法苑珠林

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  
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未  
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  
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  
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  
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  
滅道以為第一不將有漏以為勝好知  
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  
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  
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  
色聲等事以為我人計斷常等故雖  
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  
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  
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  
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  
身見即名為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  
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  
則斷若論其瞋有我時聞說無我  
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  
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斷  
依見起癡下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  
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  
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

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  
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  
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  
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漸除瞋  
慢癡等依事皆亦此明十使迷理不  
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  
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  
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  
三十一使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二  
四諦修道名為五行是故唯有三十  
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界通論熱  
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三界迷  
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  
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達  
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摠觀諦無  
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為見道後斷細  
時名為修道此名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  
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敘難易  
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  
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  
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

第七〇冊

法苑珠林卷上 卷之三 卷之六

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為見道若鈍根者別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摠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籍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令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受別觀四諦

法苑珠林卷上 卷之三 卷之六

方出故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口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摠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摠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覺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苦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語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

法苑珠林卷上 卷之三 卷之六

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邪合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字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常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即謂已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與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鬪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鬪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鬪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

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  
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  
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  
唯是世善相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  
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  
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  
六使迷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  
因起癩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  
難易竟

頌曰

遊遊愛王城 峨峨旋為嶺 業結三界獄  
利鉞十使頭 濁惡順下趣 斷漏昇上頂  
普哉甘苦報 情象投立井 翹翹義化倫  
念念除心癭 宿祐過釋尊 高蒸大仙類  
既破無明結 還同悟真正 荷哉怡沖心  
隨態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表  
勅附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丁丑篇第八十四共有十三部

- 迷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 殺生部 偷盜部 邪淫部
-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 綺語部 悭貪部 瞋恚部
- 邪見部

迷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業三車而弗御漂淪  
苦海任焦爛而不疲若螳螂之樂臭  
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沈多劫  
備歷艱辛具受眾苦迄今熿熒故如  
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依  
歡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種種自有心與身  
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  
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  
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  
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  
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

行繞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  
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  
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  
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業等  
若無心者雖誤殺父母不得逆罪亦  
如嬰兒捉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  
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  
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  
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  
色聲常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  
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  
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  
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  
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介  
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意識無身口業身口  
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  
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  
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  
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  
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十 土五三

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  
 心二無心傷殺蠕動蟻等命三若擲鐵  
 等無心殺生而斫物命四醫師治病為  
 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  
 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  
 雖斫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  
 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不同  
 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  
 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  
 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  
 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生罪  
 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  
 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  
 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  
 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  
 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  
 定菩薩若有能殺一闍提則不墮此  
 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  
 死屍無有罪報闍提亦不謂無重報  
非無輕報  
 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  
 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  
 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  
 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十 土五三

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繩毒殺害  
 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  
 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口下雖不例有  
相害之於不逆  
 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殺穀黍  
 變生微細蟲不持不磨知其有蟲護  
 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  
 驢擔負背畜中生蟲若以將水洗此  
 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  
 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宗之中令其  
 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  
 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  
 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  
 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彌勒問經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  
 三種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  
 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  
 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  
 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  
 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  
 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呵  
 比丘當作牛呵以世世生中來故如  
 一比丘雖得漏盡而常以鏡自照以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十 土五三

世世從姪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  
 得神通猶常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  
 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  
 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  
 下霜雪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  
 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  
 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  
 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  
 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  
 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暇觸柱也餘  
亦如上及報篇  
中地持論說也  
 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  
 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  
 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得鴿鴉雀鴛鴦  
 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麀鹿之屬芳  
 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姪  
 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  
 衆生以殺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  
 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  
 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  
 毒四螫毒虎狼獅子熊羆貓狸鷹鷄  
 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惡律儀  
 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蝨蚊蠅蟻子等形若得人身龍身皆瘡癰瘰癧殘背偃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丐或得出家常為衆人之所輕賤喜犯第四重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別述亦名五鈇使報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肆立安處邪道多憶惡趣何等為十  
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虛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多趣多向多憶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起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

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枉誣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結三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審量四者明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余  
如佛說邪淫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姪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鬪諍三者誑不善法日增其語善法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受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

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淫

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見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諱議常不恭豫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敢雖有教勸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  
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具中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不作為口善律儀為五戒律儀  
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  
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蚤蝗蟲等令其飢饉三者以其邪淫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

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第九段 七 第八

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葉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埤株板丘墟六者以其惡口葉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鹿溼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葉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葉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葉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葉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少如是十葉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日昇沈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區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揚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狀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遠今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進藏吳天既高靡從啓

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第十段 七 第八

諱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受壽命怨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為吉凶公私祭祀時待賓客皆理庖厨其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時事時閑天慘慘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之駛馬捧奔電之良鷹劍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箭羽逆傾諸藪薄聲彼林葉顛覆復巢危計破定宜羅巨野罽彌彌山或前終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逐馬聞絃而競落後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絕噉於是竺非非苟發弓不虛彈連腋洞骨解頭陷腮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罷羅舟之瑞霏贈形軀有招盤而雨散或復殺戮孔熾宜申薄伐邊境度劉事資神武雖復賢帝聖主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昇陞之役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威德其中或有擗百萬

而擗行提五千而深進碎諸員公於尺壁撲項帝於烏江懸首於高臺橫占尸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感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為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為海今者王師雷動掃殄妖逆揚兵擗節拓境沾邊既預前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峻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為怨為隙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為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臯素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為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也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而首端正婦送

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歡  
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  
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  
留陀夷為賊所殺王憶尊者曠慮憐  
憫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  
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手足擲著塹  
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  
造何惡為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  
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  
有五百人牽其羊截於四足將詣  
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  
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  
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難得羅漢餘然  
不盡今得此報今時羊者今婦是也  
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王截其  
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  
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  
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  
國中一家賢之父母時毗舍離請佛及僧  
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陀  
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游  
逢輪相子乘車橋上便捉輪著橋下  
墜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  
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  
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  
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  
之歡喜納受常捉在手出入見王國  
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議  
毗舍離兒年威力壯一人當千今懷  
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  
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  
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威  
苦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毗  
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  
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  
食竟飯食訖已佛為說法無常苦等  
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之後關  
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受不至悔  
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

得長文驅馳五道何苦乃余三十二  
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懊惱唱言大  
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  
讎王時恐捕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  
繞祇桓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  
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  
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  
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牛共  
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  
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  
人意感遂令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  
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  
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  
日佛告阿難今時牛者今波斯匿王  
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  
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  
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  
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  
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問佛  
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  
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  
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  
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五段

七

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  
豪貴男偉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  
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眾者  
以油知之欲往塗塔路中途值三十  
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  
所生之處尊榮豪貴常為母子值佛  
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常尊貴  
常為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網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赴火餓 壁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瘦弱嬰艱苦 壽短常沈沒  
若有智情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 略引于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時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時有人賣鰓為菜驗

梁時有客食炙肉驗

梁時有人殺牛繫剝柱下驗

梁時有部曲截盜賊手驗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五段

七

齊時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時有人捕魚見魚認齒驗  
唐時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時都督鄭公實輒好殺驗  
唐時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時賀悅勒牛舌斷齒驗  
唐時果毅孝政殺羊齒驗  
唐時有人為離家所害驗  
唐時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  
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  
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  
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  
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  
久因遂得病不食日余羸瘦當發楊  
都時多有諍竟侵凌宰輔宋高祖因  
遣人征之毅敗衣單騎突出投牛牧  
寺僧自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  
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止師屢有  
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  
便歎唯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五段

第七文

止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  
殿中啾啾數千雞鵝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鰓為業後生一  
兒頭具鰓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篋資  
欲讎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  
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因無救請  
須臾羊羊為多先行至客一嚮入口  
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噉方復  
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縣解被  
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  
牛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  
接宿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  
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癢脉因  
令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年便死

梁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  
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節曲  
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餘  
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

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噉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棹隨吳入齊凡數年向

幽州夜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鬻之

而死右七略出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

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

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

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

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

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

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

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

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

驢驢今誦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然須

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他

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

何為見追債君還為我語驢我本不

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

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

日更來如廿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

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

宰家持戒菜食云介盧文勸說之安

仁今現在

唐雍州都督鄭公實軌性好殺戮初

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

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雍

州病甚困忍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

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盤好瓜何

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

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

言畢而竟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

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

數人出田游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為

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

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

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

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陳解吏富平

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

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

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

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去

羊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為羊

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

又詣官陳陳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

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臨說

耳右三略出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

為隣人牛犯其稼穡乃以繩勒牛舌

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瘖不能

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為右衛隰

川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

害府內先有蜜蠶一籠分飛聚於宅

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籠其

蠶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

盆就樹拔蠶摠以死盡始無遺子至

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蠶

螻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

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

兄疑一讎冤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

察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

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

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第三張 土

殺置於其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憐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二城間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熟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既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途遙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第三張 土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十聞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直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雒陽大雨震雷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微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貪料理蒸餅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止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知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求斷酒肉葷辛不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經監奉勅形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

偷盜部第五 此別七部

迷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五用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迷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惡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幡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皆已貧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悭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俗譏訶比丘艱香池神誣責是知偷盜之過言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壽夜寢無衣鳥栖鹿宿赤露瘞癯傍路安眠循鄗求食遂使母逐鷓鴣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

淚交駢而散血心懣快而聚眉如斯

之若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

日欲知過去因當看現有果欲知未

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

須誠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

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瓔供

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

罪又毗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

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

故又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

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

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

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

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

犯罪此謂地主情通者

犯罪不犯司者犯重也若依摩德勒

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

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

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

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

便罪由心本使若正法念經三若盜他

秘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聞取他

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

此言發主心口信皆犯凡若

誦口使云不得口吹經度以口氣忌

故作度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

不知有罪者犯輕數有惡人偷佛經燒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

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毘物者過殺

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

嗔身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

經華嚴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

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

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自念過業

涕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

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

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

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仗而食或有

說言我曾喫噉四方象僧華果飲食

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象僧或復

禮拜如是哭噉乃至七佛已求曾作

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

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

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

大猛火中或燒或者或飲洋銅或吞

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

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

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

比丘五逆業其罪如半然此罪報難可

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

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

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

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

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

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

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

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鐘一響遐邇

同資凡聖並資俱成道業真矣施主

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膺法界招善

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眾生不簡

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

或食噉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

見僧屢索及加凌毀或倚官形勢伺

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

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

不惠為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

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

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

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

從惡更生三惡三為聖人所呵四退失

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為大

誠後時取受省已用之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

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諍白不

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諍若用僧

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

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

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

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

風吹爛壞不得質實供養以如來塔

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

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

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

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

無盡野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惱

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

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

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

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

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

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

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尔者食佛

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

師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

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

故若汎舍家又在僧寺二時常食飲佛

至僧舍不局入佛僧舍不須收價唯

舍徑一切得舍非情佛施舍定入或施主

佛僧不還白衣皆應禮已取食也

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

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

眾改入一眾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

大眾迴入別人本擬眾僧迴入白衣皆

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

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

皆犯罪也註重之謂准此之文檢校佛像

有餘綠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

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

眾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

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

聖示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

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

事云用佛綠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

佛前為供養故不犯數開邊方道捨不

經禁三寶經已凡情五月三寶物乃至齊上

聖信然云若白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上

女請請說開日今許齊上方佛徒未審此錢

入何等用本日若若主本心定入道像還如

前不用文斷只得進像不得引用若如今時

齊宗凡僧食後通出佛僧從知施主不別擇

者若任將買香油燈幡管進佛堂種種供

佛交用世得但不得入經僧人用上東略

此出法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東略

無知不學之罪由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卷

律如廣聖故捨三寶事直不輕自非明解

戒作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惡道常勤作

惡不誦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佛事知事自

外不合作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

種比丘得管眾事何等為二一能淨

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

種何等為二一識知業報二有諸慚

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

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

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疔能護他人

或有能離四軀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游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不得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共雜佛物亦不得與二井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

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盜取物若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貝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今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掩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情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毒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因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當不得

食或時食覆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凡物部第六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守護堅錄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懶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者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深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論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害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今得論世多有信人

法華經疏 卷五 第五張  
取取已有想取糞埽想取勸取親

友意想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律律

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

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容事相告

五互相覆藏六遺苦不捨七會處不

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

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

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

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

或剝耳鼻或刺其皮或抽其筋或取

倒懸或時錐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燙  
或以生草縛絡其頭或復洋銅而灌  
其身或以長楸而刺其腹或使惡象  
而以踏殺或開其腹抽腸紆草或時  
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  
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  
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  
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  
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釘樹燒  
灰糞屎磨磨確擣受如是等種種諸  
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

法華經疏 卷五 第五張  
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

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

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若惱不可具

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

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

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

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水火及以惡

賊劫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

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

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

於異時乘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

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  
市糶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  
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業若  
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  
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  
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  
誰物若有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賣者  
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唱之若無  
主認以此賣物付王大目郡令長持至  
大目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

法華經疏 卷五 第五張  
護持佛法眾會是名不盜

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

之無主者懸著高顯處令人見若言

是我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

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

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

方借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

得露現唱令得寶貝人應審諦數看有

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

與對眾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

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者不得若

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觀世界  
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  
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  
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  
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  
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  
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  
風吹衣不得作糞埽想取若曠路無  
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  
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借用  
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第十四段 王莽

劫盜供他用泥粉獨自沈獲金剛寶  
啄腦碎其心灌口以銅汁碎身鐵棒  
怕懼周惶走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地獄被銷鎔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共財被他制何殊下賊中  
寄言懷播者當須思困窮

感應錄卷引十餘

漢蒼梧郡亭長龍其壽

漢岐州郿縣翟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涇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聿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  
郡高安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  
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  
字怡姝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  
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  
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寡羸弱  
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  
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  
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第十五段 王

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  
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  
往亭長舍乞將來取火亭長驚壽持  
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  
所來車上何載文夫安在何故獨行  
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  
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懼懼不  
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胸一劍立死又  
殺致富壽掘地下埋妾并婢取財物  
去殺牛燒草車釘及牛骨貯亭東空  
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辭故來自歸  
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  
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  
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  
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  
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  
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譴千載無  
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三怙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  
到勸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怙宿  
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誦寃無衣自蓋  
怙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浩令妾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第十六段 王

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  
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  
長今為縣門下游微怙曰當為汝報  
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怙  
且收游微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  
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婦葬亭永  
清寧人諺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  
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  
所不錄卷引十餘

隋大業八年涇州城東南四十餘里  
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  
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  
二弟名遷交游惡友不事生活於後  
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  
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  
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  
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見將去遂勤  
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  
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  
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  
一狍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  
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  
於初夜遂警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

婦婦眠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妾六十

錢枉及合家唐受持禁是令我作豬今

求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

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賄錢婦

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

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覺衣向

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見女

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還兒

并持錢一千二百母報兒云社官償

不肯放求倍與償恐天明將殺馳騎

急去去舍三十餘里見既至彼不說

已親想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

豬社官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

君再三殺勤不放兄見怕急恐慮殺之

秘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

述委曲責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

向野田兄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

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

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

舍後經多時鄉里並知兒女恥愧比

隣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

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

厚帝向徐家兒女造食住被供齋豬

聞此語瀝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

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徐家

率信知業報不簡親疏敢若目前豈

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琳法師是還

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

植有女先以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

慶植將聚親賓空備食家人買得羊

未殺夜慶植妻夢其止女著青裙白

衫頭髮上有一隻玉釵是平生所服

若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

母聖此業報今受羊身求償父母命

明且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

思垂乞性命毋驚寤而自往觀羊

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

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

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

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

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屠客數人

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端容

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

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

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土

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數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

遊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

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

確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

衫以汲索繫頭屬於確柱泣淚謂客

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

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

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

聖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

青羊白頭支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

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

得百錢似父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

門不復食肉盧文勳傳向臨說耳右二

驗出異舉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

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

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

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

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身

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  
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辭具得實狀錢  
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  
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  
寬說之右一驗出  
齊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貧藏部監奉  
勅歌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百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邪淫部第六此引三部

述意部 呵欲部 對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姓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  
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  
國信廢妲之僂晉獻亡家實嬖姬  
之罪獨角山上不寤騎頭之羞期在  
廟堂寧寤焚身之痛皆為欲界眾  
生不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  
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  
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執藏  
穢惡難論常欲牽人情三惡道是  
以菩薩大士常修觀行臭處流淫徧  
身皆滿六塵恣賊每相觸惱五陰旃  
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  
見妖妄戀著華態結齒凡屬長眉高  
蹠弄影逸逸增妍美艷所以雒川解  
珮能稅駕於陳王漢白弄珠遂留情  
於交浦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姑才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

氣迥龍裝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

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

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

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

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眾生有

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

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良由姪

業六趣之報特因受染以潤業偏重

故聖制不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眼

眼則滋多 貪癡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受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受火燒世間 纏絲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肖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五張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狀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齧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尔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  
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  
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秘要經  
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感  
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介時為說偈  
言

汝身骨乾立 皮突相纏聚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卓囊感塵羽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棄厭 一切皆遠離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五張  
如人避園廁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瑠璃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取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賜助著香 如扶依梁棟 五藏存腹內  
不淨如屎筐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深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盡 汝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求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寧以火燒鐵錘而  
刺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  
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妒以是因緣  
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  
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

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優填王  
經偈云  
女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 惡愛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 天中退落亦由女  
或故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五張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  
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  
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如  
頭語妖穢闍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  
說偈云

寧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嬌慢著憒  
迴面瞞眼 美言如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摧羅欲網 人皆投身  
空臥行立 迴盱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公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  
門生於兩女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  
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

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余身不著細滑是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不好也

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呵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惡者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覺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雖復鉢箕守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患在人樂在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言如渾淵澄鏡而蛟龍居之

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抄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魚投之刺腸俎肌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為此物之所惑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好邪姪者有五自於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姪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意清淨得泥洹道

姪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此不詣目者曰日開彼國有男端正無

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男為新恨然懷憾為之結氣顏色衰醜目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痛至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目求有志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奸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王正夫入來與養馬見私通夫人乃余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介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鬪鬚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鵝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洞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得汝將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九

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聚卒為水漂去有一樹枝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懷泗水中不得去洄岸有蒲桃樹踴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鵝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鵝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巧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尔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王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來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群目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張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面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游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

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目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曰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荅曰我母親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燕婦腹中如是女人好不可絕願太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官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其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便號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

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好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荅是其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荅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荅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人荅言余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自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屍窆時有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卷 唐時

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

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

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憶惡道彼

國北方生作姓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登彼刀葉林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毒龍碎骨髓金剛鳳食陰

銅柱緣上下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受苦無表裏餘葉得人身

自妻常背已彼此懷猜忌孰有順情言

稍有性靈人寧得無慚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時有談生其婿怪

晉時盧充有真婿怪

晉時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怪

晉時張世之有真婿怪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怪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怪

宋時韓伯子等指廟女像真婿怪

宋時弘農人感得真婿怪

齊時王奐妒殺妾真報怪

齊時陳氏妒割前婦兒真報怪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卷 唐時

唐時岐州王志有真婿怪

唐時印人婁犯誓外私真報怪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

經書通夕不臥至夜半時有一妹女

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

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

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

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

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

其妻有已下肉如人妻骨已上但是枯骨

婦竟遂去云君負我已垂愛身何

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

淚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

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貪負不能自諱

沽暫逐我去方遠君物談生遂入華

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

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服留之辭別

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

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

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者談生

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

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

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四卷 唐時

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婿表其

兒為郎中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

崔少府墓年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

宅西獵戲見有一羣便射之射已羣

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趨之不覺遠去

忽見道北一里閒瓦屋四周有如府舍

不復見羣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

復有一人捉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友

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

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

為君索小女為誓故相迎耳便以書

示充充父止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

迹便即歎歎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

郎已來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

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雀語充君可

至東廊既至郎婦已下車立席頭即

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

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

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

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淚零出

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

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遺傳教將一人

漢書卷第五 第五十五 土 世

捉襟衣與充相聞曰如媿姑介別甚  
悵恨今致衣一襲被縛自副充便上  
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  
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  
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沈下浮  
既而上岸四望皆見而充往開其車  
後戶見崔氏女與四歲男兒共載女  
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鏡別并贈詩一  
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含蕊采及秀中夏雜霜萎  
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寤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鏡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  
詣市賣鏡其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鏡  
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  
郎棺中金鏡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  
名語充曰昔我媿姊少府女出而止  
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得鏡  
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賣還白  
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  
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兒鏡俱驗

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兒鏡俱驗

漢書卷第五 第六十五 土 世

媿母曰此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  
者是幽管也兒大為郡守子孫冠蓋  
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右一驗出 續投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  
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  
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  
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  
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  
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  
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間死人可復  
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  
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  
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在  
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形之所裁斷以  
還開塚者右一驗出 續投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  
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  
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廐  
中夢一女人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  
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  
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  
然晝見衣服重沓殊絕遂為夫妻寢

晉書卷第五 第七十五 土 世

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建媿  
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  
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  
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  
驚愕遣問世之君見何由得此女履  
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敬並謂  
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實顏姿如  
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余之後遂  
死冥爛不得生高恨之心當復何言  
泣洩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  
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  
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  
方女不幸早亡出山入四年為鬼  
所枉殺素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  
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  
余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  
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今明始  
寤是所夢見者遂除左右人便漸漸  
額出文頭面出文項形體頓出馬子  
便令空對楡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  
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自節

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自節

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  
 尚未至遂往廢中言語聲音人皆聞  
 之方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  
 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  
 醱其饗前去廢十餘步祭訖掘棺  
 出開視女身體兒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氈帳中准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  
 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漉其  
 兩眼始開口能啣粥積漸能語二百  
 日中持杖起行一其背之後顏色肌膚  
 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下盡來  
 選吉日下禮娉為夫婦生二男一女  
 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祕書郎中小  
 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  
 彥徵士延世之孫女二嫁出

法苑珠林

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  
 時差無餘罪正常疑君憐愛婢使  
 以此非忘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  
 今當受生為人故求與君別也怒曰  
 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  
 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  
 而別怒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  
 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其會稽內  
 史王蘊子其光祿大夫劉軌子某同  
 游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  
 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  
 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問曰  
 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  
 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  
 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  
 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  
 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  
 之無負今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  
 經少時並古此一報  
 宋時和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  
 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錄曰餘杭

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  
 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  
 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  
 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蒼不及眼  
 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  
 可十六七云女郎拜曰既向暮此  
 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  
 得忽相問復有一少年可十三四甚了  
 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  
 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踞路  
 驛抱火尋城郭邑車至便入城進靈  
 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  
 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  
 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  
 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詐逆  
 便勅備辦今就郎中誓承白已辦送  
 絲布單衣及紗拾箱細紗衫襪履履  
 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  
 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  
 大會客拜問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  
 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誓別泣  
 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  
 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

第七〇冊

世說新語卷第五 第五十五 七

歸家遂不肯別暫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九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

老邁兄喪因還塔皆此一驗 出按神記

齊瓊亦王奐住齊至尚書左僕射其信釋典而妬忌之深便忘却怨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髮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與謂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

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羅私游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瞋誇娣便近近走奴還白之奐謂你用有實若加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宮

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余後數見妾來諱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

狂異如有馮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

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問將軍曹道剛領齊仗兵收奐於子虎

素稱凶剽及女督殺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勳恐為茲變政宜錄

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虎遂輒與官軍戰彪敗而

世說新語卷第二十二 第五十二 七

定寧臺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殺與斬之時人以爲妾之報也右二驗 出 冥精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止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

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

曰鐵拚欲以鍾濤鐵曰也於是拚打鐵白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陳氏痛杖而死時

年十六止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

母誣怨於天得天雷符來取鐵於當今鐵拚疾病與我同苦時同將去自

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常

在屋樑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莫鬼云不須如此鐵我公亮豈是一

所能對謝陳夜中一語誦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

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棘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鬼又罵

鐵拚曰汝既殺我安宅上以爲快

世說新語卷第十五 第三十三 七

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尔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

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柀李華嚴霜落奈何柀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

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干時鐵拚六歲鬼至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

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右一驗 出 宛真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孝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

正未有婚娣在道身止停在縣州殮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傳

一房內夜初見此止女來入房內壯飾華麗具由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密

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

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

右縛打此人將爲私盜學生具說還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上下

一衣共某辭別留爲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

覓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四

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  
仁父母俱亡權游諸州學問不久當  
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將為丈夫憐  
愛其貧重

唐武德中印人姓專與一婦人言誓  
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專懼  
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專身徧瘡  
因發積瘡而死專孝語說尚臨云是  
某從兄

妄語部第七此則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入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  
偽身常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  
惑倒穴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  
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口憂摠  
率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  
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冥白妄語  
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惱一切眾生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語刀自割舌云何舌不懼  
若妄語言說則失寶功德若人妄說語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五

口中有毒蛇不在口中住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眾生  
命終墮地獄若人妄說語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穢舌亦如熾火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為善人捨離天則不攝護  
常憎嫌他人與諸眾惡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樂於妄語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所言雖實人不信受  
眾皆憎惡不喜見之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捨此身已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飢渴熱惱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若得人身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人不信受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人不樂聞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  
秘要經云若有四眾於佛法中為利  
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  
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  
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  
遮過若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

紀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  
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  
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  
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  
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  
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為妄語故  
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  
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定當墮  
阿鼻地獄壽命一切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八千歲時噉鐵丸從餓鬼出  
墮畜生中生常負重死復剥皮經五  
百身還生人中鬻骨瘡痂癰癩百病  
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  
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皆在口中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若人須甘露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彼人妄語說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若人妄語說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亦不益他人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若人惡分別喜樂妄說語  
飛憤火刀上得如是苦惱盡當墮惡  
障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

第七〇冊

六三一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張

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

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

臭令其身危天神所察妄言者令其

一切諸善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妄

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誦罪人說偈

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求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實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求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况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說 癡故到此趣

文智度論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身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 不妄語者若說法議 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張

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公斧在口中

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

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

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酸鋸解其形

執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定 餘業生人逆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詐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貝兼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善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惡口部第八 此別三節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

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

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

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酸口鐵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鐵鬼先世惡口好

以麤語加彼眾眾生憎惡見之如

隣以此罪故憤鐵鬼中又法句經云

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金麤言惡說多所

中傷眾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

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若惱無量諸佛

賢聖所不愛惜假令眾生身雖無

過不慎口業亦惜惡道故智度論云 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 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

罵詈言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  
口有惡言故臭惡從口出增一阿含  
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  
益塵語慎之三惡道

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  
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  
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  
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  
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  
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  
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  
者曰馬頭復喚驢頭驢頭豬頭羊  
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  
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  
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  
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  
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  
之皆悉馳走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  
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  
毛豎莫不恐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  
口出膿血淋漓臭氣難近或口  
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

放諸火焰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  
野鴉身體縱廣一由旬也手自抓  
舉聲啼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  
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  
惡著房舍極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  
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  
屐口屐眼或屐足非故受此苦寧以  
利刀自割其舌續劫受苦不以一日  
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圖浮  
提地時以我形狀誠諸比丘苦護口  
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宜其德自  
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  
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  
哭投地如大山崩天翻地覆復斯由口  
過故使然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  
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臍  
瘦瘠痲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  
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  
肯捨離父母語視惡不欲見驅令遠  
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  
人見已因為立字名嚙婆羅值佛出  
家得羅漢果曰過去世時有佛出世

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  
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  
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  
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  
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  
罪各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  
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  
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  
莫相罵辱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  
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  
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  
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  
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  
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  
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  
魚言教正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  
墮阿毘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  
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  
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  
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  
世間頗有更勝汝不見答母言沙門  
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

法苑珠林卷第六 立言

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  
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  
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  
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日可偽作沙  
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  
少時開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  
兒今得勝未見答母言由未勝也母  
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  
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  
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騷無識  
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  
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  
豬羊犬等眾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  
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  
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  
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游毗耶  
離城觀一切眾生有苦惱者即欲救  
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吐二象摠五  
百人於婆羅門宗底河網得摩竭  
大魚中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  
身佛為說法魚聞法即便即命終  
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

法苑珠林卷第六 立言

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詣種香  
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  
時二象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  
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灰埋  
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  
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  
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一面  
貌極醜身體羸瘦猶如蛇皮頭髮蓬  
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勃閉深宮不  
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婚娶便遣一  
目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如  
可將來目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  
處密私語言閼鄢豪族今貧窮我  
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  
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  
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示利所  
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  
囑男女自捉戶鉤出入守閉勿使人  
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皆無所乏少秤  
為大目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  
契令婦共赴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  
此人巨獨不將赴眾人疑怪彼人婦

法苑珠林卷第六 立言

昔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  
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今使醉  
臥解取門鉤遺其五人遺家往看至  
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  
言我宿何罪為夫此閉不覩日月即  
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  
前曾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  
地中踊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  
髮相敬心歡喜女駭自然如紺青色  
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悉相  
忿麗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其盡見  
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  
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  
後五人入見端正少變觀看已竟還  
閉門戶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端正  
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  
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  
正乃余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  
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  
往白王女耶今者欲求相見王答女  
夫莫道此事急當年閉慎勿令出女  
夫白王女耶今者蒙佛威神使得端  
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

共三卷 第九卷 第十卷

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  
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  
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  
國有一長者日常供養一婢支佛身  
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婢支  
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囊惡何  
期可憎時婢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  
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  
哀懺悔緣於過去罵婢支故生常醜  
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  
生之處豪華富貴使樂無極  
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  
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  
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  
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  
得刹尸羅園婆羅門有字畫意養飲  
刮刷摩拔時得刹尸羅園復有長者牛  
於城市街衢獨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  
力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門  
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餵飲  
我刮刷摩拔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  
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  
羅門汝今當知得刹尸羅園中有長

第十卷 第九卷

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  
車賜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  
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  
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  
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  
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  
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金千  
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眾人前作  
毀咎語禿角可牽時牛聞毀咎語即  
慚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  
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  
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餵飼摩拔刮  
刷笠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  
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  
門言汝於眾人前毀咎我言禿角可  
牽使我慚愧於眾人是故不能復出  
力與彼諍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  
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  
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值出二千兩金  
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  
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眾人  
前毀咎我言禿角可牽於眾人前當  
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

第十卷 第九卷

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  
車者賜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  
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  
賜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  
眾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  
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  
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三千  
兩金亦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  
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  
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當生  
得人毀咎猶自慚愧不堪進力況復  
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慚愧故成實  
論云若人惡口種德罵詈隨語受報  
又修行道地經偈  
口癢而心剛 不柔無惡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真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余時世尊初始成佛便  
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  
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七十

王入大海中投一小龍還須彌頂現  
欲食敬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  
丘端望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  
舍衛國波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  
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  
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其惡  
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  
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  
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獸及  
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  
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  
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  
利益唐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  
有大福德能教眾生修善斷惡今若  
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  
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  
世尊為在何處答曰汝但眠眼我自將  
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眼  
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佛世  
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  
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  
面佛即為說瞋毒過惡愚癡煩惱燒  
滅善根增長眾惡後受果報愆在地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七十一

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  
作龍蛟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  
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  
毛豎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  
豁然獲得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  
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頓髮自  
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  
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  
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  
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  
詣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  
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很戾似  
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  
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  
礙眾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  
瞋佛告比丘欲知今時勸化比丘惡  
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今時供養  
僧故今得值我出不得道比丘聞已  
歡喜奉行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七十二

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  
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  
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  
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  
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  
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  
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  
載其屍散詣於塚間請大醫婆娑破  
腹看之得一小見形狀故小頭顱皓  
白俯偻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  
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眾僧故  
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  
可匡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  
之今時世尊遙知此見善根已熟將  
諸大眾往到屍所告小兒言汝是長  
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  
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眾見此小兒  
與佛答對各懷疑或前白佛言今此  
老兒宿造何業在腹踰白俯偻而行  
復與如來共相答問  
今時世尊告諸大眾此賢劫中有佛  
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  
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

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聖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公管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罵辱眾僧尋即牽投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僧聞已各護三業默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管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鑊湯割舌令自敬楚毒難思量若與身無益慎口也何妨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地獄被燒然人中有餘報還問刀劍言設今有說論評訟被他怨往報甘心受改惡善自鮮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主已求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印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悛數忤擾官司見鄉人事過無問大小常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訶是非強作但有牛羊踐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與瞿曇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做惡心曰感人皆不喜見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時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操見遂于慈覺院人二東陽

大監故道我追你為你自生已求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善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暇家人與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苑于時府君大街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牘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等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燻燻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大地獄擬著持戒不令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揚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許言慚愧有片侵楚實不能忍今欲違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道止我在此聞侍師操操便叩

蓮華經卷第六 第七  
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

作方便若為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

心禮十方佛觀心懺悔改却毒心即

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

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

操得此語已即使後教發露殷勤懺悔

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

述此專操於後時便向惠請禪師處

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

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

因行看變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

牛慚愧不復驅出歸家後日行麥不

死但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

多人聚集操向眾人具述其事道俗

驚怪禮懺彌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

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

惡更不迫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

有僧見操傳向臨說方一發出 冥祥記

兩舌部第九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主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

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

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八  
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

專搆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

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

之咎縱使善心敬離惡人亦是破壞

有益無罪故成論云若善心教化雖

為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開

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

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

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

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

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

須差述

引證部第二

如口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

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言牙師子

二名善膊虎其夜伺捕眾鹿時有一

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食以自全

命時彼野干禱自生念我今不能久

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闖亂彼二獸今

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

如是語善牙善膊虎有如是語言我

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

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九  
逐我後食我殘食以自全命即說偈

言

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能善

善膊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

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余時

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膊虎

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

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

故我常食好安善膊虎食我殘食而

自活命余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膊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膊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

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

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

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余時

善牙師子向善膊虎而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如我

善膊說是邪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闖亂我等善膊

虎說偈言善牙師子言

善膊不說是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若受無利言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便成於怨家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今可至誠說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除滅惡知識可殺此野干  
闖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余時佛告諸比丘此二  
獸為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況  
復於人為人所破豈能不惱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  
云

太喜多言語增貪令地畏口過自誇誑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  
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惡口熾然燒七聖財  
一切眾生禍從口出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闖亂人地獄被分裂獄卒擊其口  
斫刀割其舌苦痛既如此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謔毀害人深固受三塗苦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眷屬多難惡違逆忘瞋怒  
但令惡不亡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引二事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  
幸姬眾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  
勃海王惺及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  
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  
左道祝詛靈帝信之遂收后幽殺后  
自致暴室而以妾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閭者皆憐宋  
氏無罪帝後夢見后帝怒曰宋皇后  
無罪而聽用邪嬖使絕其命勃海王  
惺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惺  
自譖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  
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  
許冰此為何祥其可獲乎冰對以宋  
后及勃海王惺無辜之狀宜並改葬

以安寃魂返宋家之徒復勃海之封  
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  
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  
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按案執筆等待

甚感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  
有人更賣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  
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  
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  
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

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  
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日  
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  
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

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  
綺語部第十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  
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  
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  
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  
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  
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逆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十三

長語不善死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言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悔鐵鬼中火酸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五歷各作  
四句一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 如  
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  
故非妄語輒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  
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  
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  
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  
語以輒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  
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  
妄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  
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  
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十四

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伴銅鑊等口 灌酸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嗷嗷  
習報頌曰  
浮言習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常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 呼引四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壘夷善閑幻術能  
從易牛馬頭上與群目共觀之以為  
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  
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鄆內從  
人乞其主帝與便從索于掘地而  
種顧盼之間茲生俄而蔓延生華俄  
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  
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聲聞於音反視  
所貴皆耗矣摘柚栗栗之屬亦如其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十五

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  
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斷  
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  
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膚容然後刀  
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  
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  
還取合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  
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  
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  
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  
之猶是已續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  
中取一片與黍糠合之再三吹呀而  
張口火出因就熱取以藥之則便火  
滅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  
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  
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  
非一時天下方亂云東安霍山可以  
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大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  
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  
抽腸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  
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而國天王

為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幼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蓋屋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曠不覺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荅曰閻羅王喚為何事荅曰須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有一大乳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入見王大殿捉仗人極眾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遣人求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荅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

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懷怨舍兒遂快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儂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今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嬰子突出即獨猪搥等數千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而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啖受其極苦啖聲動地不喜人間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噉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遭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遺令作音樂受苦不歇音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且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三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取他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猪羊食噉

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汗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日向僧懷具說此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見藏都臺勅剛達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士

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慳貪部第十一此別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辟生感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貪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起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貪相次競加侵逼苦若連絲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而不行布施所生常取苦貪窶無財產唯樂行布施而不修智慧所生得大財愚暗無知見施慧二俱修所生具財智二俱不修者長夜處貪具賤故獨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眾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卷三十三

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即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疏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苦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作是念我何以不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寤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為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卷三十三

白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介以是因緣常應自捨

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怖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今時田中有一耕人問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貪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禁司怪其率富而糾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寤解王聞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

卷第七

七

說遂放去之  
又增一阿舍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恪守護不著不敬服飾飲食極爲奢麗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產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往收斂收攝已訖還詣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之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佛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七

卷第七

七

應與奴婢不應與此充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後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恪施時至心自手奉與施已歡喜具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難陀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閭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疏籠恐有飛鳥食穀穀火回壁牆下以白膠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於勑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貧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

法苑珠林卷第七

卷第七

七

命終還生舍衛栴陀羅家首母腹中後生出胎生首無目首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日真須見扶持聞兒生首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首吾亦首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首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杖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首小見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首見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首母首母聞已匍匐拄杖到首見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憾遭此苦兒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栴陀羅家首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無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首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

第七〇冊

六四三

雜錄卷七

前錄

七

過中與比丘衆入國城人民圍繞往到  
 栴檀香門首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  
 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  
 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妒受  
 罪無量如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難  
 有趣無爲道余時母尊欲與栴檀拔  
 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  
 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  
 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  
 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  
 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  
 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  
 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  
 入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  
 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  
 生慳悋受無邊苦

又盧志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  
 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  
 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  
 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  
 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  
 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八

七

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  
 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綰幡蓋香水灑  
 地散衆名華種種嚴嚴伎樂歌舞歡  
 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  
 言彼既歡會我亦當介即疾歸家自  
 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  
 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想  
 主所查於是即用兩錢買麩兩錢酤  
 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  
 衿裏之書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  
 下見多鳥鳥思來搏撮即詣塚間復  
 見諸狗尋更逃避至空際飢酒中著  
 鹽和麩飲之時復嚙葱充不飲酒即  
 時大醉醉已起僂揚聲而歌其歌辭  
 曰  
 我今即慶會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

盧至醉僂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  
 此慳貪人屏匍飲酒罵辱於我我當  
 惱之即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  
 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望而白  
 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九

七

使我慳悋不着不啖不與眷屬皆曰  
 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祝  
 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  
 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  
 僥求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  
 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  
 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  
 訖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  
 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  
 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  
 門嗽喚都無聞者帝釋開喚語衆人  
 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間慳鬼開  
 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  
 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拽打棒驅  
 令出門到街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  
 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  
 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  
 者如何所增盧至余時如似顛狂傍  
 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  
 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  
 自外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  
 信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

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虛至  
即語眾人言汝等皆能為我作證不  
眾人皆言我為汝證實是虛至虛至  
答言汝等若介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與我極相似共我所受婦  
同牀接膝坐所親家眷屬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安止我家中我忍飢寒若  
猶如毗沙門自恣於衣食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皆作如是言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而作如是言此間姓狄人  
形貌似虛至知其大慳貪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不宜使棄捨

介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  
虛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為虛至云願  
為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  
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  
人皆笑言虛至今乃是大施主扶二  
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為我通王  
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  
念言虛至慳吝將不死到平能如是  
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疊用奉  
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

盡力痛挽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  
即化作兩束草虛至見草慚愧坐地  
悲啼歎歎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  
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  
隨汝意專虛至悲啼向王說言我見  
此草若慳慳感不能以身陷入於地  
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所告  
王聞敗念語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  
者知其意者當代道是傍人答王不知  
何人形貌似至其家中詐稱虛至  
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  
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此慳  
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以者並立  
王前王見二人相貌似言笑一切相似  
王謂後者是其虛至語則言汝今復  
欲何所論道虛至答言我是虛至彼  
非虛至王問後者虛至慳貪汝好惠  
施云何語言是虛至耶即答王言我  
聞佛說慳貪之音憤鐵鬼中百千万  
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  
言實余如似垢衣灰浼即淨煩惱垢  
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  
於異處各遣條條視屬頭數種種財

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蔽之事及  
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  
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  
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黑  
子秘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  
左脇下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  
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大小相似王  
見大笑恠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眾  
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  
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  
所請決所疑介時世尊舉相好臂莊  
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  
滅虛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  
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不啻自衣食以五錢酒麩  
著鹽而飲之飲已即大醉戲笑而歌儻  
輕罵我請天以是因緣故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眾生皆有過罪宜應  
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  
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麩著鹽和飲  
酒醉歌儻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  
帝釋一切眾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  
佛語虛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虛至

佛語虛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虛至

佛語虛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虛至

佛語虛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虛至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五

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  
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  
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  
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  
四眾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  
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  
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  
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  
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  
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  
乞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  
佛勅比丘令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  
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  
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  
各各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  
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  
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  
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遠不得食目  
連執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  
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  
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  
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五

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  
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  
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  
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  
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  
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  
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交飯  
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執  
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復  
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定  
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  
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  
棄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使自思惟  
然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解  
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雜衛佛時是  
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  
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  
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  
與便以手持土與沙門沙門即祝願言  
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  
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  
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溷與土  
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缺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五

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為  
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  
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  
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  
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  
歡喜行曾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  
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  
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集在一處而作  
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  
供養佛法眾作功德者今時有長者  
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  
肯布施於佛法眾無有毫釐之善故  
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  
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  
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  
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  
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  
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  
者今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阿那  
律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  
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  
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

是時長者便與瞋惡詔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固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尔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安尊者大迦葉詣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安與之是時迦葉得安便於彼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惡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長者報曰此充頭沙門言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尔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聞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繞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云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闍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

計言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王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常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言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耶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尔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

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者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尔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念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敢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邪淫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願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疊奉上目連是時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九法 土

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尔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關許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關時 可時隨心施

尔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日連知我 心中所念便持白鬘奉上目連即與 祝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入施中 最為上 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祝願已受此白鬘使長者受 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 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為樂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 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眾時目 連以見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尔時有老母名曰 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宿願至盧時到 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 母難陀舍從地踊出舒手持鉢從老 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宿願盧極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法 土

懷瞋恚作是惡言以上當知設汝眼 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宿願盧即入 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 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

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 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 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

復倍瞋恚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 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宿願盧使 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

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宿願 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 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

食是時宿願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 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 毛皆墜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

國王所敬問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 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宿願 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

餅極大當更作小者隨之時老母取 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 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

先作者與之然後諸餅皆共相建老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法 土

母語宿願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 何故相燒乃尔宿願盧報曰大姊我 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

何所誠勸宿願盧報曰今持此餅往 世尊所若有誠勸我共奉行老母報 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

宿願盧復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 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

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尔時世尊 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 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

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 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 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

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 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 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 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

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 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

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而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盤我亦不與即憂眼如盤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幸挽不動即大驚備念是沙門常游波斯匿王宮未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求與一餅迦留陀夷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益邊得一小麪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舉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慙我故而求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桓中施眾僧竟在迦留前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返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為說妙法

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閻梨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彼不斷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介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鍼髮如錐刀經刺其身諸支節閉皆悉火然渴之欲死唇口乾焦欲極河泉變為涸竭假今天降甘雨憶其身上皆變為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之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介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汲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吝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是以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

時詣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游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善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之饑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介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介時比丘見其飢因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汗其宮殿介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常懷惡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言曰如此罪業必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五卷

七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亦時歸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汗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願患藏借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為伎業 巧詐懷萬端 求利心千巾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灾刀割冥盡 白骨連相接 習報頌曰

為發貪欲故 惡道轉沈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常抱豺狼志 誰令喜與憐 終身不寤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 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令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人將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六卷

七

軍曹曹爽其長孫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目不堪爲主楚王景年長而有才欲迎立充州刺史華以陵陰謀自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平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須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公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鑿術遂成巨富有八丈絨毼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版牀居常芬馥王諒爲廣州刺史大兒

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諒因存亮繼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曰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

尋月王諒得病常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劬之至揚都又死 此二驗也

齊陽翟太守張善苦酷貪叨惡聲流市蘭臺遣御史魏暉集就繩治賊賄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七卷

七

狼籍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証暉僅乃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布言成暉僇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僇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辨紙百張筆十兩筆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今史哀悼化負高表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自而死纒踰兩月盧斐坐譴駭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歐殺之 此一驗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甲辰添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法苑珠林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

順志部第十二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  
夏交輟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  
結念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  
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  
密遣祝邪遂使含毒府藏鳩裂肝心  
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  
煩怨誰諱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  
樹羅刹海上屢乞淨囊亦如乾薪万  
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  
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却  
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  
燒眾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方當皆  
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  
他欺惡人無愛者眾所畏棄如避狼  
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  
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眾苦也

引證部第二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  
其心齟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  
驚避眾人不受輕毀鄙賤身家命終  
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  
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  
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當行忍譬如  
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  
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  
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眾人所愛  
眾入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  
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  
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  
名稱離於憂惱離於家畏離於惡人  
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於惡聲畏離無  
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  
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  
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眾入觀之  
猶如父母是忍辱人眾入親近是故  
瞋怒猶如毒蛇如刃如火以忍滅之能  
令皆盡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有善  
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若如寶應  
善護之但諸眾生善惡現別愚人凌  
罵他過為騰智人下默以為第一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第五

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  
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  
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非徒業非  
為橫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象王  
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  
每以普慈拯濟眾生善願得佛當度  
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  
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彌妻媼  
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  
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  
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為四  
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過博識古今仰  
觀天文明時感象王聞若茲媼為夫  
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  
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觀六  
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  
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妨言人聞見笑  
介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曰四人自  
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曰對曰  
無有之也一曰曰王不夢也一曰曰嘗  
聞有之所在彌遠一曰曰若能致之  
二帝釋今詳於茲矣四曰即召四方射

第七〇冊

六五一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六段  
師問之南方師曰吾父常云有之

然遠難致目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

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

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

鬚髮著以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

牙將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起先射

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

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

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

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

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

生道中天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

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

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遁入去

遠甚痛難忍躡地大呼奄然而死即

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

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

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捕夫人以

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

吐血入地獄佛告諸沙門余時象王者  
我身是也大婦者瞿夷是獵師者調  
達是夫人者妙首是菩薩執志度無  
極行持戒如是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段  
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云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眼則安隱 殺眼則無憂 眼為毒之根

眼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

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

此之五德名平和事

又長阿含經偈言

愚罵而智默 則為佳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駁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言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六段  
其口言柔輒而心懷毒害 視人其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紫烏喻經云昔有烏名曰拘者

游在菓林樹產穢語子在於樹

上時有拘者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

菓樹間有一毒蛇同行不在敬拘者

子無復遺餘拘者失子悲鳴啼呼不

知所在執自思惟知蛇所敬獼猴歸

見問之何為答曰蛇敬我子了盡無

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

前燒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拽

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者踊

躍畜生尚有相報何況於人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

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

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

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

指尾曰我今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

去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  
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救我聽  
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救之復語尾  
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

緣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  
強爲人我終墮三塗

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  
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惟有雌在後  
鳥求覆之共生子子作聲時翁說偈言

此見非我有野父聚落等共合生見子  
非鳥復非雞若欲以翁聲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鳥雖若兼學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  
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

欲喚非善相復出家  
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

一毒樹人游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  
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

喜不知講者皆求遭死有智語之當  
盡其根通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

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雖伐猶復生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心寤剋責即得初果  
又孝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樹繁華果還折其枝

玩蛇含毒反害其驅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譬如車奔逸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爲難人能制瞋心此事最爲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縱瞋恚怨害向他人後生爲玩蛇  
或作殘賊獸譬如竹樹劈也其驟懷妊

還害亦如是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

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誦曲慳貪  
嫉妒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

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正從其  
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

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威怒眼  
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

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  
調作是念已即將群目往詣佛所頂

禮佛足却坐一面具自前事唯願世  
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

其後日著友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  
來頭志懾威欲墜如末佛以慈力於

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

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回顧  
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

清涼快不可言余時世尊見蛇調伏  
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

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  
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

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  
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

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  
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

林中王及群目聞佛世尊調化毒蛇  
感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

衆人深生慚愧歎此蛇身即便命終  
生初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

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  
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來

生此受天杖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  
齎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

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座一面聽佛說  
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

說偈讚佛

巍巍天聖尊功德悉滿足能開諸盲冥  
韋得於道果除去煩惱垢超越生死海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  
今蒙佛恩得聞三惡道

余時天子讚歎佛已繞佛三匝還詣  
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  
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  
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  
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  
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  
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  
聲噉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  
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余  
時佛告放牛羊人言汝等今者莫大  
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觸我吾自知時  
語言之須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剄地  
喚吼跳躑直前余時如來於五指端  
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  
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  
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  
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無復怖畏  
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仰頭視佛  
如來喜不自勝余時世尊知彼惡牛  
心以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感心與惡意 欲求優雲我 歸誠望得勝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  
返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  
漸愧欬然寤解蓋障重除知在先身  
在入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不食  
水草即便命終生切利天忽燃火天  
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  
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  
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  
之恩作是念已齎持香華來詣佛所  
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  
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  
得須陀洹果繞佛三匝還乎天宮時  
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求詣佛所  
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法求索  
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歸後自落  
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  
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  
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  
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  
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  
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  
於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

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  
百弟子游行他國在大眾中而共論  
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  
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  
我狀似水牛能突人來時諸弟子咸  
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  
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  
相隨逐乃至今者故未得脫佛告諸  
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  
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  
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自護  
身口意業厭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  
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毒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爭圍繞  
坑毒競來前 齧齧怒自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毒火親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沈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冀

感應緣 卷之十

梁曲阿人姓弘忌名

梁祿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臯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階

陳度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綸

梁時襄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宜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忌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賣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椽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扶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繪絲猶有殘餘証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剽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椽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勅其妻子可以黃紵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

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後稍款

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

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

俎殺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

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

木入地成灰

梁祿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

微幸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連相聞與

微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

上寬弘有耳目日既是朱家墓日乞得

過此奏聞可介以下微答云此於理

無爽何為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

入明日奏求微便遇客共飲致醉遂

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內衣箱

中虧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

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介

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

決貞聞之大恨曰虞微小子欺罔將

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

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微

已見其來自介後時常見微見來甚

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

石壓之月餘日微除曲阿令拜之明

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

暴卒微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

貞在梁上微曰朱祿陵在此我婦豈

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微及

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

階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微還暫下

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

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

舍人韋破虜發遣誠勅失正本意及

蓋卿還以違候得罪破虜懼不敢

引慝但証蓋卿云自為分事無勞辭

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噉無

由自陳告語家人以紙筆隨斃死後

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牽

頭而入持一椀蒜齋與破虜破虜奔

走驚為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

幾而死又杜凝梁州刺史懷瑤第二

子也在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

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

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

之藁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士

聞疑因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  
遂令剖腹取書委氣未斷而書已  
出疑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妻  
疑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為口實  
梁山羊道生為梁郡陵王中兵參  
軍其兄海珍任漢州刺史道生乞假  
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  
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  
見道生流泣哀訴云漢州欲賜殺求  
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  
道生曰此最可念即下馬以佩刀刻  
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  
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  
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噉之頃傾數  
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嚙而  
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  
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  
嘗被賊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將  
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臯供養之  
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勳舊願以  
言語忤臯臯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

士

姓并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  
之余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  
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縫可見血不以  
為事後因刻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  
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  
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為魏丞相值梁朝  
喪亂梁孝元帝為湘東王時在荊州  
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  
盟結為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  
猶人目不加崇敬頗行楚侮又求索無  
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攻陵侯蕭  
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  
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之閭阿  
那瓌女為后和親殊為害梁主之明  
年瓌為齊國所敗破圍率餘眾數千  
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騎  
秦馬三千匹求誅瓌等秦遂許諾伏  
穴突厥與瓌詎會時便縛之即日滅  
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  
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誦明年冬秦儼  
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為秦秦發  
怒肆罵命秦酒與之兩月日死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八

士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為  
主而輔戴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為  
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  
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  
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  
既未見有篡殺地形不敢言之數日  
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  
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  
之閒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  
曰急兵政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  
主自立介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  
卿不能為我語陳主致今禍及卿與  
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為  
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使迎陟面  
相詳訪乃尤陟曰卿那不道奇事奇  
事六七日陟死尋有車載之怪  
陳皮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  
常事奴婢僇罪亦或盡之常六萬病  
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介  
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寤戰悸  
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  
生竊其兩妾以報追尋獲之即並毆  
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令改史

無齊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綯常乘船行有一部

曲佞力小不如意綯便躬挂之一下

即屢跏多無復活狀綯遂推置江中

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綯斂手

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

跳入綯口綯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禁自南克州入

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

韋伯昂有學業侍壯業氣自以才智

常輕裴植植憎之如讎後於雒下誣

告植誣為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

昂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

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乃細于中者

北伐人仕魏世為侍中領軍明帝勳

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

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

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

怨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為

崇壽死右共十條  
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祿都監奉

勅問造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會宗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第十三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

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

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

誘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

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

眾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注名斷

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

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

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

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

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

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

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

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

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騷無所別知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雖非惡言縱是聽入妄生異執者亦

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

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

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

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

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

可轉故菩薩地持經云邪見有二種

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

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

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

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

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

解脫如犬逐肉不知尋本故大莊嚴

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

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

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

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

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百安大上首日  
後身起其中以善

無我但學苦行為遺者即同外道安

行邪法謬執乘真唯成惡法故智度

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

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

普賢經卷下 第三緣

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諸罪人云

汝罪見愚癡 癡病所縛人 令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蓋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勝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詐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惡意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觀

今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念宅 作業時真火 受苦時號哭

又脩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入心懷閻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營營常營營 万事不能為 如暴中炊爨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首 諸根不克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緣

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覆上設眾飲食以毒著中大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殷勤請佛及諸聖眾是時世尊感其

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須彌之毒大千剎大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昆蟲欲動大山 蠅蝶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今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與尊心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眾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算計一時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燬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

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避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鳴于佛足長跪自陳今以覺寤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 又觀佛三昧經云今持世尊告父王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第五緣

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勅使手執庫鑰出入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惜瞋嫌佛法及與眾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

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未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咬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婢惡口誹謗何不擲出特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拯魔等惡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未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未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

佛於今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

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病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會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万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疊纏頭却臥黑處佛還袂桓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遭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玉

◎法苑珠林

女寶介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今我老婢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目直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為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不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眾生如我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戒須陀洹將詣佛所為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徇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為婢使復有何福值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三名曰雜寶華光子名使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為說其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

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為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眾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誘般若評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十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為貧賤人五百身由龍耳癡無目千二百身常為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眾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母持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謗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使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罵詈詈非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眾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眾生分中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九

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感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為根本何等為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皆留難隱毀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躡除驕驕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笞役驅使責詰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遺相食散白骨滿野多饑疫病死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依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十 會 共

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二罪能令眾生墮阿鼻地獄經八万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掠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  
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四君第三後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犁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勅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勅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為苦不耶比丘荅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少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雲山石何者為多比丘荅佛雲山石多不可為喻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十一 會

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雲山石百万倍不可為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眾生墮泥犁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然斫身入椶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臥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勸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下令舉足著上血冥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饑餓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為泥犁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為人甚難猶如盲龜過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為他役使形骸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

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為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為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雲山石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雲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雲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為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象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迴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余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蟬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此行至尸羅和林道見尊

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評却空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日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眾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蟬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蟬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汗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當知蟬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蟬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蟬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蟬肆猶如大豬為五百豬王行險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闖者

便可共闖若不令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闖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佳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况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廩處所宛轉養畜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闖者便可共闖若不令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况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闖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闖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鹿竭驚二國 聞我共汝闖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汗 汝豬臭會我 汝闖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五 會

尊者迦葉告曰：蜉蝣若汝欲取，志情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蜉蝣王聞歡喜奉安，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新邪偽，七識亂非真。謗毀玄正理，妄語侵貪瞋。惡業從橫作，忠言不喜聞。一入無間獄，万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阿鼻受楚毒。劫盡人中生，復與邪相續。邪正既相遠，自然戒誦曲。此心若不改，連環未絕獄。感應緣略十三論

宋沈僧覆 宋釋道志

宋唐文伯 宋周宗

宋王淮之 宋沮染蒙遜

魏崔皓 周武帝

隋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奕

唐荆部郎中宋行質

唐姜勝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

法苑珠林卷九 第六十二 會

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遠囊篋數四乘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嗷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空而死。舉體皆燐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昔甘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其衆後逐偷像，眉閒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求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傷痕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益瀆，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考，死嬰刀鎚，已糜之身，唯垂哀愍，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煩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媼人，不可復得一，以買錢在陳照家，今可贖。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七十七 會

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馬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初未有出期。賴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感自聞已，故更求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頓輸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癩病十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虐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時在元嘉年初，余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

遊窟開行於彭城北過一空寺無有

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為相因共竊

取出村質食其一人羸弱等輩輕之

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

五人相係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

全免

宋王准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以儒專

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

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

時還復暫蘇時康令賀道力省疾

下林會准之語力日始知釋教不虛

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日明府生

平置論不尔今何見而異准之敘眉

峇云神實不盡佛敎不得信語平

而終左五驗出冥神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者博

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還李

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識蒙遜

悟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蒙遜

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常白曰

見摩識以劍繫蒙遜因疾而死古證出

宋文帝元嘉三十三年丙戌是北魏

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暄

邪佞諛諛崇重寇讒號為天師殘害

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淫祀時諸巨僉

日如康僧感瑞太皇劍寺若也除毀

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

像皓乃微之陰魘尤痛數聲難忍太

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

多賽祀廟而屏若尤重內痛彌甚有

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

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為大

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

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

從受五戒深加敬重也太武皇帝方

知寇謙陰用邪候乃加重罰以置四

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齋

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

寅年大武遭疾方始感寤兼有曇始

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

崔暄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

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

三年昭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

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

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

持千載不墜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

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

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

存國以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

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承

相黑秦之世子也秦舉高陽王為魏

帝西遷長安改衣惜為皂色號大統

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

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

毓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為帝太祖

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群小立十

二年殺叔大丞相晉國公護父子十

人大目六家改元律德至三年內納

道士張寶效佞云佛法於國不祥遂

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

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埽地除盡

融刮聖容焚燒經書削佛寺出四千

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方還歸

編戶帝以為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

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

月而崩太子贊立殺齊王父子八人

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為太子禪位

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卷 會

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行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卷比者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太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願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歎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勤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勤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帙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卷 會

功德之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勤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東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頭著三重鉗錄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下文昌答云且昔面謁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日汝令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為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管修功德冀望福負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墓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人引人答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卷 會

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勅徧下國內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念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勅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游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親其驢使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上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及叔捕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見闍化深慚昔置乃奉縮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棄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四

會

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奕卒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辨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二十許年常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績並為太史令蹟先貞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蹟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蹟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蹟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飯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止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曰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為泥犁人矣

言其夢見地獄也

長命旦入殿見薛蹟曰

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懷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瑋暴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亡官府追汝瑋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鬚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縛侍童子二日詩人或牙或辨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瑋至庭亦三被縛吏執綵筆問瑋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瑋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遷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吏十八年改籍非瑋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頷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曰日須達年實未至由瑋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瑋云瑋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瑋者三人解瑋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五

會

日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  
出北門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鬼大官曰書案上謂瑋曰汝無罪放汝去瑋辭拜吏引瑋至東階拜辭僧僧印瑋聲曰好去吏引瑋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印然後聽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宋於三戶並開狀如官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瑋瑋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涇地露頭散髮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瑋悲喜口云汝何故得來瑋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故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瑋曰吾被官責問功德薄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四囑之瑋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瑋還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六

會

未及言聽上有官人來聖怒瑋曰我

方勤責事汝何人輒至囚勉使卒搭

其耳推令去瑋走又至一門門吏曰

汝被搭耳耳當龍背吾為汝却其中物

因以手拋其耳耳中鳴乃駭即放出

門外黑如漆瑋不知所在以手摸西

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闔不

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瑋之吏從門

出來謂瑋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

我錢一千瑋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

來何為覓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

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

豈不困耶瑋心然之因愧謝曰依命吏

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

日來取瑋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

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

倒之即至君家瑋如信行至牆推之

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

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

戶而蘇至十五日瑋忘與錢明日復

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

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

即放歸又蘇瑋告家人買紙百張作

錢迷之明日瑋又病困復見吏曰君

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尋解謝請更

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瑋令用六十

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

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

遂念誦不廢臨問其事時與刑部侍

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

鞠問請劉曰瑋至與辛卿等對問之

云耳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

遇惡疾遂入華山醫療積年不損後

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

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

但為我續手令尔即差至且勿憶於

武德初年在本地東打雀於故村佛

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藉雀

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反更

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摠落

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

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

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

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

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敲

琴亦當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

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躬赴雒陽及

外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辛後託

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

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大受罪非常飢

乏儻有故人之情願能惠一食不智

整滂中許諾及其宿後乃為設食至

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

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

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為我寫二三卷

經執手殷勤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

八遍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

能別撫履自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

泉路長松材驚野吹茶煙落寒霜言

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

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錄之

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

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惻然京下道俗

傳之非一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會

西明寺沙門經道此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第一此別十一部

施意部 慳偽部 居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觀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逐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食散黃金而不悖須達擊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鷄之餐豈况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尚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草馬衣表朋友共獎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衣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常憂不活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會

遂使妻兒痛目兄弟悶瞠耆屬非離親明隔絕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善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慳豈由慳貪爲本也

慳偽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牢慳不布施 積財十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刁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愛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捷子經偈云 貪人多精聚 得不生厭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怨恰 捨身慳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非當所憂 智者不積聚 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本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空七愆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頰 擘當知是人開餓鬼門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會

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善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悞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 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

法苑珠林卷十 第五

若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

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

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

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

大報身常病苦

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

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

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

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

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

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眾生自無

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皆

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備用

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少有

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

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

有丈夫勅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

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

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

人等如是婦人詐夫悋財而不布施

法苑珠林卷十 第三

身壞命終墮於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

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

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

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

矢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

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吐

迦鳥身此鳥唯食之屎口永天常患

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

以餘業故常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

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僉食不與

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

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

妻子等但得噉其香氣不知其味於

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

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

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

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

鬼之中既生之後飢渴燒身剋剋奔走

呻吟嗥號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

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

及毀餘氣以自活命故知眾生獨用家

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

法苑珠林卷十 第六

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

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

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

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

食日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

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

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

許麩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

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鍼施人饑

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

之人誰現貧窮無其身者如其有身

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復掃灑亦得

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閭浮僧地不

如掃一手掌佛地

又四公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

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瓊茶鏡

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

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

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

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

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

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

令足香故不盡效以一犁耕田七龍  
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  
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  
我福力現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  
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  
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  
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  
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  
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  
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  
眷屬塔命生四天王至于他化展  
轉七返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  
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  
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  
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  
現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  
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  
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  
絕善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  
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  
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

稱善提摩言如有人身被毒並刑其人嘗  
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  
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其觸我今當  
觀如是毒並刑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  
為是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  
念是何木耶竹耶抑耶其鐵鐵者何  
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  
翼鳥鴟鴞耶耶所有毒者為從作生  
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  
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若  
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  
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  
波羅蜜乃至菩提

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  
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  
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  
不作二相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又佛說太子須大擎經云佛告阿難  
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為葉波  
其王號曰濕波王有二万夫人了無  
有子王自禱祠詣神天人便覺有娠  
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為須大擎至  
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求常好布

施太子年大王與納妃名曼珍國王  
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  
思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游觀帝釋化  
作貧窮瞿首瘡瘡人悉在道邊太子  
見已愁憂不樂太子自王欲從大王  
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  
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  
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善市中  
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違其意王語  
太子志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  
珍寶著四城門外及善市中悉人所  
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方里來  
者志意與之不違其意時有敵國怨  
家聞太子好喜布施所在求索不違  
其意即會諸目及衆道士共集議言  
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  
延者多力偉闊每與諸國共相攻伐  
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目咸言無  
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  
我能往乞當給我體王即給之王便語  
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  
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偃  
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  
為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  
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下  
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  
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  
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  
至殿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  
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  
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  
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  
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  
要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  
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  
平等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  
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右手牽象  
以授與之八人得象祝願太子共騎  
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  
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  
即便疾去國中詣目間以象施怨家  
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  
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  
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  
布施中藏日空目恐舉國及其妻子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  
諸目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  
目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  
十二年許當使慚愧王即隨此大目  
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從汝著檀  
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  
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  
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滅失我  
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  
太子白言不敢違及大王教令我自  
私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  
二乃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  
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  
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  
歡喜太子辭妻姬聞愕然太子何過  
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我  
曼地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托但當努  
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  
山中恐怖之處汝常憐樂何能忍是  
如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  
憐為熾火者以煙為熾婦者以夫為  
熾我但依怙太子若有求乞丐者我  
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我及兒女者隨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介者大善太  
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  
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  
邪狂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  
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  
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  
能不破如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為  
父母作禮而去二乃夫人以真珠各  
一貫以奉太子四千大目作七寶珠  
奉上太子太子從官出城悉施四遠  
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  
太子觀者皆惜垂淚而別太子與妃  
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  
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御車以為  
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  
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  
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  
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與  
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  
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  
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  
門來乞太子以她衣服與之轉復前  
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

法苑珠林 卷七

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  
無所有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  
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  
擅持山去葉波國六十餘里去國遂  
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利帝釋即  
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木食備滿城  
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  
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  
暇止此太子言父王從我著擅持  
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  
遂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  
到擅持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  
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  
父王從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  
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壅斷水蹇衣  
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親諸人畜  
即還謂水言復沫如故若有欲來  
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  
即復凍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嶽崑樹  
不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  
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  
太子入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  
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年五

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

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  
耶阿州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  
在可止道人復言今此山中清淨之  
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  
子未答曼塔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  
為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塔言  
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  
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  
波國王太子須大擎不道人言我數  
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  
擎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  
言欲求摩訶行道人言功德乃余今  
得摩訶行不父也太子得無上道時  
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入即指語  
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  
髮以木果為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  
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  
入女名剎摩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  
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  
太子空地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  
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  
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

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姿

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  
祝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  
其者持水且歸語其誓言我適取水  
年少調我為我索奴婢我不目汲水  
人亦不笑我誓言我貧當何所得婦  
言不為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  
共居婦復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擎坐  
施太劇父王從著擅持山中有一男  
一女可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擅持山  
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  
羅門遂入山中達獵師問太子處即  
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遙  
見甚大歡喜迎為作禮因相慰勞問  
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  
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  
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  
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  
我兩兒以為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  
故速來何不與時兩兒行戲太子  
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  
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牽授與地為震  
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六

會

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為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為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摠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為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撻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拾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瞞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為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菓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七

會

與人恐妃敗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躡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為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躡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娶不耶我於今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須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買汝五華欲以敗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我於今時與汝要言欲為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八

會

布施如此即下誡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奉妃投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讚天讚地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為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帝釋故來相說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兒去婆羅門還賣我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王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解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願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早忽然不見

特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面還此見國王種而無慈心過打今生瘡身體膿血促持街賣

更求使者誓隨婦言即行賣之天  
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至某  
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  
之孫舉國悲哀諸目即問所從得此  
兒來婆羅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  
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  
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  
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  
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  
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遙見兩兒  
莫不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  
答言我從太子乞巧得耳王呼兩兒  
而欲抱之見皆啼泣不肯就抱王問  
婆羅門賣業幾錢婆羅門未答男  
兒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  
女直金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言男  
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  
言後宮姝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  
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  
一子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  
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  
悲哀號泣次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  
就我抱汝惠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

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具王孫  
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王抱是故  
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  
更呼兩兒兒便就王抱王抱兩孫手  
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  
食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  
迎太子使以王命而告太子太子答言  
王從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  
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  
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  
忍云何惠我不還太子得善頂戴作  
禮却繞七匝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  
太子還蹤跟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  
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  
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  
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  
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  
粟逆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  
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逐徙  
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  
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  
甚言譬如有入設百味食持有功上  
其人嘔吐在地寧復香潔可更食不

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  
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  
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  
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王及眾  
目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  
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  
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  
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  
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付與太子  
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  
得佛  
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  
子須大孥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  
現我父閱頭檀是今時母者今現我  
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  
山中道人阿州陀者今日捷連是時  
天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  
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  
雲是女兒剌延者今現羅漢朱利母  
是時乞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  
羅門婦者旃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  
央數切常行檀波羅奢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法苑珠林卷第八 弟子三修 會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  
 度論士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  
 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  
 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  
 淨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  
 乘果財施是智俱闍法施唯局智人財  
 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登能所財施  
 愚盲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  
 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  
 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  
 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  
 過飲食 又未曾有因緣經云天帝  
 問日施食施法有何功德唯願說之  
 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  
 珍寶物濟一吐之乏增益繫縛說法  
 教化名為法施能令眾生出世間道  
 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  
 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眾生身苦  
 法施者除眾生心苦財施受多者施  
 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  
 為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為得無盡  
 智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  
 樂財施者為眾生所愛法施者為世

法苑珠林卷第八 弟子三修 會

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所愛法施者  
 為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  
 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與虛空 大悲為雲雲法施如甘雨  
 充滿除界池 四攝為方便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善薩行於  
 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為一二棄捨  
 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  
 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受事七  
 降伏煩惱八於諸眾生施福德分九  
 於諸眾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  
 又善薩地持論云善薩知彼邪見未  
 法短者不投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  
 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  
 隱藏不顯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  
 知義者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  
 所知義者亦不施與法若彼所知義  
 於此經卷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  
 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  
 有如是經示語其觀若更書與善薩  
 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為  
 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疲極為除

法苑珠林卷第八 弟子三修 會

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  
 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  
 書寫如來正曲然後施人令得讀誦  
 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  
 上色何以故眾生聞法斷除瞋心以  
 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眾生聞  
 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  
 壽命長眾生聞法不盜他財實以是  
 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眾生聞法  
 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  
 大力眾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  
 未來世中身得安樂眾生聞法除瞋  
 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  
 才眾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  
 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  
 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  
 法施勝過財施今時眾生但學法施  
 不行財施未知得不得為不解財施  
 迷心而施若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墜  
 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殷勤歎法  
 令其寤解三事體穴二而行財施遠成

菩提涅槃勝果白餘戒忍六度万行  
皆籍智慧開道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以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立便情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秘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方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常處長夜攝諸眾生何等為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為四攝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為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已所有智及功德為他演說攝受津立一切眾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為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深心分別開示言利

行者謂於他投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厭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舍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摠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與何福而得如是無量摠持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常以嚴勅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若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啼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流泣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勅我誦經日日課限若具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若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

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時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後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今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摠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員金龜都監奉  
勅所造